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不能以其所自信者信之
後死吾道非耶孔子曰文不
在茲乎而漢之言曰文者貫
道之器也不深於其道而有
至焉者不也吾觀於天地之
道而知文之至已天地無文

而不能不吐曜于日星點綴
于河岳含輝於草木太史無
文而不能不叩於虛中之鳴
漚于蓄極之洩而激切於憲
章祖述之思豈亦有天意寓
焉余竊慨于道術之異久矣

自闕洛傳話以來岐分縷析
不可勝紀我

明興操三重之權幸斯文之未
喪其自立索墳謨逮龍宮法
藏悉著為令甲載在秩宗謂
其可以暗助皇綱弘宣道脉

無非為斯世求真儒作用涵
養二百年始有江明主盟嶺
海靜養端倪為道學首唱而
後姚江關良知悟門應之倡
和一時海內知有聖學矣嗣
是以還豫章黃楚吳越間日

與廟切大煽宗風非不欲闢
程朱之藩入孔孟之室而不
免於騫籬葺甕掠教剽門
間或少補濂關之闕而名根
未斷輒多一種囂凌詬評
習氣鋒刃所向有如五宗濫

觴之後拈一二清涼話頭以
消燄解醒甚而訶罵從事耳
太史邁跡羅浮溯江門正脉
而得其槩嘗屈節嚴事盱江
不啻游揚之於二程七十子
之於孔子既讀中秘書手

御製文集獨窺

太祖暗助皇綱之精意慨然有
憲章思焉曰吾舍

昭代其何遠矣故其為學也不
依傍人門戶持鉢向宿究乞
餘樂只灑然一味見性為宗

體認大人赤子之心每尋聖
蹟樂處而家法則願學孔子
而已而其為教也亦不更立
宗旨樹壇坫徒博箇中人一
笑今其文具在也有目者可
得而見有耳者可得而聞曾

有佞詭離畸好為不可方物
以駕軼於功令外否曾有詆
甲誣乙以氣加人襲捧喝套
語否又曾有追鞭逐影向魔
軍隊中度人賺人所謂鄉愿
其心處否試讀之如甘露清

泉一酌清人骨齒消人礪塊
沁入而不可知而要之則布
帛菽粟又生民日用不可須
臆離者大哉文至斯乎程伯
子曰吾學固有所受而天理
二字則自家體貼出來太史

之學豈無所受哉乃憲章一
念又從其忠愛至性體認時
出者故卓然於今日俗學中
軒軒翔鸞矯矯不羣若其非
譽喜謗顯晦升沉則斯文廢
興固自有時亦如造化消長

枯榮開落自有其時而吾道
固自若也頃百粵志成例得
屬諸人物操觚者大都東於
程朱之見少太史以左袒竺
乾相持久之嗟乎其亦不達
于為下不信之義矣乃余猶

及覩記太史所為文種，不
啻充棟而茲集僅如干首無
亦尚向中下人語第重市太
史以名心而未便輕酬太史
以道價耶不則文章性道其
何以二視之子貢得聞文章

之後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茲刻也
其以為文章乎性道乎太史
固自有獨重者在矣

長水後學劉廷元譔



續刻楊復所太一家藏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初補經筵恭勸 聖學疏

請養母疏 自陳疏

乞終養疏 勸講 聖學疏

送母回籍疏 請冠昏疏

請補本部正卿疏

卷二

易大史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

壽大司徒應翁陳六十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翁九十序

壽誥封開溪黃翁七十序

壽許母任太夫人序

贈郡太守燮軒林公入 覲序 叁首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粵副憲序 叁首

邑宰朋麓番侯入 覲序 叁首

賀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陳公祖壽序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郡大理虛我廖公召補司徒署序

賀制府如翁陳公祖榮膺錫祉詩序

麟石鄧父母考滿序 貳首

贈大司空愛所楮翁得請還里序

性學衍義序 白沙先生全集序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方文坡七十壽序 壽對育陳翁 七十壹序

卷三

序

仁孝訓序

新鑄五經四書序

送其三峰歸豐城序

壽李封君七十一序

壽徐母八十一序 壽連湖七十一序

賀司城楊子擢中城兵馬序

壽劉子萱堂序 壽穗溪八十一序

知好錄序 歷朝捷錄大成序

陰符經解序 學孔編序

耿子庸言序 一貫編序

象山集要序 送韓雲陸安慶序

潘氏世德冊序 福建鄉試錄序

聖諭發明序 明心法語序

西遊紀譚序 衛譜重修序

卷四

題跋書卷記述

三先生詩題辭 白詩題辭

張陽和壽冊題辭 如愚劉子萱堂壽冊題辭

題偶然草

題岡伯時義

題澹然冊

書盧居虛手卷

題廬山求慕詩

題贈甸南許君

書止痛捷法

送江生歸

書扇送龐參吾

題雙溪遺訓卷

開元會簿題辭

題養蒙詩

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墓銘跋

題陳坪石冊

海日樓初稿引

書俞貞女傳

書胡文順卷

羅子祠堂記

見心堂記

重修北堤記

董公祠記

大崖祠堂記

敦仁精舍記

歸善學尊經閣記

貞孝自天述

卷五

墓誌銘祭文

勅贈承德郎雙崖鄒公墓誌銘

文林郎汝濱張公墓誌銘

黎文塘墓誌銘

善士萬松泉墓誌銘

處士金竹庄暨配孺人墓誌銘

雲岩關公偕配李安人墓誌銘

國學生黃浚池墓誌銘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誥封閒溪黃公暨配陳恭人墓表

湛義士墓表
贈運使李公墓表

好修堂銘
祭葉宮保文

同會祭孟我疆文
同會奠張陽和文

同志奠黃封君文
祭同年曹冲宇文

祭黎文禧文
祭姑母文

祭郭妣母文
祭黃豫亭文

會祭葉太夫人
祭孟太夫人
祭譚母文

奠曾健齋
奠羅先師
丁祀羅師

同鄉奠海老
祭弟文

卷六

書

李友龍書
孫公祖書
耿老書

郭得吾書
郭秀才書
典袁了凡

典建昌同志
典楊環溪
典王門生

典析鶴峯
典楊洛源
典聶明吾

典朱荏平 典傳廣居 典周柳師

典楊環溪 典黃潤寰 典馬同年

典耿寶應 典周老師 廬台麓書

典黎文塘 典羅老師 典鄧心虞

典友人 典蕭師廷 典友人

復周柳師 典羅近師 典黎文塘

典友人 答劉鍾所

霑益州守張書江 典吳安節

東吳悟齋

典吳性初 典耿寶應 答黃二瞻

谷曾君彥 典林閒雲 典蘇英德

典蘇春元 典李友龍 典唐曙台

典范向卿 典侯生 典徐魯源

典羅氏弟 典朱荏平 典袁了凡

谷耿老 典廬台麓 典葉龍潭

典陳文溪一首 典王性宇 典周柳師

典郭得吾 典趙儕光 典孫欽齋

典盧諒泰 典駱子易 彭晦翁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典楊震涯 典張玉老 益世子仙源四格

卷七

書

典邑諸友 典畢心坡 典商高要

典王國棟 典管東溟 典宋五雲

典龐丹徒 典周海門 典郭和州

典鄧心虞 典李朱山 典俞定所

典萬思默 典鄒南臯 典苑向鄉

典羅近町 復狀侗老 典費似鶴

復計敬菴 典葉龍塘 典馮具區

典曾五齋 典管東溟 典朱荏平

典羅間野 谷郭得吾 典陳年兄

復李斗野 谷葉龍老 張書

典艾熙亭 典蘇斗墟 典王荆師

典李桐原 典周明所 典劉亮載

典黃得陽 典王無史 典朱修吾

典黃陽弦 典吳安節 典龐

典王鶴松 典李鳳陽 典楚省督學

曾植老書 典王泗洲 典周侍御

典王學正 典丁盱眙 典蔡見老

典沈東霍 典馬祀縣 典范廬州

典傅約所 典表海門 典白夢山

典高通判 典王潤州 典張江都

典陳志寰 典管東溟 典許閣老

告同門 趙閣老書一首 大九卿書

朱虞封書 典管東溟三首 典孫蘇州

典楊湛如 典方玄宇 典王如水

典耿侗老 典侯門生 典劉西愚

典張弘軒 典葉玉田 典劉少庸

典羅羅山

卷八

詩

四言五言七言

初信學 再證學 羊城示同志

題上官參軍冊 題夏氏象賢冊

寄曹魯川 簡書篇

擬古詩
擬陶徵君飲酒首

丁祀師祠
筮候引
仙人篇

白馬篇
名都篇
雲館作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轉官志感

山中植樹
送唐曙台
送顧涇陽

到任謁廟
送友之建昌
送李南鎮

題貞節李氏卷
答王赤岡
寄弟

答李都運
偕文塘過滕縣

謁孟廟
滕縣
贈蔣蘭居之留都

送陳啓堂
送黃雲崖
石潭居

答孟雲浦
潞河道中
贈了允

寄答鍾秀才
答侯長德
送沈觀瀛

送聶鳳泉
送張見冲
典李汝弼

乙未赴闕過羊城
別黃元質

試掾聞鳩
哭夏鍾舒
贈大司馬

寄家嚴及弟
送余雲衢

揚太宰致政
題端銘徐館丈雙壽冊

鄧將軍行
發太湖題壁

景州老輿卒行 寄哭李文軒

贈汪生

五言排律

夏至齋宿 壽益府

五言律

謁閔子祠 芝佛寺 送楊臚山

遠 宿陶冲 郊遊和韻

柰樹 渡江宿孔壠題壁

過北峽関題 舒城道中遇雨

呈涂及春 別泗州學正 別蕭生

別泗州王守 別盱眙丁令

別天長徐令 石角舖 郝園海棠

壽年伯楊封君

七言律

友人酌罷口號 戊子主閩試道宿

懷長安同志 送張孟奇 送李守慶

寄林間雲 自警首八 壽陳母

贈方文坡 贈李勿齋 寄賀葉公

飛來寺首^三 讀飛來誌首^二 贈李克菴

曉訪憨山 辛卯試筆 人日寫懷

送壇經憨公 南華寺

奉命祭告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當下吟首^二 寄謝范九守

別鳳陽諸君寄懷 中都鼓樓寄懷

壽甘柴亭太夫人 天闕示諸生

題東莞伯祠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臺

南步望虎門 登彈子崗

答何親丈 柳師中秋壽誕

北郭別友 曲江除夕 修郡志有作

過螺川 陪董擴菴沈雷門酌徐覺齋洗心亭

玉笥山人 孫章朱山李敬父

還武陵賦贈慎思兄求作墓碑

壽丁母張太夫人 武安廟會諸友

送文塘 送范凝宇 贈王伯台

和姚西野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寄懷共警諸友 贈揚州趙仁齋



壽張翁 至日寫懷 荅唐曙台

山中和許甸南 和李正峰

五言絕句

小赤壁 松丘 耦耕谷 環竹蓬

沙潭 漁岬 撰雲洞 柏塢

題天命之謂性示兒

七言絕句

送李夢卿 何龐湯飭會

荅何龐會后惠詩 會餞別劉承所

爐山未暮 風雨駐太湖

寄謝劉令 送堪輿周劔川

春日寫懷首 問友病首 燈下吟首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一

邑舉人門生黃

塔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遵指

見暉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暉

仝梓

怪見昕
孫開春

奏疏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楊起元謹

奏

為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

以隆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
恩自司業陞臣冼馬兼修撰充 玉牒纂修官
隨於今月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
講官臣伏自惟念 皇上論學作聖
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 聖德之官如臣
學術踈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報稱
為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王
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惟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
苛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
也夫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
學術而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
必麗于中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
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
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
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大厥志志

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于不倦邇年
以來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為慮臣愚
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
所不在而強為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
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
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
朝群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為勞而且有心
廣體胖而盜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

此臣慙慙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
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蓋
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是
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于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簡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
今進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
待而陳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
究極易簡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

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芻豢之
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素聞
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之
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伏望 皇上 霽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請養母疏 萬曆乙未秋七月

原任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今陞國子監

祭酒臣楊起元謹 奏為感激 恩命母老不
能就道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侍養事臣廣東
惠州府歸善縣人由萬曆五年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歷陞國子監司業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於萬曆二十年五月內
以患病不能供職具 奏伏蒙 聖恩准臣回
籍調理行至中途聞報臣父原任潮州府儒學
訓導封翰林院編修臣傳芳身故臣徒跣奔回
神氣俱絕幾無生理臣母封儒人郭氏朝夕顧

天萬方調護獲延殘喘以終父制僅於舊年冬
月服闋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
事奏 聖旨楊起元陞國子監祭酒臣聞 命
自 天措躬無地竊自惟念臣以一介寒儒叨
荷 聖恩拔擢作養歷厠清班涓埃無補今又
起之丘隴孤苦之餘處之師儒清望之地臣雖
至愚亦知自慶其遭逢而圖報於萬一也獨念
臣母年七十有餘矣臣有一弟先臣父而逝臣
母頻遭家難已不堪後復為臣疾過勞思慮

耗減神氣眩暈時作飲食損減性不服藥惟臣
在側始得慰安在臣也別無兄弟之可托在臣
母也不能一日而離臣且臣痛臣父之不祿得
傍母稍可以自寬臣母痛臣弟之不存得見臣
亦可以自解一母一子相依為命即出門一步
迴翔嗚咽已不堪恐安能萬里臣又思之移親
就祿 明例所許而自南至北程途萬里逾嶺
浮江經襄涉暑復非臣母所能任也臣今者戴
君恩則葵藿之向 太陽顧母養則春暉之依

寸草朝夕躑躅進退維谷伏查大明會典一
款官負父母年七十以上者許告侍養今臣於
母正合此例恭惟皇上孝治隆洽天下懷生
之類咸遂其親親之願如臣母子相依之情最
切安敢不哀籲於皇上之前哉矧臣今所職
實師儒之長教化之原孝者教之所由生也臣
誠絕裾而往是身先處於不孝而又欲以空言
教孝不可得也如此則不職矣又焉用之此臣
所大懼也伏望皇上憐臣母子之苦准臣侍
養使得遂晨昏之情以少裨孝治之大微臣幸
甚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自陳疏 丙申夏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奏為因灾自
陳不職乞賜罷斥以答天譴事通者 乾
清等官火灾致宮闈震驚聖衷警惕臣聞
不勝駭惻已循職掌合同大小九卿諸臣具
奏恭慰間竊惟臣之事君猶百體之事心也心
以虛為體以靈為用虛則存者神靈則過者化

其內省有疚而惡於志者皆百體為之也是故
耳目引於物交四肢失於迷謬推此以往莫不
皆然恭惟 皇上遇災思警引咎責躬是心之
反觀內照者尚不自怨矣矧為百體者當如之
何而臣職貳南禮豈非百體中之一哉臣伏自
循省素質多迂微軀多病屢叨 恩命未報涓
埃乃者晉都固根本之地禮曹尤寅直之司以
臣菲才貳之雖勉竭忠誠而終有愧於夙夜也
期臣優任方新於 皇上中和之極 國家

慶之典未及奉行一二而惟覩所皇皇然恐懼
修省者如此臣慄之以為咎在負且乘如臣者
臣是以深惟心體之義大畏天人之際伏乞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別簡忠賢以佐南禮蓋百
體之中無一體之不得其職則虛者無失其為
虛靈者無失其為靈 天君泰然而 天庥滋
至矣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乞終養疏

丙申冬十二月末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老病

劇方寸已亂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
終養事臣自去年聞 命起臣國子監祭酒已
具疏母老不能遠離乞 恩侍養未蒙 俞允
臣泣請臣母偕行母時卧病見臣迫切強勉挾
病而行中途聞 命擢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臣
母隨臣任所迄今十月有餘未嘗一月無病蓋
因臣母稟賦素弱生平多病又值臣弟臣父相
繼亡逝臣時在任無人慰藉過於哀傷遂至枯
槁及至南中暑雨頻仍水土不服視在家時病

特加倍臣見臣母如此未嘗一日自安臣母強
為無病勉臣盡職勿以為念夫人臣精白一心
盡職以事上忠也移親就祿奉教以周旋孝也
臣平生所學惟此而已其敢忘乎延至十一月
大冬嚴雪之際而後臣母自度其不堪也臣為
市重裘以衣不溫也又為置爐炭以炙不煖也
原來臣母血氣久枯飲食鮮少血氣枯即無以
充其榮衛飲食少即無以養其臟腑生長嶺南
無雪之地乍見皚皚之色亦加凜凜之驚於是

苦病之狀不能掩臣於定省之間而臣盡職之心亦不能少安於病母之側矣臣母猶謂臣曰兒勉盡職吾老身自與諸孫歸也臣聞之不覺氣絕南中到臣本縣為里四千中更長江彭蠡之險梅嶺之阻雖壯夫尚且難之况臣母老病臣能忍乎臣壯歲策名蒙 恩作養以至於今正使損糜此身無以報 天地高厚之萬一矧今俊又在官百僚師師莫不矢志涓埃勉圖夙夜實千載之一時也臣雖至愚亦何嘗無犬馬

之心茅茹之願哉惟見臣母拾分困苦拾分危迫臣獨甘好爵而不為安全之計可謂孝乎雖使不識字之人皆知其非孝也臣恐如此而求盡職將有陷於不忠而不自知者臣是用惕然內懼而不敢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臣查得原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鄧以讚以母老乞 恩終養隨蒙 皇上軫念 特賜俞允臣今母老相同而臣無兄弟伶仃孤苦又有甚者言至於此有淚如雨 天地鬼神實鑒臣心臣供奉詞

林與以讚同是以敢援此例以請伏乞憐
臣母待盡之年憫臣萬不得已之志准臣
回籍侍養是即匹婦得其所之一端亦皇上
孝治中之一事臣歸鄉里即申明孝義於鄉約
之中以少裨康衢擊壤之化於萬一敢日報母
之日非報主之年哉臣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恭勸講

聖學疏

丁酉秋七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汪楊起元謹奏為敬陳修
實之要以崇聖德以應天心事昔人有言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
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修其實
者非遽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
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
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聖心亦
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宮殿頽突夷虜
交警皆天心仁愛之實也皇上處此安能
不應以實哉修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大禮
當以時舉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

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
關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修者也然臣以
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
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
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
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不祇肅承懽
聖母罔不齋慄卹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旱
則不難 步禱如此 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
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不以

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
齊宣不忍一牛之心以保民而王時百姓譏
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
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
子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
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
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
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
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

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 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較也 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 夫何厭耶 夫何較耶 方今 廷臣皆蒙 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 易曰 水流濕火就燥 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 臣下必群起而敬應矣 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 至七十乃不踰矩 其學之不厭如此 敢謂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 但所學者乃

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 孟子曰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 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 親就儒臣 假以溫言 示以無畏 如唐虞之際 都俞吁咈 於一堂之上 藹然家人父子之誼 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而所以議論者 或遠稽或近述 惟以求識 夫此心 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 故學以識心 乃所以詐聖也 以 皇上之大聰明 肯少留意於此 未有不得者也 一得之後 自然與 天同運矣 孔子曰 唯天唯大 唯堯則之 則

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
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時萬世之福也此
臣憊憊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
堯舜之高行能抵壁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人
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
舜為之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真心乃為真實
而世上有形之寶乃屬寶也堯舜得真實而棄
屬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
成寧 明主恐懼於上群臣修省於下莫

不思以實應 天而臣獨以學問為言近於迂
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人之際之可
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為迂臣雖
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
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
故應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
美歆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為至忠夫芹
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

作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迤晉卿貳則其分
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
知簡能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為
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忠
而少加之意幸甚

請送母回籍疏

戊戌春正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病思
歸日切子情不忍坐視懇乞 天恩容令扶送
回籍事臣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臣母素多病

臣未達時常夜祝天願母速祿養以慰慈誨及
叨一第以史職事 陛下二十年臣母不能從
臣而臣猶安心者以臣有弟存也及臣弟亡臣
摧心成疾請告而歸臣父又背臣而逝當此之
時臣不自顧惜自分必死臣母朝夕籲天以生
之臣生而臣母益病臣父服闋葬土未乾伏蒙
聖恩以祭酒起臣臣以病身守病母知不能遠
離具疏從 皇上乞終養而微孝不足動 天
未蒙 俞旨對母號泣不知所為臣母見臣如

此遂許與臣偕行臣既得事君又得養親當
何如其慶幸者及中途聞命俾貳南禮風土
相近母子相持自謂捐糜以圖報萬一亦甘之
矣孰意臣母鼓臣供職外示無病而病實甚於
在家之日竟一月不能食米二升竟一年不能
離床三旬臣待罪南中二年矣日漸一日惟事
藥餌禱祈以冀愈臣母而病以日甚臣母亦遂
不能慰勉臣而以首丘望臣臣一聞此言五內
如割方寸頽亂雖欲勉強盡職安可得也查得

南京吏部職掌內一款云凡南京各衙門官員
有父母迎養在任因老病要乞扶送回籍者奏
行定限放回仁哉聖制所以教臣下孝也近
例又許南京吏部勘實立限放回按季咨報者
蓋慮老病之人如風中燭早一日則遂一日之
情尤至仁也由此觀之臣得引例而行者也緣
臣去冬十月內蒙聖恩改臣南京吏部右侍
郎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部中原缺尚書
臣行自管部事則勘實者無為臣勘放回者無

為臣放臣固不敢引例而輒行又安可貪位而
忍母哉爰具迫切至情籲鳴於 君父之前伏
乞 昊天明日鑒臣萬不得已之情憐臣尚有
可為之孝放臣扶母回籍則天下之為臣子者
皆將感 皇上錫類之仁而思罔極之報矣奚
有於微臣哉

請 冠昏疏 戊戌春二月公本

南京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
楊起元謹 奏為嘉禮過時義難緘默懇乞

聖慈采聽輿情以成大應事恭惟 皇長子冠
昏之禮在 廷諸臣若禮部若禮科若大小九
列或一 請而再或再 請而三皆謂不但當
其時抑且稍過其時矣臣等特罪 畱都獨無
此心此責哉而默無一言者謂此舉發自 聖
志當弗籍于人言而贊自近臣亦無庸于多瀆
且 畱都離 闕廷數千里邸報經旬始達驟
際之駒既速屏營之慮每遲退思補過豈敢有
忘進思盡忠恒恐不及是以今日慶典莫大於

皇長子嘉禮臣等亦惟延頸舉跋遙望而逖聽也望之又望而歲復春矣聽之又聽而春復仲矣臣等思之曰此時此禮寧可復蹉跎耶及今而猶不一言即臣子之義安在記有之曰禮時為大詩亦有之曰嚶嚶鳴鴈旭日始旦夫以禮言之則不可違者時也以時言之則不可過者春也月令仲春之月柷始華倉庚鳴聖人皆於是時理陰陽之和正室家之道故柷天之詩曰維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葛藟

之詩亦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二詩者皆周南正家之化也載觀柷天之二章言柷之實三章言柷之葉柷至蓁蓁其葉春且暮矣亦尚可以行于歸之禮則仲月可不必拘也稽 祖宗時冠昏之禮年十二至十五皆得舉行今 皇長子年十有七禮不云乎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臣等不勝大願願我 皇上深惟禮時之義畱意鳴鴈之詠聽葛覃之黃鳥觀柷天之華實乘春時和發 德音下 明詔使

及時選擇而以辰之正以月之令首行冠禮示
天下成人之道幸甚臣等虛叨祿位無可補報
即今陳說已為後時不勝愧汗不勝惶恐臣等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補本部正卿疏 戊戌春三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部卿久
缺京察屆期懇乞 聖明軫念天工速 賜推
補以重 祖宗根本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猶不可

曠矧其正長乎矧根本重地之首曹乎 皇上
不以臣為不肖去年十月內改臣本部右侍郎
十一月內到任筦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臣前
無正卿可視惟咨故實而行幸而部務類循襲
故常無大舉動然臣每惴惴然惟不免於差謬
咎愆是懼矧今兩京考察之期已近 番都百
司淑慝攸關雖衡鑑至精者亦須彼此叅驗見
聞互質積日累時乃能無失以稱我 皇上陟
明黜幽之至意如臣綿力真以蚊負山臣知簡

在有時然遲以數月恐不及事古人有言家事
任長至於國事何獨不然列卿所以貴長者謂
其資望重則具瞻肅也謂其閱歷多則謀猷審
也又謂其事 上久則知德意也今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之職所繫最重南京工部南京都察
院正長任皆匪輕一時并缺印多兼署雖莫不
兢兢奉法惟謹然心分於兩用事難於專責見
今又有當以齎捧行者有當以考滿行者大抵
六月之後南中九列幾於無人方今東莞未靖

事變可虞南京去海不遠綢繆桑土貴在豫圖
而空虛至此臣竊憂之臣正月內以母病乞歸
已蒙 旨下吏部吏部謂臣署印未便 題覆
臣今坐視病母度日如歲然一日居其職即一
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臣子之大分也
是以不敢不及時一言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
早為本部推補正官無致臣不任僨事至於南
京兵工兩部尚書南京都察院掌院之缺并
勅吏部速議推補庶天工無曠而我 皇上所

以兢兢業業萬幾者斯無不至矣臣不勝激切屏營
之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二

邑舉人門生黃

璿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遵指

見暉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暉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序

壽南大司徒應翁陳老先生六十序

應虹陳公督儲于南都三載矣九月之廿有四
日為公懸弧之辰地曹諸君知公豈弟和平油

然可親也謀於是日歌松高之詩賡之以南山之章以稱觴于公其有言者曰古者有所獻也必有以先之其在今也稱壽者恒先之以言安可少哉乃遂相率以請言于不佞不佞非能言者也惟公嘗總督吾粵其規恢厝注之大者不佞時守先人丘隴得聞其槩及是兩歲中叨從公後親炙德輝益有以知公之為人則於不能言之中亦有能言者盖嘗讀尚書君奭篇周公謂召公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釋之者曰天無

私壽於人也惟至平通格于天者然後壽之殷之諸臣有平格之德獲壽于天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由此觀之天之壽君子者所以壽國脉也然不言君子有他高節獨行之所難者而但以平言之何也昔者洪水泛濫民皆依丘陵以居及禹治之然後降丘而宅土此明高山之不如平地也人之性平是故目有同視耳有同聽心有同然其同視也即天之明其同聽也即天之聰其同然也即天君之太然者人一天

而已矣匪平也何以同匪同也何以人匪人也
何以天故天之道亦平而已矣人而有不平者
賢智之過也賢智之過過乎天也天道下濟故
過乎天者不足以言格而格天之德恒歸於至
平之人周公之學傳自文王周易首乾格知天
命矣平之一言實其洩天之秘也予不佞以此
而諦觀於公不亦有得於平之道哉公督吾粵
時嘗擘畫諸經費不欲以清節掩前而窘後豐
約務適其中又嘗經略香山澳諸夷不弛以縱

不擾以驚數萬夷醜翕然盡為編戶此古人所
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者也公之督儲南都也南軍所天在於儲
粟有司多玩不以時輸公首請于上嚴舉劾
之格于是列郡奔趨之罔敢後公自是不動聲
色而事集南都之儲墉崇柳比及不能容至於
露積營司亟廩倉是修猶恐不及若此者皆公
至平之實用也推此以往又焉往而不得其平
則公之所以格天與天之所以壽公端在於此

公之所以保乂我 國家與國家之所以度殷
周之隆者亦在於此予不佞所謂於不能言之
中亦有能言者如此而已矣不識有當於諸君
乎否也雖然愚尚有獻焉南中 祖宗根本地
枕江負海自昔稱為土綿力薄所恃以守者六
軍之衆夫國無常強無常弱用法者強則國強
用法者弱則國弱當 高皇肇國于茲所以
迎擊陳友諒於獅子山者非此衆乎承平二百
餘年矣邇者不靖 命將徂征而狂逞未已

皇上念頌根本申飭當事者謹防守焉斯必有
講 高皇之故蹟倡舊軍之銳氣者於斯時也
所以給餉饋無匱乏之虞否耶吾知公籌之已
熟也蓋崧高之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公今
非南邦式耶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蓋信乎公為邦家之基也已諸君愈以為然遂
書之以佐觴

壽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叙

背而鮒耆而黃齒而覲皆九十之狀也太公之

封於齊鬻子之為文王師衛武公之箴儆於國
皆九十之人也其在我 明太和元氣軼隆成
周肆我大宗伯平泉翁巋然再瑞於今日猗歟
休哉翁年三十餘方以文章魁天下五十餘然
後生令器年幾七十然後以大宗伯致仕此三
者所翁得之皆不為蚤然後生小子誦翁之文
仰翁如太山北斗自兒童而皓首者何限而大
了君既成進士徵罷于 皇上歸侍翁養者十
餘年連舉孫子七八人 遜翁膝以為懽翁以美

孫之暇緩步適園以觀手植花竹果木之類皆
森森然修長茂密足以供琴奕之娛人之所以
仰翁者翁固付之無心而此二者翁亦樂乎不
也然則初之所以遲遲者乃後之所以綿綿者
歟宋人之詩曰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然而翁之超然自得於大道之
中者則迥出於世福之外愚特就衆人之見言
之而要非所以論翁也翁嘗病夫勞者等之夸
父逐日臧穀求羊而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

辨以旦暮為大年推此意也漆園氏所謂於致福未數數然者也惟翁之未數數於致福此福之所以駢集於翁而不可辭也而或者謂如太公鬻子武公皆有佐周之功而翁自登朝以來多退休歛藏未盡其用疑默用養生家惜精蓄神術者愚嘗讀翁論易逆數及坎離之旨見翁未嘗不透其說然已得其上乘無為之道決非待居休處寂而後用之者又觀翁餘年紀幸之語一飯不忘君矣要翁所以輔世長民者自有

在也而世以迹求之得乎漢世人主修袒割之禮隆三老五更之儀徒美觀聽曾何益於治而許由尊唐嚴光重漢安在其就列也故夷惠師世阿衡佐時異位而同聖非孟子孰持其衡有虞氏之治天下不及陶唐氏有虞氏動天下以風陶唐氏被天下以光也翁天壽平格前後膺皇上遣使存問歲給夫廩高節表寰宇清望灑六合聞之而躁心夷即之而艷心澹光我皇祚不既多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冀壽無疆翁之謂也南中九列卿士某君輩
等相率以稱觴于翁而屬言於起元者謂起元
為翁詞林後進平日仰止翁獨深且已丑分校
禮闈於翁令器大行君有佳士之得而翁猶子
南大行中陽君以論學相友愛又至篤也起元
未學疎淺雖不足以稱道翁萬分之一而竊喜
平生所願慕者一旦得藉以姓名廁諸君子之
末而垂翁之中堂可不謂幸厚耶是以不讓而
書之

誥封中憲大夫間溪黃翁七十壽序

常熟有隱君子以閒溪黃翁有子以甲科刑部
郎出守吾惠五載擢副憲矣余惠人也副憲公
守吾惠時能以精明運其仁愛為十邑圖永久
之利時有所矯拂於上之人而不卹百姓陰受
其賜而不知者多於所可知者余從士夫後深
為桑梓感公而公亦以意氣取余余自朝得省
于家者再公未嘗不下交盡驩也今年秋余奉
命典閩試復得便道歸省公已鎮嶺西乃遣使

來寧余遂命之曰老父幸生昇平之世屆明春
之二月二十日則七十之會也子僅不肖一人
適以升斗之故羈跡嶺海數千里外不遑盡子
道于階前歆不悵懊不可得已昕夕私計惟得
我公一言以錫難老之寵以揚蓬華之光則不肖
庶得少慰萬一余誦已感嘆久之蓋不遑之念
有相觸者而公懿親侍御顧襟宇君與余同年
最厚數年前為余言封君閒溪翁之盛德余不
能具述猶憶識其一二焉大畧言翁長者其

忠直慈仁蓋得之性云自幼讀書輒以大義不
樂為舉子業頗事治生迺賦後纍纍不休且又
以率直故屢被中傷中年家漸落然延師教子
則不言費嘗急友難而免其父櫬于火有寄之
金者默知其不義封識宛然還之遇後有大不
便者寧身歷其艱而事竣必白之當道以脫後
人累其尚義舉不事脂膏若此以副憲公貴膺
誥封大夫者再矣而衣不曳錦食不兼味朴約
自甘晏如也至於賑貧拯溺好義施仁較之布

衣時益勤以閣侍御所稱翁祖父世德及閒溪所自號旁及舅氏尚多瑰瑋之行余不能記矣然要皆為植慶積善人也今公惟教我曰自不肖之登仕也十五年於此矣時：勉不肖以寬馭民以誠報國嗟夫子能仕而教之忠非盛德君子其能然哉余嘗觀古者養老之禮有憲有乞言故養老者非以優老也以其有厚德然後獲福而壽故藉是養也法其德行而又記其言辭而宣播之民間此五帝三王之世所以歛時

五福而敷錫厥庶民也我朝習鄉養老其制即古所謂憲而不乞言者然相沿之久視為文具矣而士夫家每：以文稱壽得以具載者頽朴茂之德古云禮失而求諸野今公失而求之家則猶有惇史之遺意焉然德不稱言而虛事表暴則亦無益於風俗人心矣若閒溪翁者真所謂德之惇厚而可憲者也余方憾不得執通家子之禮拜翁於堂以私乞一言以淑吾行也顧煩副憲公靳余言哉予幸能識翁一二之德今

承副憲之命而得揚詡之以為風倍人心之助也則雖不文亦當竊附於古人惇史之義矣

祝許母任太夫人壽序

周易首乾次坤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母固當次父然歸歲首坤又何以稱焉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而有以異於人而貴食母也是歸歲之道也然其所以首坤者何也頌有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母道隆也自古及今得母道以克昌厥胤紀之載籍何可枚舉至於孟子

並聖也而世孟母尹焯大儒也而世尹母吾庶若白沙先生亦真儒也而世陳母則母道之隆亦繫其子矣若予友甸南許子之母任太夫人之有甸南許子也太夫人之母道安得不得隆哉為其位諫議貴顯歟則又有貴顯者矣為其交於當世賢豪致多頌美歟則入有多頌美者矣貴顯不足為母氏歡也良貴存焉頌美不足為母氏樂也仁者義在焉耳吾何以知許子之然哉許子以易魁多士時予適學易於先師羅子

以乾為究竟以復為入門許子聞之不待其詞之畢也而精神煥發予抱無用之學而求友於四方不為不廣而許子獨予信予以是知許子之所存有以異於人也鳳凰之生固由丹穴是子是母豈偶然哉今月之十九日為太夫人設悅辰先是許子以晨昏為念得告五載太夫人促之就道不敢不行涉跋而東訪予所以聚順事太夫人者而其門人張君先覺鄭君宗賜張君王佐又述其師夢有日存愛日之心時行匡

時之道語則君親一道神者告之矣又何疑哉雖然有甚難者官以諫為職未信而諫夫何可諫祈信後諫又安得信如此將遂隳職以保位乎辱親莫甚焉曰君至尊遠其心不二臣至卑也有尊者存焉吾不能遽信於君獨不可求信吾天君乎天君信雖不中不遠蚤夜以思其信於天君者言其不信於天君者上則吾夫子所謂勿欺而犯之道不外是矣嗟夫又有難者今人之學心粗而氣浮心粗則不及思其理氣浮

則遇事而易動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者鳥飛舉不停之狀也上帝不常者也無翼、之小心即咎且隨之又安得福許子學已識心矣則信心而出小心而圖何難之有信心而出職舉而親榮小心而圖患去而親安孝者所以事君忠者所以事親豈不相須而並舉哉若夫上觴之儀甘脆之奉則有淑配與賢嗣於太夫人之側又若封典之重冠帔之華則太夫人之樂不存焉子其知之審矣昔者孟

將應聘於梁齊而有憂色母曰吾守乎吾禮子行乎子義尹焯羞應舉其師曰子有母在焯歸而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二母之道各有攸當向子家食五載曾無出意而母安之則尹母也今可出矣而母促之則孟母也乃若白沙先生終身以尹母事其母者也安往而非時哉健乎此者之謂乾順乎此者之謂坤子之易於是乎至母之壽於是乎隆吾與子友所以責善之道於是乎在是以因三子者

之請而序之

贈郡太守爨軒林公入 覲序

殷周以前尚矣漢初郡守多用名將如李此平
魏雲中者屢立戰功然教化之事無聞焉至稱
循吏則渤海最著史言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種藝畜牧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由此
觀之教化賢於戰功也豈不遠哉或曰平世尚
文遭遇右武此言其迹耳其實不然夫文者上
經天下緯地而又奚有於武武亦文也故曰始

衆如治寡者分数明也明分数者如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物相雜曰文是故武得文而治武者
文中之一事又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漢初非右
武也文未著也其後非尚文也武兼於文也

高皇帝定天下郡縣守宰悉用文臣而于要害
地錯置武衛士此其勢若文武並用然者然天
下之治亂繫民生之休戚而休戚之大柄實守
宰焉握之守宰得則民生安而天下常治三軍
五兵無所用之迨有不虞然後武士用命夫守

內郡縣而至於用武守宰之大辱也書曰若昔
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故太上化之
如時以足食柔遠能邇蠻夷率服是也其次安
之如所謂治亂繩不可急者是也其下勝之如
任豪吏為瓜牙縱使督盜賊聲為道不拾遺是
也最下乃無可柰何持節虎符發兵興擊矣國
家文治隆洽士之登進者大抵究文之用今
上御宇二紀于茲方內牧寧歲在辛卯閩熒軒
林公奉命來守吾惠之古龍川池也十邑之倍

剛柔異齊然尉佗嘗用其民以王號為勁越蓋
亦雄偉武健之國稽之往牒未嘗三十年而不
用兵公名進士學有家承天性穎敏明於治亂
清濁之原故其政委蛇變化因倍而理不為畫
一事務寬簡無繁興無亟役以妨農民以訟至
公即得其情然不急繩也每縱使自釋則往往
服罪輸情公輒喜喻之曰若等皆如是寧須法
以治乎其寓教化於刑罰之中如此利不頓興
弊不驟革大抵苟可以無蠹乎治者公堅壁不

為少動也苟可以基乎亂者公戒備不為少啟也嘉隆之亂附郭幾無民迄今生聚不足多曠土則下縣負耒耜而至者謂之客夥而土著者謂之主姓客夥日衆且強主姓益寡弱矣見凌軋仇之勢必互隙識者憂焉曰是亂本然事造郡廷公馭之各得其道則莫不曰安得借寇三十年吾惠平平無事矣迹公之治行蓋虞世十二牧之遺範而太上化之者也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也漢循吏治繩之理且下風矣何

論其下者乎使天下為郡者皆公又使後來繼今者皆公雖有暴桀難治者且柔而馴之矧若吾惠者哉信乎三軍五兵可以束而不用蓋藏武於文寓險於順故也甲午冬為明歲觀行而參戎侯公帥衛視篆高君杰等先期寓書曰公為國家固邊圉亦念桑梓今林公在惠四載吏民享安靖之福某等雖為國鷹虎臣然無所措搏噬日夕歆効瓜牙於公而公遠我無由自進則嘿嘿而已然杰等之無所為實郡人之福

也公寧得嘿嘿已耶予既以里中人來豫聞公所以治吾惠者今質以諸公之言益信乃瞿然曰安敢哉蓋予嘗宰公鄉邑讀閩故記知公族為東南名家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彼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何足言哉然公所治有家譜所不載者意深遠矣

郡公燮軒林公入 觀序

公守吾惠四載化行政成而民有歌者曰平原莫莫可耕可鑿浩浩江流可方可舟鴻馮翩翩

適彼中田中田有稻與汝偕飽野無且鹿不遮
鱉在思魚不响於是史氏讀樂魁湖之上或以
告曰民間新作此歌何為者也史氏曰蓋言其
適也嗟夫此殆郡大夫之化也夫始者予屏跡
讀禮罕接於大夫以與聞其政顧側聞於人人
大夫仁者也不沾沾於小惠其導民也不拂其
宜其齊民也不易其倍廉矣而未始劇也明矣
而未始察也引大體而舍細苛先教化而後刑
罰其於善也不以佐喜賞其於惡也不以蠲怒

罰哀鰥寡恤孤獨斷薄刑出輕繫獄無滯囚民
無宛情非有不得已不輕用民力後之不違其
時慎於舉措重於興革不驚民以樹的不賊世
以取譽譬之烹鮮醎酸惟其宜譬之治絲紬繹
惟其緒而不以已與焉虛而委蛇與道合真夫
萬物游於天地之宇而無所闕者不惟以虛耶
室無虛空則婦姑諄譖野虛而獸走焉淵虛而
魚泳焉心虛而萬物育焉甚矣虛之為道大也
古者大道之世上無可名之功下無可書之績

官長之于其民若父母之于子時其饑飽遠近
寒煖除其疾痛搔其痒病非不薰然慈也性之
而已而無慈之名至於后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於是爭為慈惠飾為仁恩以赴之
而性始漓矣故考績者匪以教偽而為偽之端
賞功者匪以勸飾而為飾之漸世遂有偽增戶
口以蒙顯賞者莫不惡之而不知其作始有原
也藉令抱子食孩者以賞罰為慈否即孩之食
有不時者矣唐虞之法其為中人設耶中人者

可引而之上下者也上智之士率性而行夫豈以聲名橫其念爵賞滑其中故常虛惟虛故明明則得萬物之情已游於萬物之天也適萬物游於己之天也亦適夫平原固可耕鑿也江流固可方舟也中田固鴻雁之所止而稻梁固其所偕飽也還之以其固然而未或優之是飛走游泳之各遂其性也故是歌也民之自言其適也而不知其所以適者大夫實使之大夫非有意於使之也夫亦自適而已此所以為化昔也

民德其上則莫不形之詩飲史起令鄴馮鹵之樂興郭賀刺荆仁明之頌作廉范以便民流聲於五袴岑熙以德化播譽於生髦然率指其事著其名指其事則不大也著其名則不忘也等而上之其甘棠乎然曰召伯所跋召伯所憇雖不能指其事矣而猶名之又等而上之則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至矣無事可指無名可名繼之者其惟此乎於是公以朝典入覲聖天子鄉士夫為祖道供張郭門外而史氏與烏為諸士

夫誦之舊亳州刺史平字劉先生為祭酒聞之
而悅乃口史氏之論甚善吾聞公之學本之其
封翁尚實而羞名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欲如
世俗觀示耳目如畏壘之民歆俎豆唐桑楚楚
自以為杓之民也者是封翁之所為心也往歲
公嘗一覲矣還也封翁俱來察公之政大當厥
指則懽甚為之加餐又為之徜徉於羅浮高詠
而東茲便道歸省有知封翁聞公大得民民歆
止而豆之尸而祝之封翁滋不樂以為感物非

其情也今民之歌不事指不名著而弟言其達
而已不有史氏推言之莫有知吾民為公而歌
者此果庶幾於康衢擊壤之聲而無愧也封翁
聞之將謂吾兒能守吾教可偕之大道夫上以
勛流唐虞之化而述職以紓主上南顧忠也
下以承懽封翁孝也二德者均於公之此行乎
舉之而又均於史氏之論乎發之請以此觸公
而遂書之祖張納之從者史氏不能辭乃稍理
其語以授之

太守燮軒林公入 覲序

公蓋以司農卽出守吾惠公八閩冠冕族家傳
毛詩政事皆有法程公尤穎敏精通之居卽署
藉藉有才譽屬 天心仁愛 皇上歲示水旱
加以藩封大典壽宮大役議蠲賑用度一切倚
辦大司農公劑量其出入盈縮緩急要以推廣
聖恩無傷儉德條畫以贊大司農大司農如公
畫咸當 上意眷注大司農甚時吳中積霖為

災十室九罄國家漕東南粟吳居其大半京師

斗食以上仰給焉故事歲遣卽一人督其兌至
是難其人大司農言之 上則以公往公至流
移滿目嘆曰吾少誦鴻鴈無羊安知此乎念歎
圖流民以上則請疏已旁午第痛自節約延訪
勤恤司牧俾優其政別殿最為籍歸奏遂賦度
闕入吳之篇歸一年所惠州無守推擇公前守
區吳孫公仁人也惠人難其繼憂之及命下將
公而後喜可知也曰是惡說蘇生負郭田者蓋
公在吳時封翁來書勉以砥礪名檢公報以詩

云惠僻在嶺之東本古循惠二州之地幅員廣
而生齒稀地無物產民無蓋藏四方爭言越珠
璣翡翠珊瑚玳瑁之貨無一有亦且不至十邑
輻輳以事一郡體貌巍然尊重矣少府所奉乃
僅僅無贏餘 天子以公來真明萬里至神哉
東新橋巨舶十餘惠人以為市往者官買物多
抑其賈舶潛去十僅存二三公下車首令從吏
毋得抑賈及需一切難得物如燕窩類歲餘舶
人信之稍稍復來君子曰此與孟嘗去珠復經

何異哉第有蹙耳公仁恕耻為赫赫名正其身
以為十邑表帥而耻見之言也未嘗為條教驅
督亦不為詩鼓舞以為此皆虛名無實徒使人
投迹滋偽十邑長吏聞以事入郡城拜謁郡庭
伺言色竟無所測其端及聞公每事節約內外
肅然皆以為法式自檢十邑之政各自以其意
舉措要歸於治而已十邑民來決平公雖聽斷
以律而意重風化取其退讓自責近於孝弟禮
義者亟稱賞獎進之使人告其邑令善視之然

亦不歆以為名也惠民皆歲不肯盡地力公每稱種植之法為百姓言之然不歆巡行阡陌以勞三老力田第示之意又于東郊迎春之所建亭扁曰勸農以其為百姓歲首聚觀屬目之地教約而及庶也博士弟子則躬為之勸課修舍宇飭厨饌給筆札品第其優劣罔恤勞費弟子有為民誣訟者公怒曰吾以公等聖儒將躬孝弟禮讓為里人倡精術業効用當世何不自愛而至小民汝侮乎令朴訟者弟子跪自責若無

所容各罷去曲直無所問上下服公謂之得體公實厚諸弟子然無迹民莫之測故誣訟尚恒有之然公之意始終不易矣居郡四歲比歲皆大穰問一歲小旱公為出次卑服減饘步行露禱者數日大雨復穰郡治南有山其秀如華架歲大比有光如流星郡人謂之驪珠其來已久今歲五月夜忽見于學宮之魁壁光彩異常藉公好奇怪左右頌羨侈於神爵矣公乃罔聞也嘗攷漢循吏傳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人主下詔
褒美賜爵公在郡博邑民有弟讓田於其兄者
柏舟之節乃出於公卿之門斯亦足以語化矣
然公未嘗自以為得公之政務實不務名器太
當為國家肩鉅負重匪獨任一郡而已壬辰之
覲也治行已著而在郡之日淺今茲再覲則政
成而績底主上神聖軼漢宣于吏治每不必
親見問觀所繇而耳目明達乃旁燭無外萬有
一焉無意南越邊郡召公問治狀公必對臣所

治郡各常燠日行南陸也主德如日恒出而照
物物乃不寒引此類具言之可徒用王生教戒
第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已耶公五馬
北首且有日九邑令長以書抵歸善留侯曰太
守吾屬師帥也吾屬奉令承教乃幸無罪今覲
而吾屬或行或居且公積閱深恐以次補公卿
缺不復歸郡不有言無以申吾情各自為言則
人人殊無章足下盍祈諸史氏留侯以告史氏
曰諾因據其所知者序之雖未悉然寸齒可以

知一品之調矣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副粵憲備兵海南序
今上御宇二十有七載宵旰之勤未嘗暫已若
北虜若西賊若東夷次第平定維粵東西遡處
南土瀾安孟奠及是而亦有變動之虞則莫非
天心仁愛之所寄也於是征黎之後興而我梁
湖程公特承簡在以惠守擢任副憲董其師
公之為惠州也持大體不細苛張弛惟時不動
聲色而民安事集古稱可屬大事者其人歟惠

州去京師七千里而遠自非耳目聖天子者
至公無私而聖天子亦以聰明寄之耳目之
臣而不自用烏能任公之當如此公之始至吾
惠也歲在乙未而晉安鄧父母亦以是時來令
我歸善其秋大旱奸民思亂卒不得逞其明年
大饑廣左右道殣不可勝數獨吾惠溝壑虛蓋
其禁暴戢亂預備有方也是時按治劉公藩蔡
公咸以救民為急虛心延訪而諸所條畫則公
始之鄧父母終之或鄧父母始之而公又終之

若律宣而呂助若首擊而尾應用是登十邑之
民於春臺壽域中豈非天哉公令十邑各興社
倉遂以社學寓之師子弟之學於其中即廩庾
之守也郡學之堂且圯師生以為言公即庀而
新之又崇飾其尊經之閣訓誨諸弟子諸弟子
有被訟者必直之未嘗孜孜武備然倭一擾海
豐界輒撲之壤接東莞盜賊時有然悉入于
法無滯脫者思州之民三數年間日享太平之
福而莫知其所為也竊謂警之慈母之育嬰兒也

乳哺以時寒暄有節水火不逼蟻虫不螫其兒
長日益而朝夕見者殊不知也有從遠行一載
或二三載而歸始訝兒之非昔耳則不肖之謂
也不肖趨闕時嘗及公之下車睹時事之如彼
未嘗不隱憂也既三載以先慈棄養而返睹治
效之如此又未嘗不輟憂也公則民之慈母矣
有訝兒長以為公告者公未必不為之喜而豈
自功之哉鄧父母謂公將乘六月之息而圖南
且有日數載受成于公以幸無罪繾綣不能為

情予蓋為我言之不肖唯唯公蓋昔人所謂長者坦中而踈外闊步而泛應金和而玉節鳳舉而麟游世上一切利祿名譽之得失前却有渙然不着其胸次者而亦不以是為得也以故治郡之功日計之若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父母於公非有雅素之游也乃心行有絕相類者履任之期不先不後三載協心同底于理此亦千載奇事也今茲縶絆宜矣顧予樸讷不足以揄揚公之萬一適所謂訝兒長以為慈母告者念此頗有日此其所以告也若乃審黎人之利害劑軍旅之舉止貽瓊海之永賴以舒主上南顧之憂吾知公處之裕如也嗣而告者其在瓊士也夫

賀郡主梁湖程公榮擢本省憲使序

宋大儒周子曰天下之衆本在一人言在上者下民所視倣也豈獨天下然哉有一郡者為一郡本有一邑者為一邑本其士與民莫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或倣之以服官或引之以訓子

曰子曰某公祖為人如此某父母為人如此近者五六十年遠者百有餘年猶未已也蓋予自兒時諸前公祖父母之未及見者得先大人所稱道若目覩也迨泮遊所親接於公祖父母之行事則入仕以來時時比擬想像之予自慙而訪諸同寮其庭訓其取則亦大予類予然後知居人上者之繫於教道不細也魯論記子游以絃歌教武城見訕於孔子而子游以學道愛人易侯對孔子是之少誦亦尋常耳甲事後始知

聖賢扶翼世教其作用全在於此而孟子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是故雖有分食解衣之惠發奸摘伏之神興利除害之功禦侮匡時之畧其出之也不過吾之一身其受之也不過吾之所蒞而已矣與成就人才轉轉不竭者較豈可同年而語若今梁湖程公祖之守吾惠其人異于流俗而直追于古人者也儉營造而致美乎黷序戢橫暴而加意于青衿糧道出石周公來視道務好與諸士談學公即欣然以身率

之為之闢堂于西湖之上會必與登眺必從微
為南國人文總萃之區公傑然為之望以春秋
受知太倉蘊藉淵博穎悟絕人守於藩臬不卑
苟微有齟齬輒相引却而公獨曠兮若谷渾兮
若濁濁怡怡兮其若孩也予在南中則聞公之
若是已而返鄉里居倚廬公又用諸生之請命
之曰大孝不匱謂其能錫類也今迎執事於湖
山之間為諸生解惑予辭不可得則衰經造公
大泉公分席終講乃罷以予所考古今賢守若

文翁之化蜀以蜀物遺諸博士而選子弟之俊
秀者造京師稟學焉又若韓昌黎之化潮陽也
群潮士以教而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以公之事
考之闕堂之舉博士之遺也湖山之迎趙德之
命也所不同者周公固視漢博士勝之而予比
趙德猶為不及耳而公之為文與韓也無愧且
有過焉者矣何者文未親博士之講席而趙固
師韓者也豈若公循循然稱屬吏於周而予亦
傲然分席于公者哉然則教諸生者不在於所

講之人而在公之身其謙冲之度慤勤之意匪
怒伊教之範深入於肌膚決淪骨髓沒世而不
能忘者乃在此矣將來必有思公之度用公之
道以長治雅化他郡國而彼郡國之人士又將
用此道以推之無窮若子游所稱學道愛人者
誠不出此蓋昔董子明春秋而深慨夫倍吏之所
務惟在刀筆筐篋之間無以使天下回心而嚮
道嗟夫如公之所為使董子而在不知其如何
讚嘆也公為無成府然嚴重馭下吏無所假

借每以山水自怡悅而郡事細大畢舉事無
前一以順應而其籌畫必中机宜未始形於言
不求其心之白也三載以其郡治及徵治狀無
可名周稱大人漢稱長者公以之彼以一善沾
沾自喜暴其羶為蟻所慕胡足以及此鄉先生
及諸子弟徵予言以張之祖道予先已為邑侯
鄧父母執筆頗述公之功茲特論其大者諸不
贅

賀郡侯梁湖程公榮擢海南兵憲序

惠僻處嶺海士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故其風
朴茂然大人之儀容長者之言論罕聽覩也予
壯歲始發憤聞金陵為四方講學萃止之地辭
親而往處之三載乃幸有所發明蓋未始出於
家庭之訓而玩之加味體之益切平日所讀孔
孟之經書求其說而不得者至是遂迎刃而解
也常恨其得之晚而亟欲與吾鄉曲子弟共之
間有聞吾言而喜者矣然牽於舊習卒不能以
無疑而予終不敢輟予實藉朋友之力以切磋

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我也今年春梁湖程公
祖進兩學師生而語之曰子鄉有陳良得周公
仲尼之道於中國是子之師也子往矣吾將為
若茅具贄幣予以衰經辭乃即湖山之間而會
焉於是多士雲集執經而問者無虛日予深愧
有負於公而無益于諸士雖有遠適不敢曠雖
經盛暑不敢休彼我之相取正殷而我公之
寵命聿至於是兩庠師率諸生請所以為公別
者予曰此吾輩真公祖也恩且罔極豈虛文長

說所能報其惟是則是倣乎予嘗誦泮水之詩
矣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夫服淮夷何與於泮宮之作哉蓋惟魯侯務學
以明其德至於允文允武也文之與武皆德所
必具者而不學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信允之
為言信也自有之自信之而已矣茲者瓊海之
南黎夷作難公受命徂征或曰我公方勸學古
文而何昇以武事感公之心為孰知公之自信
者有素而人亦以此信公者非一日推轂惟公

簡在唯公夫豈偶然公即日有以報 聖天子
之知無疑也若等知公所以報主則知所以報
公母亦力于學而克明其德是務吐之而有童
則為文施之於有事則為武夫公之造而多士
也豈以私德歆才不匱以需上之用耳故其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廣公德心惟二三子柳
予不肖亦藉手以無負公盛心異日者公入而
佐 聖天子以二三子連茹而進稽首頓首曰
此臣治惠州時所造士也退而引滿自勞二三

子復酌大觥以壽而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若是者豈非千載一時哉多師多士僉曰唯然
之矣

邑宰朋麓留侯入 觀序

不佞從士夫後既有言為留侯祖大意言侯質
誠可以事天而奚不可以事君至所以治吾邑
者未及枚舉也邑丞簿尉賓霖卿寺斬予言予
辭焉言華也昔人談吏治以惴惴無華為上留
侯實近之侯無華而公寺碩以華事之乎即不

佞言不文然多言奚為諸君庶進曰不然昔韓
子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而猶假之善鳴者以鳴之否則四時之氣有鬱
而不宣者矣侯惟無華也故吾儕歆鳴之而咸
計以為善鳴者必太史公也故相率而請假焉
予於是乎不得辭而謂諸君曰公寺第言之不
佞濡翰以從簿霖曰簿事侯幾暮見侯清約自
持食一肉脫粟天性孝友然所奉事太史夫人
惟節適無餘物介弟之喪殯事周身而已朝夕

所需自一蔬而上悉出俸錢易之不以取諸民
其他用度惟輕費是問不里甲煩也民有訟者
兩造具而後聽不令人追呼之間自相和解者
即置不問金矢所入僅如額而止奚贏餘之有
簿以此服吾侯之廉尉知曰尉事侯再暮矣侯
於一邑事無鉅細周知之未嘗借耳目於左右
也尉壹異之屬職或出之民間還無敢不以實
告懼欺而見察也四境之內多容民與土著之
民不和故邑人時譁張其間侯若有所不聞不

見持其窳繁頃之而自定尉以此服吾侯之能
丞賓曰丞始入官事侯不能泐旬丞無以知侯
之詳然徒於容貌詞氣之間窺之蓋豈弟君子
抱淳德不事表暴者也三君之詞既畢予乃進
而告之曰善乎諸君之稱厥長也簿君得其體
尉君得其用丞君得其大矣當官之法定志莫
如廉應變莫如能廉矣而自表其廉者非性廉
也能矣而自暴其能者非全能也故又以不事
表暴者為大也廉能具乃稱良吏矣表暴泐乃

稱良士矣吏而不士焉倍也長於為吏而不倍
免予不知之矣侯其免夫久矣予之荒迷也侯
之善若是而予不從三君無所聞也抑其不事
表暴所致耶是宜諸君之歆為之鳴也然豈侯
之志哉侯之志欲使其所治之民悉得其所而
已侯今行矣尉君偕惟二君在治勉嗣侯之廣
能以佐視篆大夫使吾邑民受其賜如侯在治
時也是乃所以善事侯也而奚有於不佞之空

言哉



贈朋麓留邑侯入覲序

孔子曰授之以政不達雖誦詩三百無以為也
豈獨詩然哉六經同之矣孔門尚已至漢世所
稱循吏及名公卿必本其所治某經事某師乃
言其政事卓卓者蓋孔子意也不佞家傳尚書
少推魯末明厥旨年三十求學於四方師事盱
江羅公始有得焉歸而稟正先君曰幾之矣次
年受知莆田陳公成進士主上命讀書中秘
不親民事然每校士輒與焉首丙戌得士十有

八人而今邑侯最優未幾出宰寧都大得其民
諸公過寧都者譽侯至不容口乃得調長洲是
為吳劇邑前後令以星出以星入尚不能治而
侯屬有病歎卧治得乎乃調歸善按令甲郡國
吏病當免而碩調者知侯固才也不佞既守史
局無能効尺寸幸所舉士多受民社寄者得藉
手矣乃侯又在吾父母邑邑自嘉隆間赭衣滿
山戶口耗減賴維揚顧公平定迄今二十年生
齒尚未繁嘗讀吳越春秋言句踐歎生聚其民

其於民男女婚嫁及保嬰食孩各有法二十年
遂以沼吳吾邑惟不洩句踐故若此遂使下縣
外郡無藉之徒窺入邑碁布星列無之而非容
駁容勝主遂無忌憚邑幅負最廣鄉聚遠城郭
者二日始達所持以維持者獨鄉約而容駁不
為約彼自連結成黨有所小不如意輒互援廷
白無嚴焉侯之治邑遠當斯時蓋隱憂之又常
抱微病比罹手足之變益病侯在邑三載日日
歎解印綬而上官不聽然侯自有學術其治未

嘗必治要以無亂而已如龍泉太阿匣而藏之不輕用其光鉞而魑魅魍魎莫之敢干侯多病而治效已然矣非達於政其孰能與於此漢黃霸治郡最著本於受夏侯勝尚書尚書與他經異其道專政事侯不可謂非尚書之效也先是博士弟子多執經事侯侯以政事之暇為諸弟子品藻經又人人自以為得師有竊相語者曰藉令以侯經術勸講入主之前何論桓榮哉乃

魏首簿書棲寫鳳於枳棘也其心服如此侯以

觀行邑博士秦君謨祝君一桂符君一鸚鵡諸弟子劉惟選陳昌言等百餘人徵言于不佞以為祖道供張不佞因藉博士弟子為侯言學者之治經也如視日然其始也如視初出之日融融爾其久也如視方旰之日熙熙爾其終也如日之中于天乃無所不照夫書之為義也精且微矣二典三謨其至也三代之治於是乎取衷焉而未之至也如有能為二典三謨者唐虞之盛可立而躋不佞猶求之而未得其說向之學

於盱江者若存若亡吾夙夜惴惴焉今築室魁
湖之上將忘室家讎囂紛專精神壹思慮以攻
之庶幾乎將食其實也侯且行矣數月而還邑
尚能訪我於魁湖以驗不佞之所至不佞雖病
然已成言敢不夙夜強學以待

邑宰朋麓留侯入 覲序

歲乙未天下藩臬郡縣復當入覲敷奏以言聽
功能車服之命于 天子恭惟 皇上御宇二
十有三載舉典者八 而吾邑留侯更三始者以

寧都調長洲覲不行繼以又調歸善亦不行覲
而行自今歲始人臣之事君猶事父也覲而得
叩丹墀望清光中心良自慶幸豈必爵賞錫予
然後愉快盖天性固然耳矧侯更三覲而僅得
一其慶幸尤當倍恒情者然士民進觀于侯若
有蹙然不自安之色間以語所知曰我治歸善
不若寧都逸寧都之民健壯而曉事歸善則汶
汶也有一善寧都之誦載道而歸善罔聞也有
一不善寧都之謗亦載道而歸善弗知也吾逸

於彼而惠澤更下逮名更彰勞於此而惠澤反
不下逮譽反損吾入而見主上追惟向之所
以見旌者既愧不勝焉又計乎今之所報稱者
不昔如也蓋愧與惴合吾無以自解也或以告
予予曰然人臣見君其情固宜如此君天也君
操賞罰二柄即天之禍福也其誰敢曰我有德
克享天心天必我福無亦皆戰戰兢兢休于難
謀是謂敬天畏天人臣受百里之寄于君有匹
夫匹婦不獲其所皆予辜也歸善為邑號四十

里山川糾結盤礴以福幘計之殆數百里聞見
所未及化誨所未周若何限能一一得其所乎
吾安能滿于懷而茲者述職于君又安得偃然
而已乎宜侯之蹙然不自安也是謂敬君如敬
天畏君如畏天有是敬畏之心存於中即侯之
舉職也亦無有怠而不修弛而不振者矣侯予
所舉士知其為人質誠如陶匏蠶粟大羹玄酒
朱絃越席雖不中世程而可以事天世所尚一
切姍姍纖趨突梯脂韋之態絕無有焉政事稱

是左右無風生之吏下里無犬吠之擾無察察之明而大小之獄必以情無沾沾之惠而行罷之宜必以類夫赫赫聲世所尚也以侯之才宜無不能為而寧若是此其中必有不屑與時倍競榮名者人不得知而天必知之侯能事天矣而有不足以事君乎而猶蹙然不安於其行也吾故謂侯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也且人之咎生於自是而善成於不自足自以為不能其民必能其民矣自以為愧其君必不愧其君矣

巧於取名者多自謂能且無愧而乃無其實侯務實而丁茲覈實時侯奚病焉瀕行鄉士夫為祖道郭門外歆予一言以舉觴于侯予與侯既有一日之雅義不當諛且不佞亦非能為諛者也但引人臣事君之義與吾人所以自治者告之

賀大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老公祖陳老

先生大人壽誕序

壽之道大矣詩若書稱之而不期於誕秦漢而

下每當聚會輒舉觴相屬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亦不必認也認而壽自唐有之匪獨臣子藉是以致忠孝於君親卑幼藉是以致敬愛於長上亦君親長上所願以敷錫於臣子卑幼者也是故在下者舉之而不為諂在上者受之而不為驕禮有起於叔世而可以不廢者莫踰于此御史大夫維揚陳公撫西粵之二載受命總督兩廣于時為東粵大將軍者童君元鎮則西粵人也遣使來告史氏曰公蓋以六月之

某吉誕小子鎮將趨鎭公庭稱觴為壽惟公先太翁轄我西粵時嘗優給小子鎮受恩一公撫吾粵自小子鎮之家以暨姻友無不蒙安襲慶者受恩二公今總督兩粵小子鎮實執弓藥鞭弭受節制于門下受恩三矣夫鎮也何敢以私恩為大君子報抑鎮也國之爪牙也惟公實為腹心譬之飲食實諸腹而後外體充焉譬之好惡動諸心而後百體從焉是以為人者莫不以其腹心之康寧壽考為願茲小子鎮也幸侷

瓜牙矣寧能無所稱願于腹心者矧又激于再世知己之恩故不容已然公之節類公儀休於物無所愛惟羅浮之桂酒芬馨清冽而先生亦羅浮人出言有章二者庶足以當公惟先生母斬于言小子鎮將登言于錦實酒于觴致三祝焉庶公之不我拒乎史氏固史也而野不能諛人先是公以滿最膺 寵錫藩臬諸大夫斬言史氏第依古詩之誼以報不謂果聞于公而以書來言夙聞梁化竟內有羅浮山其山從海濤

米合乃霄壤間微獨物有合士亦有合即公此言予雖不自知足以仰合於公者謂何然决知公好古故不我睽也夫羅浮之來古矣吾鄉白沙先生嘗歆卜居稱澗邊黃髮不減巢由云其山無金碧瑰麗之觀故其人無諧媚華潤之習中州薦紳率私語羅浮虛得名耳莫之艷也予家山之麓盖囿焉而不覺今公首稱茲山以及於予非好古之槩歟然公之車轍且未及至羅浮而予病懶相成亦未能造謁于公未知公異

時不謂羅浮虛得名異於中州薦紳者何如也而遂徇童將軍之請再以其不文之辭先桂酒之觴以溷公其可乎哉雖然此億說也古之君子蓋不必色相覲也言相聞也而風傳神接矣又奚疑予與公焉童將軍稱爪牙腹心其義甚大赫赫南海以大將軍之力為督府壽豈伊不能致合浦之珠璣豈伊不能來西洋之杼軸豈伊不能採越裳之翡翠豈伊不能聚島夷之筐篚而桂於羅浮者酒焉人於羅浮者言焉童

軍又非知公之有契於羅浮而故揆之也無乃其明於大義故其喜好自與衆殊而與君子默合歟是足以稱壽于公矣書不云乎天壽平格言殷臣世薦忠貞昭格于天壽身且壽國也詩不云乎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周家得賢立太平之基人樂之而願其壽也二者公皆有焉童將軍所謂稱願于腹心者宜取此若乃先太翁嘗兒子撫將軍公今巍然節制之無亦曰先公培養為今日之用頃者東夷不靖海波告揚雖

欵巨徼福于先公實寵綏之以效瓜牙國家若是者又非公之情乎予所謂壽也者卑幼藉是以致愛敬於長上亦長上所願以敷錫於卑幼者此之謂也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惠潮稱太平無事十餘年於此矣而猶有號為良民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自正德間王文成公平泐頭諸巢為其阻險而酋長李鑑輩無之者效順故且撫焉以有待云地介惠虔之

間饒竹木魚橋本首陀遺其租賦則官府之行亦往來時供其匱乏至於賈客挾貲出於其途時或陰令人間道剽取即有聞者陽應以他盜而前是奉天子命臨鎮邊境者上下一以虛文相蒙莫敢控訴縣官懼激變獲罪隱忍莫敢發故李酋得逋天誅父子孫相繼其後復有江童竊李之半相與盤據百年名為無動而實吾惠潮不測之憂去歲客有貿絹者殺而奪之一人逸訴軍門下縣捕殺絹客者縣捕急江酋怒殺

其左右二人守道吳公初下車聞其事曰此不可縱也令縣具以實報軍門府下檄暴江酋罪狀諭其黨縛酋出者受上賞不者且加誅令至其黨喜愕江酋知不免就縛道中服斷腸草而死李酋與其衆反縣悉起鄉兵捕之諸巢內應賊逸出定南界公策其必走急發戍城兵乃自移鎮龍川以便調度於是官兵急追及賊戰於下拔飛礮擊其前行殺賊數十人賊敗乘之急擊殺二百餘人餘無志降其諸巢肺附岑酋

咸自謂
鄉與良

其險處之各
膏腴之壤令民得占為

業蓋山谷之淪為窟穴幽昧百餘年而一旦日月照臨矣茲舉也賊効倒戈之義鄉有即戎之勇不費斗糧不傷一兵以三旬之功夷百年之寇匪公高明凝定文武為憲惡能動中機宜若此哉始賊棄巢出而公之初欲移鎮也外議懼功未必成且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然縣始捕賊何急之反耶予聞其言不覺憤切曰此復欲以往年激變之說繫縣官手足也如此則分符

紹續而來必低首下賊不敢出一氣乃可耶吾
意公必不然嗟夫公果不然蓋公之所以成功
者非獨方略奇亦大體得也予生長於亂能言
往事惠之山寇初起其微蓋不過百數人而惠
之各鄉堡丁壯甚殷完也以殷完之丁壯而驅
初微之寇如群獵之於豕鹿不待年而盡矣彼
肉食者畏寇猖獗則朴殺丁壯以悅之甘言遜
詞詭撫之惟恐其不肯為岑崗也招撫矣則吾
民棄之以待其後也

殺吾良民朴殺之如此幾二十年賊之所殺與
官所自朴殺大抵相當然後丁壯盡矣十年之
前惠自一城之外悉為盜區此何等時哉今不
同矣如殺一緡客則客得以訴於軍門縣捕賊
賊反而縣官得率鄉兵以與賊從事至其所以
收賊成功者鄉兵之力十居其七八矣向使十
年之前其上下相通之情若此奚至盜賊橫行
者二十年又使今日之計如十年前之計則江
李二酋潰冒衝突不可收拾或要我以無厭之

求挾我以難塞之請皆未可知也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成也曹以為易敗也曹以為難非知計者也愚以為公之所以成功者其機在於使縣官得伸其氣以予所聞字縣之內以招撫為名而實負困梗化若岑崗者蓋多有焉其縣官不低首下氣惴惴然恐以激變取罪者蓋無幾矣公指日建旄持節經營四方入為大司馬統六師一以此道施之可使天下如人一身血氣周流而無壅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

行天下至於海表固有不服此保泰之極思而謀國之完計也嗟夫非公其誰與耶

虛我廖公以郡大理召補司徒署序

聖天子盛德日新君師之道日隆有意於丕變士習然推行有漸不弛不棘蓋嘉隆之末其習偷故始焉振之以明作已而習刻故繼焉和之以廣大已而習蕩而莫知所適以至於茲故宜歛之以浮實是以 皇上兢兢日警于有位臯陶之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此之謂矣

夫人主之心一動即兩間訢合萬靈効職孰謂
不生浮實之士以應其求而為之士者孰是不
茂淳實之德以從其欲者哉若我司理廖公蓋
其人也萬曆壬辰 聖天子策士於廷取西蜀
之士二十人而公預其選公固以治春秋高等
受知 聖天子已而得惠之司理一以春秋之
法聽斷民訟引大體不苛細雖與律比而恒以
倫理教化為重素性狷介在郡六年冰蘖自持
不少微世者謂廉者不免於劓予驗之良然獨

公未嘗刻何也則以公未嘗為廉也士方窮居
草茅坐誦書史恒患不得一當人主之用藉使
得當雖貧亦甘之誰無是心及徼倖際會輒更
其素志若夫有道而不變塞則士之常也而孔
子稱其強愚謂士固當強耳豈當弱耶彼為廉
而卒於刻者類皆弱植之夫聖門之愆人也夫
公亦不愆其素而已矣夫不愆其素何為而不
得孔子思有恒而重惜夫無而為有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者又云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無恒

者不能為其小則有恒者能為其大可知矣
聖天子所霄旻思淳實之士有以也若公者豈
非天薦以應 聖天子之求而公亦茂修以從
皇上之歆者耶雲龍風虎誠不偶然吾想一時
並奮者多公其人而不患於同寅協恭之寡助
也已公行且有日於是邑令某等當供張從公
出祖北郭謂公雅好史氏史氏與諸生談經天
泉公常臨聽之隨捐俸若干以給諸弟子茲行
也安可無史氏一言史氏既重公之為人不敢

以不文辭也是為序

賀大中丞兩廣制府如翁陳老先生榮膺

錫祉詩序

公受 命督我兩粵也寔自西撫蓋西人蒙澤
一載矣公始以奉常授節鉞奉常秩得與大中
丞通績於是以滿報政 天子嘉之贈公先世
至祖廕一子國子生自 新命督粵至是僅踰
月而 寵錫駢蕃天休申集前此所未有也公
之撫西粵也嘗以三事定要約謹斥堠禁女戮

為疆吏戒一墨不事事為有司戒二爭以胥戕
蔑法吾且兵之為諸土司戒三是以百職廩廩
奉要約無敢廢事亦無敢生事駿惠迅馳濺澤
旁流我東土聞之無不舉手加額計日以待公
者比聞公來則人人喜慰而又聞 天子寵公
恩數若是之厚且速也則人人懽呼忭舞曰往
督府蓋有以平其盜收其地而蒙恩至廕子者
而贈典茂與焉贈且廕惟滿有之然督府率不
越二載輒內召絕無滿三載者即有之亦須三

載絕無得之于受命之初者也贈廕兼得于受
命之初惟公為然於是藩臬諸大夫以及閫帥
聽采輿論而相謂曰誠若人之言夫慶集于上
固吾民所共致其慶也而情隱于下亦吾人所
當宣其情也故玉帛所以將敬著作所以宣和
公始承 新命遽膺異數蓋遭遇之隆夔絕千
古謂宜光而揚之詩而歌之俾與金石相磨雅
頌並流庶懽溢人人聲稱世世豈不懿歟蓋謀
諸舊史氏僉曰然乃緘簡而東以授不佞不佞

受而深惟人臣之義必藉主寵靈然後能效功
於社稷垂名於竹帛然君道象日臣道象月月
近日則不得見其光遠日而光盛焉始能臨下
土而萬物仰照矣公以近臣出鎮南粵去京師
萬里而以滿最承寵渥光之盛也群下之懽忻
快覩也不亦宜哉顧此猶未足以為公頌何者
公世臣也於朝家恩命世沐之矣豈與夫華
門圭竇之士崛起一時而得失若驚者倫哉公
尊大人常伯梧岡先生嘗參藩西粵後又為其

左轄多惠政西人之思梧岡先生猶甘棠之思
召公也故公來西撫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以皆懋茂之遺也而公之游被恩數也則
惟大雅江漢之詩所以稱召虎者足以擬之蓋
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茲公所承新命非南海乎曰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則公家承尊大人
是也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則公以滿最承寵
渥是也乃公之政多拊摩煦育之仁無草薶禽

彌之慘款以布 聖天子好生之德養 國家
元氣于億萬斯年又詩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者也不佞嘗誦是詩而有感於周家有道之
長使世臣功名形之聲詩洋洋乎盛哉今以觀
於公足以匹休而且過之彼祖孫相望而公則
父子相踵也則我 國家氣運之隆軼成周矣
夫嗚 國家綦隆之運侈世德作求之休達諸
君子之所歌言宣萬民之所同樂于以仰繼雅
音爾待來於不佞誠非其人也既辱命矣敢不

趙執乃拜手而獻詩

鄧麟石父母考滿序

麟石鄧侯以青浦令治行高等徵入拜省署為
忌者所中調令吾邑三載不得迂於是以前報
而兩臺使者謂侯能治歸善請無行以安民心
邑士民方戚於侯之行而忽喜乎侯之留也有
不知其蹈舞者兩庠博士某等進其弟子某
數百人而語之曰詩稱豈第漢號循良豈以強
教之弟以悅安之民性本良順民之性之謂循

以今觀之房實有焉且侯於民無所不愛也而
愛士尤厚士者民之秀若望也秀則其父兄嘉
之望則其弟子從之一愛士而父兄子弟皆屬
心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善用愛
也多士日在造就中知之宜深矧太史讀禮居
廬維侯率多士強起之談說經義門人有廢蓼
莪者凡今之令重教化急先務莫有如侯者亦
千載之一時也安可無言以紀其盛乎茅子咸
唯唯謀請言於史氏造廬道庠師之言史氏聽

而改容曰多師何深知侯而述之疊疊若此噫
殆有以也殆侯之德無所不可知者故也蓋凡
深中隱厚之夫有所不可測而惟易直子諒之
士無所不可知予嘗觀侯之為人襟期寥廓節
目闊疎城府既夷藩籬亦撤不沾沾以自喜不
斤斤以自矜是以其與人也必以誠其使人也
不求備察其所安非有意而為之其中視世之
塵垢誠有所不屑者在也侯固名家子其尊人
顯武科能詩名海內侯兄弟箕裘益拓類以意

氣凌厲千古非歆直與今世較失得者蒙莊氏
所謂九萬之鵬與榆枋之鳩不同量者是已夫
外重者內矜內矜者外縛外輕者內安內安者
外解此侯之所以無所不可知也侯之善政予
雖不能盡言之而侯之心予知之推此心也施
之天下可也何有于一邑哉予拘儒也辱侯之
交然常竊取侯以自廣而諸君陶鑄於侯之大
爐冶已久將必視全人其脰肩肩顧謂予言能
就侯之盛而不知不之有愧於中也諸弟子以

後具師師謂知侯心若史氏固請次第其論

邑侯麟石鄧先生榮滿序

士有取仁於色違心而行者矣可以要聞譽於
一時然譬之果木之辛朝榮夕萎故孔子不取
焉而嘗寄慨於後凋之松柏蒙莊氏立論悠謬
荒唐極論庶物大小修短之際等大椿於朝菌
齊櫟樹於散人然乃以松栢與舜並稱謂其冬
夏青青得天獨正故學者常曰莊子發明孔子
者也夫松栢何以獨正天之道誠而已矣凡物

實則誠文則偽松柏之為物也文不足而質有
餘有餘於質則誠誠則得天之道而獨正也夫
舜吾不知其何如年五十慕其親猶如孺子其
為文不足而質有餘斷可識也吾夫子祖述其
道以教萬世後凋之嘆蓋以自况也則所謂誠
者天道君子誠之為貴匪虛已予自師盱江以
來講此頗有年矣求其人以實之未有得也孰
意於吾邑侯鄧先生見之侯下車在乙未之冬
予即乘未竣事輒而趨召命侯固請曰不佞先

將軍與俞大將軍友也茲讀惠乘俞大將軍蒙
詒願執事者更其詞侯無多言而誠達於面目
予心識之又三載予祿養不遂而歸歸而逾春
為侯誕辰予不得從賀客後則繪喬松之圖以
表敬焉侯乃長箋以荅曰此予先人志也先人
生平學詩而好哦於松柏之下因以寒松自號
承執事者之忠張之署若侍先子之側予捧箋
淫淫淚下不自知其無從既而思侯之為人何
質誠若是又因思侯之先將軍好後凋之質至

以寒松自命則家傳此學有不可誣者徐而察
侯之政則賑荒有策課士有條勸農通商有政
廢墜有興似無所為而實則事事為之予是以
每對吾鄉父老子弟擊節道侯之治吾邑一稟
於誠而父老子弟疊疊道侯之善以對至不容
口然使侯與一時獵名之士並轡而爭先則不
待較量而知其不及也侯初為青浦已徵入旋
困而來歸善歸善三載不調又困然則侯善邑
善邑者誠也而不善官者亦誠也世

之取舍侯者宜何擇哉二尹朱君三尹陳君皆
以儒學家傳萃於吾邑有侯焉以為之長而無
擊肘之虞有二君焉以為之佐而無拔楊之慮
可謂千載一時已二君祈予言以頌侯之德予
是以本之於誠以告著侯之德可以施之天下
而二君嚮慕侯者可以繼侯而有所施也

贈大司空愛所褚老先生得 請還里序
古者學純而理明故不以窮約墮志不以榮達
失守爵祿不能入其心事功不能易其好一舒

一卷而天地之元氣惟其斡旋也周初其隆矣
至於宣王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為
生賢佐而蒸民之誦作焉天子剛詩列之大雅
夫士君子一身閔天下之命脉今百工技藝操
盈尺之矩即能出萬器以利民用而吾人不能
以一身為天下矩豈所謂工哉我 國家道術
隆於成周而人才可知也 高皇天挺聖神又
日濟其學其道其大 天惟純佑命士之秉德
明恤者不可勝紀至我 皇上以冲虛祇肅承

之厥命孔固何論周宣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
以予所睹記欵求仲山甫其人於今日則大司
空褚公非其一耶公登朝三十餘年自縮銅罍
至總漕臺中間或內或外或顯或處無不起山
斗之仰流金石之聲而公皆未嘗有意於此以
為吾隨其時即為其事處其地即素其履而已
總漕之三年載政績已成 主眷正篤而公以微
疾求歸 天子不許而至於屢疏僅乃得之然
猶惓惓望公之即出公年未懸車道則隨時出

不出在公而士林嘖嘖謂公完名全節於此舉也公今日誠然豈公心哉愚謂公之所學有超於名節外者即名節無不在而亦未嘗區區求其完且全吾觀公宦轍所至質直不阿為吾心之所欵為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意詩所謂不茹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公實有之此豈區區求完且全者所能哉然則公之請實迫於疾願迫於疾而能必請此公之以身為矩也予嘗誦蒸民之詩與公類者蓋有五焉其為柱下

史則諫諍劾不諱不避是袞闕之補也一矣其督學南國則正學是崇士習以端是德輶之舉也二矣其撫治中州則批政悉釐流民復業是爰發之賦也三矣而視身如無瑕之玉不必和光同塵而人自不得置議焉是明哲之保也四矣并前所云不茹不吐而五予粵人也去趙萬里予筮仕則公已巍然大卿矣未嘗接杯酒慙慙之懣然能言公之槩者采諸天下士論非一日也茲者漕刑張君漕使白君書來屬文以張

公之行祖予素不文而重彰屬者之謬故不敢
不勉然但直述平日之所聞而終以山甫式過
其歸者為獻見我 后憊憊眷注不讓周宣而
予才不能為清風之誦亦於此見之也

經學衍義序

此休寧畢氏伯羽甫所著也伯羽在嘉靖間猶
及王文成公與之荅問若鄒文莊公則其所遊
衍往復者當文成公大開法席天下英才收攬
殆盡惟伯羽未及門今觀伯羽之論自成一派
不倚傍良知口吻其云人稟天地之中和是謂
虛靈之性而為天地萬物之心

雖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貫乎制乎天地
萬物又曰由其一體之化生故凡一物不得其
所適一身之痛癢抑搔之不容緩此古人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天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味斯
言也殆見獨體者也至論無欲極之於一元妙
用生生化化不勞而成不言而信無為而治不
有功不近名不求利不大其聲色尤深乎其言

之也其大本卓然似淮南王氏而見於其言渾
深淨潔無圭角沾滯有過之者人謂淮南之學
足以自立一宗而師文成為能下善成大故其
後嗣徧海內如伯羽倘及門當與淮南分曹角
立無疑也海內人士無知伯羽者孔子曰雖有
賁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勢不便也故君子入
則敦行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名伯羽之謂乎然
伯羽亦有以自負者豈不能羸糧千里哉此其
故雖不可知然伯羽之言其在後世必有能知

之者文莊公雖與往後而未敢爽然許可語亦
以未印正哲人而不敢輕信伯羽與昔程本與
孔子同時不及門孔子遇之途贈以束帛而子
路不悅衛道者自不容不慎法應爾耳今則異
是立言如伯羽而泯泯沒世無知者此殆虞周
擊壤兔置之儔予太史也陳詩觀風安敢後伯
羽南垣祝子無功甫以此冊示我乃伯羽嗣子
武臣所藏而猶子武鑄携至留都者予反復把
玩不忍釋手卒業而叙之無使其無傳焉

白沙先生全集序

我國家悖庸之化涵育百有餘年始有真儒
出於南服是為白沙陳先生其學以自然為宗
乃其靜中妙悟不由師傳云其言曰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牛自
為牛馬自為馬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嗚呼
盡之矣至於進退辭受之際截然不苟綱常倫
理之間藹然太和形與性合人與天侔無事拘
檢之迹而名教以端不假事功之彰而風聲以

達非德幾於至誠其孰能與於此生平不事著
述曰孔子之道至矣慎毋盡蛇添足此集所載
詩半之酬應之書又半之記序等作殆不數篇
乃先生不得已而應之者聲出於無心乃為希
聲言出於無意乃為至言故其詩若文不落蹊
逕全讀之其味淡而不厭細而舉之其義無所
不該嗟夫先生之學其至矣乎此集當與天壤
共敝者也其自四十以前未足以窺先生藩籬
不知是集所繫之重如此四十以後從近溪羅

先生學轉讀茲集乃稍窺一斑而字多糢蝕幸
予友長蘆都運李君燾志新茲刻多方購求善
本屬滄州學正高君為表參互考訂僅復其舊
而尚未盡李君轉廣石大參高君入國學為博
士大參君謂博士曰君宜收此板入國學司業
君在可相與再校完之板至凡四百二十五片
由是發正二千餘字然尚有未盡者蓋是集之
不行久矣甲申乙酉之間議先生從祀縉紳士
大夫多不識先生之學謂何題之中丞趙麟陽

先生携先生遺書在署速梓而出之觀者始心
服而議遂定嗟夫道之興廢存亡豈不以人哉
予於是重感予友李君能為斯道舉廢而修墜
也世間文字為木之菑者何限學者未知先生
之學為何如則是集亦可以有無而李君之功
奚有區區之意蓋歆我辟雍多士明孔孟之學
脉識自己之真心則人人皆與先生為徒如是
而以集為先生之存亡抑又末矣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予不佞叨貳南容臺蓋一載餘而上命儀曹
大夫出為郡守者二實異數也邇年以來皇
上重用人有如不得已之意百司庶尹至於郡
守嘗虛席歲餘不得補鍾岳徐君自武曹即轉
儀部百有餘日而有出守河南之命豈不尤異
與哉君宣城名士也溫雅其度敏練其才鎮密
其心思而不擇劇易其事行予方賴君以佐予
所不及而中州師帥之選簡在帝心予安能
不悵悵於其別也諸僚寮玉階馬君應川涂君

楚磐劉君輩其繾綣之情亦有同予者故相率
徵予言以贈予惟河南天下之中成周之故都
也周公君陳畢公前後治之其遺風餘俗當有
存者君今守其地觀其山川見其人民穆然有
遐思焉曷思乎思周家立國之仁厚歷年之悠
長吾何以媿美之以為我國家深根固本計
斯可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履聖
賢之跡而無思齊之志者未之有也吾知君所
以治河南者即以河南治之無俟于他取矣時

事抑有難者頻歲荒饑師旅交興民被瘡痍為甚而年來又有採取之後 皇上至仁也國有大興作不忍取財於民故於山乎取之可不謂仁乎奉行者不能無過耳以瘡痍之民而當驛駭之擾即河南乃不能無事之郡也天之於其所賢必且遺天而投艱苟不難者而又奚待乎君君其勉矣慈母之襁無餒子仁牧之境無窮民記曰有庶民之六德有事君之小心君其勉之矣為政而不決古人終苟通也施事而不切時宜非遠猷也予之所以為君贈者如斯而已矣君其何以處我

方文坡先生七十壽序

昔者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守無以異於鄉黨自好之夫故孔子進之以君子之儒其後教授西河使人疑之於夫子而其立言且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可以出入彼其於君子之津涯殆必有見而大破其篤信謹守之藩離矣然孔子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豈可出入謂哉而子夏之言

如此謂之舍猶而就狂可也謂之裁狂而入於
中行不可也是故究于夏之流弊而至於莊周
無惑也然使子夏不大變其平日而硜硜為小
人之儒又安知其流弊不為鄉愿也是故孔子
之取人先中行其次狂最下猶極矣夫賢如子
夏又親受教於聖人僅僅變其猶而之狂也矧
後世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游神棲心於六經
糟粕間恍然其有得是皆有過人之才古所謂
彙傑士也而彼能不涉於狂哉世又不以其狂

之難而取之而後拾其短以攻之惡知狂者必
簡其短也乃簡也雖然簡且短又安能免夫人
之攻此亦自信其不為鄉愿足矣敢自信為中
行之君子乎乃狂者不惟自信為中行之君子
而且將齊已於古之大聖人之列夫然後為真
狂故不得聖人以裁之有不知其所終者由此
觀之學之道豈不難哉予友青陽方文坡先生
少負壁立之資不肯詭隨于世學於浙東王錢
二先生而卓然有以自立迨其晚年聞吾師近

溪羅子之遺言而翻然一變脫智故而直信現
前去支離而獨存真實前年踰嶺相訪而參藩
四明周鼎石公講學天閔留之領袖諸生人獲
其益此兩載予南中則時時來會大相助也先
生無求於人而貞不絕倍終日陶陶自有真樂
而又尺尺寸寸不改其初雖世所嗜好不入其
心而絕無狂者忽略世故之態可謂知變化之
道者矣年七十出入不用輿徒行步若飛類仙
風道骨不食烟火者乃其服食起居未嘗異於

人此果天耶人耶池郡學者賴先生倡導而信
聖賢之學者多矣求予言為先生壽予遂述之
如此諸君張之先生之堂歌南山之詩酌酒以
進盡懽而罷如此至于百年不亦樂乎勿謂嶺
南先生不文也

贈對育陳老先生七十有一壽序

不佞以蹇淺叨知遇果出於文章乎哉亦豈必
不出於文章乎哉然而文章亦難言矣德性不
精學問不廣則不文猷為不茂閱歷不深則不

文信乎上達必始於成章學業與年而俱長者
也余歲十三偕諸友受業公門幾兩載諸所指
示俱得于先太史發明先太史嘗詔余曰吾道
之行有陳生在也柰公阨于遇而余得時則駕
公爾是愈養清高余身羈翰吏欲復西席而無
繇昨諸門謁謝乃得公近課門人錄與詩賦歌
行沈覽三不釋手蓋言又抽河洛之秘闡洙泗
之傳不離風雅不落騷騷是又一陳夫子出者
則公之德性學問當與羅公鴈行矣既而詢公

別後修為公隨示以例補義民當皇路多艱
間有所助曹蒙諸司獎擢歷用一十餘年是公
小試其奇而效勞顧寵倍百官倘得大行則先
太史之言不虛矣豈曰襍線之材僅可縫裳已
哉而公之猷為閱歷足占矣及與公談至入夜
取公言論如壯飲食行止無不如壯時叩公年
公示以年幾十一茲因訪得文因文得壽於是
惜公之未遇慶公之有年遂悚然曰人間古稀
不勝幾滾况分居師弟九宜不倫第恐朝復于

早不獲稱觴一壽敬不以時限乎今辰值中
星明景籟人聯久曠意暢情怡恍若神授筆天
授句姑為公有華封之祝云若夫文章則慚公
高矣矣矧德業哉或云公家學則乃祖乃兄之
淵源遠矣迄今令嗣猶彬又畫指日足旌揚
公德於不衰者其垂禧不已長乎此又其昭又
人耳目者余何能罄其萬一耶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一

邑舉人門生黃塔 龔克修 男見駿

黃玠 黎遵指 見暉

署邑學博舉人梁昌 仝較正 見暉 仝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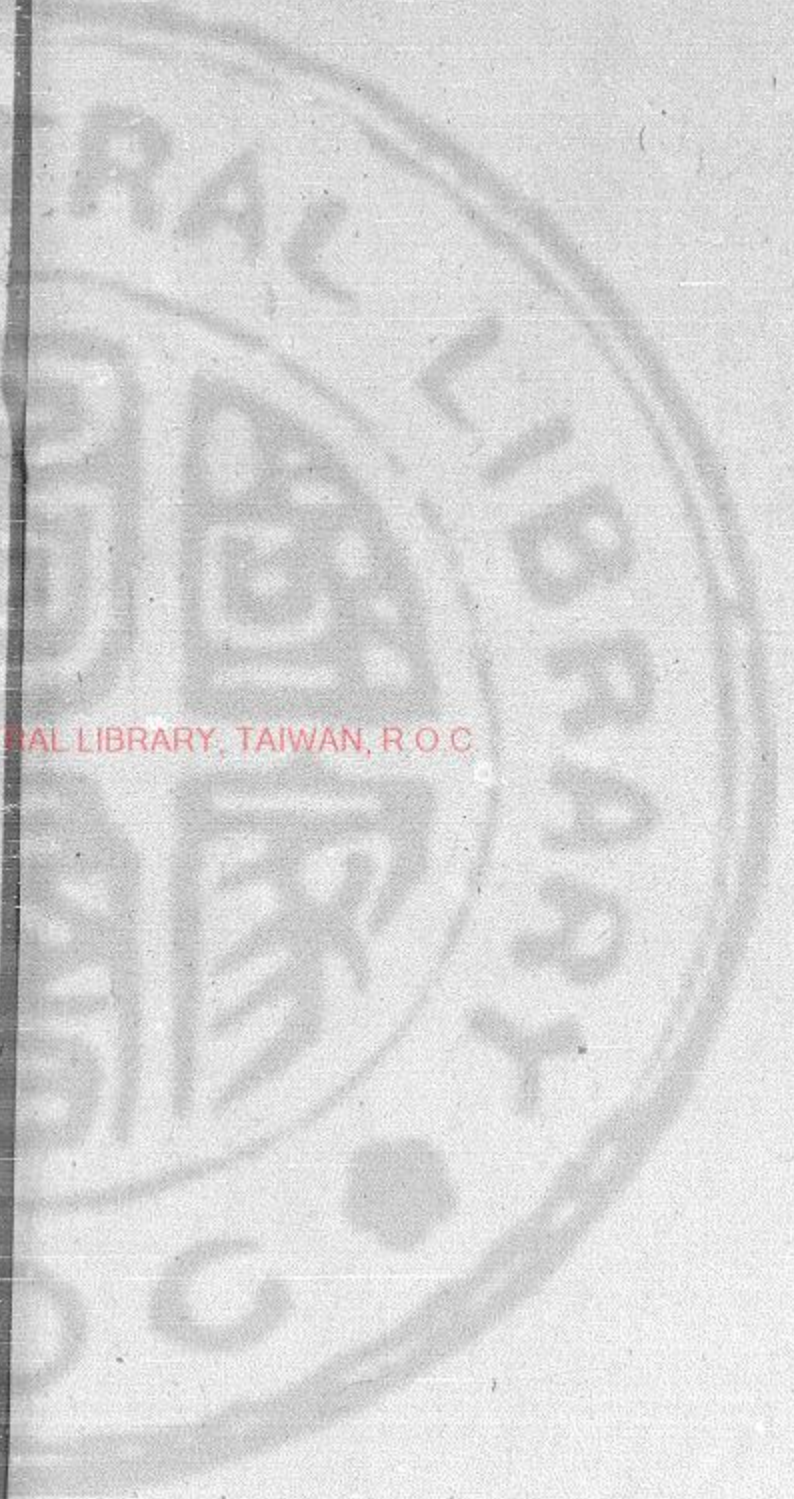
孫開春 怪見昕

奏疏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楊起元謹 奏

為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三

邑舉人門生黃

璿 龔克修

男見

黃 玠 黎遵指

見 睟 全 棟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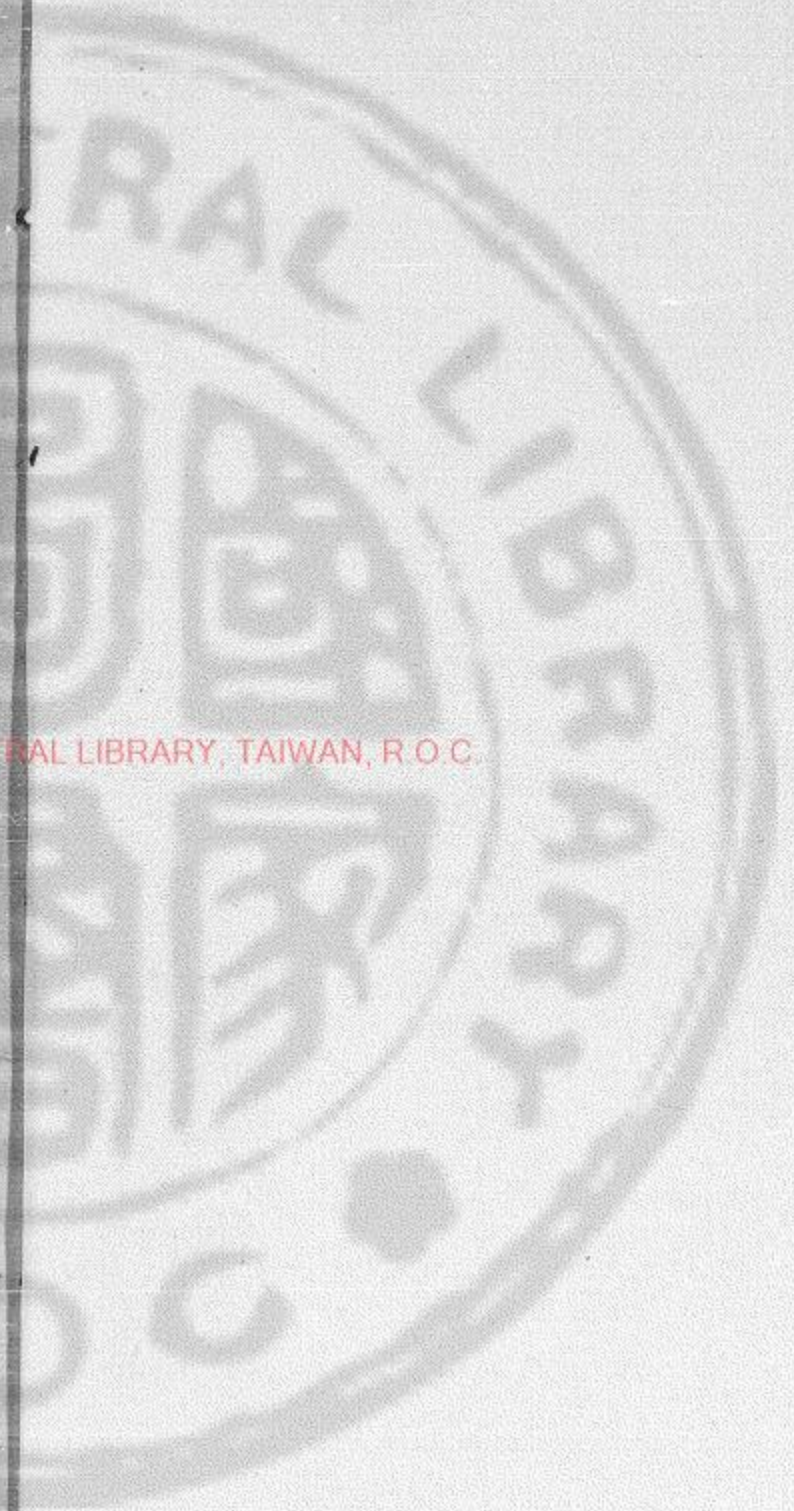
見 睟 全 棟

侄見昕
孫開春

序

仁孝訓序

某聞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為子
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為人以其



所以為子者為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
仁矣以其所以為人者為子是謂事親如事天
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
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
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
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為大人是
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雖不失
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孝
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

古者經籍竹以為簡丹漆以為書蝌蚪鳥跡以
為文成之則艱難舉之則鄭重是以孔聖剛煩
舉要以為世典今之六經是也後世易之以楮
墨變之以真行則注疏傳註乘之以出古者自
七歲學六書爾雅說文而誦數以貫其好學者
畏艱千里以從師而口授大義自注疏傳註出
益之以便蒙講說去聖人之旨愈遠而市肆所
鬻競為簡便字畫承訛踵謬莫之辨也父師教
其子弟以是為細故而習為寐語曰文以欺主

司取科第一第之後芻狗之視噫敝也久矣豐城
朱山李庭止氏少負竒氣夙契道真有六經註
我之趣無耳目支離之病會清江民部靖海宋
廷訓氏應同聲氣義比金蘭語次及經籍一壞
於後儒之講說再壞於字畫之謬訛學者不見
全經人心幾於晦蝕歎正人心先正經藉故夫
傳說以存經考六書以正畫二者不可忽也倡
和之餘遂為定議一則厚指其助一則身任其
勞聞金陵有知真李登氏者儒門尊宿理學宗

盟道蕪蕪收古今并蓄詣聖人之堂與盡義畫
之精微方校乾文隱于古剝乃就而托焉而慨
然罔辭也乃盡釐正之功至殫夙夜之力書宗
六義字正四聲大學附以石經周易叶其古韻
至於正句讀考魯魚諸經一也時予叨貳容臺
與觀其成浩嘆深羨得未曾有其文復古其字
端莊其簡裛重大使學者對之而生敬即之而
生愛讀其原文象其字義而恍若有得也則聖
經之明於是刻不有助哉 國家懸爵祿以待

明經之士二百年餘矣乃士所明者世儒之經而非孔聖之經而莫之覺也近歲取士稍通融於悉度之外士始得以其天予之聰明而尋孔門之墜緒譬之披沙揀金雖未見金早已識沙之非金沙若盡時金體必露此近歲士習之可喜者也若是刻者將沙顆粒推開將金盡盤托出故南中同志一時稱快推之海內當無弗然其必有捧誦是經而頓登道岸者矣道岸既登以觀於百家衆說何所不可如身在堂上以辨

堂下人曲直無一溷也又如神農嘗百草諸毒不能害且悉成丹藥萬世生民賴之也蓋始之著明終之變化化則沙即是金百家衆說即是孔子之說然而必自真自得於斯道始二三君子歆予為之序自揣淺陋不足以發聖經之蘊而揆諸素志尚足以抒悲慰之情善夫鄒尔瞻氏之言曰有形象者物也物則有成有壞惟性不壞貫六經流行萬古其惟性乎吾黨歆六經常明惟自明其性嗚呼此予所以不能有加於

爾瞻氏者也因掇拾以成文用申言於末簡

送甘三峰山人歸豐城序

聖人之道至易至簡不特夫婦可與知能即赤子無不全具然不講於學以明之雖有美質無由而入其精神散漫流浪影嚮即欲有所成立或安頓於器局或迁就於伎倆於天之所與者不無負矣予嘗追憶壯歲以前身心蕩然如不繫之舟猶時時髦竦而汗浹也今雖未敢自謂知學然幸師提挈稍望水端似有停泊之日每

以已度人凡辱與不肖游者即多以講學勸之蓋以蕩然之患人未必不如我而停泊之幸我安可不公諸人戊戌秋遭大故過吉水而年友南臯鄒公以其所知甘山人見予予知不凡也因請偕行山人傳青烏業乃其談論獨不於彼而於此山人好氣槩善談吐少所屈下予以上客禮之蓋月餘以學相取執弟子禮於予予性拙不能博物洽聞第專專守信一學耳又當衰毀荒迷之餘安能有所傾倒以裨山人乃山人

亦不求多於予故予得以畱山人相處且半歲而兩相得也山人歸把袂言曰吾聞先生說中庸於是乎知天吾將舍吾地理之說而體認天理矣言雖雜諧然吾知其中津津乎有得也夫其患其無所得一有所得則其精神自斂可無序於散漫流浪亦必不肯以器局自安伎倆自而山人之生質蓋其美者或自是其可以無矣蓋山人之所得於予及予之所知山人者如此若進之而至於聖人之道則當於吾友南臯乎問之非予力所及也

李封君七十壽序

同鄉之士僉靳不佞文以為李封君壽豈謂壽冠諸福而七十古所稀耶此則李氏家慶耳惡足以及一鄉顧封君實有德於鄉焉不佞蓋不次以文諛人也久矣而不能靳於封君竊見封君非虛壽也封君有子曰燾今為都運君都運君前守衡州守衡州之前為駕部郎又前為金華郡貳又前為泉州司理蓋履職二十年其取

林氏家譜卷之三
便省封君不過數四每省不及旬日封君輒促
之行都運君輒牙牙上道矣自都運君以戊辰
成進士也封君年五十三今七十又一矣其以
初度之辰子婦洗腆稱觴蓋未一遇也而封君
者翩翩有海鶴姿暨配夫人咸疆健善飯此二
十年之中未嘗以纖芥小恙聞都運君都運君
遣僮還家誠審伺有微不安乎果無有也而封
君則每杖藜過東西家問聽閭閻所疾苦即夜
不寐篝燈作書報都運君汝勿徒謂守職忘桑

梓念也某利某害吾自任之而達其意於當路
大人邑父母則惟汝都運君則聽而達之得當
封君輒喜而以身任其勞怨不恤如頃歲徙復
邑城以備水患是也其他類此又時時詣里塾
察里中子弟才可教者誘進之或令與已子弟
同學則稱都運君少時精苦狀感勵之又時時
察族隣之匱急婚葬之不舉輒賙之封君素饒
然好行德不為恠而配夫人視婦族婦若已女
視媵若已姊視所產若已生其慈愛異甚是以

鄉黨宗戚皆稱封君夫人兩佛言菩薩再世觀音復現也而都運君用是一心營職其所至輒為百姓除疾苦任勞怨都運君資性剛敏明慎端平雅潔不銜長護短不亢不隨廉而不劌不蘄通顯不立高名儼然幾於成德君子焉率是守典二十年其所濟物利生豈不博哉而封君夫人疆健善飯方且無異曩昔都運君位浸浸高矣益復究其所施則所濟利又可勝道哉由此言之封君信非虛壽也何則封君壽則鄉人之和病賴之封君壽則都運君所至之處賴之豈虛乎哉夫惟不虛壽者故足壽也若曰七十七古稀此自其子婦洗腆上堂怡然稱觴足矣侈則其族隣姻好素所游衍者而已矣奚足以及一鄉而又焉用文之

壽徐母八十有一序

予家望白鶴峰半里而近里有徐姓者其相傳自宋而居於是蓋以詩禮儒術世其家焉其與予同年而生者二人則接坡君暨連城君自髫

亂同學相得者及予忝登第至于今二十年矣
而二君尚困黌序可不謂命哉予兄弟今與二
君實締姻好而接坡君尊慈壽八十有一蓋四
十然後有接坡君而徐公見背時接坡君甚少
有前母之兄母撫之一以慈持徐氏門戶靜而
力以故徐氏產不改饒而接坡君以文學補博
士弟子負英英有聲率于母是賴焉嗟歎賢矣
少時予或過從接坡君則予揖母母飯予接坡
或過從予則揖予老母不老母飯接坡君而接

坡君師于家君呼予老母為師母稍憚嚴蓋過
從予莫如予過從接坡君之數焉是以數得揖
母是時母蓋已五十餘慈惠端靜廝養之屬供
事唯謹予時知母之能家也客至為其子具食
不為厭予時知母之能教也體貌凝重神氣專
一不聞恚勵之聲予時知母之必壽也自後不
見母今三十年而予以使事歸里門訪接坡君
升堂請復揖母母出見蓋八十一歲人矣而疆
健尚不減昔時獨面稍皺髮稍白為異耳嗟歎

母有福哉母視族中鴈行為徐氏母者有存者乎
微獨徐氏即與母同時為親戚隣里者有存者
乎或有之其子能治詩書不隕家聲諸孫表表
咸能誦讀志青雲乎產能豐腴足以供子孫交
遊不落莫乎此皆世人之所不可必得者而母
兼之母有福哉而接坡君蹙然俛容以不能及
母未老之年取青紫以為母榮雖亦人子之志
宜尔也然古人之孝不專在是盖曾子奉齧指
之呼而拒背楚之鬻濕生避瑋名之會而絕慈

母之裾後世不以貧賤少曾不以富貴多温藉
令有操券語接坡君日汝離若老母吾與女一
第吾計接坡君不為也則輕重較然矣又藉令
接坡君宦游千萬里外念母八十一壽歆承顏
稱一觴而不可得而母亦歆吾子一見而亦不
可得母子之苦又可勝道哉接坡君幸免此苦
而若以予為甘予則嘗之熟者今諸親朋藉予
言為母壽予不敢不具道之也

蓮湖蘇翁七十有一壽序

人之情莫不自重其生然觀詩書所載為君者為民立命而為民者願其君之壽考而不自為計何也此所以為唐虞三代之隆也秦皇漢武汲汲乎自求長生而視民命如草芥其所得竟何如哉甚矣愛民者所以自愛也善自愛者所以善愛親也是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天子之孝也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親者卿大夫之孝也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者士庶人之孝也而三牲之奉五鼎之供文綈之服隆封

美號以誇耀世人之耳目抑末矣寧都有蓮湖蘇先生者實為我英德蘇侯之父侯為英德二載矣先生未嘗至英邑英邑之民未嘗識先生面也先生春秋七十有一而邑之民聞之祝先生躋上壽其情未已又屬予所知者造予家君以書來京師命予文以祝之何其情之殷而義之篤也蓋侯之所以得此於民者有自矣予聞侯初下車延見父老士民間其疾苦具得其情於是汰群役之不法者易里長之刁罷者獄訟

乃簡賦役乃均乃興教化群庠士而課督之選
社師率子弟習禮歌詩邑人彬彬禮讓矣乃闢
禮賢之館乃修舊邑之志考覽山川謠俗悉其
利病興廢之故而以時規恢擘畫之於是四境
之內如人一身血氣脉絡無不流通鰥寡孤獨
疲癯殘疾顛連而無告者咸得以遂其情而滿
其望民之父老皆曰吾縣自昔非乏賢令然仁
厚者或受欺於群下而嚴明者至使民不敢親
求其平易近民而下徼不能欺以實濟其愛民

之惠自吾耳目聞見以來未有若我蘇侯者也
五六月間雨澤未降侯竭誠露禱甘澍輒應百
姓擁道驩呼以為蘇侯兩由此觀之侯之視民
猶子也民之視侯其父母也而侯之父母即其
大父母也以子孫而祝其大父母其懽忻鼓舞
非至情哉然予又聞蓮湖先生少游南雍受業
甘泉翁之門後丞邵陽歷署新寧湘鄉寧鄉耒
陽四邑皆以其學施之政擢貳桂陽直節不阿
解綬而歸惟以嚴家範訓鄉里子弟為事今侯

為先生長嗣而其次曰大成者已領鄉書而致
致於學皆賢士也皆先生種德所徵也而侯今
為賢令又莫非先生之教也英邑之民受先生
之賜大矣雖懽忻鼓舞祝先生上壽豈足以罄
其報哉自侯言之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
可以觀孝自先生言之能修之身以垂裕後昆
可以觀慈其哉慈者孝之所自出也然則先上
上壽非英邑之民所能祝先生亦非侯之孝所
能蓋先生乃先生所自為壽也而先生所以能
自為壽者學為之本也我英邑之民知頌父母
之賢亦知歸大父母之德而未必知學之為本
因其請遂表出之使皆喁喁以趨侯學道愛人
之教則所以壽先生者益無量矣

賀司城楊子擢任中城兵馬司指揮叙

都城之設兵馬司者五長曰指揮貳曰副指揮
按周禮修城郭溝淶則有掌固禁其閉翬翫亂
出入相陵犯者則有司蹇掌夜禁禦晨行者則
有司寤比國中宿互櫟者則有修閭今其事皆

於兵馬司屬馬事權雖專而察之者甚衆都城
內外勲戚中貴棋布而房號之征也暴桀之攝
也動有所不得自由而狡胥猾徒每藉之以自
潤居其戢者外憚其難則內失其固巧者內交
以借譽朴者委身而隳戢不肖者染指而甘褻
吾見兵馬司之難其人也楊子為程鄉望族少
好學一旦憫親之老恐祿之不逮養也援例補
太學生萬曆丁亥需選于京師聞予講聖賢之
學托友人介紹于予請業焉未幾補西城副兵

馬宜得易坊為有力者奪之反得劇坊以告予
予試之曰子惡之乎曰無予無惡予聞之也事
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宗先既奉先生之教矣肯
以劇易動吾心乎予因謂之曰子能率是心也
於舉戢何有楊子用予言一意奉戢凡力所能
為者竭力而為之時四方歲大侵京城多飢民
上命戶部出粟賑之西城設飯就食者皆飽其
他事綜理縝密得人心稱是居數月來見予曰
宗先之不才先生所知也今獨以誠實不欺受

知於科若道科若道交獎宗先是先生之賜也
予曰然未有誠而不動者也子勉矣居數月復
來見予曰宗先始者惴惴恐獲戾也不意受知
於科若道今科若道復薦宗先是先生之賜也
予曰然子其慎哉子之受知也是惴惴恐獲戾
之心成之也是惴惴之心存也人之知子未有
已也是惴惴之心亡也人之知亦將替也楊子
瞿然避席曰宗先之不才豈敢謂能存是心抑
宗先有母在父雖歿矣抑皆欲徼一命以為榮

朝夕豈敢有懈又重以先生之教其敢不惴惴
以為吾親辱既逾年楊子以西城兵馬司副指
揮擢中城兵馬司指揮同鄉之居京師者咸以
為榮於是南司城袁君南京司城姚君製錦以
賀而請言於予予因進諸君而謂之曰司城之
賤之難為也舊矣而楊子若無難焉敬慎不敗
也其所以能敬慎者孝為之也所以堅其孝者
學為之也請為諸君詳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
者以為是父母之遺也此雖父母之遺哉然已

屬之吾身矣而猶不敢毀傷矧名之美惡所以
奉而歸諸親者也子能其官則親有令名子隳
厥職則親有惡名孝子者思貽親以令名者也
而安得不敬慎也楊子始以欲養其母而祿仕
繼以欲榮封其母表揚其既歿之父而勉舉其
職故曰其所以能敬慎者孝為之也雖然孝稟
自天夫人孰不有之然任職之士鮮能敬慎以
成其孝者其性以外物移也貨賂足以回視聽
意氣足以乘喜怒微倖足以渝真誠佚樂足以

奪動敏則孝心之存能與否幾若是者不學之
故也楊子能知學之益而假予以為之師譬之
刻木為神朝夕而拜之神為假而拜之者真也
亦足以維持其孝矣事物之來得失順逆相感
觸忽思所宗即本心凝然而在故曰所以堅其
孝者學為之也能孝之謂知本能學之謂知務
兼此兩者雖大官重職且舉之優乎有餘也又
奚有於司城也哉袁君姚君曰請先生書此言
以贈楊子且以為吾儕勗

壽萱堂序

夫義婦順母慈子孝勤儉和睦教訓子孫此人之常行然通天地亘古今皆不可一日離者也其殊尤卓絕高節獨行蓋會逢其適亦世之所不能無然苟有意於為之謂之高衰隱怪及不足貴矣亦猶夫人必有四民之業士誦詩書農力田畝工作什器商通有無此亦通天地亘古今不可一日無者也其魏科牘仕高車駟馬勲名照寰宇光寵傾閭里亦曾逢其適世皆有之

然必以是為重則務華絕根風俗日趨於偷薄將何所止耶愚本無高世之才濫廁通顯常記孟氏之訓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此決非良貴也一日罷去猶南海一布衣耳因以人之常分例人之常行亦取其常而罔取乎異焉吾廣宦於京師者常不多然其情義頗薦視各郡無異同里然崇文門之外有頭條衚衕鄉人之以商至者輒處此常乘馬一入若入里門見隣里宗族也問之他者所未有何者彼顯達者多而

形迹之避忌者重也東莞劉生延齡從予遊一日為言其叔銳忠信好禮兄弟五人伯兄鉅尤重義而樂施他皆有士行云乃壽母鄧也生此五男子而夫背能勤儉嚴教俾有成立彬彬禮讓以弘厥家諸孫羅列而游庠校者二今年七十有六矣鉅也率諸弟及孫登母於堂稱觴為壽因名其堂曰壽萱惟銳以商滯番京師思其母而不及爰製冊徧求名公之文若詩將侈盛以慰厥母劉生歷歷道之意蓋歎予請而未言

也予同年鍾太守礪山公至京徃候之再徃則所謂壽萱冊者在其案稍閱之則礪山公之作在矣因詢於公公乃其同邑人稱之與劉生無異予領之又數日林君大懋以壽劉母文請大懋蓋銳姻予既得劉氏兄弟之為人於延齡又信之於礪山公今請予何愛於文予固喜人之率其常今劉氏母子兄弟祖孫咸不失其常在一家則謂之齊家在一國則謂之治國在天下則謂之平天下道豈遠乎執事豈難乎執但願劉

氏兄弟安之而已安於商母以弗貴而覲文繡
安於義母以弗富而駑隴斷壽母甘旨足矣雖
無冠帔之榮不為慚也教子誦讀足矣雖未即
發科不為愧也心安則一家安家安則母益安
安益壽壽則鉅也銳也兄弟之孝大矣脫有不
然則焦焦於中囂囂於外皇皇如不足搖搖如
不定老者其能安乎如是母雖壽亦天壽乃母
而非乃兄弟所能自壽其母也予與礪山公他
日解簪紱謝世紛歸而徜徉於羅浮虎門之境
以便造壽萱之堂母聞子有容倚杖督婦子治
鷄黍溫白酒燃荆薪賓主交懽引滿一醉此所
謂不失其常而可貴者也

穗溪盧翁八十有一壽序

翁方七十有一時予嘗為文以為翁壽蓋謂翁
積善於鄉而有子若孫知學能以善養翁無所
不樂其壽宜永即期頤不啻翁子蓋臣軸而獻
之翁懽甚每有好客至則懸之堂見者或然或
疑其然也謂人咸以百壽為期類由稟賦如翁

修幹鶴立冲氣蔡息厥賦宜壽而翁又無以戕
之期頤不啻豈虛祝哉其疑也謂自古言壽者
多由無經鳥伸寡歆節食戒殺施舍等事而知
學不與焉今舍彼不談而獨侈此得無與子虛
大人烏有先生者埒乎翁聞之曰其然斯文也
非予之所敢知其疑斯文也實予之所自信也
蓋臣以告予予以是知翁之果有大福德也

今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七載則翁壽八十有
一予問蓋臣翁筋力強健猶昔乎曰然視聽不

衰猶昔乎曰然善飯好客猶昔乎曰然與子孫
熙怡談人倫名理性命真樂猶昔乎曰亦無以
異也田宅視昔得無廣乎畜積視昔得無增乎
曰未也嗟夫此翁之所以壽也人生百年亦轉
瞬間耳矧自七迨八僅十年所乎然血氣既衰
得心始盛此十年之內宅畔有宅田外有田畜
積上有畜積有不為此數事終日營營者鮮矣
惟君子乃能戒得翁非其人乎而謂不由學問
吾不信也而謂不由一家之中為之子若孫者

知學而能以善養吾不信也彼之營營者固由
得心所使亦其子孫陷溺於習不自振拔而載
胥及也嗟夫心之精神是謂聖聖同天矣以一
生同天同聖之精神而殉瞬息貪得之歆棄其
所以生即幸而長生不貴也矧天壽平格不可
倖徼者耶予是以於翁有感也予是以於翁喜
談而樂道也八月之望為翁懸弧辰蓋臣復以
予文為請雖無請予猶將彰之以為吾鄉同志
者芳行則學者為之有所信而壽者則人之所

以起吾鄉人人皆於翁手信也信翁何為信翁
所以信學也此實天意予殆不敢隱固非徒以
修翁之美而已乃若學問之樂前章已具茲亦
不敢贅俟翁後此而耄而期予將推此意而歌
之

知好錄序

天之道人而已矣人之道中庸而已矣何也天
下惟中人最多而其日用之者謂之庸故中人
之日用即天命之不已也學而知此則心氣和

平治而運此則天下均平故箕子稱天錫以告
武王以蕩蕩平平為王道也孔門之旨惟此為
大宗吾師學至七十然後得之老矣病矣猶賈
勇遠適至金陵見今元輔激翁趙老先生於
南雍時會者無慮千人為說費隱章於憑虛閣
蓋三晝夜而畢門人錄之成書嗟嗟吾師豈好
勞哉天人命脉所繫誠何愛於髮膚予不敏嘗
實持之凡採摛師語如識仁編仁孝訓之類皆
不敢於此篇割裂一語蓋存此完璧以待知而

好者奉為全經之羽翼耳今宣城洪子應春青
年篤志于此有點會焉請而梓之首師真像繼
師別言而後揭表此篇更不他及此其知之精
而好之專者歟夫一勺可以盡大海卷石可以
盡泰山撮土可以盡地昭々可以盡天不在多
也故學貴知要予于其刻也以知好錄名之而
提其端以告夫吾黨

歷朝捷錄大成序

捷之為言疾速之謂也孔子曰聽遠聲者聞其

響不聞其音望遠人者睹其貌不睹其形故刪書斷自唐虞春秋畧隱桓之際而二經之文大暨不越三萬言而垂變具舉矣何其捷也嗟夫孔子之經信非後世所及也然得其捷法以綜史學則上下古今有要存焉此歷朝捷錄書為有功于史也蓋自麟經絕筆千有餘年迄治迄亂各存諸其史簡策之繁汗牛充棟學者殫精疲神不能兼通是書也始周滅烈終宋曷代以篇列人以代着總千載之興亡可以一握而

擘分幾代之治亂可以一目而收雖人才治法須全史而後詳然巨要宏綱實數篇而畢備誠若遠聲雖混而響集耳垣遠形雖微而貌接肩際蓋化千年為影響而耳目不勞矣謂之捷錄不亦信乎嗟夫十七代之間君王將相務勝不止求實無已曾不足以供以耳于瞬息此千古之明鑒而捷錄之人致也至于摘辭抄藻一慕舊文擷其英華鈎其玄要鑿鑄以大冶鼓舞以神氣以為已出也則無一語不根古人以為龍

古也則無一語不若己出可謂宇內之絕技而
迴瀾子得意之作也非夫博極群書淵停浩瀚
其孰能與于此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迴瀾子之謂矣迴瀾子
方且不自以為足而欲求其知之上者吾聞至
人之知一息可以貫萬古是不疾而速也捷之
至也迴瀾子好學終必得之吾今書此以竢

陰符經解序

陰符者殺機也殺機是吾聖人向上事庖犧氏

以一畫象之陰符古傳以為黃帝之書予無以
知其然所可知者知其表裏復卦復之為卦以
陽之生者言之而陰符以陰之殺者言之合二
書而夾于之間可測矣有復卦不可無陰符復
逆卦也而不得謂符之說適成其為順而已矣
後世之言復者有二焉專尚生機徇生執有降
本流末靡所底止復之失也借用生機表顯性
靈旋棄不用亦不言殺即以愛根化為純氣復
之得也是故謂符之理聖人罕言之而未始不

用之也德山棒臨濟喝則其粗者也雖然亦可以證陰符之理矣自古解陰符者多矣予同志金陵翟秋潭氏得吾師近溪羅先生仁孝生生之學以作此解予亦無以知其然而秋潭氏必有以也讀者不得其所以解亦安能知其解不知其解則謂秋潭氏已為陰符作解吾不信也已

學孔編序

天下之水必宗於海永不能自知也海之體惟

虛無所不納故水皆歸焉夫海以形氣虛者猶足以為衆水之宗矧聖人以道虛者乎必也苞舉群才該括萬善無纖弗攝罔鉅弗載而莫之能外焉者矣是故善識水者即水為海即海為水弗之疑也善學孔子者即孔子為諸子即諸子為孔子弗之別也今尊孔子者必斥諸子曰此非學孔子者也是何異於指百川而斥之曰此非宗海者也夫海則既納之矣吾師柳塘周先生之願學孔子有年矣嘗曰孔子之學所謂

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者也而學者多
隘焉三代以上嘉言善行見之詩書秦漢以下
賢人君子豪傑之士衆矣不及孔門然未嘗不
被服孔子之遺教也可槩曰非其徒哉隋王通
宋周敦頤倘與顏魯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
柰何以耳食而雌黃之於是彙自秦漢迄於宋
元凡燁然有光於簡策者頗列論次之參孔子
世家魯論及諸書則繁舉要以仁為宗以為首
篇而以孔門弟子及孟子附離其下然後及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子若孔子為大宗而餘子皆其子孫雲仍然
題曰學孔編蓋言孔子必兼餘子而餘子必歸
宗於孔子雖欲外焉而不可得也俾後之學孔
子者將縱放其襟宇恢豁其眼界已之所長無
一而不可人之所長無一而非我仕焉而不嫌
於通隱焉而不嫌於固百行萬善無所遺六通
四辟無所闕則於道也其庶幾乎然而其采不
濫其載不繁觀之者若登太山之巔而指顧中
原可一覽而收也先生之用心精且勤矣某嶺

外迂生也蚤領鄉薦受知於先生而誘之以聖
賢之學以迄于今罔所顯發歲戊子以試事取
道天臺拜先生於堂先生手是編以示且曰為
我序之起元始讀之尚覺扞格以為孔子之道
大矣自顏魯而外未敢望焉而綴以若而人也
何居久之乃悟曰嗟夫此先生所以識孔子之
大也乎且若而人固有志于學孔子者矣即
未必盡然也然吾以學孔之心觀之又焉往而
非學孔者耶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

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蓋孔子之取善若大海之納細流也
如此而柰何必以堂與恨之且易之大畜不云
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山之視天
特專專一拳耳而猶得以畜之今前言往行亦
大德中之一拳也天可以山畜則德可前言往
行畜矣昭昭之天即天也奚必游廣莫而入無
窮耶故予於先生是編而益知所以學孔子也
是為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章句
卷之三
耿子庸言序

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解之者曰德常庸是謂行言常庸是謂謹愚深取其有汙於道不遠人之旨焉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庸則異夫日而視耳而聽手而持足而行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國而君臣家而父子兄弟內而夫婦外而師友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夏而葛冬而裘渴而飲饑而食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無聖凡無古今一也賢智遠人

以為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人然後安於庸德庸言體此於身心意知則為明德推此於家國天下則為親民是謂至善而人極立矣非孔子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天臺楚侗耿先生之學以孔子為宗故其功在求仁仁者人也不仁不足以為人歎為人矣匪仁將安求乎歎求仁矣匪庸又將安求乎故其措諸躬發諸言上以告吾君中以語士大夫下以揭示門下從游之士無弗依乎中庸而不為新奇可喜之論蓋將以

庸盡仁以仁盡人是歟先生平日所以學孔子者也然先生言甚富不盡於此此編者特先生門士所傳示泰州守譚君而君慨然付梓者耳顧先生學術大旨犁然具在矣某末學先生因與近溪先師友善視某若在門墻者然每每不惜指教先生之學脉與先師同先師第取反經而先生闢異閑邪乃不遺餘力予讀先生庸言中有執射執御之說極得孔子隱衷然先生之意似合御而寧射之執也世亦時使之然耶夫

時當執射雖射亦御也射而亦御則雖執而亦無執也惟無執然後無我而寓諸庸予以譚州之請僭弁云云庶獲就先生而質之若夫是編之有切於身心有裨於理道善讀者當自得之茲不贅矣

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即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顏請事之曾唯之而

孟私淑之真穎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
儒者或獨契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
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論以佐君師而
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為生民命脉者
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
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
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為天命
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為孝弟慈通其骨
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

國天下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
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故愚嘗為之
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
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
而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險簡而知阻約
不厭潔淨精微而疏通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
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
德者希孰識其貴哉南康熊子儉少奉父兄之

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歎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即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之一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四書五經為綱以羅子會語為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

又曰儻之於吾師也夢寐之中接其音容不一而足儻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儻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網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為序

象山先生集要序

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天地之性人為貴誠者天

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君子誠之為貴不能識其心則不能明乎善不能明乎善則不能誠其身不能誠其身則失其所以為人失其所以為人則失其所以為貴矣由此觀之欲自貴於天地者必得其所以為人者也得其所以為人必誠其身者也誠其身者必明其善者也明其善者必識其心者也識其心者孟子所謂立乎其大者也大者立則人從之以大矣大者不立則人從之以小矣大小之分貴賤之判也學

者可不察乎天地之道皆誠也獨以天道言者天包地地亦天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天地不二即人之不二也天地不測即人之不測也學也者求明其不二之體而已吾人一身寓於宇宙之間喜怒也哀樂也愛惡也千態萬狀生生而不已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測其所以然耶皆不二之所為也明乎不二之體其不測猶是也未嘗有所加也昧乎不二之體其不測

亦猶是也未嘗有所損也然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必明者能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然後命之曰大人而昧者不能也則不過專之
七尺之軀蠢蠢然與肖翹之類同視息草木之
類同春秋而其人斯小矣此學問之所自來也
故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言由問學之
功以尊其德性也若夫學問思辯行之所用不
以求明乎不二之體而逐逐以追尋乎不測之
用如稚子惜落花之繽紛歎拾而綴諸枝

猴憐潭月之清朗歎取而懸諸樹是昧夫花月
之所從出者也謂之問學可乎學之宗傳孟氏
而後中絕乃佛氏之徒明之河汾濂洛實取諸
彼以歸於此至象山陸氏益大光顯之以直接
乎孟氏可謂豪傑之士矣惟時有朱子者其學
教人讀書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亦
聖門所不廢然苟惟無本即未免分其心於不
測之地朱子蓋懲夫禪之遺棄事物而不敢及
於明心不知心自吾心與禪無與吾心自不可

不明猶寒不可不衣饑不可不食豈可以衣食
與禪同而併棄之哉但既謂之明心則來子就
事就物之教節節俱不遺失乃為真耳彼猖狂
自恣適已自便之徒亦以此自托以容其不肖
視之暮夜白日漏室康莊者薰蕕冰炭豈足為
喻哉予結髮從事朱學而隨聲謗陸者久之心
地無所發明因多衡困幾喪其生幸吾師近溪
羅先生示予以明明德之說豁然有省於平日
所講習所行持種種輕便而無難為者乃知吾

身之有至寶如此而柰何汨沒之也從此以讀
陽明之書知其解也又進而讀象山之書又知
其解也掩卷而歎曰道在是矣雖有他書吾不
暇讀矣然二先生書簡衷重大予嘗手剛之取
其明白可誦者以便來學然尚苦於掛漏適金
谿尹朱君書來以邑人聶念初公所編象山集
要函示求序發而讀之犁然有當於予心也盖
念初公見世之學者未能卒業全書間有纂編
又如予所云掛漏故於是集惟酬應寒溫與前

後互見者輒為刪削其關於學術政體者皆無
所遺其他雜著未甚切者存其槩而已欲使學
者收歛精專之益無龐雜失次之患得象山先
生之心矣先生嘗為荆門令其政精明敦大民
愛而畏之蓋政教兼修者今朱君為金谿景仰
先生吾知其不愧矣矧又得鄉士夫若念初公
者以時咨訪乎夫象山先生接孟氏之脉以待
後學念初公理象山之緒以醒後人而邑冷能
歎人心不明不可得也子未學何足以及

送韓雲陸先生守安慶序

國初士習以名節為重矜而廉廉而忿戾而流
於偽中世士大夫耻之而貴自得其本心是故
不取而不以為廉也不阿而不至於戾也則幾
乎誠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變之者誰乎則餘
姚王文成公之力也一再傳為吾師盱江近溪
羅子益造平實之地獨揭大學之孝弟慈為踐
履之準入以和其家出以効之官無二道也嘗
治郡寧國群青矜之士而教之無異其子弟平

一郡之民情無有壅隔而不得自達者乎屬邑
令長巽入之而不驟也蓋三年而政成郡無疵
民焉當是時也稱寧國之治者比之於唐虞三
代至於今猶頌其遺休不衰從羅子之道施之
天下可也矣獨一郡哉蓋大學之教必始於格
致以誠其意人之意最誠者無如孩提之愛親
稍長之從兄與慈母之保其子故此三者推之
四海四皆準施之萬世而無朝夕遂此三者則
謂之養提此三者則謂之教不可以他求也惟

在於識之蚤而行之力耳雲陸韓子以南儀部
大夫出守安慶韓子吾惠之博羅名士也族大
而多賢其聞見甚博行義甚高予不佞忝同寅
而長此學賴以切磋者亟矣方悵悵於為僚別而案
諸君子欲予一言以祖則誠有不容默者夫學
術之繫於治道大矣自予得朝夕於韓子未嘗
不以此學相與言至於今獨有二言乎哉韓子
之才明敏而不苟慈愛而能斷而其於學亦多
所自得者予適所稱引類皆韓子之所能予蓋
自其所能者申之而非謂其所不能而益之也
且安慶屬邑曰太湖者則吾師羅子筮仕邑也
是以稱引而詳言之望韓子藉此以興起諸屬也

潘氏世德冊序

大道為公有志未逮孔子感之無乃風會之流
不可挽耶江之出於岷山也不能使之不趨於
海然兩岸之上有曲折焉中流之下有砥石焉
是以洄湫亭涵可以終萬古而不竭世道亦若
是已其始猶親親子也繼之惟身是便而親
與子亦不暇顧然猶且愛身也極之惟妄見是
殉而身亦不暇顧當此之時有能知愛身者乎
又有能知親親子者乎又有能知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者乎其為曲折也砥石也可勝言哉

然而世未嘗無之何也天能為水謀而折之而
砥之則亦能為人謀而生之善人以耳目之古
之善度地居民者視水大折大砥之處必亟贊
其美矣夫善人之行之為世道折砥也大矣亦
有意世道者之所亟稱也蓋晉江潘公宗氏之
大父真叟若父南浦翁實世濟其美也真叟平
生篤行長者嘗挾貲遊閩越居三山洪塘市中
拾商人遺金百餘持歸踪跡亡金者數日得之
還其金其人驚異請以半謝叟拒之無所受南

浦翁天性孝弟人有誣訟其兄者奮身代白得
解兄嘗病藥不可愈翁乃割股肉和粥以進嗟
夫世人不餘力以讓財苟可以得貨雖顛越人
有不計者孰有遺金之拾而還之其人者乎故
聞還金之風而貪黷之夫沮世人以尺布斗粟
之小兄弟閔墻至有借寇於外以申其恨者孰
有求兄之活而寧傷其身者乎故聞割股之風
而殘賊之徒革彼之貪黷起於一念之好利而
殘賊起於一念之自私蓋不知利如蛇蝎之毒

不可好而如私陷阱之險不可就夫不可好而好
不可就而就乃妄見也舉世皆妄見混混乎如
水之趨下晝夜不舍也而特有善人者以少沮
之革之是曲折砥石之力也水賴折砥以萬一
不竭世道賴善人以萬古不息是故天之於善
人也福之君子之於善人也揚之天不福善不
足以示勸君子不揚善不足以合天孔子作春
秋以褒善貶惡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
之事即天之道也如二翁者世濟其美生之賢

子金紫斯皇又生之賢孫科名赫奕天之錫福
示勸於是乎在其一時播紳名士與其子若孫
遊者或為之序述或為之詩歌使人喜談而樂
道之又非君子奉若天道之意哉予有意為善
久矣年既衰而力不逮惴惴乎惟日之不足是
懼是以隨此身之所至接引有志之士而發明
夫善之可為之理庶不肖之身所不及為者得
與人為之亦猶吾自為之也故其說不敢過高
於愛人以愛其身而已以自愛其身為吾

人真性之不可易者吾既如此則天下之人亦
如此故必強恕而行然後可以仁其身蓋自愛
者必本於愛人而愛人者乃所以自愛也引此
類具言之已二十年所矣至於近而益切公宗
氏冢嗣曰洙者予戊子校士于闕褒然首舉連
捷上第官銓曹而公宗氏尚循循為儒生就試
南畿聞予談學而有契于心也出是冊示予予
讀二翁之事予則愧矣何者易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故行之而不言者上也二翁

之謂歟行而言之者次也不行而言之者下也
予固居一於此矣嗟夫翁行之夫子若孫能繼
之世之聞風者又從而興起之則存乎茲冊公
宗氏請序於予雖無請予猶將揚詡之以信予
言也

福建鄉試錄序

萬曆戊子天下復當大比士如乙酉以京秩典
厥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某屆期以請
上命修撰臣某偕主事臣某往臣竊自惟念始

以經術進無寸補丙戌禮闈分校猶濫竽茲雖
論鄉秀碩獨受事始自懼然殫精竭力期得真
才以圖報塞實臣之願也臣乃惟曩習舉子業
時守忝度不敢錯半語以觀近士之文盡蕩先
輩法式然天下英士皆趨于是其勢不得不收
今幸 皇上允禮臣議預頒舉業正式於天下
不啻三令五申天下士有仍其舊習而不變者
亦鮮矣臣得安意以平生所學擇士是又臣之
所大幸也臣又惟天下俗文勝而質渝士之學

也質在明理而以競治文辭渝主司之校文也
質在得士而以代飾羔雉渝文之趨靡所底止
國家熙運方隆宜醞釀其精華含蓄其光彩
以與 天地無極不冝使文有枝葉明甚臣本
不文又奉 明詔從事願先質以為閩士倡凡
此皆自盟於心比至則監臨御史已肅簾內外
諸執事而臣亦與盟之期以同心共濟乃綜提
學副使臣某攝提學事僉事臣某所選士三試
之得已十人錄其文之合式者二十篇以 獻

臣竊思之士今所為文徒以應舉云耳自應舉
之外一無所用而大臣惓惓以為言至屢 屢
旨切責必歆如式而止何也蓋文者心術之所
形也今士雖以文取實以心用文不如式猶可
言也心不如式其將若何凡人心受中以生莫
不各有自然之則而先民有佐尤后世所為楷
也近而一身遠而家國天下大而倫屬細而至
于一藝一技莫不有古人之成法而能不自用
以恪遵古人之成法者乃吾人受中以來之真

如式始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
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且孔子大聖人也位
大學一書歷引古人以為法式而歸之潔矩至
丁七十從心之境亦惟不踰矩耳嘗疾夫破觚
而為負者曰觚不觚觚哉蓋其家法如此今士
雖誦法孔子而得之者或淺徃徃觀諸子百家
言輒欣然喜妄意天下別有一種通融無礙之
理若足以附于孔子之時中者薄宋儒為不達
學觀宋史記朱熹入朝或要之路曰三心誠

意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此孔子家法也今士謂
熹何如哉臣既祇奉德意一以式求士有少
不如式者不敢濫其知者以為所求于士者大
而不知者以為所求于士者小也士見臣之日
臣以是語士庶凡正其始進之心臣不敢飭亦
不敢隱

聖諭發明序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肇修人紀以六諭教萬

民當時大治迄今二百餘年真儒輩出爰及先
師盱江近溪先生承積善餘慶家學淵源天性
孝友參學勤苦遂徹三才之至理透千聖之根
宗謂學必宗孔孟宗孔孟必由孝弟慈而歆以
此自學以此教人必憲章 高皇六諭是以居
鄉則行於鄉而發揮不厭其煩居官則行於官
而宣說不遺餘力常對門弟子嘆曰奇哉自古
皆言善治從真儒而出今日真儒實從善治出
也先生平生講學及徙足所至同志集

所徵詰輒舉六諭昌言之或訊之曰將為木鐸
老人耶先生曰道至矣雖歆不為木鐸老人其
可得哉不肖某受業於門二十餘年初如嚼蠟
耳久之如飴入口甘矣轉尚覺其酸也至於今
則如谷食之療飢不可一日廢也彙其語為聖
諭發明方思所以孝養吾親以無負 君師之
教木歆靜而風不止矣雖捐吾生何可追補抱
此簡編歆何之乎會守道公祖朱存敬先生至
才下車首舉行鄉約且下教曰予自筮仕訖今

處處舉行今嶺東維民淳倍朴然不情之訟不檢之過時時有之此尚教之不先所致予此法修不可緩不肖某一聞斯言失喜加額為衰經之人不得從縉紳後以頓首於 聖諭之前則竊听鄉先生道公至誠懇惻環而觀听老幼以千百數無不感動者嗟夫人之良心天下萬世一也烏有誠而不動者哉亦烏有不誠而能動者哉鄉約所在舉行有視為文具者寡矣至誠如我公者豈可多得是吾惠人之幸也亦予之

幸也予不幸不逮養而猶幸惠人皆知及時以養其親也嗟嗟人生百年光陰有幾孝未盡而親已終弟未能而兄已謝鄉里之間朝存暮逝酒食之呼未至而鬼伯之迫已行如此者多矣爭相歡愛尚恐為日之無多互相怨仇一何為計之不審殺人之父兄者人亦殺其父兄愛人之子弟者人亦愛其子弟一感一應事固昭然今生後生理亦如此所孝所敬者親長也能孝能敬者吾身也太上兩及其存而盡之其次則

楊文獻公集卷之三
所孝所敬者雖不存猶可及能孝敬者之存而
盡之存而終於不能盡則死有餘辜深可惜矣
其他倫屬皆可類推 高皇之諭約而精發明
之言曲而暢吾知是編必不見棄於公也邑父
母鄧侯亦謂於公之舉有裨焉予曰唯唯是以
錄而就正焉因序其意如此

明心法語序

吾儒之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其明德
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佛學明心見性亦

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由此觀之我 高皇謂聖人無兩心詎不信哉
後世學儒者徒求治天下國家而不知求明厥
德學佛者徒求明心自了生死而不知大事因
緣胥失之矣較而論之心者天下之大本既得
本何愁末則佛氏宗徒尚為近之且心無聲臭
影象可求昔人譬之千重鐵壁若果千重鐵壁
亦有可透之理惟夫言語道斷心行處絕是以
無求路耳佛氏宗徒俱從萬死一生乃得相應

如二祖立雪截臂六祖腰石舂米如是忘軀為
法者不可勝數所以傳佛心印轉轉不錯吾儒
曾爾否王文成公詩云莫怪岩僧木石居吾儕
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
餘可謂盡之又云倍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
及陶漁此孔子思齊之旨也某因觸類為之採
摘二祖信心銘六祖壇經頌偈蘇學士公據中
峯和尚廣錄皮袋子警策等歌凡數千言皆有
益於身心者號之曰明心法語與同志共之以

附文成公取善及陶漁之教嗟夫信心銘了矣
壇經諸頌偈發見過知非之義不一而足亦於
吾儒為切其後禪者罕明之中峯之學欲以文
執義兼吾儒然已事儘透惟言了生死亦或時
節因緣偶爾未可少也蘇學士則吾儒參學樣
子故錄之嗚呼為吾儒者儻能發歆明明德於
天下之大願而求明其德不得諸六經師友而
後於是乎取資焉忽然天光煥發地雷轟復則
其施之天下國家豈任三代以下功德哉

西遊紀譚序

洪惟 聖祖龍飛以大明建國號志理學之大
明也大明云者明其大者也吾孔子之學在漢
唐間明其訓詁至宋又明其義理而皆非其大
也大安在心而已矣孟子所謂從其大體先立
乎其大者是也 聖祖志明其大其精神默運
於兩間而倫制顯行於萬彙真儒從善治而出
自江門姚江而後在所彬彬然地至窮鄉下邑
人至賈坐商行莫不知學以齊家善俗不可得

而殫述也嗚呼盛矣予生嶺表其郡在嶺之東

最僻而生又最後傳江門之

棘者有增城了方成童而增城已逝

迨壯而遊金陵乃與南城黎子遇因得執贄事

羅先生平生步跡窘隘無跋涉遠遊故睹記者

寡然有所適輒得其人焉及守官金陵乃又得

新都程休倩甫諱希周其人乃學者所稱斗宿

先生者也其所為西遊紀譚者取而讀之其學

之所得蔚有次第自謂結髮慕孔子之道苦其

難復遇羅先生守宣州一見會心勃勃興起得

林大史家傳文卷之三
不退轉隨遇耿先生有所守而不能恒也乃質
之友人潘去華祝無功二公大加激發遂深思
之極至於有觸而悟其後坦然無疑以觀於聖
賢之訓若代我言而其所未言若畱我言者由
此觀之休倩甫之學得其大矣休倩甫歿數年
矣吾徒閱其遺書然無異於接其形貌而承其
馨歆也故予又以為幸抑不特此休倩甫師事
覺山洪先生洪先生乃增城高第弟子予無從
見之而其講學盛推尊增城亦賴休倩甫手錄

而後知其詳則予得休倩甫而又得其師覺山
先生而予之夙願酬矣予少時嘗讀冬夏二遊
紀而見念菴先生勤勤懇懇於學問之志休倩
甫之西遊可以續而三之矣其書尚未出天下
學者何從而見之予又以笑予步跡窘隘無由
徧交於海內賢人君子而讀其所著之書如休
倩甫者以至於湮滅不傳也雖然帝堯治天下
七十載不知天下之何如也乃之康衢而聞謠
又聞擊壤之歌史遂流傳之至今顧當其時比

屋可封其合於道者何限寧止一歌一誦而已
蓋大明之世人人皆明其偶傳於世者足以為
盛時之一驗雖多奚為休倩甫之子子學智從
予遊將梓其先人之書而問序於予予故述予
感慨慶幸之懷而書之

衛譜重修序

春仲適寶安之茶園見其齒之繁而竊有感於
孔聖庶幾之嘆既而章縫二生懷刺入謁曰品
曰三益辭曰斗衛氏子也予先兄實與先生為

鄉同年不肖兄弟將家譜是修願得先生一言
以冠之則世世藉榮焉予受而讀之衛氏自南
宋由大名府而來歷三百餘年而十世孫守正
始譜之則邑人通政使陳公序於宣德四年吉
水侍讀尹公邑人都御史羅公序於正統六年
又五世孫崧合番禺瀝滢之譜而彙成之則邑
人戶部郎中黃公序於正德之辛未增城湛文
簡公序於正德之癸酉其後復修於嘉靖庚戌
則序之者南海武選倫公也由庚戌而迄于今

四十六年矣重修不亦宜乎按衛氏祖大名寧
遠府君有子叔弘季衍來居茶園仲達來居瀝
滄二族子姓日以蕃盛詩禮彬彬如也衣冠濟
濟如也稱望族矣昔人有言曰子孫才族將大
愚謂族大者子孫亦必才也水深而蛟龍生山
崇而雲霧出人者和氣之所產也讀麟趾螽斯
之詩而知子孫蕃盛之非偶矣衛氏自一人之
身而今至千百人予又安得不有感於嘆庶耶
孔聖之嘆蓋嘆衛也衛氏譜固以為康叔之後

意者其不誣歟雖然譜之修也將以明本也將
使子孫千百人知其初皆出於一人也夫然後
能敦睦以相親天下有大本焉林林總總之衆
于焉立命而譜之於經書苟有能修而明之將
能身四海家六合而無乎不親也衛氏于其有
意否耶康誥曰克明德又曰作新民此康叔所
以庶其國人又庶其後嗣之大本也衛氏子倘
有得焉則其為修譜也大矣而予有言以續於
諸先哲之後者為不贅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四

邑舉久門生黃

璫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遵指

見倬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暉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題跋書卷 記述

三先生詩題辭

待道者自不累於物是已者無所待於外凡貴
富也功名也文章也事業也皆物之在外者也

所性不存焉然在我者有所未克則未有不假
於外以自責者孟子論天民大人之德學者可
深長思矣古之久吾不得而見也秦漢而下迄
于今茲豈無庶幾乎是者若晉之陶淵明宋之
邵老矣我明之陳公甫皆其人也或曰陶特放
達中之最耳豈知道乎予嘗讀其詩止酒篇知
所止矣陶源篇自任於五百年之傳矣及觀其
不入遠公蓮社一事又卓然持孔孟之門戶者
世謂宋以前無理學吾不信也顧三先生之學

亦各有所入所至之異其有得於道則同也誦
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環溪楊子學道者也乃採
三先生之詩萃為一編示予予深喜焉蓋世皆
知邵陳二公之為道學而未有許陶公者抑未
免耳食之論若楊子者可謂深於尚友古人者
也孟子又不云乎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楊子之志又可知其有
在矣

白詩題辭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世蓋有其人焉不必有得於道而亦可以輕名寵解外膠其中輕安故其言亦清清冷冷足以澹濃艷而濯炎熱蓋白樂天氏壯年出仕至於七十而懸車平步宦途四十年隨其所至輒以為休歇而終焉之計未嘗有一毫希望之心而形之篇什皆達生之言安分無營之旨謂之得道則不敢妄許而謂非天資之美不可也或曰樂天常從事於釋氏之學而有得者也意者其然乎環溪楊子手錄三先

生之外復手是編曰可以廣義而警悟嗟夫世有不知止足者讀此猶嚼蠟也乃若有志於道者又懼旨於其味詩有之矣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楊子不躋之於三先生而別編也意亦有在於斯乎

張陽和先生壽誕冊小序

十月之有十八日為先生懸弧之辰於卦為坤於數用六象以大終言陽生於陰之極也先迷後得坤之道也得者得乎陽也吾人一身形色

皆坤惟天性屬乾學者能於坤中識乾則坤而復矣坤十月卦而復十一月卦此氣機之所必至而存乎人者非學不足以體之邵子謂之弄九陸象山先生謂得一陽以為之主皆是學也先生潛心聖學終日乾乾蓋已會邵陸之全而體乾坤之撰矣雖自強不息所致然其純坤之月即已北來復之機應用六之辰又已具永貞之體將亦天之所篤然耶衡嶽之間有曾君金簡者受學於先生緣製冊徧示同志為先生

祝蓋道脉之壽與世倍異矣爰効鄙律而序之
書如愚劉子宣堂壽冊

吉安劉子守恭學於楊子而歸曰恭也母八袞矣藉先生一言以光壽冊楊子題以身親兩大請其義楊子曰事親為大守身為大非孟夫子之訓乎然學者徒知事親之為大而莫知所以大吾親徒知守身之為大而莫知所以大吾身則亦僅庸衆人之事守耳非吾人之事守也吾人之守必大吾身以守之吾身既大則吾親亦

從而大矣蓋孟夫子亦言之矣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此其守身為大之本義歟子之生於子之親者不過七尺之軀而已子能以身希賢乎即可賢又能以身希聖乎即可聖又能以身希天乎即可天其大也奚啻不限於七尺如是而凡出於吾身者莫不大也况為吾身之所自出者尚有限量哉是故能以無所限量事吾親者然後為孝子是故不敢不學以大其身世蓋有從事於學者矣然求其為

大身之學吾未之見也吾子之學津津然自信得其大矣蓋必不仆於離索不咻於齊楚不間於暴寒然後其大者立于之素所嚴事者塘南王先生立其大者也子歸幸質正焉以教我

題偶然草

國朝欲天下學者一宗孔子之術六藝之科故舉業代宣聖言聖言如天人各持見故一之於朱說朱說之去聖言未遠也至於講章則稍遠矣又至於時義則益遠矣則業舉者之能不侮

聖人之言者鮮矣第以文詞與時逐高下耳逐之而得信乎偶然雖然偶者有對之名也吾之文與時之好適相對故曰是偶而然若夫道豈有對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謂獨往獨來無與對矣曾君彥父久困膠庠故得以醞釀其所學而連舉於有司遂目其燈窓之草曰偶然蓋不歸於已之藝之工而以為適有合也然君彥之文實非能合時好者予昔有取於君彥是見君彥之獨也嗟夫既已見君彥之獨矣安得謂

非偶哉君彥今而後舍其所偶造其所獨雖義畫猶粗迹也奚有於文則見君彥之獨者必寡矣

題同伯時義

孔子之教從天性中建立一切經世法故其言出神入化未易窺測世儒益之以傳註後學贅之以講章近士蒙之以時義雖中天之體原無晦昧而舉世豐蔀殊可憐憫有識之士未嘗深思以求其至反厭薄舉業而別求之古文嗟夫苟無得於道欲求一言之幾不可得柰何以文

辨古今哉予性極拙少業是頗苦心登第時尚
莽莽瞶瞶至今始似畧有所窺者而奪於應務
弗獲為每欲歸山中屏絕紛慮肆力於是以極
其所至而未能得今年春太倉王周伯氏示余
所為稿試觀其中絕不隨世俗見解悉能道其
中之所歆言如中和位育及成已成物朝聞夕
死諸篇尤為絕到家承乎天性乎予閱文雖不
博然據所接未有若周伯者也如周伯之見及
其才力而極其所至大非予之所敢望也然周

伯烏乎止哉雖然周伯亦求得於道而已矣苟
有得於道無往而非至也予豈真以文見道者
予亦歆咨道於周伯是以引而言之

題澹然冊

海陽程生利往挾其冊曰澹然而請予言予惟
澹者水之無味者也是水之本體也而以之狀
心實心之本體也水之本體一著之以味即不
澹矣心之本體一著之以言與著味於水何殊
哉雖然水可以澹言心不可以澹言水有形心

無形也有形則有味雖澹亦味也心何形何味而強名之以澹既已有澹之名則已落言詮矣引類而言之又可勝數哉故中庸曰淡曰簡曰溫如此其不一而足也顧皆強而名之耳執是以求心奚啻千里善學者惟自識其真心而不畱一言予自識予心不能與程生言程生亦惟識其心而已奚事於予言哉故第推予所以不言之意而書之卅

書盧居虛手卷

盧生詣闕上言兵事既而見楊子勉之學遂學于楊子楊子與之論明明德之學蓋三日而豁然自信焉未幾奉命就試督府而求一言以別余何言哉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吾人之德本自至虛本自至靈本自不可拘蔽而人自不識耳一識之即自動自靜自舒自卷無往非明德之流行豈容纖毫人力親民其實也止至善其歸也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佐樂以此威天下可以用兵可以繼往聖可以

開來學而况其餘哉子以用行舍藏與顏有是
蓋謂是也子路未有是也行三軍莫之與也子
於此既自信矣余何言哉幸與同志共之且毋
為異說壤

題爐山永慕詩冊

山脉循衡嶽而南折而東為爐山水縈風巖為
劉大夫考妣佳城大夫封墓畢泫然嘆曰男子
固有事于四方矧承先志出而事君東西南北
唯命吾親在茲山之下安得歲時與吾弟至此

號慕以慰如存之思乃求名筆繪爐山之圖
成為之冊而裝之復求名筆題其端曰爐山永
慕大夫宦轍所至則此冊隨大夫所與游多海
內名士各為詩章以詠歌其孝思之情洋洋乎
盈冊矣復索題於予而予於大夫匪徒以職相
序實亦以道相孚者也因覽圖而思之古之君
子莫不有慕親之誠而所以寄其慕者不同有
因跡而感愴者若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
而不能飲母之梧捲是也有因跡而眷恋者若

望雲而徘徊不能去是也斯圖也大夫固自托於望雲之思矣雖然雲有時而散也圖有時而藏也慕親之誠又將安所寄耶吾知大夫之孝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特於圖焉發之耳如狄梁公之在唐始而繫望雲之思者孝也終而建取日之績者亦孝也今大夫出貳大郡上佐太守下倡屬邑民生士習胥有責焉果能誠意交乎而道行於一郡則其為孝也大矣而其為慕也亦永矣豈在區

區一圖哉雖然要必以此圖為本天下悅之不足以及解憂者舜也王天下而不與於天性之樂者孟子也汲汲於行道又孰若區區於一圖大夫從事於學而知本者當自得於吾言之外矣因繫以詩

書與甸南許子

學者篤行期於厚倫惟軀殼之念重而倫理薄矣甚矣天之陰騭下民也篤生聖人以司其教儒以名教也為陳其理佛以空教也為釋其念

老以虛教也為柔其氣凡得其一必兼其兩而三者並陳於世天之愛民也益詳蓋使資之近於是者由乎是也人惟見其一而自尊於是有所排斥攻擊之過而為其道者或不知其相為用也泥於名迹者昧存神過化之妙沉於空寂者遺人倫物理之常失聖人立教之初意矣甸南君儒者也近稍綜內典孔子不云乎博學之是故適老聃而問禮焉如佛者孔子未之見也見亦將學而問之矣吾人幸其書之存學之矣疑

吾見甸南君自是益厚於倫又將使同類者之皆厚於倫也爰書而詒之

書止痛捷法與駱常虛丈

夫痛有真有妄真痛不可率除若其妄痛可頃刻立愈也尊指之痛實為妄痛何以明之若是真痛指不待刺原自有痛如何木刺未着之前此指曾無纖毫之痛是痛非指實在木刺締觀木刺非作痛物現前木類若大若細大者為薪細者為刺手手披執未嘗作痛如何痛楚偏在

吾指然則此痛非指非木竟從何來為是指木和合而有假使以木刺入屍指何不知痛然則此痛非和合有覺知為然既由覺知方生此痛今當尋覓覺知根原蔽在何處如人失寶明知賊咎要當知賊藏匿所在方可捕捉今此覺知定非在木為復在指為復在心若云在心如何其痛止在此指若云在指指未痛時此知何在痛自是痛何待知成知自是知何待痛出由此觀之離知無痛痛是妄痛離痛無知知是妄知

賊與寶主同歸於妄以妄逐妄徒自苦楚而汝真心非妄者是聽吾偈曰

知本無知 知因痛有 痛本無痛

痛因知有 有待俱有 無待俱無

無則成聖 有則凡夫

送汪生歸績溪

汪子奎光學於予而歸欲求一言為持循之要予曰其惟謙乎汪子曰心體本虛似不可着一謙字予曰何為其然也益贊禹曰謙受益滿招

損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是二三大聖人豈不
識心體而若此兢兢也夫人心火之屬也炎上
下然非真心真心即天也天字從二從人
地道也人火體也火藏於地而乃天焉象
其下濟而光明是人之真心也學而識真心者
寡矣故多任其炎上者以為心幾何不自焚哉
子必謙焉然後真心可見

書扇送龐參吾

孔孟之學大學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其用

力在格致其得力在意誠而身心家國一以貫
之其道至大至精亦至易至簡而可悅可樂焉
此之謂廣居正位大道不論窮達不尚技能不
藉聲譽毅然為宇宙之大丈夫此學吾鄉白沙
先生得之矣生於其鄉者苟有一念之明孰無
徇徂之志乎古人有言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由此觀之吾人非不學特好之弗篤
而用志分也嗟失此吾所蚤夜而自警也吾鄉

好學惟參吾先生敢書此以請益

題雙溪先生遺訓卷

言之達天者天下之至言也誠者天之道也親之愛子也無不誠敬其教子之言無不達諸天雖常人猶然而矧於賢者乎賢者明於理故其誠益至而達天也益切願其子之體驗之何如耳體驗之道繫乎學術所學而庸衆人也其親之言與之庸衆所學而賢人也其親之言與之賢所學而聖人也其親之言亦與之聖矣予年

友南銓部海門周君尊府君雙溪先生為浙東名士以明經司靜海訓有子三人海門君其季也伯兄諱汝強實為冢嗣先生以為家督自維里門沿途次抵官手書詔伯氏者一及在靜海踰年又手書者一蓋於修己治家等六事條列而申飭焉先生官可一年所而解組歸未幾而卒是時海門君年僅十四先生手澤多佚惟二書無恙海門君葆持之為周宗赤刀大訓一日與予論學莫遂于心遂出而示予曰先大人未

嘗標道學之名然平生踐履不愧衾影比其手
札誨我伯兄者不肖雖從事學問有年矣力行
之終不能至念之常自愧也予受而讀之再四
嘆曰此所謂達天之言也陳理則切事語學則
反身酬物則近情敷訓則崇實家人父子之意
無剽襲無緣飾其言至矣海門君自見終不能
至不亦宜乎吾師近溪先生常回吾平生勵志
下學今老矣乃僅能從事吾先大人膝下之教
海門君亦不然哉夫人莫不為子其少而孤不

聞其親之教者大不幸者也其幸而聞之或童
稚或弱冠或壯有室或衰以老至不齊矣夫孰
非出於至誠達天者能不遺忘乎能不忽畧乎
遺忘者不求其至者也是謂棄天忽畧者自謂
無不至者也是謂褻天是故同歸於不孝若吾
師老而讚歎膝下之教及吾友愧力行之不至
者庶乎免矣予也匪曰能之幸師友提撕不昧
亦耿耿于先人之訓未嘗一日忘也讀是書也
安能以無感乎或曰子言達天固也而云學有

庸衆賢聖之異即其親之言亦因之無乃謬乎
予曰子七尺之軀耳目聰明手足利便受之于
之親乎曰然曰子之為庸衆人者此身也為賢
聖人者亦此身也豈二身乎學之在于者天淵
懸絕即身之受於親者亦隨而變况親之言哉
予請以是徵予言之不謬因書之卷以贖諸海
川君

開元會簿題辭

寧國為南都首輔即先師嘗守之以孝弟慈之

學教其士民彬彬興起矣先師去郡其學者出
而服官莫有為鄉里子弟倡而講習之道廢蓋
三十年于茲建功立業各底于成相次以迈其
初服其子弟亦皆成長可教乃追繹前休復興
講會是舉也則台友戚汝容氏為之倡吾年友
蔡應期氏翼之而諸君子翕然以應始事于萬
曆丁酉之十月以迄于茲每月一會不輟始會
僅十餘人今漸至三十餘人矣倚歟休哉嘗觀
人情於可喜可好之事不號召而千百之衆立

聚惟學之一事其味甚淡惟君子嗜之然耻獨
為則引其類共嘗之嘗之而得其味然後傳相
報告而其類漸以廣彼之濃艷者倏忽衰竭而
此之淡者久而更不厭也彼以人合而此以天
合故也願學之所以淡者何也以其不出於孝
弟慈也孝者孩提之所知弟者稍長之所能慈
者不待學而自中未嘗致纖毫之力如水之不
着味也舍乎此則慮而知學而能而智愚賢不
肖紛然出矣蓋五味雖可口而有嗜有不嗜若

水之為味天下孰能一日廢哉天下不能廢則
可大一日不能廢則可久故孝弟慈之學可大
可久之學也可大以其易知可久以其簡能也
既易既簡又大又久此所為學之至也此吾師
之所以為學吾師之所以為教實憲章 高皇
之六諭而上接乎孔子之學庸者也茲會也亦
相期於大且久而已故自一月以引之一千百
年千萬年而不輟則久矣自十人以廣之百人
千人萬人而不外則大矣以久大之會講久大

之學以久久之學良久大之會使一郡之中老
安友信少懷斯無愧于首輔郡而風行于列郡
以暨于天下以永我高皇道化於無疆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戚汝容氏持會籍請予言予以
此請正子吾年友及諸君子

題養蒙詩

孔子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予頃至
南城莫我明德夫子佐詩一章同叫友百餘人
相與歌之蓋洋洋如也先師善佐人而南城有

人焉禮樂能弗興乎萬子宰平陽養而教之創
鄉塾遊社師群各鄉之子弟而讀書習禮於其
中未幾采古詩曰養蒙云俾群先誦之於是絃
歌之聲溢於四境誰謂茲平陽也非今日之武
城哉萬子學先師之道而施愛人之政無愧于
游矣惜我夫子不及聞而為之一莞爾也夫仁
愛者禮樂之本而道之實也故君子之政以愛
人為大能愛人然後有人能有人而後能興仁
能興仁而後能興禮樂是豈可以矯舉而偽為

才力... 卷之四
於予知萬子之學有本也故首述師門之美而
後及平陽之政庶采風者又將以此風有位使
皆知學道以愛人云

龍莊徐公暨配安人李墓銘跋

先德懿美必托諸立言者以垂不朽可謂孝矣
予讀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兩墓銘竊有感焉
銘公者誰則見羅李先生其為安人銘者則曙
臺唐先生也李之文方嚴峻潔務與龍莊公之
為人稱唐之文溫惠和肅亦稱母李之德托斯

又而儀部君之二尊人可以不朽矣儀部君師

李而友唐其與唐為友也則李先生之教也其

師李也則龍莊公及母李之命也李先生倡學

豐城及門雖衆而篤信者首儀部非家庭誨切之命
何以及此嗟夫南宮敬叔能以父命從師公父
文伯不能以母命從長者史各載其父母之言
以為美談蓋當時先王之教尚存而人知重道
也如此後世蓋難之矣乃儀部君得此於其親
則所以圖不朽者豈直誤述文字之間而已哉

題陳坪石冊

浮梁士多工畫坪石陳君以畫至吾惠惠人重
焉所與游者悉膠庠譽髦也乃佐詩歌以道其

賢夫盡一藝耳而足重於吾黨何也繪事後素
孔子稱之矣商也因之悟禮是故藝莫非道而
最足以明道者莫如畫然世之學者第悅丹青
之妍美評品格之高下而已未必以道觀也吾
聞岬石陳君少業儒無成後乃弃而工畫有年
矣庖丁解牛自謂進于技今安知君不爾耶則
吾黨與之游又從而詩歌之端有出於畫之外
者夫志於道然後可以游於藝先本而後末也
由藝以會道沿末以求本則難雖然尚未忘本
也端端於藝焉無為貴之矣是以君子之學無
往不務本也余欲為吾黨告故序

海日樓初稿引

蓋吳中董太史與余善意不可一世獨才葉君
推轂春官第一因識所為制舉言不覺舌舉矣
無何握符令郡之海豐豐大穰民所不足者實
則覈其虛而實之士所不足者文則藻其質而
文之公餘漫興幾與山谷應響蓋自得令君而
余郡東南羅浮諸名勝在在落騷人襟袂中助

詞場鼓吹也余讀其詩若文不敢謂黃初以後人而覩其貌恂恂儒者夫文章果関世運乎抑関自性靈乎文無古今安有時代仲尼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于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且聖則其文說鈴耳何乃罪代降哉令君宏中而肆外一日過余相與譚要眇之學初而瞿然繼而憬然又已而喏然不自知膝之前席也嗟夫令

君進于文矣海鬣塢蛙庸有量乎夫譚性命者卑詩文攻詩文者迂性命一以為屠龍之手一以為雕虫之技兩家相目壘若敵國而令君兼有之夫令君則所謂通才者矣

書俞貞女傳後

梅大夫某之傳貞女也豈不偉哉按貞女蕪湖之移風鄉人姓俞年十二字潘氏于既而潘死貞女歆往哭而父以禮止之遂矢志為潘氏守節終其身云貞女有弟曰洽昔遊太學時與予

同舍為予言貞女之居也率禮不愆諸兄弟婦
嚴事之若母姑然乃貞女亦以諸兄弟婦事自
任攻苦茹淡輯睦其不協而調劑其不均俾大
小各適宜而內外無異言若是者蓋四十餘年
焉嗟夫難哉含識之類無不重生故必欲有其
伉儷與其嗣息以為不虧生也豈知形骸為寄
宅百年為瞬息一旦去之即軀幹非我有而况
其外焉者乎非我有而欲有之故貪生畏死就
利規害無所不至徒為瞬息之寄宅計然未必

得完而失所以生之本矣若貞女者字而未嫁
不謂未嘗有夫故能終結心於夫氏而貞德成
焉亦不謂未嘗有子故能終勤身於父後而女
道至焉殆能遺其生者也世之營營以重生者
究之必死此無以生為者亦死等死而下協倫
紀上耀日月亘宇宙而長存則有不死者矣浴
也稱貞女將卒之日以平生所服用分諸婦戒
曰勿以為鬼物也人死如燈滅何鬼之有可謂
至言此其所以無以生為也第推燈滅之義則

貞女之行惡在傳不傳哉吾獨悲夫名為丈夫而以重生之故喪其神志敗其檢壓者故志而著之

書胡文順卷

胡公宥休寧人以御史按治廣西隨二蒼頭曰文順文學未及一載轉僉雲南憲撫夷染瘴病亟文順焚香割股以進公服之良愈又半月有罔寺之命忍鬱鬱不樂病復作勢不可起文學拜天以身禱遂自刎然公竟亦以是日逝嗟夫

茲二士者求之於古罕見其傳矧今之人耶嘗讀東漢書載李善存撫孤兒彼一蒼頭與獨行之君子并列范氏其能史也然當時瑕丘令鍾離意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太子舍人遷至日南太守能以惠愛為政懷來異倍則范史非能傳蒼頭也今二士之羨過於李善而上書之舉孰為鍾離日南之譽不宣獨行之傳其可必乎嗟夫吾不能不有所感也聊書其卷以堅文順之善於將來

明德羅子祠堂記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何居蓋吾師之學修於南城而行於金陵金陵之士有傳其學者故也吾師未嘗宦金陵而學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而其友天臺耿公以侍御督學于南畿以造士作人為已任即清涼梵剎為講所聚名士論道其中則期吾師至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弟子禮吾師與公故忘形交於多士雖不以師

席自居乃未嘗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發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晉其後二十年當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人世之念已忘傳付之情獨重言念舊都諸賢慨然歆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狎長江之巨浪偕二三之良友憇白門而盤桓于時則令政府趨激者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虛者數日既而舊游頗集新知亦進時有若李如真邑宰焦

弱侯殿撰張華字民部翟德孚茂才等朝夕商訂刮洗舊見如金之在鎔色未足則火力不休如玉之在雕理未澤則磨工不歇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深後是二載歲在戊子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為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會則姑蘇曹魯川文慨然興歎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舊京固宗周也吾師收拾千年學脉蔚為儒學之大宗而發揮於此此中不似吾師使學者罔所萃止

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予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擴菴董公公曰吾師德澤入人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歆興亦不可以沮已而曹丈還姑蘇未有成事又一年所復來則友人陸欽甫得可祠之屋於旗手衛後所蓋府君右衛指揮陳宅卜之曰吉輿情胥悅乃畱曹丈飭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門於巽方門之內夾道有槐四株復為二門入而西折復有一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為寢室主所奠也寢室

左右及後皆有室堂之後有軒其左尚虛則構
為佛閣以居守僧如桂其規制尚未甚備然大
率若此於是至者顧徘徊歎息曰此巋然祠
制也豈天畱之以有待耶起元不敏愧惟吾師
之學不出於平常而準四海施萬世率是以繼
往開來有勤其一生之精力未嘗少懈者常曰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中庸之精髓大人正已
而物正者大學之規模故合中庸大學而一之
吾師之學之所以為全也學者知中庸而不知
大學則徒襲平常之迹而亂其百度甘無忌憚
之小人而不覺知大學而不知中庸則好為人
師而儼然位矜莊之色至於畔道而莫知此則
不敏所自懼也而思與師門諸友共商之以求
其合一者也此祠成而講習有所矣吾黨興祠
之本意蓋在於此不然而徒曰金陵之士感吾
師之恩報之而已耳師恩豈俎豆所能報者耶
不敏是用推諸友之意而為之記

見心堂記

惟國家以官聯會治天子之卿一人督漕務曰漕臺命司寇之屬一人佐厥理焉曰漕刑厥惟治典頃以微文議革革二年而漕務多弗庀大卿請復天子曰然遴於司寇之屬得羅子直氏以來掇舊文咨故實母佞聰明縱詭隨廢者修墜者舉犁烈有當於漕臺王公之心焉治維新者維舊燕居有堂厥名湯春實惟前政仰承好生之德以敬慎漕刑之意歲在乙酉楊子北上過焉羅子觴諸堂謂楊子曰茲堂也不為茲署

有日矣今而始復者也予達其始復也歎易茲名以識之于其為予易諸楊子謝不敏乃任而言曰復哉復哉有無名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其心一也方春時和草木茂植蟄虫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育百姓皆曰固然惟至於冰壯地圻羣物剝極陰凝之後一陽始生然後天地生物之心可見也而聖人之心亦奚以異於是洪惟漕國之大命也粟數百萬石舟數萬艘役數十萬卒經途數

千仰天政俯地險平人情鉅卿體隆郡邑職於
是乎著漕刑以聯之至於河渠之蓄洩淮海之
間之不遲多役多虞凡經理於漕臺者亦於是
乎受事其要在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歷年
滋久事輯民和孰知其所由然哉此其議革也
上歆有所為而下昧厥嚮不可以提耳也下歆
有所言而上邈不接不可以造膝也於是乎在上者
若身之廢其支體在下者若使之失其詔相蚩
蚩卒旅又若乳稚之失其慈母也翁翁言不俾

矣天子乃發德音下明詔俞漕臺之請復漕刑
之官於是乎上下俱歆懽然交欣為之舉手加
額曰天子至仁也是不曰復其見聖人之心哉
夫刑秋官也而堂為春厥有旨矣春者三之日
而復者一之日也三中息焉由一以之三也亦
在乎見心而已矣忠臣之事君猶仁人之事天
也事天者見天地之心而養之事君者見聖人
之心而宣布之不行商旅不省方所以養微陽
也今吾子詭隨不縱則能杜其侮之在外者是

謂外者不入其象為商旅不行聰明不佐則能
謹其用之自內者是謂內者不出其象為后不
省方吾子當復之初用是道也舉而措之可矣
非真有見於天地聖人之心者其孰能之請易
茲堂曰見心羅子舉觴屬揚子曰善哉子其為
我記之

重修拱北堤記

庾嶺東折並海而南復西折逆流盤礴群山如
簇伏為湖陰為府治東南之水滌其左而湖漚

其右是以環惠皆水也湖高水注江若建瓴惟
恃三堤蓄焉南堤石骨旬固前人所致力者惟
此堤鍾樓故無堤水從此洩中離薛先生嘗言
宜甃之長水三尺許湖勝乃完前守潤寰黃公
辛卯後潦連圯之大守燮軒林公屢捐俸金委
官築塞不得固甲午春雨水大尋丈漂石決土
勢且及橋迨秋雨希水涸湖中之地曠莽極目
昔人所稱萬衆可屯者此矣邦人大懼公更歆

自舉于時鄉士夫葉司訓某劉刺史某梁藩授
某姚居士某李將軍某皆老成練於事者也劉
孝廉某張邑宰某潘生某徐生某司生某葉生
某孝生某皆直義優於謀斷者也議曰未可以
再勞我公且委官連年動衆貧民興怨今堤潰
甚工費浩大郡公捐發俸錢若干緡有差我輩
倡者亦合得百金可且舉事而徐議所以續之
又議曰經畫營度必有心計者為之請舉李金
吾某勞來勸相必精敏者為之請舉司舍人某

石舍人某徐陰陽某支收錢穀則徐李二生屬
焉督課工匠調度夫役須職而能者莫如甲子
所吏目吳某請郡委之議以克合則卜日經營
於是郡公縣侯咸覲行視郡者二守丘公視縣
者四守寥公式臨祭告神悅人和風柔日暄石
土之工併力偕作首治厥基相彼缺口土疏且
淖用松作槌入土數尺密比如擲松槌既平上
乃施石石去礪礪砌縫無罅三十餘丈隱如城
墉屹峙水涯內乃實土用牛蹂躪土細光膩欬

概試之堅不可入篩蒸之法亦不是過度鍾樓
堤僅高一尺當中為渠溢則洩之凡用石之直
若干石工之直若干土工之直若干先是十
方各處題簿求助於衆及是收之術窮於化慳
助資於好義故僅得若干金惟是牛力取之近
鄉其餘竹木悉給價直共費若干金始甲午冬
某日訖乙未夏某日為日若干諸公在事者蚤
而往暮而返親立畚鍤風日之間耳目手足以
及唇舌莫不為用諸長者分日更番追陪閱視

希酒勞苦小子某亦竊與焉於是源泉滄畜波
瀾濫漾魚蝦產育菱芡布葉煙雲合散鳧鷖沉
浮舟艇網罟雜還歷亂橋梁亭榭緲靄飛動兩
降水溢循渠而出清激可悅傍可列坐時經漲
潦漫而過之土石一如毫不虧損上擬布石用
匱而止是固有待患不在近鴛城萬雉半入鑑
光漁歌樵唱朝夕相聞杭穎之匹誠亦無愧是
舉也郡公未嘗責吾民而吾屬自以義應之始
者蓋亦落落難合矣而竟成之者中有長者一

楊大史家藏文集卷之四
二馬持其議也及其翕然從之也則莫不視衆人之休戚若在已任衆人之勞怨而甘之供給無所受崇名無所徼湖利無所取孔子所謂貨惡其棄於地不必有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已者何以加此擴而充焉轉而徼焉吾鄉為三代之英矣此可書之大者豈特全城池之險完風氣之美已哉故記而以助金姓氏列之碑陰其題在簿而不出金者隱其姓名而書若一人簿到而不題者書某約以示義之不可後

董公祠記

東莞令董公之有生祠也自公被徵時也祠之有記也自予之遊莞也莞之為邑與吾惠接壤川原萃止人物殷繁財賦埒於番禺要害扼乎全粵舟車走於遠裔險健甚於淵谷泱泱乎大國之風茲治之甚難前后令斯邑者率以嚴明勝之赫赫有聲數公矣乃以寬仁教化得民者惟漳浦楊公樂安董公而已而董公為尤難蓋值上初載江陵輔政頗尚操切宇內吏治過

於承望以蒼鷹乳虎為能小民重足而立莫必
其命而公於是時恬然不為動一以惠愛施之
是以其得民尤深莞人士之稱公曰公非獨仁
而已殆智且勇焉其緩催科革耗例謹權量省
刑罰諸所慈側仁也當是時兵荒之后流移者
衆諸事紛紛民無所措公至一一更新施為有
序於是疲者以起困者以甦流移者以復非公
之智歟莞吏徧訟實倚胥史以為奸鬼魅成風
低昂在手民間冤抑鮮有伸者公燭茲弊片言

折獄不憚平反務得其情又非公之勇歟又曰
公有德之大者二而後事莫之踵行如立保甲
以絕寇源設義倉以備歲歉是也今見其害思
其利當公在邑民已歆相率生祠公而公弗許
及徵入為侍御史而民之祠乃成又十餘年為
萬曆乙未予以遊學至莞見公有祠翼然予入
而揖公像莞人士聚而觀焉遂為予道公之政
如此其中父老有泣下者明日相率詣其鄉之
善士而與予遊好最篤曰譚山人清海者介紹

以請記于予予與公同師盱江近溪羅先生羅先生嘗令太湖去邑二十年民再獲見如見父母公事先生最久東莞之政厥有本矣學者或議盱江之學無用然前後采聽凡經先生薰陶者受民社寄多以至誠仁愛得之其表著雖不盡如公而要之無愧則何可以無用之學議盱江也惟予最無用然亦未試之治民不得遂為盱江累也公今撫治鄖陽活飢民以百萬計將采樹立有澤天下願萬世若光顯師門實公乎望而予之記安敢以不文辭

大崖先生祠堂記

古人以學道為急故不遠千里而從師于游吳人也而學於魯陳良楚人也而北學於中國若此者難望於後世矣後世以訓詁辭章為學其於聖人之道莫不自以為知之也又奚以師友為哉先生幼抱異質長雄於文一領鄉荐遂絕意仕進從嘉魚走新會以學於白沙先生此果何所見而為之耶蓋先生稟天地剛明之氣故

其神識拔出於流俗之表一切功名富貴不足以為之動人之嗜好不在彼則在此理固然也地之相去也豈止有千餘里而已至白沙者凡三其始也居七越月其繼也居一歲又其繼也幾二歲矣當是時也師弟子相與登高山望遠海追雲逐月飲酒賦詩以為樂至於何物而為道何物而為學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自得之也此其聲應氣投高風遠韻萬世之下豈不令人有餘思哉

今之知先生者皆以瑰琦之文及不仕之節而已至於依依于白沙而不忍舍者未重也是棄先生之所重者以重先生也先生未遊白沙時已有文名今觀集之所存者皆在白沙時作及游白沙後所作也則先生之所自重者可知矣白沙先生嘗序交為先生別意義最為微奧大抵言有道而後有交嗟夫交義之不明於世久矣如先生之於白沙乃所謂交也交義立然後友之倫不廢友之倫不廢然後彞倫常叙矣然

則吾人與天下後世所當重先生者誠在此先生歿八十餘年嘉魚令蔣公始倡率士民構堂而祠先生又捐俸置田若干畝以奉祀事蓋先生之德久而彌彰亦蔣公之志行有曠世相感者乃孫憭致蔣公命徵記於予予廣人也嘗讀白沙書稍知先生始末不敢辭故特着之以示務學者知求師而事師若先生者可也蔣公名時馨福建漳平人同予舉丁丑進士今擢南京大

評事

敦仁精舍記

郡城東門外東新橋南人家濱江而居里名招魁不知所始溯其地脉自烏禽嶺而下東西二江夾之蜿蜒數百里至白鶴峯東坡故居又迤邐二三里至此而盡西江之水環遶而北與東江會郡城循江迴合東新之橋鐫焉江流若帶人家既面江多南西北向日之出乃在其背其間有地畝許面東迎日豁如也歲丙戌予奉命封崇歸而病目思得山林僻處以自頤養予

從先貞運為言此地予不覺躍然或止予曰此
兩江之下流大雨二日水深五尺大雨五日人
居無脊無雨十日水無一滴道傍之苦專人之
所共棄也予聞而解之曰子不聞乎山木以不
材而壽寢丘以瘠惡而久使此地非人所棄也
者予惡得而取之乃出錢二萬買之鳩工堤其
下流為費頗巨其中乃積水蕩漾而成湖名之
魁湖而此地宛在水中央若扁舟之浮於煙波
也戊子閏試竣事便道歸省則予弟貞勝為予

培植漸成林藪壬辰惟先君之變一身不自惜
何暇身外物撤廬之後無栖止地乃謀屋魁湖
其木則杉取其易而工省也其埴若瓦則陶
取其能水也凡為屋二楹前堂二楹為翼靈二
後為樓四楹外為大門堂以奉先師明德先生
主門則扁曰敦仁精舍吾惠人命水中地曰墩
而東向仁方也故以敦仁名之其前有軒即謂
之能愛軒當軒百里而遙有五峰焉狀若五老
登樓可俯而招也江西之流若匹練直懸簷際

河南水東煙樹眉列左顧象嶺右睇馬岫迴眺
其西則所謂濱江而居者比廬偉之而皆隔以
積水山色湖光隣春漁唱四時之景無不可悅
予性好靜而年來復多病得此屋居之甚逸朋
友自遠至者留之常經旬逾月而後去其近者
朝夕度迳相從凡相與游衍者無間久近談笑
真率禮數踈簡予食為之加飧寢為之晏起病
而為之灑然以逾也夫仁之為道甚大古之儒
者備道全美尚不敢以仁自處予何人斯而敢

云敦仁然以其居之而安也竊自擬于易之所
云安土者或不過此因安土而得敦仁之號因
敦仁而得能愛之號遂以扁之庶乎參前倚衡
而毋以安於今者不安於後也友人或聞予言
而笑曰子欲常安於此乎獨不聞安安能遷之
義乎夫有所安者必有所不安者也惟無所安
然後無所不安予乃起而謝曰偉哉此言殆非
予之所及也遂併書之以為記

歸善縣學尊經閣記

學所以明倫也經所以教人明倫之法也倫不
可以不明則人不可以不學於是設為庠序學
校以教之學不能外乎教則經不可以不尊於
是作為深宇崇棟以尊之經尊然後人知所敬
知所敬然後經可明經明然後倫明倫明然後
修之身而身修措之家國而家國齊治推之天
下而天下均平明德親民止至善而大學成矣
上自國學下達州縣制有宗卑儀有繁簡然其
所謂尊經之閣則皆得倣而為之吾疑善學未

備斯制豈非二百餘年闕典哉邑弟子負何黎
曾劉等相率以告邑博士先生博士先生祝君
某符君其秦君某遂率諸生以告縣大尹留君
因復率博士諸生告太守林公二守丘公三守
陳公唐公四守廖公僉曰斯舉誠不可以已為
之請於督學陳公報可林公留侯覲行丘公視
郡廖公視邑廖公曰邑庠吾責也於是度其地
則在明倫堂後舊為大姓侵其左畔嚴州司訓
葉某為諸生時率諸友力而復之深廣方正若

有待焉經其費則在位者自太守林公而下各捐俸以助為錢凡若干縉鄉士夫自大司馬葉公而下各捐貲以助為錢凡若干縉諸生捐廩或捐貲稱其家為錢亦若干縉董役推列職之能者則吏目吳某推諸生父兄之能者則陳某何某乃命形家相基定方乃命日者諏期筮吉乃命陶人厚埏其埴乃命梓人偉選厥材經始於萬曆甲午冬十一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落成真得詩人勿亟之義矣高若干尺廣若干

尺縱若干尺四周垣墉欵堅久也上啟交疏欵通明也布廣其下正襟而坐邃如也梯而登之四望豁如也蓋閣之雄壯如此可以尊經矣嗟夫茅茨土堦之世烏覩此閣哉匪惟未覩此閣亦未睹此經也然其時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其明倫之化有後世所不能及者何哉孟子言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且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故其時經雖未備而教則大行者勞來之力

也夫萬邦之廣亦豈契一身能徧為之勞來哉
吾想契有知人之明必且舉賢人於朝受命以
分教於萬邦而使皆心契之心一一如其所勞
來故能成也世漸降文漸繁孔子生周末蓋苦
其患而刪之乃有六經于是乎上之所以教下
之所以學盡徵於經上之人曰吾有經與汝吾
何事教焉而漸失其勞來之術下之人曰吾有
經在吾何事求焉而不知有勞來之益迨于漢
唐之訓詁宋之集傳出則幼學小生皆可以哆

口而談經妄謂斯道如日中天而不復求師矣
故後世之人心士習漸不古若者起於不師人
而師經不任勞來之術而任訓詁集傳之文道
似明而實晦人才似多而實寡也昔人訛學校
之廢云博士倚席不講今至并其席而無之有
司不以問也里塾之師舉業之習已為不古今
至不衣冠而處桃達博奕相與為之可痛已失
於後生小子不遵嚴師之義而為師者亦樂為
簡便而不自嚴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謾

云等經經其可得尊紘雖然勞來至矣而經也者亦繼勞來之所不及者也學者惟患其未知尊經也苟知所以尊經則必求所以明經求所以明經則必求其明此經者嚴事而聽之又奚患乎倍之難變也則此閣之建使人觸目以警心顧名而思義其功豈不大乎習之蔽時為之也不獨在吾邑閣之建足以起敬維風者則吾邑得之異時經術修明人才輩出繼伯契之業以弼成陶唐之治未必不基乎此邑師生謂予職經而樂觀斯閣之成宜有記予既辭不獲乃推其感慨屬望之意而備書之

貞孝自天述

婦而堅從一之義者古有之矣堅於未及于歸者未之前聞而今間有之女能挺身急父之難者漢之緹縈是也而貞未聞也貞而孝如熙亭艾公所著胡氏事實豈不偉歟胡盖少字張之子也張死胡僅十餘歲耳已能矢志之死靡他竟與其父母諒之斯已難矣亡何失恃父龍徵

者家使自喜不問家人生事女乃勤女紅督家
政以禮其父父與長者遊則天下所稱海忠介
公者館校 國朝奏踊未幾忠介公歿而疑者
中之禍且不測女乃截髮毀容徒步上書當道
誓死必脫父厄四方賢豪長者憐其志共明其
父竟脫之此緹索之所得於漢者也抑非獨如
此而已張之翁老且困女竭力孝養所居與翁
家相去半百里歲時伏牖不曠定省此入其所
以孝也或曰貞且孝則然矣而何以言自天也

楊子曰斯則有二義焉方其哀婚之死而矢心
靡他也孰為之蓋莫之為而為也及其既父之
難翁之貧而赴之忘其身事之忘其勞也孰為
之亦莫之為而為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
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女其有焉猶未也兩髦
之逝無所可為而夫婦之綱竟賴之以不泯者
尚可言也至於克家以禮其父舍生以急父之
難則男子事也有夫而事翁可也事翁而不
以夫天不可能也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

於六翁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為則男也天不
得而女之矣故曰自天其所自天也其自為天
也合是二義而女之貞孝始備矣武進儒學諸
生某等若于人詣部具呈胡女之實是關於風
化之大者也其未及表也蓋有待也是以著其
說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五

邑舉人門生黃

璿

龔克修

男見峻

黃

玠

黎導指

見暄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全較正

見暉

全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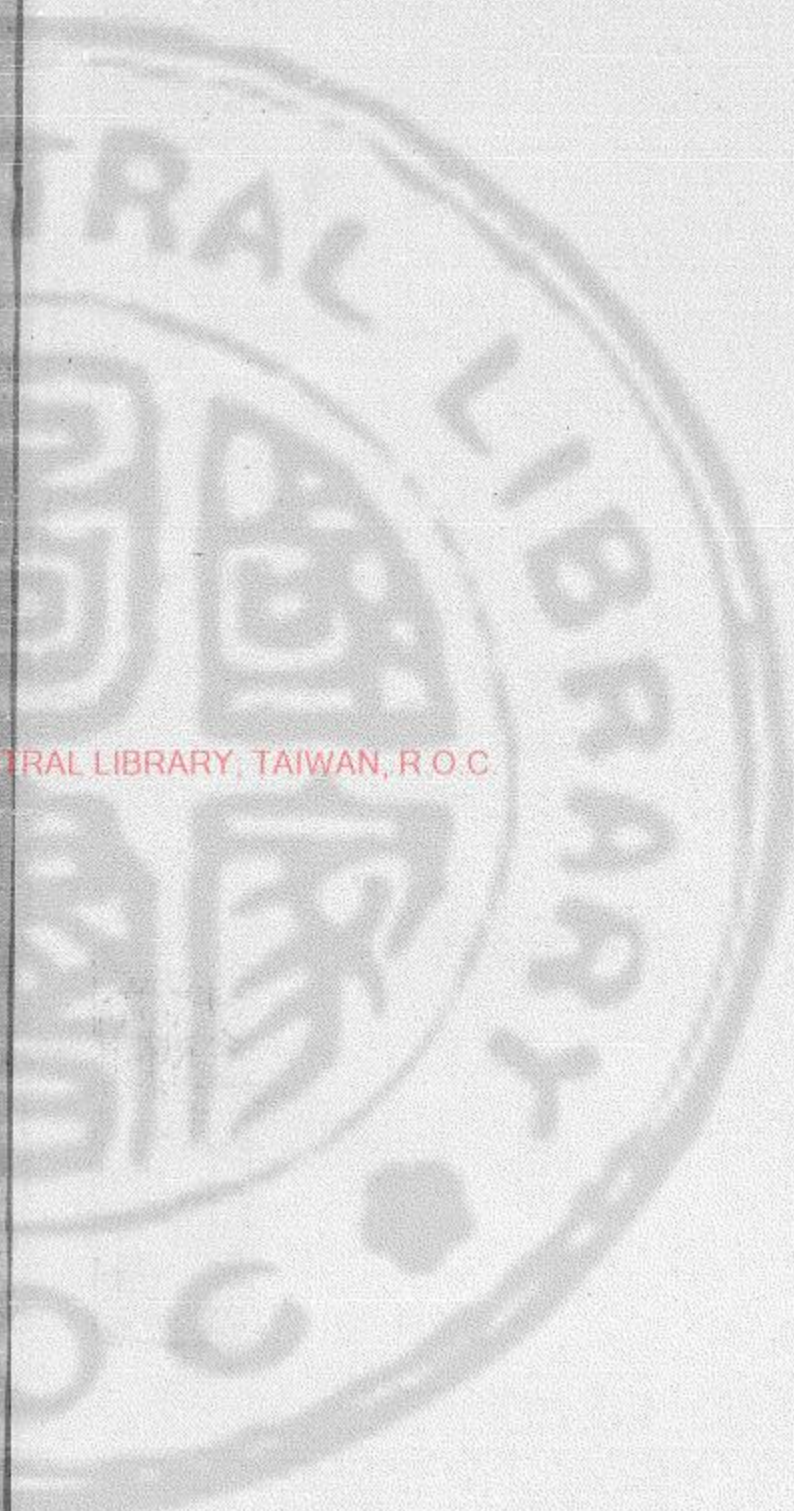
任見昕
孫開春

墓誌銘

明勅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

雙崖鄒公墓誌銘

雙崖鄒公諱某字某江西吉水人也子元標事



楊文忠公集卷之五
今上以直諫著聞守南京刑部員外郎秩滿引
疾在告數載 上命以郎中起之會丁母艱乃
感激陳情臣事 皇上廿餘年僅得一蒲宜赴
部徼一命為親榮適狗馬病不能今 天恩不
棄 新命式臨臣始有母今則已矣傾葵何日
捧檄徒悲竊惟臣雖奉職無狀然臣父臣母所
以教臣者實備且至伏望 聖明垂念給與應
得勅命以旌先臣之功死且不朽啣結以之
詔曰可於是公得贈如子宮母贈孺人實異數

也初標舉鄉書而公卒已葬公於祖隴之偏後
十五年改葬白沙又十三年為今年己亥再遷
其麓距始葬廿有八年矣而未冇銘走价予屬
予不文徒以講學信吾年友固得以質書按狀
公蓋異稟幼凝重若成人父呆夫公竒之使從
琴山先生學琴山先生故耆儒不可一世士獨
器許公不去口試郡縣為給諫汪春渠公賞拔
曰此千里駒也及試督學輒弗利公下帷發憤
咯血不廢母歐陽夫人止之曰豈學之咎耶亦

有數耳無自苦公悟遂罷舉子業而優游聖籍
寤寐賢輒久之六藝淹貫文行純備而最所向
慕者里中先達兩羅公最所潛玩者陽明先生
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傳習錄也郡邑子弟多宗
師之至他郡邑亦望風禮聘公咸循又善誘俾
有成立公為人謹於禮無所忽嘗飲於虔著姓
高會滿坐沾醉公凝然益莊乃若閨閫之內無
惰容無戲言常遠還止宿外舍或問其故不答
妯娒有違言輒咎內子內子歛容謝乃釋不則

累月不入其威嚴強毅如此教諸子尤肅或儀
觀不飭輒戒曰羅先生遇子弟不馴謹者不見
見得無為羅先生所斥乎嘗有事于宗祠工人
私致二果公不受標尚幼方讀不聞公言將取
啖之公呵曰若不辨可否而果是甘耶朴之不
少貸及標博學有文名公戒之曰讀書猶之泛
海寧以一勺盡水綴文猶之調鼎寧以一鬻盡
味思存見少奚以自多及標隸博士籍又戒之
曰子弟不患不才患才逾器識耳器識不足若

王楊盧駱寧足多乎及標領鄉書則又戒之曰
子弟不患不達患達而不軌于先訓耳夫令名
弗彰而直以一第自雄非所望也公之教可謂
得豫之道矣公平生孝友敦睦嚴事伯兄待二
弟極憐愛遇諸子侄無異己子得嗜物必先之
伯兄歿遺女未字嫁之如所生宗族或有饑寒
解衣推食不遺餘方曰誰非祖宗遺體吾能獨
溫飽乎歐陽外族子宦于外公守視其先隴歲
時致酒脯之奠其厚如此屬纊之際猶惓惓以

忠孝二字為後嗣勉其精一無二者歟天子
褒公之詞曰經為人師行為士楷雖弗施於有
政而能範于而家公之潛德闡於是矣標立朝
零謬章前後十餘上而首論江陵奔喪實與羅
文毅公綱常一疏爭光有此氣節已是八九分
人物而猶不自足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而歆躋
於聖人之域斯二者實公之教也聞歐陽夫人
媵公時族人百計擠墮公竟無所損公之飲於
虔也虔媪伺公敬肅之容卜公後嗣必貴由此

觀之積善餘慶不虛已公生卒年月世系子姓
如狀不具論銘曰明親至善止必知大要身修
首家齊閑于有家政克施人有良貴人弗思思
之人可此屋封 絲綸照耀馬鬣崇豈惟鄉里
習其風聲聞具達自我公太史直書闕幽宮有
虹其氣騰豐隆

贈文林郎汝濱張公墓誌銘

公諱均幼字世恩姓張氏開封襄城人也隱德
不耀于時至行有孚于里世居汝水之上里之

人重厥名德以汝濱號之純篤朴茂根乎天性
之植孝恭友愛卓乎人倫之表家世澹泊惟可
耕之田一項歲盡力其中以仰事俯育餘以為
子師館穀費平生宅心無它惟力田教子二事
其務也兄弟五人修短不齊公任序四之職守
相猶之戒有兄之嗣而貧曰於我乎養不以累
厥弟有嫂死不克塋曰於我乎殯不以累厥姪
里人嘖嘖相聚歎以汝濱公為難至於惡少暴
桀子弟方有所爭忿不可解者一聞公至輒自

平抑和懌以息公亦絕欲勸諭以好言其與人發氣滿容披衷赤露情素絕無町畦可疑之意以故里中無老幼賢愚皆親信之惟其言是聽家雖寡積見人困阨輒出所有賙之不為恠惜有旅人阻積雪饑且寒倚神叢而號彼富室子皆相戒閉戶弗為顧公過之輒解所衣褐覆其體歸趣炊爨徃活之其仁如此又有輸長抵舍而醉遺所輸金公自外入得之不知誰所遺守視良久輸長循途而號吾無以輸縣吾死矣公

聞趣還之其義如此古所謂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廣者公之謂耶年逾六旬會朝廷覃恩賜天下高年爵一級里人上其善於縣官得冠帶以耄壽終有子三人仲子寧以壬辰進士知江都治行高等考績贈公文林即如仲子官伯安季守庠生伯仲配孺人常出季繼配孺人韓出也女一適里中孫氏子某公仲子寧予所取士以書來請銘銘曰

周重孝德謂之吉人漢之取士孝弟力田皇

矣我明多士振振既布列位亦洽隱淪於維
汝叟厥德何厚惟睦惟睦惟孝惟友教不出
家俶載南畝德積開先功著身後肇基 皇
祖教民六言孰是備美惟汝有賢 綸綍煌
煌貫于重泉太史書之萬古弗湮

文塘黎先生墓誌銘

黎先生建昌南城人也平生以學為命脉弱冠
補邑博士弟子業舉過勞得中虛病因棄去本
羅氏甥周旋近師講席有年敦孝友罕過舉一

日遇熊先生者呵之曰汝沒天理遂憤激深思
之廢食不寢夜半恍悟通身汗浹天明詣近師
大哭述狀近師喜甚撫慰之自是學日篤聯同
志日切後遊武夷有碧眼翁兀坐招提中竊異
之四顧無人掩戶長跼請教翁呵之曰汝近溪
弟子耶門面心腸不足教也先生驚伏不敢起
頓首堅請教言久之命起為說中庸天命章自
是始脫言詮故先生之說中庸多近師所未語
者有所本群居未嘗自異諸同學咸心醉之年

五十遊金陵頗出宗旨接引後學歲丙戌侍近師再至會憑虛閣時主會者太宗師趙公故諸生無不至紳衿之士外及緇黃下逮僕從殆萬人師為說中庸費隱及大學明明德之義皆自愛親敬兄慈幼平等處發之無不聽悅先生學益進時不肖持節封崇歸省先生徑造焉則吾鄉之士數十人被教言稱弟子不肖述其論說作來與記近師印可曰極利初學為評而梓之其後南北往還先生多與偕不肖領益不可勝

紀先生及物益廣而其詣亦以益邃不肖承乏南部二載有餘先生一再訪年七十又一矣尚強健不肖竊喜道脉可壽不肖家多難以來日夜望先生再至慰誨我孰知先生亦長逝矣哀哉先生道貌修削清和出言徐緩而其氣浩然非外物所能撓常曰位天地育萬物道在則然不以顯晦在京師有欲薦之朝者先生堅止之曰公肯見信何必薦我不肖自先生初遊金陵邂逅領教踪跡漸密前後二十餘年未嘗聞先

生言人之過近師嘗曰老實人也天臺耿公目
為羅門顏子其學究極天人之際可一言而盡
也臨終病劇講學不輟眷屬哭泣于側而不動
其天壽不貳者歟先生名允儒師命也字成之
號文塘生嘉靖戊子閏十月初八日亥時卒萬
曆戊戌十月十一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一前配
毛氏無出繼配李氏養子奕先娶毛氏生子奕
科邵庠生娶陶氏女三長適余承 次適黃從
龍次適鄭之辭孫男三繼祖繩祖欽祖孫女二

茲奕科遠來請銘不肖未敢任知先生然亦未
敢阿先生謹存其實如右以待後學而銘曰盱
江之傳赤子是師於惟先生具體而微紹宗翼
教人動天行純純實實忘迹忘名茲為伊何是
黎先生

善士松泉萬公墓誌銘

盱江萬貢父歿圖所不朽屬弟賓守几筵自走
二千餘里造史楊子道病歷三時始達楊子以
其嘗學于明德夫子也又悲其志之孝且誠也

無所辭按狀公諱國正字君表別號松泉姓萬氏蓋畢萬之後云五代時徙進賢至世顯公徙南城世顯公傳大受公皆仕宋尊顯入明有斗祥公舉永樂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後四世至古軒公為益藩奉祀生雙橋公仕為黃崗令起復補興山令是為公父自徙南城至公十二世矣時顯時晦然率秉禮為盱著姓焉公幼而嗜學弱冠補郡博士弟子負苦學病劇棄去而攝生體乃壯奮曰家可為政也奚仕為故公多

孝友之行如其志父雙橋公貢京師游太學公任家督奉母丘儒人饒甘旨給家人衣食不乏雙橋公歸四方多來就學公為調度俾無內顧以養志及雙橋公兩仕為令也皆劇邑難治公從內悉意助助雙橋公得餼聲藉甚皆公力雙橋公病不櫛沐不解帶以養比歿居喪有聞二弟督教之有成任仲家政及析箸以田廬器物腴美者歸焉曰仲勞幹也仲卒撫其遺孤恤其嫠季將貢幾續父業而夫公慟甚撫恤亦如仲

因曰吾家書香不可中絕遂杜門以教二子被服以古人格訓而身自屏繁華敦儉朴以先之至如聯族會增祭田不費惜也娣姒三人裝資皆出筐篋無所恡其厚於天親如此公與人交必盡其誠謀必忠平淡恬愉終其身不物求亦不物迂故公不出家而令聞孚于鄉時郡守楊公守仁用縣令范公請旌公云善士萬某居世祿之裔紹清白之操事親夙著孝誠待弟咸稱友愛杜門教子絕意積儲樂善好施懷刑安

分按治邵公陞亦旌公云朴素有古人之風安貞協幽人之吉是三君子者皆卓然人倫之範豈虛美哉丘孺人卒營墓地八年乃得之心勞力瘁竟以是病遂篤顧逍遙閑暇端坐而逝生

乙酉年正月廿有八日卒癸巳年某月某日享

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十都水南名族男二長貢娶憲

伯孥山丘公女次賓娶文學某女女四孫男六

人貢所生士陽賓生士金娶蔡氏士鍾娶黃氏

士欽聘吳氏士鉞士錄俱幼孫女五人內有聘

于明德夫子之孫者曾孫二重慶士金出長慶
士鍾出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某山銘曰三代遺
英一方儀刑師帥是褒采風是旌孝謹不衰將
繁以興山川永固葆此刻銘

明處士竹庄金公暨配孺人墓誌銘

富者兼衆人之產貴者處衆人之上天地之於
人一也而獨厚之何也彼盖有以取之而天地
未嘗有心也衆人之情莫不慳其所所有而罕恤
人之心斯率為衆人而已矣於此有人 〇銘

慳其所所有而恒心乎恤人夫不慳其所所有即其
量已無衆人矣於法不冝富乎恒心乎卹人即
其德已處衆人之上矣於法不冝貴乎盖有身
遂享之者矣即不然亦必在其子孫予嘗見富
貴之家而詢其先世未有不輕財樂施好明人
之急者也而竹庄公亦云公平生慨慷有大節
不事家人生產位業家雖窶且貧乎然見人有
急輒舉所有濟之或有饑年自給即斗粟亦推
與鄰里共食此何如其為心也公少時好鬪鷄

挾彈為豪俠浪遊公配某孺人攻苦茹淡躬績
紡以助公之不給且涕泣以導公中年乃折節
訓子孫孺人蓋有力焉然公之意遠矣譬之位
室公厚為之基而孺人其垣墉蕪茨之者耶世
間年少浪遊何可勝數然竟落莫無所立公有
子文且武世其家又有孫掇巍科登膺仕為特
名卿所得良厚矣則其所存者天淵異也茫又
倍物豈得見淮陰背水軍而撫掌耶公諱鳳字
明鳴別號竹庄祖廬陵諱遺者洪武間以

水軍衛千戶調南海遂世為南海人三世祖諱
讚者生公公生於成化某年某月日終於正德
某年某月日享齡七十有六孺人某氏生於某
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享齡若干合塋于
越王臺之席帽山未有銘孫節予年友也請予
銘銘曰惟大度無所取惟深仁有所予惟未食
待來許史氏書千萬古

明秦府典寶鄉飲賓雲岩閣公偕配李安
人墓誌銘

維揚間立吾甫為南廷評以論學予交乃手厥
祖狀示予曰不肖選起家戴氏禮也實始先大
父雲岩公不肖嘗稱禮於先生而先生不以為
非爰敢丐大筆為先大父銘庶吾後嗣敬念不
忘乎予辭不文立吾甫再拜固請不獲辭按狀
雲岩公諱金字體礪世為陝西綏德州人四世
以下俱隱德弗耀至父琮公以貢仕為合肥縣
主簿九載清謹一節罷官貧不能歸而占籍於
揚娶於田生三子而公季公少與仲讀書嗜讀

戴氏禮口誦心惟而躬行之合肥公貧甚公奮
然曰禮稱事父養老謂何吾安能坐視吾父困
乎乃棄佔嗶隨婦翁李公治鹽筴參畫中機宜
諸賈客嘆異何年少而明習鹺務乃爾皆托心
膂家是用饒極孝養以安合肥公合肥公卒哀
毀骨立治喪塋如禮除服而仲第公傷合肥公
之不及見也色養田孺人兄弟交相友愛食必
同几衣必同縑移伯兄之殯以塋於揚迎長姊
之家以養於揚揚人翕然稱義焉公五子皆以

戴氏禮補弟子負時揚士鮮習禮公乃延訪四方名士捐貲產館穀之時則有昭陽宗履菴公姚江邵越湖公黃望山公最後則有豫章劉肖岩公廣德李冲涵公數公者相繼登第以去如宗之方城公邵之梅墩公直統家塾取上第而公諸子竟困棘闈仲亦六上春官不得第然維揚之禮自閻氏轉相傳授彬彬稱盛矣公雅有節俠風雖被服儒生而秦晉賈操奇贏入揚者無不傾心倚毗者會嘉靖戊午聞倭寇海上自

通泰逼揚郡守石發丁壯登陴見倭皆披靡守計無所出公獵纓與秦晉賈言曰諸君產塞上肯見鋒鏑且居常自負射命中恨不得一當虜今倭視虜怯甚願我揚人無敢發一矢者以故倭氣驕日逼今諸君亦坐困城中與其俟城破以匹夫勇獨全孰若登城救此一方生靈且諸君亦恃城自救也時秦晉賈居城中者不下數百人一呼響應公盡出其家葺烹羊擊鮮持巨觥拜之諸賈攘臂先登時倭蟻附城下將躋董

相坊以上諸賈中有郤姓者故參戎子執弓矢連殪數倭迺稍稍引去揚人始有固志呼聲大振守偕丞尉馳而登城曰是誰為之倡乎已詢知為公執公手曰君義士恨知君晚公密因進言曰諸賈皆千金子無稅畝於揚中多使酒任俠者以客禮動之其氣當尚奮倘民役之則沮喪不前矣守唯唯日持牛酒謂公當以已意餉之諸賈酒酣狂彩服露刃光彩耀日據城上大罵其聲無不塞上語者聞發矢中倭斃之倭抽

矢驚駭曰此巨弩勁矢非南人有安所得邊兵至也為解去而城守得全時城中人無不德公者守劄上聞公遜謝已賓致鄉飲亦辭守不得已自為置粟請得次補秦府典寶曰君秦人也當為秦輔公勉受之然冠帶竟不一御次當補終不往後相繼為揚守者咸造廬以大賓請堅辭不赴也公好行其德秦晉人有疾不能養喪不能歸負不能償者取於公不厭嘗焚千金之券其少者不可勝數暮年產益罄怡然不以

為意劄梅墩公按治至維揚知公宴曰故人何不一見乎終不往亡何而立吾甫弟進士立吾甫之弟士聰亦領鄉荐二人者第四子之子也公於是喜可知也勉就冠服優游里中蒼顏鶴髮里人望之若仙迨逝之日若未嘗病者配李安人父李公諱傑與合肥公同里相友善因以安人歸公時年十四即偕詣合肥值田安人病不任家政盡推付安人凡所指畫無不當田安人意奉田安人三十年間衣燠寒疾痛疴痒搔

抑而敬扶持之歲時率諸婦迭跪稱觴盡懽諸姑有為田安人特愛者分已衣食遺之莫得慳心焉子姓既蕃臧獲亦衆而安人約以共爨閭域之內禮度森然諸婦無以貨畜私者或終日侍立不少示懈容蓋真有古人內則之風矣其禮厚塾師也朝夕視供具遇課業必設醴慰之方公之餉諸賈守城也安人脫簪珥解衣襦佐經費不惜即公振貧周乏任所出入亦無吝色常語人曰人家貴子孫賢財猶糞土耳何足貴

乎年八十亦無病而卒公生正德癸亥四月十三日巳時卒萬曆丙戌七月二十三日申時安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戌時卒乙酉三月二十八日未時公壽加安人四齡合葬某山之原當公歆興禮經之業延禮諸名公及結秦晉賈驩皆傾貲其在允倍孰不笑公好為大者及有急而全城乃費人力也立吾甫之說禮將尼父首肯非獨以經學魁蘭省科名赫赫而已今科其子汝梅又荐於鄉閭氏之專門於禮且軼大小

戴而上之非公親賢好士之所貽哉顧相公者李安人力也可謂天佐之合已欽曰一種一穫者麥耶一種百穫者德耶修禮以耕講學耨耶夫耕於前婦耘後耶汝閭世業大且膺耶聿修厥德念爾祖耶

國學生浚池黃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也卒二載矣冢嗣春雷以郡博士譚公炯所為狀丐銘曰吾父與叔父同遊明德夫子之門吾父平生所友罕若叔父者必得叔

父銘庶慰吾父于九泉予手狀蓋愴然淚下者
久之憶昔丁亥之春予北上便道候師見無講
所謀諸同門相與徘徊於鳳崗之麓僉曰此地
宜堂時惟先生與後崗動色相慶力以堂構為
己任未幾有堂翼然布師講席諸友濟濟揖讓
其間四方至者館焉蓋一年所而師逝然師門
講會不輟且日以盛者以血堂也每督學使者
至必登斯堂考問諸子德業為鴻科額屢應賢
書不乏今天即堂置師像春秋奉祀詩歌洋洋

而牲醴之需飲食之費莫不有田皆先生后崗
二人之力自先生率同門之友咸慟哭涕泗若
失所依嗚呼有功於民者死而民思之矧若先
生有功於道者耶先生姓黃氏諱承宣字某別
號浚池建武之有黃氏自我 皇明二百餘年
以明經起家為郡望族高祖壽由鄉薦授壽州
知州曾大父濟以詩經領鄉貢大父惟德以郡
彥為益藩輔父節齋翁禮為南雍學生母蕭氏
以嘉靖丁未五月初四日生先生先生少穎敏

端重不類群兒未成立而孤即衰毀如禮忌必
泣奉母孝謹羅夫子信學盱上先生弱冠謁願
就弟子列羅夫子甚嘉之為指授書義未幾補
郡弟子負文有名矣一再舉不第慨然有求友
四方之志聞南都多才入貲為南國子生時殿
元焦先生為孝廉先生賢之納交焉時不佞
亦寓白門柳樹灣先生亦物色而與之游其他
所與盡一時名士而先生之學益進嗣是就試
京闈者四然竟不第翻然曰與其求在外而無

益於得孰若求在我哉潛心性命之學涵泳會
語而深思之時自喜其有得先生為人孝友坦
夷無城府好善樂施人有急拯之惟恐或後貧
乏而求助者再三應之無吝色居常笑語怡怡
接人恭而和未嘗有盛氣樂與人為善不喜聞
人過有過者乃侃侃規正不秦越視也有犯不
校雖臧獲亦不恐加笞箠積而不究久而能敬
見善若渴受逆若攻使臣如借此先生之行也
卒之日語不及私惟曰天命之謂性一章此時

尤覺大明遂暝時歲癸巳二月二十有四日也
享年四十有七配羅氏羅文肅公之四世孫女
也子二人長即春雷娶范氏次春榜聘王氏女
二人長適先師孫羅某次適某孫男一人孫女
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天壤有窮道不息人生其間罕至百嗟先生乎
托於道無古無今永無極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乃隱君子惠江公之配其子曰萼有行有

文司訓于嚴孺人吳氏世昭勇將軍指揮使孺
人自武適儒見惠江公服帶褒博玩誦圖史稱
古昔之高誼于生產佐業澹如也悅而歎遂其
志常自佐勞佐之惠江公所友名士常留信宿
或逾月殆歲無虛日焉孺人自治醢醢調饈肴
豐且蠲弗斃弗怠惠江公孝孺人承舅若姑善
用情於其所愛敬者即有蠹藥終無間言比襄
大事賓務叢委井井咸理惠江公戚而已惠江
公負奇弗試志常歆經濟天下嘉靖間詣闕

上十八策友人止之弗果上然歷覽四方常以
年歲孺人獨撫幼輯務縮奉以給費不言有無
人意孺人將厭惠江公所為孺人更壯惠江公
令兒子效之母里井齷齪為也是以子萇有父
風於廣師弼唐龐先生於潮師中離薛先生往
就先生則孺人為具糧衣遣之月寄餽脯醢醬
視陳新食先後宜一一封識戒諸力先生來館
先生則旦暮滌皿器潔鷄黍巾箸盤盂御僮惟
謹萇交遊不減惠江公孺人惟其所款視賢者

致洗腆焉每蚤自詣家廟上香朔望隨惠江公
禮家廟已禮惠江公遇誕上觴稱壽蓋相敬如
賓焉翁之姊二胥無所歸孺人送而事之仲之
遺女二前室之遺女一孺人遣之無異已出婦
魯司訓之遺孤也童而撫笄而配篤於恩而辨
於禮焉其諸賙隣卹匱使臣如借勞於女紅而
不宛積愛於絲粟而樂施予可以為賢矣孺人
生於弘治壬子年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嘉靖癸
丑年八月十九日子男一即司訓萇女二長適

劉某次適駱某俱邑諸生孫男四長正學邑諸生次正問正思正奕孫女一適監生張某子某嘉靖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于博羅鉄冶藍山自孺人之卒也萼之友往哭無不慟者至今垂二十年望其壘未嘗不流涕也歲庚辰予得告道嚴萼持狀泣曰楊葉世講也吾母未銘良待足下銘曰婦在中饋酒食議琴瑟靜好贈雜佩相夫德成子行志伯雍之後自姬氏作合式大于高商藍山之原廡百世

誥封中憲大夫開溪黃公暨配陳恭人表

嗚呼此常熟隱君子開溪黃公之墓其經綸不顯於厥躬而後嗣述其餘緒猶足以建名世之績其行義不著於當時而鄉邦欽其餘風猶足以興頑懦之夫公父守溪公諱璽祖溪隱公諱欽溪隱公鞠自兩孀至孝行於割股義堅博施信誓表於壁盃與同里陳公思閒賈而相得乃以愛女贅公是為陳恭人夫洽陽渭 所以昭篤生之自也茲非公族之所由昌者歟公少穎

異方九齡溪隱公平塋未幾被豪室樊其墓公道經此僅于樊外一揖不肯入其樊中嗟嗟頭角雖未露而難馴之性見矣長就甥館思閒公以賈為業公計不得屈首受書治博士家言則遂習有無化居之說運其精思於奇贏取予間無不中厥機宜者於是伯兄既歿守溪公家日落公奉所贏羨具甘旨以養嗟嗟古今稱虞聖之孝亦就時於負夏有為者若是公之謂與公幹局治辦每每出人意表邑長恒咨諏所務其

大者如築城而度丈尺以給工權益而權輕重以定稅上無繁動下有同悅其信敏類如此嗟嗟人情即天物理即性非外鑠也公蓋能盡其才者乎公友有父喪在殯忽遭回祿公聞夜起率強有力者奔救之昇襯而出又嘗與一友同席其人忽中風噦穢狼藉衆避走公獨扶持安全之有故人暮夜寄公一囊曰子弟暴亡此其蓄也公為葺數月歸之封識宛然思閒公嘗遠出有歆公以其厚葺可盡得者公曰是何言歟

人之豐約自有定數非苟得所能富借使翁果有蓄我家當衛之柰何乘之以為利嗟嗟急難扶危仁也見得不歆義也公所以能盡其才者其本此歟公嘗曰吾黃徙自江夏由山谷太史公而來率晦德弗耀吾幸有子故當教之遠續先業不則吾之過也於是為化之擇師豐其館穀既又為化之延友潔其酒漿化之學成而連掇上第嗟嗟公承累世之德而厚積之所謂持左券交手相付者耶於是受天子之寵命一

封公承務郎刑部主事再封公中憲大夫惠州府知府恩綸狎至閩里赫奕公未嘗有貴倨態外則詒書教忠內則持身以恭絕迹公府雖一赴賓筵亦遂謝絕或有諷公太朴非中道者公曰朴吾性也豈可改哉化之在郡時以正持三尺有巨室兒坐重辟自粵走吳冀以賄免公毅然正色曰吾教子以正君何為者耶彼遂巡而退嗟嗟鼎銘湮而封君侈請寄為奸利自潤予以買歌笑治田宅至死不厭鄉里病之呪詛

載道者為不少矣中流砥柱孰有如公者耶公
平生非公正不發憤至於所當發者雖賁育弗
能回也故宦其後嗣孱弱營穴祖塋將遂葬焉
為族豪所格公徃送而覺之即斥其人代訴當
道襄其事而竣某友祖墓多豫章 然林立其
族之不才子鬻之貴家將尋斧斤矣公聞挺身
阻之反覆開諭得不伐某子甲坐戍而寃公廉
知其情白令脫之闔邑神明令不知由公某子
甲亦不知也公見義必行常置吉凶禍福於度

外人皆信之然亦得神助公弱冠時嘗歆入贊
為邑掾統冶鎔金金紋擢起公疑而卜之卜者
曰椽非君所居金華開敷將為上大夫又公特
有鼠牙之殃役累之苦叩於神卜所稅駕先詣
城隍祠夜方半門未啟門板忽墮入公繼詣五
顯祠祠燈熒熒出一僧相慰曰若勿皇遽異日
自有佳境公歸語陳恭人具晨餐飯前僧比詣
祠祠殊無僧獨土偶西向坐宛然夜所見也座
曰勸善大師公嘆異而歸夫神者聰明正直而

一者也其所憑依將在德矣非公明潔忠信而
貧以獲此恭人有孝德事翁守溪公絮布修腴
罔缺有順德事公惟義是承公於財有所不取
恭人曰是固不可取也
有所予恭人曰是故當
予也若修許忠臣祠若修某橋某道皆巨費一
惟恭人給之及為予之師若友所飲食供奉尤
能先公意治具不乏少親見化之成進士以卒
一贈孺人再贈恭人黃氏後世子孫言族所由
昌自恭人始嗟嗟所謂天佐之合非耶恭人下

壽便遺祿養公幾上壽亦偕冥漠其所不朽者
均已化之向守吾惠地比蜀都沈文翁之化人
愧徐孺叨陳蕃之遇既而擢副粵臺叅滇省得
請還里視饒數載易簣終天合塋興福新汗命
子金陵請予碣表嗚呼撫有道之碑信無慙筆
鏤不文之腑莫足揄揚且論雖定于蓋棺愛不
窮于褒典姑効前茅之義以俟如掾之筆

湛義士墓表

嗚呼此為增城湛義士之墓其義也柰何曰常

元之末真主未興四方鼎沸閭井之民不寧有生義士念生為男子孤矢是志災切剝牀胡不捍禦遙受帥號權濟時艱此其義之始也既有其旅威德迭用而常主於德部有盜卒獲而誨之鄰有罪囚請而釋之遂使四境之內翕然悅服不罰而化此其義之通也既而 皇明啟運載戢干戈同為編戶乃有叛寇曰蘇友輕敢行稱亂大將出師致討喪威義士奮然率死士五百為官兵援卒誅劇寇油然而退不見其功此

其義之遠也方賊勢熾他境居民稽首乞命其
後追論悉遣戍所惟公之鄉曰甘泉都以從義
士故超然獲免此其義之成也始以義通以義
遂以義成以義故曰湛義士士之義者也義士
之義天下之達義也寧止于一鄉鄉人之祠之
也鄉人私德之也厥後覺山洪氏以直指至聞
之而以其祀事屬之邑長則公之也義者天下
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鄉乎
雖然義者又萬世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



又可私之一時乎於是即義士之墓而表以豐碑以告夫後之人俾有見者傳其事於四方及有聞者悟此身之為大使夫知有身而不知有家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可以少愧不亦宜哉此亦予史氏之志不以其后昆請今其請也誠起予也義士湛其姓懷德其名卒塋茲火岡之山山在予之歸善永平鄉其後五世生若水位參贊以聖學輔弼人主天下宗師之以義士之種德如此安得不有達者為其後哉此山歲義

士者歷年且二百乃遇史氏表之若有待者義士之義藉予文以顯予之文亦親義士之義以重蓋交相藉矣惟此鄉之人毋以樵牧及茲墓永受其靈而並受其福固茲鄉人之厚亦或有感於斯文

贈轉運司運使李公墓表

令德之士必產於厚積之家出後之賢必裕夫貽謀之哲河源吾惠望邑自國朝以來甲科名家者不過一再見焉李氏祖父子孫世沐國榮

光掩前休則自厥祖景星公駢配潘淑人所謂也豈偶然哉李氏徒自博羅回傳而得公公生而考妣俱蚤喪祖母陸孺人撫育之一目携公過族人家幾為族人所毒矣賴陸孺人覺急携出走避入城遂卜居城中所居隣潘氏潘氏女賢孺人納采娶為公婦是為潘淑人者也公一日往祖居曾田江流泛漲海寇十餘人伺劫公過船去要以千金贖為塞耳矇眼之具苦公公曰千金易得耳公等獨不知古孤耶我族人正

歆絕我聞苦我幸我旦夕死耳千金無來期矣寇然之更以好待乃潘淑人者闕公所在急辦金銀又急馳使告惠州衛石千戶領軍三十餘人匿廣州之魚腥欄家僮至寇所密以意語公公入告寇曰千金至矣明日往魚腥欄治魚膾謝公等耳寇曰諾次早往食魚膾皆為軍伴所縛送海道治之公不忍寇楚痛為之乞宥海道曰爾仁人也他日後必昌顧吾自有法耳公請以金若錢悉賞捕者又一日公卧廳事北聞一

人到廳前問曰景星在家否公怪其聲恐有變
令叅頭應曰外出矣其人噍讓良久將一病篤
人置廳事中擊破椅卓而去公潛出白縣縣拘
病人至乃言噍讓者異縣軍籍欲以同姓牽公
不遂則特毆而以人命累公也一出則其計行
矣隣人陳德寧嗜酒亡金公命家人廷珊藏之
以待其醒亦得金呼天大泣公切責以嗜酒自
取索何怨天奉宜改過令廷珊還之德寧謝曰
內有四十金願以半為公壽公曰勿復言又請

以數金謝珊珊亦却不受百戶張鏗者先以舍
人貧甚僅有屋一區自立券備數十金為入京
費公還其券而助之金卒襲祖職以還蓋公之
重義周人之急類如此公先世以來皆力農不
知儒自陸孺人遷公於城乃得五男子皆以儒
業訓之課督甚嚴日令就外傳夜則列燈東西
各向壁中置果餅荆條書聲明朗者食以果餅
不則以荆條從後擊之以故五子皆以儒顯服
用儉朴客有以近市地售者公曰市中所見無

非可玩可嗜之物吾懼子孫見異物而迂也於是定居湖背公年四十卒潘淑人治家勤儉教諸子不為姑息自公歿後益敦家範嚴於公在時視諸子中有交游稍廣者必危言以防其漸及諸孫長各知向學時時烹鮮擊肥以勞動者曾田族人產益落戒子孫善視之或以為言則曰速先君子入城長子孫習儒業皆天也夫何怨側室有女撫之若已出每分予獨厚曰被擊而貧也卒年七十有九明年為戊辰孫燾舉進

士又二十一年為萬曆戊子燾以三品考滿得贈公為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運使潘贈淑人男五人長學孔庠生次學顏歲貢今封中憲大夫如公官次學曾例貢次學思歲貢韶州學訓次學孟庠生女三長適庠生江鏌次即庶出者適廖希賢次適庠生劉寬孫二十五人某某中為弟子負者八人燾為第六孫曾孫三十一人某舉戊子鄉試玄孫十五人後益繩繩未艾矣李氏自博羅遷曾田四世皆才立自景星公遂有五

男子傳四世而宗枝大盛大參公官至贈祖人
臣極榮天下難之非獨吾惠而已于復舉於鄉
今封君好施予子孫循循力學皆本之景星公
然則景星公暨淑人天生之以開李氏一門之
盛果非偶然也語曰百年之計樹人蓋天下未
有不溉其根而食其實者也公一生心神惟在
教子潘淑人亦然子孫歆母賢其可得乎天地
間同為人有不能足衽褐儲儋石者有被章服
食鼎俎者何福祿懸殊若是則先德之厚薄造
之也觀公請宥群寇及還金助費等事則子孫
安得不有今日乎此皆所謂盛德事可以為鄉
邦觀法宜表之以告來者

好修堂銘 有序

性本無物其有物者習也習而有物必修之然
後可以復於無沉潛者修之以剴高明者修之
以柔剛柔者修之以正直推此以往無乎弗修
顧夫人迷於所習而知有修者鮮矣矧其好乎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莫不有好而未

必好修好而非修其好也辟修而非好其修也
粗好而修修而好斯所以鎔有物之習以迄無
物之初乎修吾子學於如真李先生而以好修
名其堂予嘉之而為之銘曰好而修其好休休
修而好其修皜皜蒼蠅點白壁片雲掩穹昊
之非實體一修跡如掃迨悟真實諦無修亦無
好是名真好修堂堂歸大道

祭葉宮保文

嗚呼以儒求公兼功用以為全以臣求公安社

稷以為悅當西夏逆時之變趙代以西秦晉以
東人心動搖天下岌岌公巡撫甘肅風牛馬不
相及乃憤心切齒萬里馳奏以身任之 朝命
一下遂尅日以成功夫世之不能無亂猶人之
不能無病去病者良醫之技撥亂者君子之事
故舜能風動四方而抑洪水者必資伯禹武能
永清四海而蕪夷狄者必賴旦姬 今上致治平
如方中之日而時賊為翳霧捲霾收使天下止
知有治不知有亂者公之力也乃者東夷未靖

天下方望公一出柰何天不憖遺無病而化耶
嗚呼吾人必有大樹立於宇宙之間然後無愧
為男子然大樹立必其有大涵養也公之平生
矯矯自負而能自鑄以聖賢之學以故公之氣
浩然可以塞天地公之德皦然可以光日月公
之量恢然可以納百川公之識淵然可以變風
雲是以當大事而不動其心卷而懷之而不可
得而羈束也事業在旂常聲實在士論而垂汗
簡予通家子也學識謏陋安足以名公之萬

哉第馮其傾嚮之誠以將天涯之絮酒耳惟公
有知尚饗

同會祭孟我疆先生文

嗚呼先生荏平人也荏平東魯地也魯自孔孟
而來二千載而先生與宏山張先生師弟繼起
尋其緒而紹闡之豈非我明氣運之盛而然哉
於惟先生契自然之理信良知之旨洞燭夫無
善無惡之根源罔疑于天聰天明之實體有不
改其樂之節而嗜貧若甘有不取一介之操而

棄利若屣其宰昌黎也不惟善養而且兼夫善教不獨文事而且兼夫武備其管山海也譏察以時而身徇行旅之急請托不行而力抗貴倨之勢方伸輒屈而不為之沮既仆復興而不為之喜屹立若太山喬嶽平淡若太羹玄醴聯善類而切磋則志氣不違憂民生之艱難則飢溺猶己其行也有方則人以為得古人之清而其學也無方識者以為實具微之體同志斯乎休聞弘懿君相方且有意大用先生而先生遂以

不起豈非天耶慟哉嗚呼我輩遭遇明時會令良友進有彈冠之慶退有金蘭之方期以廣延益簪共成悠久染之何勝事難常流光易速去歲此時共哭陽和先生而今復為先生哭撫時而感事安得不傷心而驚骨尚非朝聞而夕可奚以立命而休復此固悲道脉之合離迥異于感修短於時倍先生其有知耶尚饗

同會真張陽和先生文

嗚呼吾輩於先生以道相友者也天壽不貳朝

事長當然將何以事君吾恐古人登對直言之風不可復望也且翰林者所職文學文所以載道而學所以明之也今百司庶府各有所事惟翰林無事而學可以相資又以藩籬自隔越良可嘆也故先生於其後輩尤惓惓接引不倦多與起者先生大魁辛未而辛未士之賢有守所右歷官卓然者先生盡能識之或談及必縷縷詳其所以若探之囊中坐間有知其人者咸服其當其他非與先生同舉者苟聞其善亦悉札

記之其好善樂取之懷有如此天下士皆以吐哺握髮之事信先生而不意天奪先生之速也嗚呼痛哉蓋先生之學洞見本體而所嚴者義利之辨先生之行忠孝大節而所急者學問之功先生之心萬物一體而所注意者海內之賢人君子先生之年五十有一而所樹立者則不愧不怍不移不屈真可以一念而萬年矣嗚呼先生逝衆咸歎以為不復有如先生者此豈溢美哉昔孔子於顏淵之死而哭之慟孔子非不

達也道義之情甚於骨肉也吾輩於先生雖歆
弗哭烏得而弗哭嗚呼先生逝矣有未嘗逝者
存焉吾輩為先生輟會所以哀先生之逝也而
此會終不敢輟又所以存先生之未嘗逝者也
先生聞之其所以有慰耶尚饗

同志莫黃封君文

嗚呼天下有骨肉之愛有道義之交骨肉之愛
以情道義之交以神骨肉之愛得道義而其情
始篤道義之交不藉骨肉而其神自通某等四

海九州人也於翁之存也未有慙懃之歡於翁
之歿也乃有酸辛之感實以令嗣中書君志希
賢聖行懋孝恭某等藉朝夕以切磋若金蘭之
合契道同故形骸為外心一故志氣不違令嗣
哀亦哀令嗣哭亦哭誠不自知其情之所至與
涕之所從也所謂道義之交無藉於骨肉者非
耶嗚呼父子朋友本屬五倫幽冥殊途情狀一
致某等未及知翁則視翁令嗣翁未知令嗣之
所至則視其友所友為文章也者則令嗣為文

達也道義之情甚於骨肉也吾輩於先生雖欲
弗哭烏得而弗哭嗚呼先生逝矣有未嘗逝者
存焉吾輩為先生輟會所以哀先生之逝也而
此會終不敢輟又所以存先生之未嘗逝者也
先生聞之其所以有慰耶尚饗

同志莫黃封君文

嗚呼天下有骨肉之愛有道義之交骨肉之愛
以情道義之交以神骨肉之愛得道義而其情
始篤道義之交不藉骨肉而其神自通某等四

海九州人也於翁之存也未有慤懃之歡於翁
之歿也乃有酸辛之感實以令嗣中書君志希
賢聖行懋孝恭某等藉朝夕以切磋若金蘭之
合契道同故形骸為外心一故志氣不違令嗣
哀亦哀令嗣哭亦哭誠不自知其情之所至與
涕之所從也所謂道義之交無藉於骨肉者非
耶嗚呼父子朋友本屬五倫幽冥殊途情狀一
致某等未及知翁則視翁令嗣翁未知令嗣之
所至則視其友所友為文章也者則令嗣為文

章士也所友為學問也者則令嗣為學問士也
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翁宜何取耶某等為翁
致奠詞不以飾翁靈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祭同年曹冲宇文

嗚呼四大幻化孰能有之二儀錯運孰能究之
世謂之短乃其久焉世謂之修乃弗壽焉自古
及今罔弗爾焉不有達觀能不疑焉若其罔樹
何愛於死若其有樹何惡於死嗚呼曹君爾其
死耶其母非耶遽存耶傳者疑耶靜靜默默

惟爾德耶仁者恒壽胡反側耶人言百至爾死
果矣遲之又久復作巨矣相親長息零淚墮矣
黯檢生平令善夥矣爾有樹矣爾死可矣嗚呼
曹君金蘭之彥溫其如玉圭璋瑚璉器識淵沉
䟽通知遠韜光密彩絕不矜炫年齡未壯冠峩
惠文老成長厚不激不狃厥思深哉言如春溫
類知學道匪夷所倫天意一麾出守江介東南
咽喉舟車駢隘公私征行好惡異態藩蔽舊京
根本重大地狹民勞休息奚賴君惟簡靜去奢

去太貞廉玄嘿卧治三載嗚呼曹君非緩乞身
惟疾之憂以慰二人亦既抽簪反入里門依依
子舍始歸其真淮陽十年竟以不起君恩賜環
優於汲氏顏子大賢三十有二而君之年又加
其四柱下之陳可以不朽江郡之政可以為壽
君其逝矣無所貳矣為河為海為箕為尾為霖
之甘為日之瑞翱翔溟滓放浪清紫毋念濁界
以保定爾以俟爾友以與爾為侶嗚呼尚饗

祭黎文唐文

父母生身師友成仁惟仁克成不負此身何以
口仁天地之心匪凡心等乃真精神何以曰成
成本自成惟弗著察遂遠于人此著此察此精
此神非力之由非識之因必資先覺示之涯津
忽爾中通頓復其真周旋良友保任慤慤以切
以琢華落實存粒含九有芽長千春事天享帝
育物養民其久無期其大無垠藐然中處魏乎
大人嗟予壯歲頗負文名徒資口耳後後駢駢
無慚無愧幾枉一生偶爾遠遊屆于金陵邂逅

夫子穆如風清灑我塵襟啟我中扃豈有長語
惟示希聲泉迸山下雷奮重冥透體昭蘓始識
所生自索不獲何以語人痛痒自知冷煖自明
直至于今成無所成賦性太拙欲進不能多賴
夫子輔我如兄左提右挈前叮後嚀引我師門
俾獲證盟王事靡盬萬里兼程子不憚勞寒暑
衝星三入惠陽啟我後生譬彼威鳳翱翔青冥
族類從之瞻仰儀刑出言有章咸悅以聽小子
有造者艾欣欣若出幽谷非之仁凌胡為其然

惟夫子仁既仁斯智物我一成師門首座聖世
天民赤身宇宙無可減增嗟予難化每後絕塵
吾黨其誰並轡而奔彼陋者子安破疑團貴在
知希匪老氏言嗚呼夫子生順沒寧荷薪有子
伐木無音夫子何恨我生不辰中失怡恃師友
亦淪始戍終戍歲星迴屯於予何有念在生民
悠悠蒼天孰知我辛瀝凍苦辭將子來歎

祭姑母文

萬曆二十有五年歲次丁酉冬十一月某朔內

姪南京禮部右侍郎楊起元聞姑母卒而無訃
不詳月日至是始遣家人走舍處備牲醴庶羞
之儀致祭于姑母之靈嗚呼姑母與吾父同出
吾祖俱孤於童丱之年備嘗艱苦吾母克相吾
父吾姑克相吾母提携保抱予身予四歲而姑
適南土吾楊遷自泊頭因亂而失家譜姑性明
敏談往事如指數壬辰而吾父龍騰丁酉而吾
姑鳳翔予方藉姑以修吾家牒柰何相繼而云
殂嗚呼痛哉雖姑考終閨吾門祚我太夫人遠

在宦邸亦嗚咽而不能語萬里隙詞祈鑒丹府
尚饗

祭郭妣母嚴孺人

嗚呼妣母出自令族歸于喬木於惟郭門御史
姒續廉吏之後不富而穀妣之初來歸我舅氏
鷓鴣一枝內雍外劑采采蘋蘩以共祭祀黽勉
有無以洽宗友恩廣樛木德樹葛藟宗枋有托
慈範無虧親隣交愛閨闈協隨舅父既喪終吉
不衰痛惟吾母謂妣從嫂早失同氣倍愈常好

妣之愛我越自襁褓見予成立佐母以笑乙未
之冬板輿戒行母顧妣氏淚目以盈若訣若祝
載丁載寧予禍予母大命先傾廣柳還里妣哭
曷已居亡幾何病亦不起相距期月並遊泉世
嗚呼哀哉人生如寄七十古稀旁觀者省情感
者悲道無生死一之以時吾母與妣相見以嬉
歡如平生鑒我陳詞

祭黃豫亭文

豫亭黃先生之靈而言曰萬品流形勁者拔萃

衆庶憑生賢者出類同人者表異倍者內玉在
石中竟為國瑞於喟先生產于海壖海為巨物
鍾美薦賢甲科之設二百餘年惟先生興與李
後先方其未遇屯塞困阨自信不回任折其百
欵乘風雲名重京國 帝命司儲授筭于握一
縱一橫衆推其能轉餉朔方大車彭彭士飽而
歌將佐獻觥油然歸闕燕及友朋遂奉簡書主
計上谷瀟瀟易水以櫛以沐力瘁心勞大病以
篤 天子賜告暫返初服荏苒三載爰重厥生

朝湯暮砭烏伸熊經庶其却疾以展葵誠昊天
弗吊降喪以傾嗚呼哀哉誰問昊天既豐其遇
何嗇其年 主恩未報膂力未愆艾而服政遽
爾上仙天實無心數不可止古來賢聖孰能不
死先生有名乃亦有子年復靡天似無憾矣靈
氣脫體何所不之上倚帝門下窺天池睠彼
故鄉局促胡甲逍遙而遊樂不可支維予不佞
共此桑梓舉也同經士也同里先生長予而自
忘齒每有狂談胡盧以喜鍾明逝矣誰能知音
伯牙徒在豈復鼓琴悠悠白雲爰托我心命韻
布辭恍惚其臨

會祭葉太保暨夫人廖氏文

嗚呼山豉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江漢諸姬有葉有廖子孫衆多播在嶺表於惟
龍翁慶自祖妣貞節不渝式昌厥世兩奉先生
佐牧百里廉仁澤物傳經后嗣翁也承之大績
厥緒稟學天山倫魁甲第嗣服福清民仰麟趾
次陟曹郎望推柱史籌邊一疏忤時以躓公望

日彰勲名漸起南曹出守郡稱神明掃其積氛
築我邑城以憂離虔尚運長纓繫彼遺奸以致
闕廷載守皖郡備兵東海戎事益精神氣愈厲
盧龍貴竹閑陝是徙虎旅千人奔命萬里載徙
甘肅叛寇內啟發憤封章身當其事 帝命專
征錫以劔履率彼虎旅殲彼群醜邊政以飭威
震北庭火酋部落嚙指吞聲公歸而休彼更報
成 帝加公代寵命是膺虛席以待慙遺不寧
中台遽折南極隕星於惟夫人毓于宦族孟光

之操以佐翁讀靜比閔睢仁逮樛木以克多子
內和外肅是夫是婦天佐之偶翁去年所夫人
亦後士喪法程女失闕導義義羅浮佐命南嶽
寔始生翁與夫人偕作蕩蕩豐湖漫育鶩城寔
終歲翁與夫人偕寧宗伯請于 帝備錫卹典
太史承之 絲綸赫紉司空度工夕即視封郡
縣有司監餼致庸山川改色邑里罷舂胡寧不
戚亦祗以榮某等上下其齒忝預昔遊陪翁笑
語思心悠悠越在幼壯亦忝接引領翁誨教中

心隱隱成歌薤露以挽厥緋出于此印以臨其
穴嗟彼九原蘊我良傑光岳還精載儲而洩保
汝孫子佑我来哲豈非翁夫人之耿耿萬世不
竭者耶

孟太夫人祭文

嗚呼自古賢母多矣而率以孟母為稱首蓋因
七篇之言以遡三遷之教于如非軻母雖賢不
為仲尼之徒所道茲母其孟母耶不然而子鯉
胡仁義是由而問學道是耶或云母之所遭有

過於孟母者一孟母少寡而母則君子偕老孟
母居戰國紛爭之時子不能無離憂而母則遭
盛朝子為天官即日就祿養于京師嗚呼此二
者儻非孟母之所有而亦非孟母之所難母所
難者實難在於鯉之知學也某等生非盡同鄉
出非盡同年往非盡同官而敬母而哀母則有
出於同鄉同年同官之外者以學同志也夫學
同志者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感通也令
子鯉誠孟進其所學無愧於軻則將來以母比

卷之三
孟母者不亦有辭哉嗚呼尚饗

祭譚母 氏孺人文

詞曰玄黃判象人各有偶其偶伊何如彼耕耨
是士是女相信相友冀子並榮龐公偕壽豈惟
昔人於今則有於惟淑靈匪夷伊婚毓德名族
于歸德門矯矯譚君厥德不群衣褐懷玉三度
斗閣自營四海詞通三墳嶺外一夫名重九鼎
雖則成名曠其家政代彼晨昏北堂承慶居然
有子拮据求定何有無屯勉惟整知子之來

雜佩以贈厥子三四突而矣兮禮度優閑文采
陸離亦有快壻青雲之姿我也太史惜才咨咨
為子延譽庶其見知登為國器以光令儀柰何
譚宗運祚猶蹇譬彼登山厥路迴遠淑人告隕
西王命迈譬彼賓筵罔終厥宴鳳失其凰鷓鴣
悲鳴戚屬掩涕朋友撫膺矧予久要能不傷情
生栴之繇豐隆是成贈不及尸哀與愧并嗚呼
哀哉悲風西來草木搖落鴻雁徘徊爰有青鳥
卜其夜臺無然草草尚慎旃哉執紼或愆致茲

祭醅嗚呼尚饗

奠曾健齋年兄文

嗚呼生之附公驥也雖為同年生之事公也無異先輩公之資稟穎異絕人公之學問精義入神其言呐然若不出口而聽之者以為勝懸河之辨其身退然若不勝衣而望之者以為雄百萬之軍博學無方或擬以西來之旨淵源有自實出於文恭之門嗚呼人之有生惟患不聞道朝而有聞夕死猶可知若公之造詣諒精神之

不墮是謂全而歸之同乎大化彼缺陷之世界曾福澤之幾何無之何足為公少有之何足為公多予素佩服乎教愛遙聞之忽淅泗其滂沱嘆哲人之凋謝悲鈍頑之切磋遠陳詞而罔飭奠一束之生芻嗚呼尚享

奠羅先師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戊子冬月某朔越某日某門生翰林院修撰楊某謹以剝鬣柔毛庶饒之儀致奠于先師羅夫子之靈嗚呼天乎胡不為吾

徒少留耶夫子逝矣何其可適從耶某自閩中
九月初一日得師手語遂兼程而來孰意啟絨
之日即師陟遐之期某何弗福耶嗚呼慟哉惟
師之學渾涵元善保合大和直接洙泗之源再
搵生民之盛一身而建立三才一息而金收萬
古後有作者當尋其緒吾徒第當入孝出弟敬
遵遺矩以待來許以期無負師其鑒之耶嗚呼
尚饗

又丁祀羅夫子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丁酉某月某朔越某日某門
人某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吾師明德先生
羅子恭惟吾師祖述孔聖憲章高皇躬率平
常以待後學澈儒等均沾雨化永慕光儀屆茲
仲秋式陳明薦惟師鑒之尚享

同鄉奠海老先生文

嗚呼三才參兩維何可當賴此浩然至大至剛
上匡君德下濟群氓危時仗節平世建明非
高非深赤子本心習非狃慈競為浮沉上帝

榜大史家前文集 卷之五
零落人之云之山川慘薄思慕如何勉企先覺
嗚呼尚饗

祭弟文

萬曆十九年七月廿九日接得老父手書云我
弟於四月十五日一病長往矣汝兄執書倒地
悶絕良久方起擗胸灑淚五內慟裂吾父吾母
止生我兄弟二人我離家而事君汝居家而事
親君親一理而各為忠孝異任而同盡如在存
手共成一體汝既長逝誰為事親如失一手何

以成身豈不痛哉我自丁丑登第至今始得補
一經筵講官平生克舜君民之志正思乘時少
效萬一此非專心致志一念不分未足以臻於
至誠感動之道也今我弟長逝二親高年菽水
之歡歎定省之事缺我身雖滯京華我心安得
不馳於親側也欲求專心致志一念不分其可
得耶則我之在此實同瘵曠我之歸計決矣凡
老父理素明命素安尚能割哀抑情以順愛老
母多病之人何以堪處汝惟有男四人女一人

少解母懷然年皆稚幼豈知安老之道我之欲
歸此又其大者也堯舜事業不足以縈吾念矣
又况於爵位利祿之間哉獨有一節頗費處分
者我於己丑庚寅兩歲連生三子不能自乳買
乳之三乳母聞兒欲歸輒陰絕乳兒令不得食如
此者再矣故易他乳兒不肯哺此須徐轉移之
未可以急化也不然八月 聖節之後即可告
假而歸今獨遲遲想待開歲必歸無疑也汝兄
既未得即歸此表鬱鬱腸一日而九迴汝既棄

形骸魂氣無所不之亦能來至我所而鑒我表
台即我與汝為兄弟自母親懷抱中至於今日
四十有二年矣轉想為兒嬉戲時特瞬息間耳
我讀書白下者三年宦游不相見者十年此外
皆共侍親側飲食游處之日也此亦不下三十
年古者以三十年為一世以今觀之即一世何
嘗久也一世未嘗久則由此引之至于兩世三
世至于千萬世亦不過一瞬息間耳吾人在瞬
息間強分壽夭亦惑矣我所以為汝慟者非以

形骸永別之故蓋憶戊子之冬我閩中主試還
與汝論學汝於天命之性處深契黎文塘先生
周旋數日普諸親友相與詰難微觀汝意卓然
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及我別汝來京之後屢有
書來輒及此事我喜之不勝蓋汝平日為人正
大光明不為流俗所遷獨未有信學之心耳今
於此信得及是天之靈也我日夜思量以為試
之於事業者倘未遂予志即當卷而來歸與汝
共明此事蓋視聽不達天不足以為耳目言動

不達天不足以為身口如此雖住世百年何益
耳目手口渾然一天雖夕死可矣此事未知汝
能透否汝遂先我而去汝若未透而去我為痛
也汝若透而去我又為我痛也何者汝既去誰
與我共此志也能不痛哉能不痛哉嗚呼汝雖
去矣所遺棄者形骸耳汝之所以為汝者固在
也汝之所固在者其是汝耶其非汝耶以為非
汝則隨汝動念而生世之緣未嘗不歷然可憶
以為是汝則離此生世之緣汝念何存汝若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オ
フ
タ
タ
リ
ノ
イ
キ
ヲ
ノ
ゾ
ク

重刻復所楊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六

邑舉人門生黃

璿 龔克修

男見暎

黃玠 黎遵指

見暎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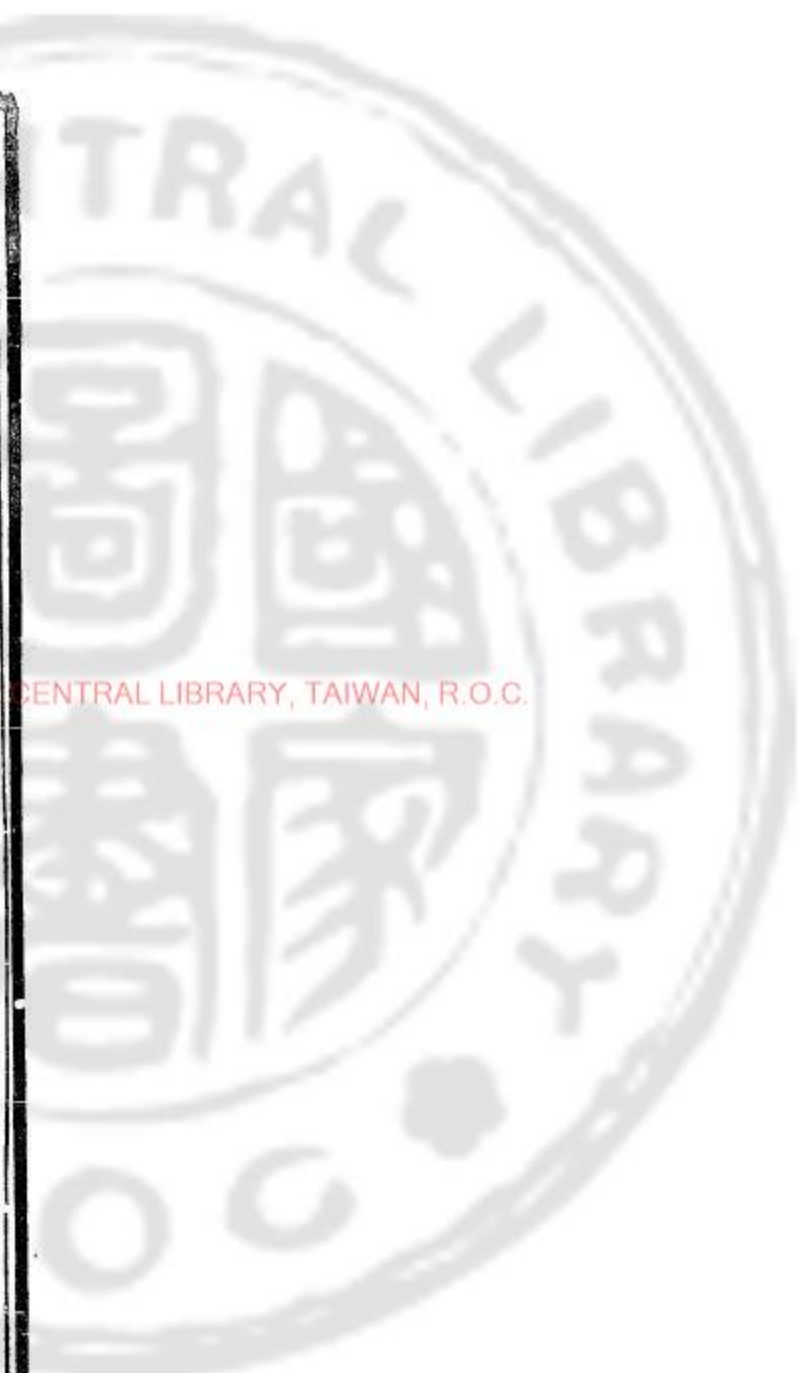
見暎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書

李友龍同年

足下受專城之寄為吏民之本古今所重惟太
守又况畿輔之地 聖祖龍飛之鄉其專且重



尤非他郡所敢望者乎而足下得之凡我兄弟孰不注目於足下足下磊落矯亢不肯與時倍浮沉人也行當任國家大事矧中都一大府足以難其為哉雖然我兄弟所願者則古二千石耳古二千石所重者農桑教化而獄訟後焉所急者正已率屬而搏擊緩焉又中都為祖宗根本地當以祖宗之德澤宣之而莫善於聖諭之六言今之以六言教民者多矣而竟成文具者精誠不貫也昔漢高過沛佐大風之歌則新

豐子弟舞蹈而從之矧六言精蘊根於生民之命脉而倡之此地有不翕然成化者哉願足下以此精誠率屬為國家深根固本則吾道幸甚夫太守天下美官也人生不再值願足下重圖之

孫公祖

群生寓內均得天地之性而有適不適者則係其福緣之厚薄焉吾惠僻在海陬以百里而受職者十雖巍然稱名郡矣然山谿阻深土鮮術

沃生齒稀寡民不見德而易為亂惟得仁明威
嚴之主蒞之即可以帖然而無復患矣惟我太
公祖毓秀名區遊心至道真世之大人君子宜
處之通域大都而藪爾惠也幸而得之豈非我
民自其祖父累世修德種絲而子孫宜受其福
於今日哉生每一思之輒手舞足蹈而不容已
或對人談及又輒神形俱暢而不自覺也便歛
歸來倡率閭里順帝則於不知安作息於何有
助善教以無拂翼仁聲而迅飛太公祖其許我

耶茲因鴻便肅布雀歡仰惟百順駢臻台祉休
暢是禱

耿老先生

蒙手諭惓惓垂念我師歎做潞公所表明道先
生者以碑我明德先生斯言也天地神明實歆
老先生之心耿哉起也豎彼諸孫諸徒豈敢私
老先生之大德伏惟道至易簡而極學至中庸
而止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彝常之外更無可加
老先生為吾師彰顯法程實為萬世標揭道脉

功德無量瞻仰無窮吾道大幸也惟留意

郭得吾

正當孜孜向學之時不意承乏教職殊甚慚愧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彼自能為師者言
也今未能為師而輒據師席其將若何所賴知
己時賜鞭策耳使旋謹謝盛情此道甚平易只
在目前無了無不了也今即來書甚好不意渠
篤信至此當為我得吾賀不贅

郭秀才

屏手札隨尊翁書而至亮讀具悉真見篤信其
是難得道不可復更離一語了徹萬古學詠於
此洞然無疑即聖賢經書俱迎刃而解所難之
有何莫由斯道正合如此解肯明道先生嘗有
是說而足下更為明白也知之非艱二句重存
王忱不輟句耳從古來都說知易而行難故傳
者依着眾人且說一說而急以王忱不輟促
之此忱字乃知之真而信之篤也若泛常口耳
之知何難之有足下試自思于今這樣誠信果

見得艱否便可知矣凡看古人言語便須之吾
身揆之此學即機關便轉更無煩難之累矣無
任馳神伏惟珍重

與袁了凡

官名司業本以教為職朝夕惴惴恒恐無所發
明以為故人辱以故前後承我了凡札教俱未
敢回復三月以來矢心砥礪與本監師生共相
切磋又幸黎文老誨我所未至助我所未周友
朋津津咸向于學其中信得及者遂有數人此

皆我了凡催趣之力也今乃敢位書以復我了
凡矣每憶了凡向在靈濟宮會中同志談及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了凡徐應之曰且說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生時一聞此語真欲
鏤膺刻骨凡吾人之學所以不到實際不及古
人小而不能大近而不能久者正坐欠此一着
若欠此一着雖有超脫妙悟不過添知識增機
智而已黎文老平日少所許可至我了凡則每
云吾無憂矣吾無憂矣蓋正於厚德處觀之也

我師近溪先生一生為人真有載華嶽振河海之德非獨知處透徹而已也。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非我了凡何足以稱此語哉。誰當負。夜念此使人不能為懷文塘歸矣眼前相知故友又復皆不及門迹遙心適尚幸我了凡可以教我懸切懸切

建昌同志

昔者孔子之門人築室三年之後乃以有若似孔子歆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不可者獨曾子一

人而已若此乎道之難明也今觀肝上諸賢皆矯矯不惑者也豈非我國家際斯道大明之運而我師值英才輩出之時而然哉嗟嗟難矣可幸矣即以學而論吾師終始大成之學也以德而論吾師乾坤相合之德也自孔子而來倒翻載籍豈有兩哉故夫舉同類而咸服之又將舉同類而咸疑之其服之者築室三年之見也其疑之者有若可事之見也服與疑而交致此所以為德之至也嗟我友朋可不珍重文塘丈還

敬托致意心文兄丈暨敬所兄丈於列丈不及
啟并此致意

許甸南

弟無似謬膺校士之後賴教庇竣事以還至省
下同志復集成稱我丈任道之勇真是為嶺海
宗盟曷勝慶幸別來一載無懷依依未由縮地
一相晤也遙想至誠孚格風動海邇朋來聚樂
悉信悉從重開重闢惟我丈力也休哉休哉大
抵此學淡而無味以其無可着力若有可着力

楊環溪

承札教兼惠貺多謝多謝此學知足下益融通
無礙矣當官處事須善自輕妙出脫莫將自己
與事物相對要知一切感應俱妄細玩孔子告
子張及樊遲辨惑二条便見不可執着也羅先
生僊逝有別言一紙先生在時見來粵記喜甚
以為極利初學不可不刻今刻之及閩中試錄
共三件寄覽惟併精神於學問是禱文塘先生

今偕來在京并報

懷慶王門生

奉別不覺四改歲矣承翰教具見畱心學問之切真子夏所謂仕而優則學者耶優之為言裕也書曰德裕乃身又曰乃由裕民又曰裕乃以民寧言其處上下左右人已之際寬兮綽兮無矯拂拘急之態而優乎其有餘裕也仕而優矣非學而何彼未仕而學必學至於優裕之境而後可仕焉耳孔門自顏曾而外子夏學問最為

透徹此語亦其一驗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吁盡之矣足下從事於此久矣不佞第述所聞而足下正之近溪羅先生者不佞師也其學直接孔孟其語錄尚多今僅以續會語二冊寄覽然先師之書非頓舍舊見不落言詮者未易入也知足下有大力量故特寄覽若有入處幸以書示

祈鶴峯

向在都下得侍清言及奉役汝南復辱承教愛

迄茲三易寒暑雖未獲一申問候而高風遠韻
時在心目恭惟門下標格出塵丰神絕俗茫茫
宦海安足久羈息駕而樂琴書林卧以觀無始
方宅寸田便是三山之景片時半刻可當千劫
之緣此天之所厚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生風塵
中人也悠又素餐種又罪過安足為門下道哉
茲因令即歸省之便肅此申候伏唯起居萬福
不盡

楊洛源侍御

恭惟門下鍾靈岐岳出瑞明時五采翮又為世
所景仰矧生得托於班行之舊者我門下持繡
斧直指萬里惟是西南之邦華夷之界文武並
用威惠兼施豈不難哉非才猷素裕識微見遠
若門下天罔不以其難者授之也夫夷食飲不
同言語不通而其愛父母敬兄弟慈妻子其性
固不殊也用夏變夷之機在於因明而通蔽仁
可過義不可過先德化而後刑罰右循良而左
武猛生雖愚然竊諒門下之智必出於此承大

翰例頒無以報德謹具語如右惟台鑒幸甚

聶明吾

恭聞講堂塑先師大像甚莊嚴而諸友每月舉會甚精進足下自山移歸講堂又甚密邇生雖在數千里外然聞此甚喜慰也事之舉廢在人

人之渙萃在學今日所以續老師之命脉於無疆者豈不在諸丈哉茲因萬鳳老榮任之便謹附區又於足下更煩足下叱鄙意於諸丈冗奪不及一一專啟也均乞亮幸甚

朱荏平

菲才謬叨重任朝夕思所稱塞而無能焉又辱故人遠念感愧夫民生係乎吏治吏治關於士習士習之不端起於聖學之不明而趨向之無路也明聖學以開趨向之路正士習以清吏治之源不佞志也矧又當其責哉然助我亦賴足下輩二三君子耳荏平之政以樽節厚生以教訓正德可謂得其大矣即人不知猶當自信也况復受知於當道哉子路問政夫子終之以

無倦不佞竊附斯義亦以此二字為勸承諭及
欲集孟我老遺文甚善、外具小刻三種公暇
可以一目不為無益云

傅廣居年丈

昔年過吳門承老丈飲食教誨多領玄旨及入
為柱下史時反不獲聞一言之益則弟不好學
之過也今老丈家居得以致力學問一日千里
奚足為喻內典所得果是若何見世上被老和
尚謾者甚多老丈聰明想必免矣而何以教弟

哉此事只須言下相應若差瞬許便千生百劫
也何如、不悉

周柳師

前月曾寄學孔編小跋稿想徹台覽矣近讀李
氏焚書益覺此老是真休歇漢世上難覓此人
我老師能與之相朝夕豈非大眼界大緣分哉
起獨無緣得與善知識相近所幸一念之明尚
知何往不然只得少為足求名而已耳何足齒
也起聞之大開眼人一歎一唾皆是神解乃至

所居一莖一塊皆是丹頭今老師倘有所聞於此老願不惜指示幸甚。外近日國學考題位論一首附呈乞覽正之

楊環溪

聞尊人溘然遠養昔日至樂轉為憂苦甚為執事哀惻不能專人走吊何以為情遙想執事知其無可柰何變也而思順氣也而知卸事如其生則孝得其大矣古者居喪三年不為禮樂固也而父曰居喪則讀喪禮蓋禮樂之文則可以

因喪而歇禮樂之本則實與居喪者俱存不可得而歇也故古之君子三年不為禮樂而未嘗三年不為學學之為言孝也離學是離孝也孝可離乎願執事勉之外具來粵記一冊庭訓紀一冊文塘先生講說一紙附上

黃閩寰

恭誦翰教念及世道人心而望不佞以轉移化誨凡一時知愛所教不佞者皆莫有如門下之教若是其大而切也幸甚謝又不佞誠非其人

然實當其責矣居常深念人心世道本無不美而斯人斯世不能自知其美而自享之大率皆自疑其不美而自背之不佞年來實又見此機括日與諸生言惟使之自知其本美而毋自疑其不美而已未審於我老公祖轉移化誨之教合乎否也承厚愛不覺贅述惟台慈亮之

馬同年

正在困不足之中忽睹大札惠教誦之令人爽然云何蓋札中有喚醒良知挽回直道二語至

的確果乃弟一生所蓄積是以誦之至此則心開而目朗也夫良易直也知之出於易而直者謂之良知人之生莫不直故人之知莫不良惟不能自知如在夢中必待人之喚醒一醒之後則其直與良固自在矣然則兄丈之教實為至教弟敢不永肩一心以奉之無斁耶兄丈以逆按治八閩彼中當受福無量矣

耿寶應

屢目薦剡及耳談者之口知足下政聲甚美蓋

歷練老成所致不獨資稟之高而已生辱道義之愛安得不自喜慰但古人有過人之才者必汲於學江河之水非不大也而必歸於海者海然後能蓄之也夫學亦衆才之海也已黎文塘先生今過貴治幸撥冗與之一坐必有益也請不具悉小草一冊附覽正之

周老師

季夏末旬接得老師寄黃省祭來手書及游南嶽詩章盥誦之餘若奉顏色書中有云以虛而

不執為性幸甚：寧獨老師為然即不肖起亦然又寧獨不肖起為然普宇宙種又色又化又生又亦何獨不然一大世界總在虛而不執之中可以止又勿說矣從吾大魁斯道有賴誠如老師所言渠亦常念我師也前月兩度寄上短札想比時俱徹覽不具悉

盧台麓

昔陸象山先生云濂洛諸公此學尚未大段光明今日吾儕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甚事吾廣之

學自江門以來至於今日似亦當大段光明時也叨貳成均惟此一事吾廣在監者四五人一時翕然相信此曠古所難之事人力豈能至此殆天為之也前三數年得賢橋梓今復有此數友可謂不孤但願時發難遭之想常生立達之心時又聚會務使大段光明勿辜天意為禱

黎文塘

先丈歸後會中諸友懷念不已或咎生不能留一賢者且時又問何得再來然則德之繫乎人

心如此然未歸時諸友未必悉人以此見吾輩一去一番均有益於人心世道不可偏見此是而彼非乃若修諸身者則無去住一如若師道體康否講堂想已落成可喜兄丈到家情況若何令卽學業大進乎許甸南信道極篤今得海剛峰祭塋之差意欲入耳只恐道不便耳餘惟珍重為道自愛不多及

羅老評

恭惟道體萬福講堂落成弟子間又英才濟又

恍惚有此其實非心也若見心者即此便是心
何通塞明暗往來之有此毫釐之辨不能無疑
者謹此復教惟尊裁以為何如

鄧心虞泰元

過芙蓉與足下連日傾論覺有契合未審別後
此意若何此意本自不離只患吾人見得未真
切反將易簡變為繁雖祗自休歇將去瓜負美
負蹉過時光殊可嘆也知此下決不如此然闊
別之久亦有不忘记懷者幸亮之許甸南大行

吾鄉真切於學問者也可以一晤共訂此盟餘
不贅

與友人

近溪先生之門有終年講學而不肯承當者或
詰之應曰吾所謂沽酒而不懸招牌者也先生
嘆曰狂狷與鄉愿之辨正繫一招牌耳子以不
懸為賢乎今足下茲刻懸招牌之道也雖然子
之不懸也是吾憂也而子之懸也亦吾憂也不
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乎衣錦尚絅惡其文

恍惚有此其實非心也若見心者即此便是心
何通塞明暗往來之有此毫釐之辨不能無疑
者謹此復教惟尊裁以為何如

鄧心虞泰元

過芙蓉與足下連日傾論覺有契合未審別後
此意若何此意本自不離只患吾人見得未真
切反將易簡變為繁雜自休歇將去孤負美
質蹉過時光殊可嘆也知是下决不如如此然闊
別之久亦有不忘于懷者幸亮之許甸南大行

吾鄉真切於學問者也可以一晤共訂此盟餘
不贅

與友人

近溪先生之門有終年講學而不肯承當者或
詰之應曰吾所謂沽酒而不懸招牌者也先生
嘆曰狂狷與鄉愿之辨正繫一招牌耳子以不
懸為賢乎今足下茲刻懸招牌之道也雖然子
之不懸也是吾憂也而子之懸也亦吾憂也不
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乎衣錦尚綢惡其文

之著也願吾子之深思之吾又懼夫生機之稍
抑也吾畏夫吾言于其善聽之可也

蕭師庭

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天下有賢
令則善政行而民生安民心悅而天意得天心
無一刻而不在吾民故長民者不可不慎也天
下之驚於虛文也久矣非吾師庭天守正道安
能聽此言哉善守官者以數年為千載其不善
者及身而已敬之哉客歲虔南聚首見師庭於

談論間有疊又相向之意茲承使翰遠臨敢以
此復蓋萬里一札不款以寒暄了事也師庭當
能亮之

與友人

承示大學格物之說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
即知本也甚善雖然近日名公理會及此者亦
數人矣然求其真實知本者尚未見也此學須
要實悟實修豈但見解而已耶足下之見信高
論信確然未審所謂知本者何如也有可以教

不佞否乎至於大學次第有古本有石經有明
道大學有伊川大學各不同今章句大學又係
朱子所定與伊川不同者也要之皆有可通難
必其孰是而孰非也又格物之說陽明與晦翁
異今之說者又與陽明異然其歸亦未嘗異也
前輩似難輕議足下高明以為何如

復周柳塘先生

二月初八日辰時接師教札讀罷喜不自勝向
札再拜仍雀躍數刻方定蓋甚哉道之難見也

有其人無其見不足喜也有其見非其人不足
喜也心術如吾師氣魄如吾師而學又見道萬
世斯文之福也起元敢不喜乎向於未札有念
之不動為性一言起即仰窺其微但未承面命
恐未的確乃故為欲與見之辨以引吾師之真
言竊比於孔門直窮到底之問耳茲承誨云云
即已豁然矣此後尚何事詞說乎第未審師於
有得之後曾大快活一場大跳躍一場將從前
意見如金如玉寶重愛惜者俱當敬箴委棄否

又曾將見前意見如泉如焰竒特神妙者亦當風烟散釋否果爾豈不快哉起乃竊有願焉此學忌不見此又最忌見此而起見若是真正孔門的脉頭是以修身為本却只做得修身兩字又丟了為本兩字一面要修身又一面起人我分別之見不知分別得人我時已離了本也離了本便是不曾修也若是個真修的八十一念要分別時便與修去豈容此念更生此便是從根本上修一似種樹者將橫枝傍蘖修去獨正

幹數榮方用着修身為本四字不遺了他一字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正是這個工夫到此地位方曉得舜之隱思而揚善若決江河沛然至於成聚成邑成都四方風動的心髓此是吾儒篤恭天下平的真實下手工夫若只管分別人的是非却是自家心中先不平了如何到得天下平的地位也起不敢欺于今只是如此用功但苦從前習氣深慣又其資質稟來鈍做不前耳願吾師時賜鞭策不贅

羅近師

開歲以來台候萬福起元於前後會語每讀一
過便生發一番輒嘆孔孟一生精神命脉盡付
我師然發揮揚詡亦湏如許氣魄此宇宙精英
醞釀千餘年而出者也起元每一思及真不知
手舞而足蹈也前曾附書求老師平日著述或
詩或文或書札片言隻字欲得彙而輯之以惠
無窮盖有道者一馨一歎皆為真實未審老師
許可否京師同志相會如常惟揚晉菴近景相
信有書奉問寄上因略附鄙衷不能悉

黎文塘

自足下歸後都下同志時又懷思不輟觀此則
在貴鄉尤可知也弟拙劣每讀老師會語一過
即長一格恨不得一日誦一過惜力不及耳只
能一月一誦此殆宇宙間神物哉若能熟誦之
不歇即可以一天人躋神聖非但小補而已足
下以為何如揚晉菴相信之深有書奉老師弟
未見其中所云也足下可得一觀又弟之意謂

老師傳孔孟心印一言半句無非道妙歎盡得
平生手筆錄之以垂無窮然亦足下及二三丈
事也幸相與圖之不贅

與友人

足下之所求者舉業之文而已乎抑猶有進於
文者也若舉業之文而已則世之精於業舉者
為不少矣今詳足下之書乃勤又懇於拙者
足下之志必有進於文者可知也夫文者載道
之器也世之學者咸知求工於文而不知求其

於道櫃所以載珠也願舍珠而買櫃惑之甚也
文誠工其所得者不過科第舍曰文而惟道之
求則其所得豈直科第而已哉且未有一於道
而不工於文者也足下勉之矣至道難聞光陰
易邁拙者顛毛種又雖悔可追焉知來者之如
今也可不畏哉夫自古豪傑未有不奮發其大
有為之志而能有成者也萬里馳神心照為幸

答劉鍾所

國家造士幾多年方得一賢士夫人家積德幾

多代方生一賢子弟學者讀書幾多省發方做
得一件好事故吾輩不可不自愛惜亦不可不
愛惜他人也但高明之士以學問為急則其精
神命脉有所棲止不然意氣有時而衰識見有
時而奪為山九仞或不免於一簣之虧古人攷
攷進德修業良有以也而豈以為名哉易曰龍
蛇之蟄以藏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如天下請
告杜門之意其在斯乎生本領蓋之交感如故
之義爰不敢自外因謝翰教而貢其謬說惟高



明垂亮幸甚

霏益州守張書江鄉文

執事抱奇氣出守遠州人將謂執事有所弗樂
乎其地讀執事入滇稿若奏金石而鳴鸞鳳由
此觀之殆不知宇宙之為廓死生之為變也霏
益萬里安在其為遠哉夫治遠之道無他能勿
擾之而已遠人之良心固不雕之朴吾無以擾
之則其天全而性得然欲無擾於其外當先無
擾於其中非有所寄焉不可故琴瑟歌咏有道



者所以寄其心以與天地萬物相安之術也倚
歎休哉執事可謂善事其心亦可謂善治其民
也已使旋肅謝伏惟珍重

河東巡鹽吳安節年兄

執事報代使入京如例通友人書而僕亦濫與
焉僕則安能有所復於執事哉惟是新春陽泰
萬物咸亨君子進修之益當與時而俱之而有
生之類亦當有以自樂是前一言者執事與僕
所當共勉而後一言者似執事所當自勉執事

居其二而僕自處一焉有用之與無用分固殊
也豈敢為於自恕於河東聖賢地三代而下惟
王仲淹薛文清二公薛之讀書錄今大行矣而
王氏獨中說存耳其他續經十二策之類不可
得見意者造物者祕之名山亦待其人而出乎
此龍門人也願執事留意幸甚不宣

東吳悟齋

昨承佳刻惠教誦之不釋手竟夜乃卒業於老
先生致知格物之訓莫逆於心雖鈍且陋不過

楊文忠公集卷之六
窺班嘗纒未得其大全然頗覺其中之莫禦也
起至愚然幸有一點孜又向學之明者十年之
前亦從格致一語悟入故此條路迳尋走頗熟
今見尊教發明得完全精妙於鄙衷頓豁益無
可疑者陽明先生訓格為正未若此之直捷然
亦常云致良知於事又物又上則亦此意然乃
其後說心錢三二公若果於師說透徹甲聞老
先生之說當不待其詞之畢而相許矣何致逼
之轉一語而竟不肯轉即此後世之學悟而不

修者皆其悟之不真也未有真悟而不修者也
吾性之中一物不容而萬善具足既悟其若是
矣而肯不修耶且雖欲不修惡得而不修哉君
子之立言也惟恐其偏而壞人故良工心獨苦
於證道編見之矣敢為斯道慶外會語續錄二
冊家師亦如是悟亦如是修祈門下批評以示
愚昧幸甚

山東巡按吳惺初

歲比不登首關陝河洛延及齊魯固氣數適然

而上天愛民之仁則已默定於生君子之日矣
恭惟門下躬仁義之德抱經濟之才直指東土
按行郡國實上帝挈東人之命寄之門下也乃
始至於境以賑請者累又以劫傷抵罪者十牒
而九既憫然于溝洫之孳復憮然于覬掠之萌
此知久病之人既虛羸矣又苦狂亂治之之藥
攻補雜投亦必無幸門下所謂大回其元氣而
一切刷理之非覈實有司不可任矣此誠醫國
之倉公而救時之扁鵲也率是道也於化歉為

豐化乃為犢令齊魯一變而至於道亦奚有於
不佞謂上天愛民之仁默定於生君子之日者
此也不佞蔽拙有年纖埃無補伏承色光罔揮
例惠華札謹此肅謝不宣

欣寶應

今在所災傷民不聊生長民者若無保赤子之
誠竊恐天意未可回也高寶衝疲區也尤天下
咽喉要地執事居此尤宜專心壹意以結民心
為務寧可失上官與過客之權而不可使匹夫

匹婦有棄我莫顧之怨此地近水而轉輸所經
百姓萬不致絕粒不過價貴耳所虞者江淮之
間剝輕之習易為不逞若心乎而民信政清而
務簡本固而備豫雖有卒然可以不患矣無名
之費不急之徵固請上官一切罷去此所謂以
官庇民之道也大槩如此惟執事隨宜而酌之
可也承翰以踈慢為言此屬佞套蓋非物即不
通書世情有之非生與執事及諸公相處之至
意也是後但欲以一字相聞即毋以物誠心古
道豈不為相敬之大者哉

答黃二瞻

承示浙省游饑木商不至權額不盈苟能躬厲
清白折伏奸蠹而已嗟夫足下丁民之艱即如
是可矣豈復計其他哉此所謂不離當下者也
夫使理民者亦若足下之理閔則不藉口於足
國以迂其足民之念民心悅而天意得可以消
水旱之災致豐年之樂今天災頻仍不已者靡
獨氣數或恐人事亦有以召之也是下以為然

否

答曾君彥

承詢及鄙論今以一冊奉覽此道好之者蓋寡
君彥資質近是吾亦欲與語惜未得常相見耳
然肯舍去舊見以鄙論多覽百十迴必且躍然
有得於意言之外矣世倍悠又之談誤人不淺
惟君彥圖之

林閑雲先生

足下清修雅操生嘗得之談者之口而其卓見

獨詣則生蓋以意得之非談者所能悉也客歲
東還專念奉訪不意賤病大發寸步為艱然友
人黎文塘獲接輝光能言其槩春初又承長篇
遠寄則生於足下豈必目擊然後道存哉嗟夫
先生老矣願幸強餐自愛吾固知先生不規規
於鄉人之知已也所淵源遠矣萬里神交贅語
奚補聊以見意

蘇英德

承示課諸生拔其優者立會校文因誘以身心

之學又念蒙養貴端迺先之社學選師率弟子
歌詩習禮此移風易俗之道類非倍吏所能為
也足下既能之矣願遂專心一志而為之勿惑
以流俗之論蓋毀譽顯晦原有定數士君子得
百里之地而君之能舉厥職亦可以無負此生
矣此外更何求哉非足下相信之深難與道此

蘇忝元

秀才領鄉薦即驚然以先生長者自視豈復能
屈首就問於人而足下克賢書有年矣乃謬推

僕以一日之長何也此非生君子之鄉佩家庭
之訓以學問為大性命為重而為豪傑之士者
其能然哉嗟夫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之不講
而人之難成也久矣雖以僕之不材亦年至四
十而後幸有聞焉其未之聞也種又作為皆自
以為人也及其既聞之也乃知向之種又作為
皆非人也此僕所以自喜自悲而不敢不為人
喜不為人悲也足下今既有取於僕矣願推此
心以成已成物甚勿孤修則於成人之道一日

千里不啻也。足下幸自為進修僕，安能有益於足下哉。勉矣。令兄明府以古教化治英邑，世道之幸。足下在此中千萬贊成之。

李友龍年丈

春初托陳掌教一書，大都秀才套語耳。辱翰教許以心交，晚近殊不多得。愧之。中都苦饑，聖天子發帑以賑，賢郡守焦心而嗇，無非所以默回天意而深結民心也。術自有窮，心乃無盡。水旱之來，堯湯不能使之去，兵食之去，孔子不能

使之留。惟是上下一心，孿結而不可解者，乃聖人之佐用也。承云改折一節，最為喫緊，便當積誠以白撫按，既騰奏牘，縱使大司徒不行，然太守之心足以白於一郡矣。若逆料其不行而不為上達，是自失民心也。故曰凡事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秀才套語也。豈足以言策哉。門下以為何如。

唐曙臺

客冬過貴郡，下教移漏刻，生坐病不獲趨謝，遂

莽又而別今忽一週天矣都下同志計日望足下至然亦知足下雙白在堂不肯遠離也白沙先生每不借人此一着今生亦日夕笑此一着豈敢勸足下駕我獨有講學一事白沙先生不曾厲禁今聞足下自禁之則區又願勸足下一開耳不誨人猶可不自學柰何自學者豈柱門稽古行義不失已哉誨人固所以自學之何者相長之益古人所取也近覺此有益恐不足為足下深造自得者言也然意實忠誠如斧礪之獻焉萬里馳神只此不贅

范向卿

承寄憂旱諸大篇古意古詞駸又乎乎仁者之堂矣知足下游心文藝專精如此吾道幸甚但此中尚有根本不知我向卿亦曾一番意否若得其根本則將來製作俱不朽盛事也古來文章家何啻萬又而傳者甚不多以得其根本者鮮也此意當與坤儀細商之幸勿當面蹉過轉瞬間不可復得

侯生泰和

承翰燁然華蔚而拙韻又辱高調屬和捧誦之
間珠綺紛錯然皆非拙者所敢當且亦不欲以
此為賢望也賢所治乃省會衝衢百務填委當
崇簡修實惜精全神事求可繼古人有目覽公
移耳聽辨訟口行稟付手答牋書者雖云綽然
給足終是為才所使知賢必不為也意以特為
拙者致敬耳尤非所敢當書至即欲奉報因習
儀遂阻兩日蓋拙者之鈍如此足下又何以教

之

徐魯源公祖

今月許大行入京以劍南錄稿見惠好符於其
間窺先生之一班耳然深歎為學問之大全求
聖之正軌也未敢遠引姑以答祝于世祿一章
言之有曰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
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
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希聖即所
以盡心斯言也外若平又而天人之道古今之

術統是矣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後學不知其故而漫信習心以為便是聖人亦過矣且先生之言不屬比擬不傍影響獨得之妙可以意會惜未由奉晤一聆之為快也然即使晤言先生豈能有加於是而某之莫逆於心亦豈異是哉但願先生領約天和鼓舞神氣大為海邦人士造斯文之命播至仁之種將來有興起於海濱者先生德也萬里馳

神伏祈台鑒

羅氏兄弟

帥母太夫人辭世長孫公復不幸感恫奈何惟令昆玉善自寬以保天和於一氣幸甚清時泰交天衢大亨賢俊附以成名群龍可以競奮慎勿優悠玩愒使哲人之後不顯臨楮涕零幸亮
狂瞽

朱荏平

作令當衝疲之邑自古難之大要以恤民為本

務厨傳非所急也第不可任意為慢耳觀來翰
具悉苦心但願視此為動忍之助而勿存冰炭
之懷則德日進而福亦無量矣吾人當以聖言
為去孟子言三自反而歸之於如舜而已矣以
此自處尚何難之有使翰之至適賤恙日在藥
餌中奉復不敢多及惟心照幸甚

袁了凡

寶坻銀魚上供為累生素聞之是下寓書其遂
得停止真大力量也至云此物亦遂不生何也

意者此動彷彿此止彼息皆靈機默運自然之
理歟識此則四方可以從歟四靈可以為畜矣
此生淺又之見也足下必深究其理便以希并
書稿見教幸

答耿老先生

起不獲久事近師惟老先生乃吾師莫逆友也
領老先生之教猶領吾師教也是以苟有所見
輒直陳之以就正伏承札示云信手拈來成妙
果隨足到處盡康衢其淺學奚足以語此然至

教也敢不勉而至是哉伏惟老先生一出一處
與時消息世道盡在老先生一身何適而不可
外柳師書一封附上希轉致

盧台麓

天地於物無不欲其生至於物所自取天地竟
無知之何而未嘗因之廢其造物之仁也吾人
之學好仁惡不仁所以取法於天地豈有他哉
願足下任仁勿急迂居一節生自揆力量既不
足以辦時日又不暇以為前地退還君家但願

諸公成之異日煙火相望鷄犬相聞青紫濟
絃誦洋洋謝事歸而策杖來遊今日東鄰明日
西舍經年醉歌其間何者非吾廬也

葉龍潭

開府之位於碩德重望得之已為遲然自惠陽
觀之乃數百年而僅見者山川聚精會神鍾洩
於是安得不為吾惠稱慶哉辱札教抑內頤之
情急報主之義遂自省徑趨貫竹幸甚蓋旌麾
蚤到一日則彼中蚤蒙一日之福聖主亦蚤紓

一日西南碩之憂門下勉之矣高識邃養才合其誠蓋無施而不可也但做事忌於着意白沙先生云桓文與周公同扶王室然桓文用意而周公用心又曰詩不必作不必不任道故如是也凡此者亦願門下之留意也淺識無當惟裁察幸甚

陳文溪

同志之友十載一晤又別經年忽奉德音喜慰無量途次漫記再三捧誦知此事已被大觀破

格物致知大學第一重錢關也古今多少英傑攻之不過其說道理者皆邪說其做工夫者皆亂做耳文今幸過此關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矣來粵記文云閱之喜色上滿大宅不其然乎然謂其間微有可商榷者固無害也大抵此理精微圓妙一着言語文字便成滯礙雖古之善立言者尚且難之而况譎又者哉切貳成均他無所事學徒百餘隨機指示賴以自熟其仁生原不能有益於彼而彼亦無事於生之益

之也張益二公溘然長逝友朋中似失倚仗然
有志者觀之哀吾生之湏臾念朝聞之莫及當
速其開悟而急其進修所謂無非教也吾輩豈
以形骸存亡為欣戚哉惠既不敢不領使旋肅
謝惟幸嗣音真率切磋共敦古人友誼是願是
禱

又

令弟入國學生得一良友幸甚我疆之逝同
志者莫不賻之然已久矣丈之情用之遺文可

也傳誌未有以見厲者如有厲生決當為之不
辭也尊記中多絕到語如云此心靈又炯又生
生活又何嘗不具足只為習心蒙倒遂隔幾千
萬里古人謂塗人皆可為禹於今始信百姓第
日用而不知耳是也然習心蒙倒四字未審尊
旨若何靈炯生活之心與習心一乎二乎柰何
有千萬里之隔也又或問禮在視聽言動乎心
乎文詰曰予以視為目乎曰然丈引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等語以證禮之在心此章都覺未坐

是以視聽言動之外別有一心為之主也此際更須百尺竿頭進步難以言說意者偶未得於心而率爾為之言乎凡此皆所以自附於切磋之誼惟丈教之

王性字年光

附驥以來僅得前歲於詹洞源寓中一承警歛然老丈之曠懷逸調弟得之聽聞者多矣大非塵世中濶又者比老丈使轍所向一一皆要亦寧了西方大意未耶丈未了誰當了之以弟度

之必已了也若已了寧當自了而已耶初登第時同是壯年弟今已顛毛種又想丈亦不殊也此一大事豈可更容徐又耶弟聞我丈嘗有意于此故敢以為請倘蒙不鄙惠以德音尤為至望不盡

周柳師

伏惟二老以道緣深相結內自有龍湖以來至此始通其會二老皆人龍也繼自今龍湖之名始不虛也而二老所以為人龍者何哉二老之

學皆乾又之學也故稱龍焉雖然龍何學之有湖之上山阜林木鳥獸湖之下淵泉魚鱉往來於湖之間章縫緇黃賓客僕從一切皆龍也有弗龍安在二老之為龍故知二老以無弗龍而成龍夫無弗龍而成龍謂之有學也可乎有學則有弗龍者矣故知二老非有學也謂之學而已矣非乾又也謂之乾又而已矣非學非乾又則舉宇宙之內無非緣之相結而奚二老之有於吾想茲湖花發於山鱗躍於淵朝旭曠暝夕

月朗耀二老並坐磐石上下谿澗唱之以康衢之謠和之以擊壤之歌焉知唐虞之為古而今日之為近也視被塵世繼羈滌又何物而談性說命指空論色以滑稽其六腑焦竭其五臟者亦奚取焉此起彼元之所以得書三復舞躍而不自知也一切葛藤從今已斷更不提

郭得吾

國博樂先生至得接尊翰寄到粵遊紀三十冊俱領悉矣茲復寄四百冊具見足下愛人之周

而為道之廣幸甚、但過費不能無不安之意
願從此止勿寄矣令即寄示文字數篇儘有作
筆但未是順理成章一氣呵成之作蓋少年作
文隨時變態讀秦漢便類秦漢讀歐蘇便類歐
蘇無足怪者如虫食葉食蒼則蒼食黃則黃若
欲利場屋莫若多讀蘇文常想行雲流水之勢
筆下自不同矣又須胸中灑又勿以得失動念
始得只此寄聲

趙儕老

弟所受教於海內豪傑有年矣穎敏特達坦夷
和粹若我丈者未易得也非丈能教弟其誰能
教弟哉茲主上賜以優暇之日上天助以肆力
之時易不云乎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謂正當我丈今日事非即將來以大
學術建大事功潔心矩相皇極以成唐虞之治
實在茲矣丈豈肯以小小了事者哉

孫欽齋

向許秋天再入白下不勝盼望茲接翰教乃知

有後約也辱示虛之一字誠千聖真脉秋間曾
具短疏以達宸聽亦反復以虛為獻前與老夫
晤語時原以此處相契耳然其中微有救正者
為虛不可說也又為虛尚有說也虛不可說者
為著於虛即不虛虛尚有說者虛湏悟入非人
所能為也然僅能如此說至於真虛終不可說
聖人固聰明睿智達天德故經綸立本知化育
此處不可說終不可說乃為真虛也若夫知人
用人不過虛中小又影像致虛之學不為此事
而設也門下以為何如况次佐答不及曲折幸
諒之

與盧亮泰

學問得手則心開目明德業道藝一以貫之天
地與福萬世與名匪虛也足下於此學已見端
倪所貴者直達其機而已機萌稍過無以配
行健而成生物之功坤雖生物畢竟有待有待
非聖學也萬年道脉可不深念之哉萬里行矣
區又不能忘者唯此

區又生平惟學問一事非是無以立身亦無以
事君也茲有禹里之行深望諸公有以助我煩
約前後在會之友大會于闕祠以次月二日為
期
科場逼人幸勿為意勿為意乃所以得之也古
之名將對大敵如不欲戰然後意氣安閑戰必
克矣

學問不歇脚向前自有佳境若一歇下便生退
縮不止不進而已足下覺近詣若何毋謂此是

不增不減之物有何可進古人日宣日嚴孔子
平地為山俱是欲人進步須猛志精進勿得悠
悠
千古學脉在此以此處收拾天地萬物更無一
點滲漏做成時與天下同享無事之福如信不
及世界自此多事耳慎之

與駱子易

數日專心先隴遂輟會事賴諸友不自輟也且
道在是學亦在是雖欲輟之其將能乎會語暨

近稿具此子其評之亦與諸友共評之

適檢箴籍有禪公案四家語錄二種送覽若論
吾儒性宗之學直造古聖日新又新地位須是
如此始得後儒以異端目之近於不識賓矣以
下覽竟之後將相與細論之

陳白沙先生云文字費精神百允可以止且絕
墨把捉得定千門萬戶自在即不作可也幸自
珍重

彭晦翁啟

伏蒙金諾令次爰既僕室之次男見駿謹具儀
納來者伏以禮從周道二姓締百世之姻義取
義爰再索協坎離之配序值三陽之泰儀修六
禮之初實有天儀敬憑月老恭惟尊親家大人
錢鏗仙裔南海名家早掇巍科望實始基之日
世餘積慶熊蛇通叶之殷惟茲珊瑚不鈞於紅
蜺是以鸞鷲許歸於丹穴事實同於繫足喜遂
動於揚眉尚愧蕪葭有玷玉樹幸萬蘿之有托
爰筐篚之是將好永擬于朱陳盟不渝于山海

總煩冰語奉壙台聰伏願董拓滄容鑒忱于物
外則感同岳戴忻忭于字中元無任榮躍反悚
之至

楊震涯

恭惟門下達尊兼三碩德無二風采凝於朝著
聲名播於華夷乃者主眷方隆懸車頓切歛神
功於不宰付事業于后昆鬼神干焉而福謙士
類因之而砥節所謂殷家之平格周室之恭先
者乎非也壯歲入朝曾識儀容于鶴列艾齡服

政益瞻軌範於璇題方恨警歎之難承豈意音
塵之槩及見祥麟之角歎賦振又拜綺筵之頌
旋增揣豈有瓊瑤之報敢當桃李之換特明
素心敬恭尊者伏願順時膏寶度世延綿兒方
朔於金門不數千年花實弟蒙莊於漆吏寧誇
五百春秋生謹祝謹啟

張玉老

恭惟門下發祥揚豫紹服程朱向從廣廈細旃
之間惟進正心誠意之論仰符山斗望切鼎鉉

詎意比垣輒移南極暫徘徊於閒署遂游歷於
成均惟茲鷄鳴辟雍實乃龍飛豐芭壽考佐人
之化奕世如存舊邦新命之司非賢不畀於惟
重望始愜群情既立為國育才之功復無以入
事君之義凡在門墻之佳士孰非王所之居州
何毀非成無往不復舊學之甘盤豈容久廢前
席賈誼會見不虛生也嶺海迂儒章句未學念
切朝昏但自畏其落植薄循甲乙亦遂使之佐
養深有愧于前休得無慚于來翰矧承華錫尤

覺覩顏對使拜嘉何異百朋之重因投思報獨
存一縷之誠伏冀泮渙優游畱意卷阿之什飲
食宴樂玩心雲六之辭寔切至懷統希台鑒

益世子仙源回啟

敬惟殿下朱邸鍾靈銀潢挺秀游嬉翰墨清新
鄴下之詩吟唾珠璣麗則孔門之賦凌沈千古
高居上游鴻寶之方自竒錦囊之譽無價不徒
文章得作者之精髓加以問學有聖賢之工夫
衛社稷莫若朱虛尊朝廷孰逾李勉文昭武穆

允矣周室之宗盟麟趾鳳毛灼然劉氏之祭酒
元夙承眄昧洵辱褒揚深慚寅直之惟清何有
肅雍之秉德方悵違顏之既久寘丹慙以之深
遽蒙染翰以相先媿鴻私之曲被伏願康寧介
祉元吉考祥壽而臧昌而熾丕迎有羨之麻川
方至日方升昭受維城之眷末由旅覲過沐謙
施玉案無酬徒一日三秋之諷丹梯歆陟柰兩
鄉千里而遙未既敷宣聊陳感佩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

邑舉人門生黃璿



黃玠

署邑學博舉人梁昌全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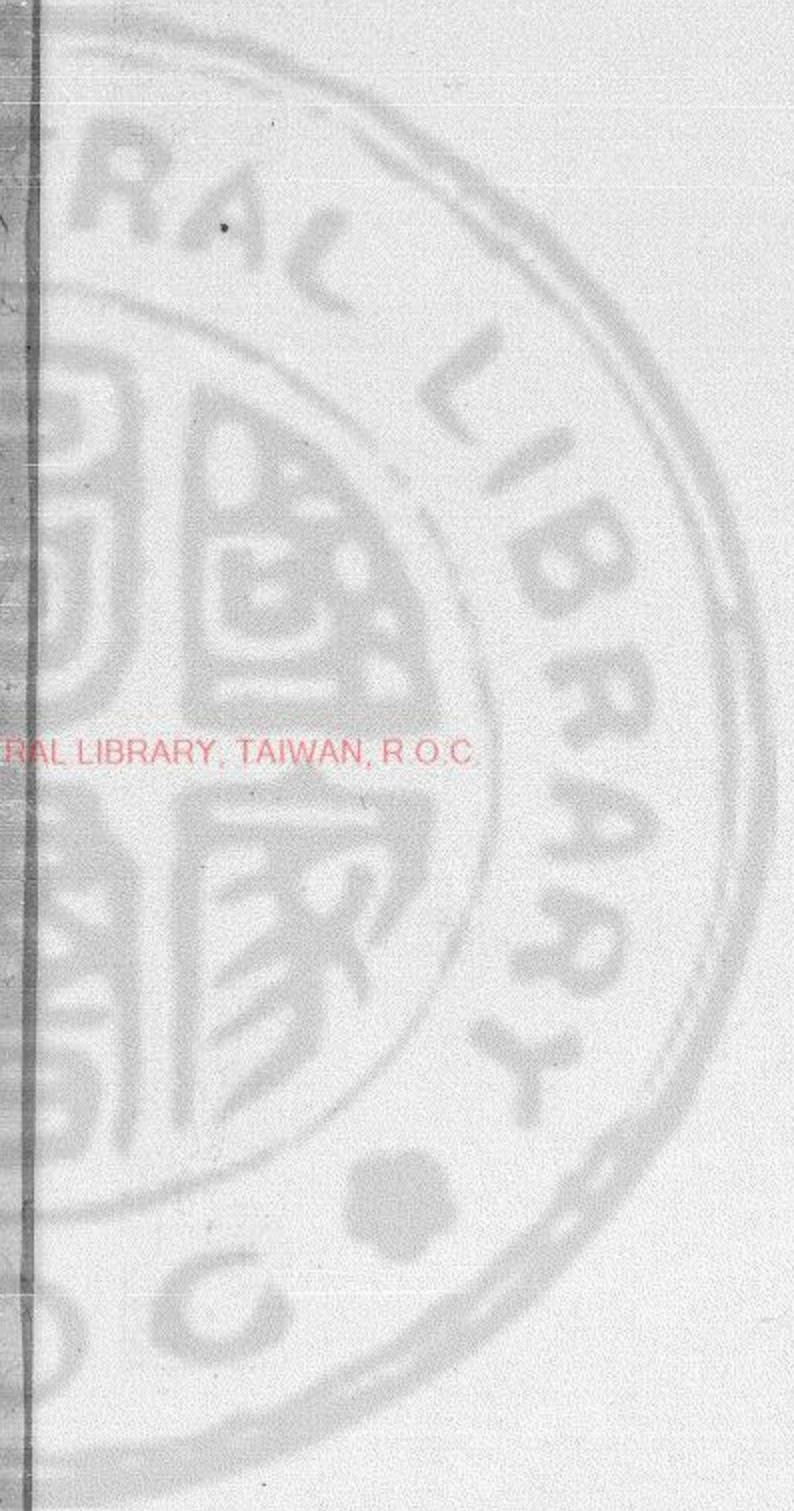
佳

開

書

與邑中諸友

表者朝夕過從領益不細別來再易寒暑轉憶
遊有如夢寐年光如逝川何者是真何者是



靜言思之令人震駭老丈亦念此否也當其
聚首之時正好商量無柰不肖道力淺薄無所
發明今雖悔之亦復何補但願兄丈舍悠悠之
談求慥慥之實不致虛度七生時出德言
鄰倡導成就大丈夫事為禱拙稿一部
教不多及

畢心坡

老丈倡學江南生久仰

遂應古人有言目擊道大

而聘說即

超然一別兩無掛繫

運

符合忽辱

翰教乃示至情所云漸覺專一又

雷下長安

更何等待誠非對塔相輪之見也

以外迂夫

聞見寡陋安敢云知學哉以老丈漸

一何等

待兩言反而觀之亦頗有同然者耳

以後

但願大家不放不歇知止得止使專

益專

一無待者真無待不作聖凡見亦不位偏念見

不位醒睡見亦不位人我見縱浪大化之中安

享太平之福豈不樂哉寄意同心好共努力

不盡

商高要

足下下車我鄰邑時生正以赴命就道既而
中南轉忽更歲華足下遺我翰教然後知它
要也登上者性下為難位亦性宰為難
宰之任者其與百姓有緣者也他官與一餘
及宰之實哉諒惟足下卓見乎此故敢道之高
要附郡然與都會無異硯席蕉布民之饒即民
之病也武風猶淳惟一下安之毋事旦視暮撫
焉也大要在於視民猶已子一惟祈常一通一即一

發不當矣來意良厚謹謝此布不盡

王國棟

正念足下使翰遂至然讀之云四十二篇者乃
烏有先生也蓋吾家孝廉未曾至白下也足下
自許落筆洒然是必洒然也豈待讀四十二篇
乃信其然哉文章小技耳生亦戲筆為之願足
下毋廣我而造大足下多故之料熟計之勸猶
是宿習未除乃有如許念慮自杞國人憂天崩
到今數千年天何嘗崩生不如是位念亦只憂

自已崩壞而已矣足下試自料目下自已崩壞
未何故位無明之想崩也壞也壞也我且
自顧我不敢多及

管東溟

近日理會得宇宙間一件大事此道之統自堯
舜湯文孔子而來幾二千年至我

高皇直接之無纖毫不滿之遺憾

飛龍御天位用人所知也至其成就淵微處人
未之知也具在文集還經示僧篇又諭僧篇又

道患篇試取三製讀之可以測其精微之蘊矣
弟至愚拙自謂此舉庶乎少裨於世近摘數篇
稍為詮釋刻之本部以示同志須風行之後表
其全書無不妙者也刻尚未脫板容寄上方生
行先此寄音及冬日記一冊內有送孫欽齋先
生序具之敢祈覽教

宋五雲

此道大意曉了方可看古人經典以印正之至
於宗門語最為直捷尤當熟看此係大學止至

善之捷法。末世人不識。目為異端。深可惜也。止
至善之學。不離當下。宗門之學。亦不離當下也。
離當下而言學。是失止也。是失宗也。識止知宗。
者。一髮可以引千鈞。一滴可以盡大海。一芥可
以納須彌。一刻可以貫萬古。得此欄柄。入手何
足之身。不參天地。哉。子今見此大意。便當直
信不疑。珍重珍重。

麗丹徒

吾人處世。自有大者。絕不在小。節目上求也。

足下所以用情拙者。可謂縝密。尚何闊畧之嫌。
足下虛心取善。傾心於了凡。此却是足下大處。
昔人有言。治性者當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
不足。今了凡之所有餘者。乃足下之所不足也。
足下能取之。不惟自成。亦兼成了凡也。何者。了
凡亦將取足下之所有餘。以自補其不足耳。一
舉而人已兼成。足下之取大矣。如是尚何小節。
足計乎。伏願足下直往直前。及時努力。歲月圓
不待人。 刑二種附覽。求印正之不備。

別來寡俚惟取

高皇御製文集手自謄釋乃見于百年道統集
於

高皇其前後諸儒種、論說皆難為言矣今不
自量其力之小篇摘而章分之位 明一經刻
之敝署脫稿十篇劉剛倩携而東南以奉報門
下也入粵之行當在何時早勸老伯母板輿度
嶺一觀粵中風景有可樂者丹荔如霞碧園似

玉無論其他矣剛倩近詣不讓吳生東瀾此風
人當興起可為大快南中闔立吾陸中陽諸大
賢弟所請教者并報不一

郭和州

李白詩云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無欺皆自然
曾開歲之幾何而今復夏至一陰生矣智者觀
之安得不順理安行位大鵬逍遙遊也足下位
州諸務填委尚能念及故人仕優可知能優即
能逍遙矣豈獨自逍遙又將使一州之民無不

道遙也其樂豈有涯哉附上冬日記一冊證道書義一部奉克清覽不盡

鄧心虞

平生無他長止有講學一事近日更覺端的無纖芥疑慮南中無事輒將此道借時義發揮之生何敢擬前哲但此事有不空退避者竊自謂生之時義有似於白沙先生之詩非苟位者也今寄一帙於門下幸於公餘披覽以為然否倘有未盡處亦望駁示何如

李朱山

不佞鄙說譬之油甕靛缸道之汚染也老文淨蓮花目柰何覽之雖不受汚染然不佞不可以再陳若再奉陳即為不識進退矣一咲芙蓉寺記特為俞定老及老丈而位不佞時尚卧病未嘗見此僧也此文到寺亦足當不佞訪老丈一番矣何如

俞定所

恭惟老丈志已弟同各居分化理固宜然離相

思而合忘言亦理之冝然者也承諭與朱所文
山中信宿無異與弟神交則亦可以托契於無
言矣辱委寺碑使不文之夫呈拙於盛文之處
誠自揣縮手然有訪我丈及朱山之心而形迹
拘繫則托之文以往亦神交之道也故奮病而
揮之文成即寄尚未出見此僧也

萬思默先生

報恩沼提一會有以識先生之心易原易說則
因而信之耳實有不言而信者存也別後吳下

友人傳先生語云學人意地擾又不能收功於
方寸間假饒說得極徹終成戲論斯語也為謔
口說者戒歟雖然極徹者徹于極者也徹于極
者通于無者也通于無則無意地亦無擾人無
方寸亦無能收及不能收何者為極徹故如此
亦無終成戲論及不終成戲論假饒以方寸為
意地歛收功於擾又此如行路之人目則矔又
長安足則躡又塵途其於邦畿至止者尚遠也
如此而遇都人士為我陳說王畿所以為四方

之極者吾安能以戲論視之乎何者為未至長
安故生報友人謂先生語當如此看乃為妥當
茲乘鱗便錄寄請正附冬日記一冊中有易原
易說題辭一篇乞并正之千里馳情統惟台鑒

鄒南阜年丈

正舉念時乃無便得便又因循遂至兩年不寄
一字顧吾輩原不以書問為慙慙者耳海內同
志如天下管卓溟才識無雙南中精詣者周海
門年丈今借重吾廣矣尚有馮年丈具區闡廷

評立吾陳車駕景湖陸大行中陽及孟銀臺連
洙先生此或在會或不在會皆弟所嘗領教者
也老丈所歆聞故具述之近蒙曾見老寄示龍
谿先生語要一冊弟覽竟蓋嘆世人無知此老
者此老乃實修之士其修也過於其所悟而世
以遺行議之益成此老之真修矣何者真修之
人豈畏人知人有不知正愜修者之願到今日
為弟識破亦此老餘憾然此老力量不能到得
終古識不破地位也何故其悟門尚非正也老

大以弟之評為何如幸便中教之外小刻二種
奉寄覽正

宛向卿

自與向卿相處時知我向卿必為君子而必不
為不善者也及聞被毀不勝駭愕然知必出於
忌者疑者之口也近詢之人益知其然嗟夫此
果於我向卿有纖芥之損乎哉祿爵者非生而
有也物之倘來寄也終必還之名贅疵也生之
所無用也惟有與生俱生俱盡者存焉仰不愧
俯不怍即浩然於天地之間而毀譽得喪若寒
暑晝夜之相待矣故曰未嘗有纖芥之損也

羅近溪

張吾老至得接老師手教已心領矣茲再承教
見惠暨示文塘兄者并得領益仰見老師盛
心謹當服膺勿失不敏深知此學胸中已自了
了舍却小心去通天下之志便更無工夫可做
凡不敏之與同志論學少不相入只責自己心
麓少不相孚只責自己氣浮少不相領只責自

丹別忽復兩載寒暑晝夜事不足為文陳但弟
近來狂態更甚以為學不為聖人非夫也文前
歲笑我時我亦自笑今乃頑然居之不自笑矣
又欲為文獻蓋此係大丈夫事就使功業格天
文章耀世總不如此處討個分曉人生世間如
驟駒之過隙何得茫又被造化小兒驅使予友
道之不講久矣我丈乍聞狂言得毋遂耳乎

復許敬菴

義獲奉教感佩弗忘九載于茲實切想仰忽承

札惠神爽飛越開緘讀之獎訓殷繁既以敝鄉
先達為勉復以近崇二氏為防仁人長者其道
固然某雖樸讞敢不拜教之辱夫討方便以入
二氏其也闇劣決非所能但聞二氏之學亦非
方便所能討也嘗伏觀我

太祖高皇帝至神極聖所以開運祚而顯謨烈
者曷嘗不法帝王師孔孟哉至老子之道則曰
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實與仲尼之
意齊及論佛也則曰釋迦為道不言而化不治

而不亂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
故能善世如此蓋尊二氏至矣某也莊誦
聖謨實於二氏敬若天帝畏如神明不敢少萌
方便之為本欲以憲章

高皇對越天地而非敢故與儒先異也門下以
為何如哉泰道方興長者實應茅茹之會斯文
引領同志彈冠伏惟懋明大德贊佑
皇極以答時望無任慍々

葉龍塘先生

古人制御夷狄不至於甚煩極勞今詩書所稱
可睹大抵車制精妙無異故云今文不獨制車
無以火器咸極其精可謂擅中國之長技而備
古人所未有以此制虜何可當也即文運思若
是其動任事若是其勇勞苦邊塞捍固疆圉夫
何求哉一誠之所運也不佞輩目不睹耳不聞
吹食大官弄柔翰所持以答

朝家恩厚及天下賢豪才哲之精神以為無負
者獨有此方寸地耳詩不云乎或燕々居息或

盡瘁事國或不知叫號或慘又劬勞每誦此言愧汗無已若夫懷人我心興忌嫉念不能盡人之長畢忠智之願不佞竊謂茲人乎無天者也不佞內自愧於心而漫為此論蓋將以自策也而因丈為不佞叨轉致賀故遂述其不敢當之意如此與老丈一笑不盡

馮具區

夜半姑蘇一別倏忽又歷三載兄滿四十弟乃過之古人聞道大率以此為期兄志趣甚高氣

魄極大第未審曾過人否也弟素暗劣承不鄙時辱教愛不敢自棄大抵此事非自己見解意氣所能測度所能承當的有真實消息必須遇人而傳又恐所遇非其人或遇其人而當面嗆過此事到手須如金丹一粒頑鉄立地成金乃真法也若頃刻少待俱屬邪魔兄能信弟言不妄否倘已得之不惜相示頭白弟兄若不說實言更待何時哉白衣蒼狗揔屬幻境弟知兄無纖芥入於靈府不用申慰拳又獨此一大事而

己外小佐一冊奉令即君一覽不備

曾直齋年兄

老丈侍太夫人終可謂大事無憾矣所謂大事非獨衣衾棺槨之美宅兆之吉葬埋之固而已也蓋有說焉惟老丈素知之而弟素信之者故敢曰無憾也而世之營又以為其親唯恐一事之不周且完也問之輒曰大事所當盡心果大事乎祇見其細務之急而已而彼亦焉知所憾與所無憾者耶老丈謂弟言何如

管東溟

魯川曾丈至得接華翰獎訓燕至所獎者非生所及所訓者實生所願默會而請事者也中云孟發之遲周收之早孔子之門人三千七十近師之門人過於其數若此之類皆門下有為而言之也生所得於道者無幾方且隨在求學而未敢及於教人乃其不肖之軀實多病憊不能訪友而友至多謝去不能接見今在南中照例杜門終日則雖求學亦尚有志而未逮也安能

教人門下無虞生矣雖然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以吾之所與既不能離人以人之所求又不能離我當此之時雖門下善用潛其又將何以潛也然則生之杜門謝客亦非一定不移之道也使生學果足以教人而又無疾病於其身則我之不能離人與人之不能離我者自在也而又奚疑於我近師哉近師平生徒足所至便集百十人多至數百人絕未嘗有意於約戒號召之而莫

知其所由然也生即儘力學近師恐亦無此大緣矧主之所學於近師者亦不在此古今聖賢不必同亦不必異所異者迹而所同道也今使伯夷與柳下惠謀必不相入矣然百世而下皆稱聖師則不同何病焉今門下亦何必與近師同也若夫克己復禮之訓此自有說大抵聖人立言如鼓荅桴在釋家謂之針芥相投斷又乎不爽者顏子之問又為仁也仁者天地之生德以生德問即當以生德荅而柰何以克敵之克

答之則得鼓聿而針芥左矣此決知其不然也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皆能
自復禮為仁之証也惟左傳有楚靈王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之事而引孔子曰古志有之克已
復禮仁也一句此則左氏援引之說而未必為
孔子之說也且其叙子華云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吁是何言也克子華之言則雖為鬻
拳兵諫何難也惟其來歷如此故訓克已為克
敵之克乃相應也今問仁而亦訓克敵之克不

相應矣古語固有字同而義異者何妨兩訓哉
且吾近師自求之學問之中無克去己私之事
又求之孔子雅教亦無克去己私之言王原憲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止許其難不許其仁以
故極力主張能自復禮之說今謂吾師喜以新
說動衆此或不然一時之衆可動百世下大有
人在安可欺也百世之人心即一時之人心百
世不可欺即一時亦何可欺也且夫學聖人之
道者豈徒以其言而已哉言也者聖人所以順

世人之知識而酬焉者也道無聲臭而一落言
詮便有方所孔子嘗歆無言矣其中亦知道非
言所能盡也吾師平生好學力行門下所知也
未可盡求以言說之間矧其言本無病哉惟門
下不以先師接引之廣為可故亦不肯其能自
復禮之說惟不肯其能自復禮之說故亦終不
以其接引之廣為可也孔子以有朋自遠方來
為樂而又稱曰吾得顏回而門人日親觀此則
孔顏為仁之宗旨亦有可想見者矣我

朝學問自白沙陽明二先生而來至於先師始
覺會合要皆取法孔顏而以明德親民為至善
今日此不可學則又將何學哉雖然門下之教
類若伯牙鼓琴高山流水不在聲音之間而在
其志者也生故曰願默會而請事然不得不據
所見直之庶幾萬有一分之補益也生於門下
所謂外遠而內合者也惟門下亮之

荏平朱大尹

聞執事疋馬入荏平首巡隴畝躬問疾苦安車

蒲輪迎邑之賢者辟堂以舍虚心訪問治道由是政行而民皆便之此子賤所以治單父而衆悅者也聖人之所大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生也聞之亦敢竊比於不寐之喜雖然此所謂善也能以此自信則有諸已矣有諸已則能止於至善大學之道也仕與學豈有二乎哉承遠念翰貺周至使旋惟崇護明德以介休祉是祈不盡

羅聞野

恭惟明公穎敏特括之材養之以深沉果毅之德向者借重直指不吐不茹不動聲色而厝巖海於不崩不波之地明公天下才也茲者建旄持節擁衛畿輔所以固基圖而迓天庥樹立施設當有千萬於往昔者豈非社稷生靈之福歟今宇內北旱南水人民相食天道好生之意焦然矣所幸盜賊不敢發邊境未嘗動智者猶可及嗇然竊見四方任地方之責者拘泥常套付之無可柰何其所經畫似與軻書不相符豈聖

賢之言與經世之道原係背而馳者哉僕書生
誠不識所謂也明公重鎮猶未甚飢腹心之地
元氣為急峙儲蓄以備不虞修戎以懾不逞以
鎮靜為國家定根本以精誠為天地回氣運知
明公已籌之熟矣嗟夫非磊落如明公亦誰望
耶伏承報代使入京例頒翰札祇領叩謝因叙
述其所懷燕瑣乞亮

答郭得吾

辱惠書云認字一個知字只得從實做去讀至

此不覺暢快此知字乃天地人物生身立命的
根本只要立得定便是知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是也若不知止則時情世態一切
動搖安能行其所知乎昔人以稱幾毀譽利害
苦樂謂之八風若立得定者不為彼搖足下養
深積厚當不難於此矣

巡鹽陳年兄

伏承華札例及不佞開緘盟讀至述齟政之艱
守不盈半百而江淮財力困詘之狀恍然在目

復竟讀之勃又然有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之意
蓋仁惻之心存於中則其形之文詞自不可掩
抑不佞感於詞旨之間輒不敢以常套復竊惟
財者國儲民者國本輕重較然矣可以盈而盈
之所以為國也不可以盈而不盈亦所以為國
也矧江淮之間災沴頻仍民生日艱尤當加意
之時乎御史之職代天而行非有司比權輕重
係利害在我而已知足下自有成畫然以尊教
之不可虛辱也謹述迂謬之談以應毋哂為幸

復李斗野

竊慶教下二十年矣文之為君子也得於見封
君之德之盛也得於聞然安能及知令祖之德
哉弟今而後知河源李氏種德之深遠也而後
知天道之報應善人如影響也而後知國家褒
揚臣下之祖父之應於天道也蓋弟之承乏代
言也竊獲進其所學於是見仁人孝子之情焉
於是見當世賢人君子之德焉於是見微必顯
之道焉於是見即顯彰微之理焉於是見先王

以孝治天下之經焉於是見父子祖孫通為一體之真焉於是見無始無終之運焉於是見明禮樂幽鬼神之致焉於是乎可以進學可以復古可以重人道可以明宗合族可以興禮樂可以佑鬼神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可以致四靈而無所不格嗟乎非文之通朗孰能信斯言之不誣哉禮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承命表令祖墓安敢以不能為辭腆儀本不敢當知弗受不足以及滿文之忘也六辭物是辭表也辭表是辭

孝也則孝安可辭哉敬拜登矣謹此肅謝

葉龍老

伏承手教謂生所奉答字又皆玄解且有粹養之許讀之令人慚愧汗下蓋因稟賦愚拙於時事都不通曉困衡四十餘年近始理會得一箇藏拙道理以為天下之事自當有天下之才濟之而吾但虛其心可也自此之後將平日希高慕遠要無人要上人之心一齊放下此處見得果有一二分受用是以遇事遇物輒以此道應

之每承老丈教我邊事我寔不曉故不敢強為
之說只答以吾心之所明者而已若夫玄解粹
養之許寔所媿也不敢當也近因舍弟之變不
忍老親傷心只在年盡春初告歸且得優游西
湖羅浮之間以益進其所學老丈經綸世務綽
綽有餘今當此重任幸專心一意以畜國家之
安生雖處林下要有足以無愧於老丈者非敢
求獨善也

張可菴

大賢一出士類爭覩以為快嶺南小生獨抱拘
拘之病不得從豈非命耶兩辱軒車下臨無任感
媿爰敢以書謝伏枕間每閱邸報西事孔棘而
廟謨所以應之者甚整暇有序此社稷生靈之
福也治亂安危之機惟在所用今用甘肅葉巡
撫足為邊境得人慶矣生與葉居同里聞知之
最真其在贛州時除黃鄉百年逋寇不費寸糧
不役一卒而事集及黠酋逸出者此公時在制
中僅用一豎子弭而致之蓋其巧在一心發必

萬全也如此今共事寧夏魏能虚心听其所為則叛卒不足除雖以之收復河套可也夫河套之不復亦國之耻也然重於舉者恐任事者非其人也若葉之才盖無所不可生非敢太早計歆深明此公之能不負門下所舉也夫門下既以知而用之矣生復喋又者何盖生知之則不敢不一言義固然也而又抱病不得一面言故托之謝贖耳且歆門下深信其可用則將用之不疑彼從外條其利害此從中听其便宜内外

一心事庶可濟書曰則克宅之克紬繹之此之謂也此亦區又一縷之血誠也惟門下亮之

艾熙亭

古之君子德立道光位隆望重則以推賢進善為務而後世不然汲又乎惟恐其身之不淑也身淑矣又汲又乎惟恐其名之不彰也名彰矣又汲又乎惟恐其名之不終也日夜惟務自持以靳乎人之我賢斯已矣奚心乎天下之人才哉此後世之所謂賢者也而以觀於門下乃若

有超出乎是者以道德求門下則德已立而道已光矣以位望求門下則位已隆而望已重矣而所汲又者乃獨以推賢進善為務其志豈在一身者哉生嘗嘆服真古君子也而亦願門下崇篤此義有加而勿替也今撫治西蜀在屬之賢才有幾其卓然已成者薦之其可者涵育之其不及者變化之無非為天下得人之術也某府某官某向在國學頗知其人賢者也諒所素知然亦生所知也生既以推賢進善信門下今

奉茗之便得不以所知為言哉惟台亮幸甚

蘇斗墟

日素賤病增極不獲求悟足下行矣學問之道當下即是本心更無餘法能無出位之思即無穿鑿之事求心求氣兩得之矣蓋生三折肱而思醫者故為知己道之萬里炎天百九珍重

王荊師

伏承札教知大夫人慈顏懽慰老師承懽之下心適體安萬福駢集吾道幸甚吾師具異質秉

高識天下之士莫不望風逡巡退却自知其不及遠甚者多矣矧區區愚拙若某者哉故不敢以遊說之談取戾然至於迂闊之論則亦有之蓋今天下士大夫莫不知老師無復出之意甚明夫一身之出處雖聖人不能自必而老師能自必哉以老師所不能自必者而天下士大夫先必之誠以老師所素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昔之君子嘗歎有為於天下矣惟天下不之信是以為之而終於無成豫計其終於無成

故寧袖手而不為如走者多矣惟世不能取信於天下世自知之出而為之而果有成也享其名無窮其次惟諸葛孔明而其時不足為也又其次惟王荊公而其為不度也皆可惜矣若夫取信於天下而終不為之者古未之有也今天下士大夫之信老師甚明也雖有一二浮說皆知其妄且亦老師之所不欲為之意有以激之也老師之出處可以無疑於天下士大夫之心愚以為當毅然以天下自任以答天下士夫之

望今天下之事始之以寬大而隨之以廢弛也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程子曰
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聖賢之為天下未有
循久而不變者也後世因金陵之變法之至於
壞天下也不咎其不善變而徒咎其變遂欲以
循又為之不知天下非循又之所能為也天下
神器也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而素何欲以循又
為之哉要在精於變之又術而已有場師二八
焉其一之務植也其灌溉壅護未嘗異其法也

而樹不達其一往觀之謂之曰子之灌溉壅護
者未嘗非也而樹不達者其根之入土者失其
理也予為子改植之改植已其灌溉壅護者不
加法而樹達矣蓋天下之事猶樹也有根本焉
有枝葉焉今之所謂廢弛者乃其枝葉之不榮
且達而不可為也又不可不為也則請之根本
而已矣主上一心天下之根本也古者三公論
道師導之教誨傳又其德義保又其身體三孤
佐之然後六卿分職焉若以政事論之則六卿

所取而天下已無餘事矣奚必置公孤于其上
哉古人見道分明知人主一心為天下之根本
於此不正則天下萬事無可為者也故公孤之
取不與六卿共事而惟以通輔弼人主今之為
說者曰事即道也道即事也此似是而非之論
也儒者惑之遂以為天下但事而已矣事得其
當即謂之道於是乎但理其事而置道於不言
則古人論道二字豈虛設之詞哉惟其如是故
輔養之力微而感格之道淺非獨微且淺也且

不問其所輔養者何物而感格者何事也夫既
不能正人主之一心則所謂事者不過依違其
間既恐拂人主之欲又恐失左右之心既恐失
左右之心又恐犯天下之議當為者既有所顧
忌而不敢為而既為者復有所打格而不得遂
則所謂事即道道即事者其說窮於此矣而可
不深惟其故哉今之為說者又曰經筵日講皆
論道之事也嗟夫此安足以論道哉此不過訓
解文義而加之以諛詞隱諷相雜以成章耳且

其任輕矣古之論道者乃公孤也豈今之講官
哉講官之職既輕而不得伸其詞說公孤之位
又尊而不肯吐其言詞而謂論道之事止於經
筵日講之間亦過矣皇上講筵稀闊無足怪者
人之於飲食也其嗜之而不厭者必其有所甘
也苟非有所甘於其間而徒見若烏必吐之矣
天道者人之甘物也然宿構而誦端拱而听其
事甚苦今所論者未嘗至於甘而所事者惟見
其苦而又求至上之不厭此不亦責難之過甚

矣乎愚以為款求至上之不厭當先進之以甘
而甘又非小臣之所能遽進也則在大臣石公
孤之位平日為至上所信任者一決常格而多
方以感動之此非老師其誰與望耶故愚願老
師無為自潔之計乘至上眷注之虛懷天下士
大夫耳目重新之會一出悉力以畜之不以六
卿分職之事分吾心而專心致志于論道之一
事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今之議論者紛又
皆不務樹之根本而求其枝葉者也惟聖智然

後能見人之所不見而為人之所不為老師誠
一出而高之則天下士夫所素信於老師者可
以釋然無復纖芥之疑矣舍老師亦非他人所
能畜也千載一時可不念哉某愚拙無與此者
然此中耿耿又恒恨其訥於言辭不能自達茲以
書對伏惟俯察其誠而納其迂闊之論不勝幸
甚無任悚息

與李綢原

徐得吾丈以九月初旬抵寒舍獲奉教札如覩

顏色知台履萬福喜慰何如謂弟能闡明學術
匪所敢承若夫求友切磋則有之矣承教云實
修一步吾儒嚟緊功夫願與弟同相印正尤見
吾丈近來造詣華落實存不然未易出此語也
弟正苦實修之難凡吾人所修者未必不出於
意見凡意見皆虛又不知以何為實明於虛實
之說則於道思過半矣况於此必有真見便中
幸以相示何如得吾丈還亦甚勿又懷不甚悉
乞亮

與周明所

獲領德音滾又數百言皆微詞與義而歸重於師道之立偉哉偉哉真大丈夫之言也昔者嘗侍近師席某稱師道立則善人多語近師點頭曰師之道立則善人自多近師語氣重道字又重自字某因會其意元來師不在位而在道也人性皆善又人何嘗不多吾未得師之道則不達性而徒以我為人師同人于宗吝道也善人安得而多乎昔者文王化行南國兔豨野人江漢遊女皆有至行貞操故其詩曰文王壽考聖不作人又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善人多之謂也豈不本於文王師道之立哉師道立矣位若可也位臣亦可也有位可也無位亦可也門下云濂溪補子與之不足者意亦若是歟今且有一言請教于門下如尊喻欲尊師道偉矣乃得吾文又願為萬家弟子者其同異優劣何如也惟門下嗣音以示幸甚

劉亮載

辱惠書仰見高情眷以迂拙非所敢當迂拙之
夫無長足當時彥獨講學一事近又自覺亦是
空言未敢標竒以先賢智即友人下意相取亦
無從出而與也高雅如足下又自了凡之所而
米感此厚意更復何愛然而其處也不久其言
也不深目擊而道存影見而千里蓋其難哉詩
曰愛莫助之生之謂也而其先曰仲山甫舉之
是在足下若乃他人不索生於學而索之以文
辭則求魚於木也其不得又何惑焉近位學解

數篇幸賜覽閱而表正之不盡

董得陽

足下恨不為令豈非欲得民行所學哉然治中
別駕之任古人所以展驥足者也令可以行之
下而上焉或阻守可以行之上而下焉或隔其
可以宣通上下之情而俾無阻隔之患者必居
其中者也驥足之展不亦宜乎足下但思為驥
無慮展足無地矣不佞拙性病軀無所可用徒
竊頸秩方以無補自慚尚賴同志相知如足下

者肆力鋪張此學以畢明德先師無窮之願則亦不必不佞自為之不佞有可以助足下者又何愛乎足下勉之矣

王典史

承使翰隨令表黎又孝至因得奉復典史小官也而以人之大者為之則大人之大者非好高自侈之謂也競又其職業潔白其操守以期不其身而已矣見士人則隆其禮致有在則恐無忽疾于頑無見人之過耐勞忍辱小官之



道也君其勉之

朱修吾

辱翰教近於內典諸刻有悟入處幸甚幸甚

高皇有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雖持
身榮儉之不同其濟世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大哉 皇言統一聖真定萬世之
極矣吾儒之學以盡性為極則然盡性必先知
性自戰國以迄於秦知性之傳中絕六經四書
之中性又寓其微言而其不可傳者終與其人

俱往則所存者果糟粕耳迨西方偉人與其奧
典東來然後性學續有宋大儒乃取諸彼以歸
於此惜其得之尚淺病在見小欲速而蔽於私
也千古不決之疑待我 高皇而定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而猶有可惜者當是時宋儒之每淪
肌洽髓盡成聾瞽天佑下民佐之君師亦不能
使之昭明故是極之敷言隱晦二百餘年不得
與六經四子列於學官則啟運諸臣不無餘責
夫運祿之繫於世道大矣弟非其人也亦云志
而已矣故因 來教而盡之勿曰同心之言其
莫如蘭當不見斥也

黃陽短

久不聞問思子為勞遠屢使翰良用喜慰願辭
之費而貺之腆則何煩也所論自信不欺無所
借譽於上官而惟見信於百姓父老此謂平易
近民民必親之吾人樂道窮居欲見之行事之
實如此更復何求亦足以自勸自勞矣由今以
上尊官厚祿則有之總不如佐縣之德也足下

以為何如採金之後上所命也為臣子者不可不敬第簡於節目而密於心思毋致為民擾而生網實斯可矣且足下政在得民則此無難者何容贅哉生多病薄劣不知叨冒至此尸素負乘日夜慚愧思所以勉之者而不可得足下何以教之南望仙島臨楮神往

吳安節年丈

恭聞我丈亦坐蒲團致虛守靜視營營生事者絕雲泥矣又且不墮金丹黃白術中何幸又

世之談玄者多矣搬運也爐火也採取也三者連類而迭進莫不互試而齊誤而一切不染大哥恁地聰明哉雖然以三教源頭槩於一蒲團之中則弟未敢輕諾蓋以坐蒲團而虛靜必以離蒲團而不虛靜如此則是有意於虛靜也安得云無意哉即周子之主靜立人極程子之動亦定靜亦定似不如是矧孔子乎願老丈之察之也來諭近士以圓明空妙之見濟其恣無忌憚之行究且人人生疑而學術遂為斯世蠹此

曾子曰日省聞一貫所以千古真儒未可以頭
巾語忽之也誠然誠然記口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秉習而生種々
各殊有教則無類安能盡得若曾子者固有失
之恣肆者矣此資質之不美者也若遂矣而不
教其為害又可勝言哉大抵質美如曾子者固
不易得而質之不美如恣肆者亦不盡然惟中
人為最多故教人者恒中道而立耳來論云性
體貴圓教法貴方此自學教人之準的文可謂

思之審矣然似尚有未盡者夫規矩方負之至
也性體即人之規矩而方負之所自出也教者
以人治人還之以自有之規矩而已豈有二哉
若曰吾契其負者以利吾用而出其方者以使
人遵守是二之也老文以為何如夫性命之學
吾人日用食息起居不可離者然至明白易曉
無許多煩難老丈與定老相朝夕久之必有獨
詣非弟之愚所能條答惟亮之幸甚 御製文
集寄覽

龐舟徒

質直一念吾人居身之所珍也寧獨居官已哉
質直之人多蒙神力慈衛彼作惡者安能如何
但願足下憊々進德而已前云款延了凡資相
切琢此直諒多聞之益也未審果否天下誠實
朋友難得若其得之不可失也當官之人常被
八風所動得良友相處是併懾而垣墉我也我
乃安然安則月加明耳加聰食加甘寢加甜歲
月易過不然外強而中乾言不出口而苦在其

心矣白沙先生謂善與利害不免開口告人為
丈夫之淺者固然即不開口告人亦難許其不
淺也吾人為己之學自須有下落豈以形迹可
觀為高品哉足下以為何如

王鶴松

不為者有為足下質誠退讓誠大受器別來數
年聞更刑名錢穀之任無所不冝取士於齊魯
之邦大得民譽已而割符出守政聲籍籍二年
矣可不謂才哉平涼大府也賦重民貧宗驕後

繁邊餉轉運訖無寧時則神形俱悴誠有如尊
諭者然如此即奉法循理取足以為治而已惟
簡之而不得者勿簡苟可得簡簡之可也惟於
官民之際要當驩欣交通而無鬱悒之態不惟
養民乃亦養身此雖不佞億度之言亦或有時
可用也何如

李鳳陽

生於郡者非遊我近師之門必聞近師之風者
也矧若門下撤藩籬於形迹等聲聞於雅素而

過存乎不佞心期宏遠矣鳳陽根本地得明宰
矣不可慶哉方今四海乂安而東夷肆遂有民
社於淮海之間者不可忘備門下其亦講於內
政以寄軍令焉洽真愛於群黎申孝弟於學校
外若無事而內實可以應率此真邑宰事也惟
高明圖之諸不及贅

楚省督學

恭惟有道門下型範楚材風化南紀不佞嚮往
夕矣不佞有鄉場座師故蕪州太守丁公諱有

周者常德府武陵縣人也其人性孝友行嫻睦
任職以廉能稱最居鄉以仁厚得人鄉鄰孺嬪
無不知者聞亦為膠庠師儒舉呈懿美以俟表
明獨其清白子孫單貧委靡遂至于令長者之
風鬱而未嘗不後竊恫之伏望門下赫然下明
古賁文教登之俎豆之列擇其子孫文理通者
衣冠之以昭示楚國則為善者其有勸矣事關
盛典敢避未同輒此進言伏惟台鑒

曾植老

老丈惓惓接引不知弟日夕在左右也頃承翰
教云身本也心大本也知止知本語修身也知
止孰知之知本孰知之心也不空此心心住所
迷當下不知矣此所以修身在正心也如丈所
見是本之外有大本身之外有心孔孟二夫子
固未嘗如此說孔子止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亦止說家之本在身
並未嘗說心非遺心也心不在身外亦不在身
內渾身皆知即渾身皆心其含藏於胸膈之中

乃意而非心也心則本空不待空之而後空意則本不空雖欲空之而不可得矣心本無迷亦無所住惟意或有之而非真意也真意如目視耳聽無住亦無迷也老丈之所謂心者果安所指乎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嗟夫真心豈易識哉弟非學佛者也因其書然後稍窺心體回視儒先所論如隔靴搥痒入海較砂深為可惜是以披肝露膽以為我兄丈勸詩不云乎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尚呦以呼群共食弟

何獨不如鹿乎丈勿謂心之易識而孔子之旨之易解也又勿謂弟分心於佛學而不併力於孔宗也今有人能汲汲乎求明其心求之於六經而不得也又求之諸子百家又求之釋典惟主以明其心而已是真併力於孔宗也而柰何少之即如佛說楞嚴一經其徵心者亦良苦矣其仁後世者亦可謂至矣學以求心者安可置之漫然不省耶此弟所以有勸於兄丈也試取芻蕘之言賜三五日之青眄於是而無所益則

弟受妄言之罪可也吾輩皆老矣非談名理矜
伎倆之時要得貼貼地受用結果從此發生得
幾人不枉來世間一番而已亮之不盡

上泗洲

承寄來會語三十部捧讀李太守公序文其言
諳如也此公真仁義之人哉使人玩之不厭第
不佞當之有餘愧耳恭聞門下以此學施之政
一以教化移風易俗不惟躬行之又合屬縣而
行之遂使一州一邑雙璧相映何可易得此殆

聖祖在天之靈默佑吾民而二公之精誠式受
昭鑒故也以此深根固本萬年不可拔矣區區
醜夷何能擾我願門下篤行勿輟世道幸甚

周侍御年丈

不肖弟不奉大教十餘年矣時事多艱何敢以
寒暄套叙惟泗州祖宗根本地第春初有事于
祖陵懋止三五日有陳迹焉欲聞於丈也弟當
是時愧糜地方供饋乃賈勇合其有司師儒而
講之以狹提愛敬之真性本願少酬供饋耳不

意州守邑令忠信而篤行也夫倍流末世敗壞
恬不知怪賈生歎之今泗州盱眙獨能以移風
易俗為務此我丈激揚之力而聖祖在天之
靈默佑而然也弟之空言適逢其會耳願實深
根固本之第一義而不知者視為迂闊夫使人
人知愛親敬長則堅革利兵制挺可撻而何憂
於醜夷我丈念此熟矣弟亦一言之不為贅也
乞亮

王學正

以童子一呼而應證一貫妙哉妙哉又曰駭不
能應者尋求之心隨聲而應者當體之心則剖
析太分明矣以不加一字說止至善尤為大了
手引范女之說以判出入無時公案允當強恕
而行云強乃仁體及辨物動動物之義俱當大
要此紙段段實落句句合徹了此然後言行相
顧為篤實君子更無無而為有虛而為盈之病
矣不佞前贈公詩云與子平分粵詞場角兩雄
記否是事了得乃稱平分兩雄也春官任取上

第矣但願勿作墮馬狀元耳一咲

再柬丁盱眙

學也者學乎道也道者天之命也命於何立之於時刻之間而已此處毫髮不容踰越故又謂之法孟子所謂行法以俟命是也蓋自其嚴之在我也謂之法自其主之在天也謂之命吾人步步行法俟命乃為聖學若一毫混帳更無學矣大孝豈在入爵之榮哉奉天命以事吾親弟莫大焉彼區區入爵乃倍情耳生待足下以聖賢而順以倍情可乎願更進此一着將來大福受用便中惠我德音是望

蔡見老

奉違台教忽爾徂秋每擬心神以化凡質會有賈奏之便獲申起居之私恭惟門下伊周之學伊周之位位與學符望由實著紅日一輪可以照大千世界真陽一點可以回大地春光欲速則有不達之虞罔果後有後艱之患酌斯二者惟在一心惟公既執心樞自然靡發不當素在

教愛之下者第拭目以觀其成而已贅語瀆聰
無任悚息

沈東霍

讀翰教有憂世無當之云如丈尚無當又孰有
當蜀中數十年來無三吳之水無交豫之旱無
荆揚之疾疫近以大工採木亦困矣又有三殿
之災繼此採取又可勝言耶弟竊謂此固氣數
不可逃而挽回之機實在吾輩如吾丈仁人君
子為此方司牧民雖困亦不至甚病此上天所

以有意於生民也丈其無以弟言為佞耶梁生
荷德栽培弱植自傾於丈則如天矣弟當心感
謹此附使以謝

馬杞縣

客歲劉布衣至辱惠德音其迂也不敢不布腹
心諒在照答嶺海朽生學識寡陋祇隨分家常
茶飯而已賢者謬以虛名存之何以報也到今
念之尚有餘愧但願朗擴冲襟保合太和涵萬
品於春融發天光於海印世道幸甚外小稿一

部奉求正之

范廬州

客歲道貴治沐教愛多多叨竊南中雖去光範不遠然而未克修問于門下則因循之過也辱垂念有翰貺之錫拜承之下始自覺踈慵罪莫遠矣伏讀翰教所云易簡即是精微中庸不離日用謂是鄙說向呈於門下者生不記矣門下猶能記之即家珍也何庸辭讓哉大抵民之虞矣日用飲食無非順帝之則學者識得此處

透徹無疑方能恕施於民令各得其所孟子謂殺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一言以蔽之竊謂門下所以行之一郡者皆是道也若不佞者徒能言之耳何益於事哉不佞年來自知慙愧而門下欲求鄙語令人增報雖然淘洗未淨則舊業猶存不能下示友人而又安敢隱於知己爰具數種呈覽教之餘情不盡

傅約所

國家無事而為有備之坊賢才衆多闡入武選

武其貌而文其質今日皆籍明日擁麾矣息馬
論道橫梁賦詩文士縮銅墨方宛宛然束縛於
禮法之中由此觀之殆不如一夫長也而足丁
終歆然若不足者何也虔江南雄鎮天下精兵
處也東連閩粵西接荆楚山谷深阻人民險健
長技鈛矛毒弩鈎棘鋼刀藤牌大旗之屬夷醜
弗能當也自揀練以來負重超距之卒林立月
餉一金士飽氣盛人人思一當勁敵而無所用
夫東夷今受我貢矣海波不揚固也萬有一焉

肆其跳梁之患不南徇閩廣即北徇吳浙此四
處之兵吾虔之省不虔若也虔之卒常處於無
事而使之策應於所患之處必且有餘力以制
其敵下虔之卒於四處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為帥者坐觀四方之變以收全勝之功豈非所
謂吉祥善事哉然而足下尚不肯安處於此而
願徙他鎮足下殆不知他鎮之苦耳他鎮兵不
如虔餉不如虔事權不如虔不受寇不如虔其
他不如虔者殆難以徧舉也之他鎮更思用趙

人足下他日乃知之也願足下安之日與諸公
移分忘形飲酒賦詩為樂毋輕動念饒義士還
附謝厚意蕪管乞亮

袁海門

開歲幾何倏然兩月入世百年真如電光石火
老杜却云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顯象觀火何待細推也亦可謂不曉事矣行
樂之法各各不同而總不如講學之妙講學之
樂惟孔顏有之孔顏之後能奪此窩者亦鮮今

以說於大將軍之前用博一笑耳實不知耳後
生風鼻尖出火之樂也吳廣文先生往觀廣陵
之濤因寄聲

白年丈夢山

恭惟老丈厚抱弘施才譽籍籍有年矣方今天
下北不患虜東不患夷惟漕河之可患耳民歲
受其凶德而力役不息在事者類皆一時名德
屈力殫慮而未有長策此亦智勇俱困之秋也
諸公安得不推轂我丈哉而丈將何以圖之弟

書生也抱咫尺之義忝竊清僚乃足自愧耳如
丈者敬歷中外建立殊勛出則方叔召虎入則
張仲吉甫無所不可者復何謙讓之有焉承云
藉人以為視听弟以為不然文倘不以一己之
耳目為耳目而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耳目則人
之視听莫非我文之視听耳既無我之可分更
何人之曾籍是所謂書生之義也老又以為何
如哉附徃一笑

高通判泰嶽

書至開緘讀之恍若接清輝於龍興福地聆高
論於第一山前時也恨不縮地促膝徃復傾倒
鼓掌大快人生樂在相知心耳何必富貴哉蘇
坡老上梅直講書可盡其槩矣生亦不可羈紲
人也自嗔賦性和柔不能與世人適人共知其
無用但尚未有厭棄之迹無因發意謝簪紱然
分亦有極以老母年高多病暑雨祈寒俱不相
且必還敝廬乃得相安然則世不棄我我亦當
自退耳承札教有義閔之說故云然大抵我輩

世味淡薄不難退步却以肯退步為難而難亦非聖人所貴也時行時止乃合大中耳此際亦不由人安排得第一要學問不錯了路頭學問不錯即縱橫曲直無不可者足下以為何如生托處海濱郡之東郭有地一區水潦必經衆之所棄生獨取之為之堤其下流潴水成池中有高阜儵然廣數十武構精舍其中有堂以奉先師近溪羅子遺像後有高閣可以眺遠山迎遠流環舍皆水也用小舟以渡故客罕至宜淨攝

此迂夫菟裘也友人題十景一曰五老耒賓以前有五峯儼然可望也二曰三台應宿以門前平地墳起者三若台然也三曰翠微鶴舞以前左白鶴峯峙焉蘇東坡先生安置吾惠時故居也四曰碧水龜呈以湖中有阜若龜也五曰江抱錦練六曰林削青珩七曰雲歛娥媚八曰煙浮仙艇皆指其所有者也九曰東旭先輝以此屋面東昧爽登閣見日出景色異常十曰西濤洪響則郡之西湖水穿城出瀉于江其聲甚壯

也友人好事者輒為題咏今述其槩以徼大惠
以為山川生色惟無吝為幸

王潤州玉沙

胡友悝菴蓋門下知厚云近過生具道明公有
意於聖人之學世人所蠅集者視之不屑意也
惟以不得聞道為歎嗟夫此世道之幸也生兩
奉翰教已識明公之心今聞胡友之言直識明
公之面矣試一進其狂言夫人之於天地謂之
三才是人之大也亦猶天地之大也而懦夫曰

吾安能與天地比大也豈知與天地比大猶其
小者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心者人之主也
今命人為天地之心則是以人為天地之主也
與天地比大而已退讓為不能矣矧曰天地之
主夫天也能不回面却步而反走乎豈知人為
天地之主非謬為大言以動世倍觀所實事之
理也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夫夫也聞三才
比大之說則不免於小疑聞為天地主之說則
不免於大疑者是不究不圖之故也或曰如此

則誠大矣不幾於窮大而失其居乎曰人之所居者孰切於此身而吾之所以為天地主者何嘗出於此身之外既不出於此身之外又何至於失其居而予以是之憂可謂智乎是故由前之疑謂之不勇由後之感謂之不智不智不勇同歸於不仁故曰智仁勇闕一不可也今錄以負之門下以為何如各以戢守無由會晤特假此以發往復之端惟照亮是幸

張江都

聞榮滿可賀未敢為人恐滋擾耳承有心不後時之諭則竊有一說奉復夫時者三才至理也即吾人之真心也人本無心以時為心時未及而先之則為前念前念非心也時已過而後之則為後念後念亦非心也惟當其時者為心然時不可止則心亦不可留執之即亦前念耳時即是心心即是時而曰心不投時猶云心不投心也豈理也哉足下之所謂心者蓋意念而非心也惜不佞緣淺無由促膝細論之也惟幸足

下詳覽而審思之田中壁得出治其父喪感足
下仁心矣仁心隨觸輒應即真心也孟子所謂
見入井而怵惕隱者也可生者生之不可生
則已矣雖造物不過如此願足下自知自信不
厭蕪蔓為幸

陳志寰

辱顧使頒教盥讀如對仰見門下治郡能以闕
睚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條約事宜二編規
模定於初政矣孔子所謂朞月而可者也迄于

今則聿觀厥成豈不美哉夫徽劇郡也簿書旁
午部使接跡為郡者第循襲故常猶不免勞苦
之嘆乃門下於吏事之外加意人心風倍若此
而不言勞何也誠於愛民故也愛之所至精必
至焉精之所至神必至焉神之所至雖赴水火
而不知趨百千里而不倦故鷄之覆郊也終日
忘疲不食而不飢不飲而不渴此鷄之神也而
矧於人之神與天地並何所不至神生於至精
精生於至愛今以驗於新安之政益信矣而門

下亦安事他求哉承諭尊志堅確勇猛不徹不休不欲為口耳虛文必求真透此過量人語也生之所竦然而起敬者也詩有之矣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民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毛者失在於既舉而不自覺也如既騎驢又欲覓驢豈可復得仲山甫之所以能舉者惟其無所舉而已矣無所舉而舉仲山甫自知之耳孰得而助之哉然則門下之舉輶德如仲山甫可也則異日者不

賞不怒不顯而致平皆所自為也雖使賢於生者莫敢助也矧若生之不肖哉感厚意不覺傾倒惟心亮幸甚

管東溟

客歲屢辱手教僕俱心領而楮墨奉報不肯遽爾諾又者以道無所執不欲以水濟水也門下幸毋以生中拒而遂棄之度外可也今朋友道絕誰為開口見心者幸而有一人焉其識與生不遠至如門下塵垢糠粃猶足陶鑄十百不佞

獨患不肯垂接耳肯垂接矣而又不知領略即當面挫過又欲遭遇於百劫千生其可得耶吾鄉過去佛六祖有云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便是福田不佞始衰矣忽覺近之倘可比師曠炳燭之談乎門下性宗之徹者也何以教之夫佛者魔之反魔者佛之似也是佛無魔非佛即魔間不容髮生甚慄之非門下善知識無與印證也懸企甚殷緣便奉訊青陽方泰君子道長恭惟萬福不備

許閣老

嘗聞聖賢之學以行道濟時為仁以功成身退為智仁不足則遺末智不足則失本仁智合一本末兼談非聖賢不能也恭惟閣下道德發於文章學術施於事業贊佑皇極覆露蒼生遂爾具止足之懷稅寵利之駕為鴻之冥為鳳之舉使宇宙血氣之倫懷仰戀慕而不可及一何仁且智歟蓋閣下之所得於學問者深矣起嶺海迂生知識淺陋然平日實奉以為師資焉古人

云君子居治朝則德日進生雖不敢當日進之
蓋顧閣下治朝之典刑也乃者光儀既遠矩範
猶存正想仰間忽辱鼎翰下及捧誦之餘又若
對清嚴於几席矣使旋肅此言謝外附寄先師
近溪先生遺集一部奉 尊覽無任悚息

告同門

明德先師仕無祿入悉以待四方來學其交際
所餘悉以贖鄰里鄉黨惟其財不宛積是以喪
而速負鬻田而飲 宅而塋諸孫有甚窶者此

吾黨所共見聞也先師之志固不在哉然講堂
為敬業樂群之地先師之風化存焉故學者之
方來未已也而無以供給之可乎粵稽寰宇之
內為士君子講習之地者若豫之百原楚之岳
麓豫章之白鹿洞類皆有田以供紀事以給學
徒今先師鳳凰崗講堂豈可沒又而已乎事無
舉廢存乎其人人無異同存乎其倡先師門士
分散四方念及此者蓋不知其幾矣第不倡不
和悅日愒月事之委靡率多坐此吾輩聚首都

門可倡而不倡復奚待哉是用敬告同門諸老
丈為師門延一綫之脈計在聚人為學徒推一
體之仁道存足食春秋之築盛於是乎出堂宇
之修葺於是乎存蓋財無寡而必施則事有眾
而易舉矣

趙閣老

恭惟閣下以聖賢大學之道輔弼明主當國
家多事之時東西跳梁以次底定天下靜于安
瀾亦此以大儒之效矣 明主倚思日殷

注日篤將來建基垂問尚有千萬此者天下萬
世之福也 至上春秋鼎盛聰明天縱邇來朝
講久廢上下濶絕夫家人父子之間久不相見
尚生猜疑况君臣乎灾異之來天心仁愛似宜
乘此機會請復朝講朝講一復百度自貞固不
必瑣又陳瀆為也昔周公陳立政于成王合廷
臣而咸告故能成緝熙之主而公佐周恭先此
真閣下今日事也釋此不圖將來至憂亦有千
萬此者嶺外腐儒所見如此惟閣下亮之愛病

之軀無能為役今奉母居南中母氏年高多病
日惟鄉土之思見某具疏自陳便覺欣暢倘因
此得遂放歸田里 明主之賜也亦閣下之德
也母子項戴沒齒敢忘哉某無任惶惧之至

又

去歲陳情嘗以蕪詞瀆覽方懼獲戾豈期見答
道義之誨傳誦海隅包荒之度佐則千古謹貢
佩如珠璣瓊襲如珙璧矣竊惟遐陬未學幸荷
栽培庶草之微亦知傾日故自奉命承教即思

努力酬知遵途從陸冒雪衝泥顧此八千之程
自頃三月之久正叱馭于坵坂忽被 命于半
途茲蓋閣下以中阿之德長育菁莪以大匠之
精無收樗櫟不然踈踪弱植焉能自奮乎大造
無私于萬物萬物亦相忘於大造生誦此義久
矣敢一言及于私德以忝大君子哉謹已竊秩
畱都叨祿母養遂烏鳥之私則易而效犬馬之
力實難蓋拙病不可以強勉尸素不可以久安
也踈遠隱衷諒在洞燭某不勝惶惧悚息之至

大九卿

嶺表迂儒素無寸補年來憂苦病瘁學植荒落
自分奉老母菽水守先人丘隴已矣豈意溝中
之斷頤取而青黃之提挈之感固深負乘之愧
尤切蓋晉都固首善之地禮曹尤風化攸闕大
非踈慵若某者所堪陪貳也寧得無自惴恐哉
恭惟門下中朝碩德人倫師表無亦念是踈踪
錫之教詔俾得奉以周旋庶幾無隕越乎雖不
敏猶將請事焉頃仰有素茲因報任之便輒此

布悰矯首台階曷任虔切

朱虞封

陶孝廉五月至白下以登堂不獲奉覲清光為
歎然動定進修之槩頗能言之足以為慰乃者
辱昂翰裁荅開緘盥讀恍然兩心之相照也吾
人一身在世道中如寄頓於巨航之上風波安
危共之而舟中之人所任懸殊有把柁者有守
帆者有搭載者搭載者徒存憂喜之情而不能
與其力守帆者能致求安之力而不能明其幾

審於安危之幾而立於不敗之地者必把舵者也夫世道亦有舵焉身是也而把之有法以其身為強學之身是也此弟之夙昔所聞於父師之教信之雖篤而行之竟未逮也謹因大教而述以就正且以為老丈祝嘗攷洪範之訓曰無偏無諛遵先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蕩又故學得乎蕩又之道而置其身為蕩又之身以涉於無津之海何不濟哉此正老丈力量之優為弟雖非其質然不敢不加勗以副盛心耳伏承扇

頭雅製二章及序云 謂易仁也仁一太極也不厲有無不落方體俱極佳極妥語此外更有向上事諒非可楮墨聲韻穷者惜未由促膝傾頷餘緒也

管東溟

辱札教歆進生於川流敦化之域生安所托業以及於此生夙夜強學人耳雖師羅子實未足以盡羅子之道譬之丁蘭刻木為母想念雖殷而血脉終不貫也祇今日用持循僅做得本身

分上事目要看便看不要看便不看耳要便听不要听便不听此外更着一字視之如斤担子惟恐其去之不速况川流敦化許大名目乎然則非惟不能及抑且不敢妄意希企也六龍之義門下位解漏泄殆盡雖然學患不成龍耳不患其不六也雖乘六十四龍又乘三百八十四龍皆可也蓋聞蛇修易成龍或動一念殘物之念則轉而為蟒夫一念之微而形性變易如此是以君子慎之未敢及於為人而必先自為雖

確然龍矣尚不自恕如禹戒舜無若丹朱傲是也舜也而龍丹朱也而蟒間不容髮此龍之成者也猶若是廩廩也矧若其未成者哉若生者方自有意於修焉修尚未遠安敢輒有所犯若門下所稱引仲尼如來以及周程諸聖儒普度利生立人達人全機大用收放翕闢之妙此則龍之事而修龍去之尚遠不敢遽議也郵書者趣答甚急屬有匆冗不及細布姑叙其大意惟門下亮察

又

日者遣役走候無可為敬反滋擾耳歎又辱札責生追換之語落第二念令人爽然自矢然門下大智慧必照破追換非真也承叙憶昔與先師近老同榻都城又同舟貴郡然後藩籬盡撤心耳莫逆今於不佞徒以副墨傳聖人之道終是對塔說相輪又蒙許鄙說具証學編者於高見十合八九異日可以相琢磨於聖人之道生讀之輒生愧竦蓋未敢以見許者自安而深以

對塔之說八九之合自省耳雖然生於門下自有無對無不合者在也副墨往來聊取遊戲而已承論會期有待搔首延佇懸知思量襞績千般事到得相逢一句亡也生旬日以來病鬱不堪又值國故聚訟苦又所謂奇男子吳生者未暇相接持服署宿植人便草又布裘不備

孫蘇州

弟不天幽憂數載自分與世長辭矣不意晉視息天地間今春至南中會馮具區年丈始知我

丈撫有東吳即歆佐一字奉詢動履顧灾異頻
仍修省不暇其有少暇之隙江魚不東遂蹉跎
至今也乃者敬問左右治吳游必有餘亦常自
喜徜徉虎丘姑臺吊古伯之遺跡懷名宿之玄
風蟬蛻於繁會之邦浮游於塵埃之外乎弟願
與聞焉管東溟先生者天下莫不聞然率知其
才之高而莫知其心之苦自古聖賢無不苦心
者惟苦心故知之者鮮惟知之者鮮故其心愈
苦也或謂吾見坦坦自如耳何苦之有弟曰東

溟惟坦坦自如此東溟之所以苦也惟子見東
溟之坦坦自如此又東溟之所以苦也雖然知
東溟者百不如我文之知一夫知者當務為急
急視賢也弟又敢謂門下知東吳者萬不如於
此乎一也我文其詳之否乎饒舌竦息不盡

楊湛如

數載不聞問矣劉布衣至得接尊翰良慰辱念
賤軀多感賤軀年來多病然尚晉視息者良以
有未了之願耳學問一大事因緣如何了得如

賢來翰尚有火候多關豈能成丹之諭賢既未
了而拙者又何時了也承云耳不習听口不習
講身不依道日與倍人若日與倍人馳真識雖
在而習氣沉重為其墮落嗟夫賢何為出此言
也賢耳自聰目自明口自快身自輕居者馳者
識者習者何莫由斯道也何常墮落而云云蓋
亦迷矣碩亦何迷之有拙者為賢思之隱然于
秉地不可縮身不能奮晤對何期搔首長嘆

與方玄宇

恭惟門下際休明之時奮雲風之會黎獻進為
帝臣天地萬物且莫不訢合胥慶矧其在素知
而関情者哉不佞南中雖未得稽首稱賀然此
心則無間也先儒程子嘗言吾見人應舉及第
甚喜要知此意為公不為私今不佞亦云然也
知幼學壯行之懷於此乎一慰堯舜君民之念
於此乎更慙矣夫位天地育萬物其事雖大而
其機實在我而無難試觀中庸之論中和只在
吾喜怒哀樂之間求之耳或謂喜怒哀樂中節

豈不難哉竊謂亦不為難但能常以天地萬物
為心則節不期其中而自中也迂闊之談敢當
一芥之獻儻蒙采納亦必有時而不迂闊也何
如何如衰朽之夫屬望良切伏乞台鑒外具近
溪先生識仁編一部奉塵清覽幸有以教之

與王如水公祖

家索擬題以為令器助幸甚顧生於舉子業素
踈於擬議雖願披瀝以應然漸無有也柰何然
有一迂闊之言可以獻大抵舉業貴明理明理

貴講學貴鄉乃學問之淵藪也何所求而不得
而待外索哉若此云者乃生所以願為令器助
者也非明公之素嘗從事者其孰能信之

耿侗老

奉違 台教曾幾何時而寒暑已一週矣恭喜
獻歲方新福履增勝為慰起罷駕之質屢藉提
獎得不退轉每一思惟未嘗不于教愛感切也
先師羅夫子平生交誼在門下深逾肉骨而其
一生辛苦問學勇往直前一付繼往開來心腸

楊文獻公集卷之七
一段擔當綱常精力惟門下能知之今雖長逝而所恃以不朽者實賴門下去歲入南城羅氏諸孫歆襄塋事甚急墓銘之托起也率爾許之亦率爾成之自愧踈淺不任表章第地下之文足具大槩而已若夫立傳垂世非知己名筆不可也為此仰干門下不吝鴻製垂賁幽壤則先師死且不朽而我二三子亦有所藉以依歸門下大造斯文之恩寧有紀極耶惓惓愚悃伏惟

台鑒

侯門生泰和

足下自治健為有軍興之勞而民不告病官不告匱是才有餘也今陽曲視健為十倍而無其難其於治也何有雖然其幾在心而不在時勢有競業之心則難者易矣不有競業之心則易者未見其不難也陽曲之難不獨在民而在於上下相與之際謙以居之信以成之不炫有能不處有功則亦焉往而不得哉使旋附謝并附此語以當切磋亮之不贅

隆昌尹劉西愚

今足下縮銅章應列宿為天子牧民於西甸大學不引詩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既為民之父母矣又何言乎願足下遂盡父母之道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一分之賜勿謂小惠而不為一鞭之刑勿謂無傷而可濫不期而不可不期民之尸祝也不慕虛名而不可不慕古之仁聲也則隆昌之治庶矣乎承翰既遠及附謝并致區區

張弘軒督府

嚮者魯辱門下翰教感戢未嘗不在今春邂逅令郎祠部君蓋廩廩德讓君子焉茲翩翩為國學之游者乃次君也生于是益知門下重道尊德如古人而大與時倍異也今士之舉於鄉者未有肯依依於負墻言益之列者也蓋有之矣必其計銓資者也次君抱詩禮之兼聞擅執林之夙譽可以致身青雲之上其不假此以資銓也明矣且使不離庭幃不出戶牖以博其所習

而精其所業宜無不足者而乃不遠千里負笈
而來涉足於橋門而交臂於群彥此豈直以舉
業為意者哉諒門下平日所以訓諸郎者惟道
惟德道德者不窮之門也故不自以為足而復
於國學焉求之宮牆之內宗廟百官富美具在
惟次君之所取而已此門下意也然而門下之
所注意者皆時倍之所不顧者也不求合於時
倍而求合於古之人生於門下實加敬畏而豈
敢叨大惠以重為門下費使旋肅謝伏乞鑒原

巢玉田

袁了凡近日書來云足下政聲甚著可喜可喜
夫保民如保赤子固出於天性然仁聲足以入
人乃聖賢所貴若古人稱所居無赫赫名者又
別是一道非常理也子思曰吾為善而人譽我
是我之為善有勸也然則足下有勸矣幸益勉
之生叨秩清僚一字無補無足炊尊者使旋謹
謝盛情言不能悉

與劉少虛

日者辱吊先慈存歿均感閱月來病甚未免踵
謝良歎良歎適辱札教知老伯念我深也所示
修養之方果為易簡但不肖自學道以來志不
在軀殼有旦暮死生之意恐一有存生之念即
生貪戀貪戀一生即落淪迴故只要灑灑然無
掛無礙聽其自來自去自住耳茲奉大教實切
銘感容卜日面請其詳暫此謝不盡

與羅都昌羅山

零歲辱念遠存誠深感縷吾邑忙遑落落如晨

星欲得彼此相問何容易也生在南中為老母
多病圖歸者巨而不獲如願然神已游於水簾
雲頂上矣丈正強仕之時千萬努力期以賢聲
光邑里可也為令之事固多端而大要在愛民
但能常以民之父母四字在心目之間必有過
人者至於江湖隩區不可忘備而備不必多事
只將民壯着實操練務有實用則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自足以折亂萌萬一有警靖之不難
此事只可自有方便法門稍涉虛張即招忌嫉

至於處僚友只以謙厚誠實為主一語不可欺
誑一事不可占便宜也待師生尤須加意寧可
自己菲惡不可失師生之奉生何為叠叠如此
盖同井相関之義出於至誠文雖知之而生言
之亦不為過也茲因胡醫官南還之便草此奉
聞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八

邑舉人門生黃 堦 龔克修 男見駿

黃 玠 黎導指 見暉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暉 仝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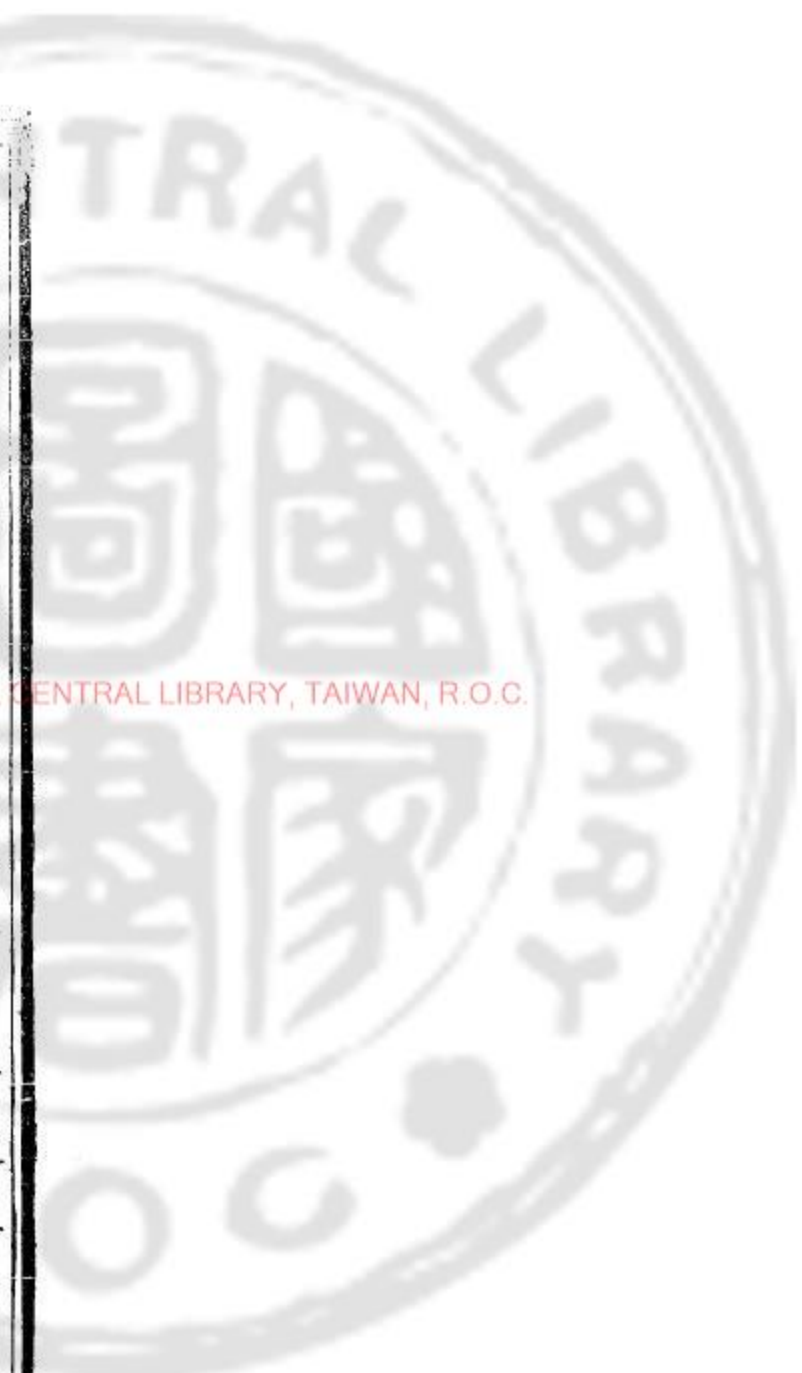
侄見昕
孫開春

詩

四言

初信學題 丙子年

一是百是一非百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邇却



無漸卑却無梯聖凡隔處一悟一迷口訣無多
格物致知

再證學改題 丙戌年

何者曰是何者曰非無遠胡邇無高胡卑是謂
無漸是謂無梯無凡無聖無悟無迷口訣從今
無物無知

羊城示同志

茫茫嶺海秀毓文明光天帝德暨我蒼生將無
往哲作我儀刑 往哲伊誰遺編可稽由來太

音其聲孔希按譜操絃聽者以疑 嗟予昏
幼誦古文日邁月征四十無聞諸子我從慙赧
何云 予雖寡陋尚幸師友誨我道真信吾固
有願言與子是圖是究 物備諸身道不遠人
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 惟
盡乃心始知乃性鹵莽滅裂惟學之病甘為夷
稗豈曰無競

題上官參軍冊

幙天藉地枕琴蔭椽厥形偃仰厥心偃倭有命

白天封章賜予益恭益虔循墻若懼同氣之親
火待而舉縹帙盈篋名士所與好善若渴孰厭
其取混跡在朝超神在墅誰為肖之夢覺遽
其後寢昌視此題句

題夏氏象賢圖

於惟夏氏爰自伯禹于其子孫播越南土暨入
皇明文儒絕武赫又荆門經明道尊克勤內
行孝友是敦愛日遺榮我風如春翼又潼川
克箕克裘皁皮丹設談易不休白下耆英邈然

寡傳瞿又寧海其德靡晦禮學庭趨秩任郎
貴邁閔不出傷祿不逮爰自曾孫規衿矩裾
衡門棲遲樂彼琴書訓厥後昆佐為此圖予
交曾孫廿載以往嘉汝世儒欽此遺象為佐此
詩以告來禳

寄曹魯川

往夏徂秋君惠來游足我平生其樂綢繆招又
舟子曾不我留 往秋徂冬雨雪濛又搔首延
佇有鱗有鴻善保歲寒如何弗衷 自冬徂春

萬葉新樂只君子遐不顯仁抽絲若繭敷葩
如神 春徂茲夏示我藻火折簡絕韋大過而
可願言努力盱江則那

簡書美董母謝媛之德也謝媛秉德貞文
以相君子實生司寇為時名卿 綸綍再
褒後 命未艾史氏歌傳其懿以為世訓
而佐此詩

簡書煌又豸服有宜於乎不顯式賁其儀 其
儀伊何赫又贈御史亦既有文乃亦有子天佐

淑媛為贈君之儷 維彼淑媛誕自謝宗維此

君子王帛既同于歸有期待鴈之囀 二姓爭

其困叶各速于獄競墮姻盟尋于荼毒父兮兄

兮畏我宗族 東隣方告割西隣亦報絕惟新

是圖匪舊之肩展如淑媛獨抱姱節 謂大義

既虧我生何為絕粒不殊赴身清池覺彼諸母

疾呼救之 聞者縮息見者怨悔怒庶遄沮詈

庶遄已嗷又之徒尚翕又訛又 此顧彼慮未

敢有行士女垂睽諛言其與誑女也謂士不稱

誑士也謂女不令乃心如一荷天之定 群祥
既集百兩既陳惡少流言扼之梅津淑媛俟之
三尺其緡我命在我勿問彼辰 君子乘梁來
迎有光遂造門其升堂及房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 敬矣新婚豈敢燕爾陳圖及史以勸
謂婦習女紅古訓猶理君子不學人見薄鄙偶
鄙而生實不如死謂言不信伊緡是視 爰始
發憤游心典墳焚膏繼晷機杼齊動指彼鍛者
以勸晨昏 肇學聲偶習其句讀工苦踰月英

資駿發日記千言有佐必傑歸寧與俱諸謝止
謂大器晚成大道乃不器惟勤克家抱藝
不試道岸是登為儒之軌 相彼鳴鳥止于高
岡其雄為鳳其雌為凰鸞雛濟又文明之祥乃
有司冠出佐我 皇 皇念膚功載錫之命發
其幽光賁于玄扃叶駢蕃嗣茲宜無不罄 誰
佐此詩曰舊史氏凡百家室鑒其純懿佑我邦
家施于爾孫子

五言古

擬古詩二十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不暫離豈憚道理遠相隨到
天涯此地常悔冥會而安可知安得白日光為
君照容輝君行日以遠君心日以緩寒門隔靈
樞游子不顧返勞又征途間看又歲月晚棄捐
勿復道生世同此患

茫又巨瀛海蒼又藐姑射盈又神人若不飲亦
不食淖又處子姿皎又冰雪格恍惚暗光彩轉
而不可識徒勞空山中何處尋遺跡

天天槿中萼翩又竹下籜我行實永久今朝返
故宅宅中足珍寶聊厚不為薄千金置鞍劍萬
金結俠客暮出游崑崙朝出游碧落群生塞天
地應手施金錯揮騰化人居解佩奉纓絡寶藏
固無盡姿意何所迫

今日一樽酒聚此平生親磬折欲何為談笑率
其真樂飲過三爵狂言為君申人生無堅質飄
若風中塵獨有一物存不淄亦不磷何不索巨
筏與君渡迷津無為逐世態擾又長苦辛

海上三神山虛無切太清黃金莊宮闕白玉三
重城非絲綬非竹音響何冷又誰能為此曲無
乃安期生鳳凰舒羽儀玄鶴集雲亭身世在何
許耳目殊音形長跼謝仙翁下界俱含情何當
三萬里隨風送天聲

登山步飛雲殷勤拾瑤草款以遺所思忽聞鵲
聲噪歸人千里至開顏共歡笑永誓無別離同
居以終老

星火當南离羲叔弭炎節玉衡倏西指涼飈散
餘熱由茲徂冬春巨輪無停轍少壯衰以老迺
逝向遷戚肌膚非我有親故寧不別榮名誰復
矜厚奉為誰設大夢一以醒慙汗對冥牒聖人
貴寸陰念此使人切

冉人青蓮花結根太華巔峭壁斷金鑠彌望不
得前愛此蓮化鮮自惜無羽翰仙翁授刀圭竦
身駕輕煙稽首謝仙翁此花何由妍適來復何
術致我玉井邊三問三不語彩雲垂兩肩我願
從茲適覽彼無窮原

楊大史家廟文集卷之八
南海有珠樹顯又日月光攀條采其珠盛以雲
錦囊散滿天地間何况同一鄉此物取不竭復
宜久韜藏

穆又天帝居赫又臨下土駢又走日月漸又換
寒暑百靈序星辰萬龍降雲雨混沌迄于茲從
今復何許肅又絳節前默又不用語

西出長安門悠又長安道鳴佩何珊又朝下日
猶早同心冬相招稽古共探討小儒不足為大
儒非意料買犢還其珠燕石以為寶白日升東

方萬象始分曉

世人懷徃古古道今不足我於世界中皇虞滿
吾目兄醉弟便扶夫死妻仍哭鳥飛魚自沉花
紅柳還綠終古有常然人情自反覆

絕世一佳人容華美如玉青樓結綺疏簾下理
清曲使君停車騎沉吟聊躑躅彩鳳何時來精
誠苦相屬携手凌紫霄雙修離劫濁

仙人跨鶴還累又感丘墓人民非昔時城郭尚
如故賢愚同一盡貴賤無復數擾又塵世中長

驅不回顧一夢過一生後來仍不寤幻身竟無
常有來必有去自匪大還丹一真焉可固誰云
古聖人萬世不能度子今如有聞一息即千古
但恐非真訣迷惑蒼與素

絕學向千載洙泗流日分糟粕非真傳空有典
與墳燭火當耀日杯水救車薪龍德如正中利
見一大人但恐江水深歆從道無因

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可傳匪如舜甘與鄉
人傳點鉄成黃金千年返元質誤人千年後仙

公亦長天息常能興茲懷得匪合仙術

凜又歲云矣興言觀群書大哉洪範篇帝訓孰
敢渝縱橫收七雄法律蕩秦區經術賣西京節
義傾東都魏才晉清談唐詩宋名儒宛又欄柵
中逐又名譽驅聖代闢乾坤默與三皇符相業
急濟時學術羞含珠歷年過二百風倍還皇虞
平康用正直賢智慎其趨

清夜朝上玄戢志恂以慄猛神紛侍衛群真儼
羅列衆生克下界形聲無不徹一感斯一應微

塵不分別古人事上帝後儒疑假設學不通天
人難以語明哲上帝日汝臨敢不自芳潔
友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盥手開素書又中
字無疊書置枕邊夢寐若告予子欲識子心子
心本空虛子能除子心我來同子居
明月何皎々當軒照我懷中夜不能寐攬衣起
徘徊精神倏飛越上々從姑臺臺上一月慙與
此同光輝歛襟下簾櫳流光暗相隨

擬陶徵君飲酒二十首

處世實大夢何事更齊之蝴蝶為莊周寧似翩
翩時榮悴緣識轉真性不如茲所以覺者心任
運匪復疑我有莫逆交對酒懽相持

古人順天命採蕨登西山善惡疑報施史氏輅
立言不患節不高患不見吾天求仁而得仁聖
訓誰其傳

異端塞吾道人々喪其情有酒雖肯飲亦取達
士名復有不飲者拘々勞我生真飲真不飲罷
等何所驚與君結懽好各依真飲成

黃鳥音載好當春不獸飛偶然失群侶嚶又聲
轉悲矐矐若不定上下何依又精神感同氣爾
友遙來歸性悅遂閑止此意何時衰我願請天
帝使彼永無違

竟日披群籍不為衆說喧問君何能爾得一斯
無偏開卷見吾心開門見青山良友時復來由
然相往還奇字吾不識相對常無言

聖道千萬塗誰知非與是相是更相非見界永
不毀醴酒入我唇甘味却類爾何不自見又高

文徒為結

茉莉來南云三蕊發其英馨香隨風揚感我故
園情況復月色佳尊酒懽與傾羲御漸委纒堦
下虫微鳴不覺歌式微慨然懷友生

松栢經嚴冬卓又霜雪姿孤根異群植豈在葉
與枝凡物稟正性獸立不為奇春融萬彙位子
子空爾為思我湖上山何日稅塵驛

我登從姑山天門劃然開恍惚覩仙翁世界如
無懷仙翁為我言聖學久已垂江河亂其流鳥

猷失其栖灼又青蓮花娟又出其泥別見損至
精金石焉得諧稽首謝仙翁學子從前迷我今
得一見此見永不回

我有明月珠得之南海隅持以詫時信此珠滿
塵塗暴殄不愛惜後又隨所驅慚愧遼東毘不
知世有餘置之懷袖間默又且自居

自從孟氏來孰可與吾道往又存微言柴桑五
柳老縱飲非放達雖貧不枯槁我愛止酒篇字
字無不好珍珠雜魚目詎能識其實再玩桃花

源恍然解意表

仲淹生隋世麟出北其特上策不見收田然與
世辭講學河汾開斯文其在茲知命故不憂盡
性吾何疑大哉中說書周公豈我欺詆譏傷予
心願從子所之

有七同學道趣舍邈異境一士學長睡一夫學
長醒又睡遂相譏誰能會其領睡者非我適醒
者非我穎睡又與醒又學人此當病

孔門言為仁歆仁又即至譬彼中山酒一飲千

日醉乘墜俱不知寧復論造次海上逐臭夫汲
汲求富貴於我如浮雲蔬水有真味

天地俱無窮無窮為一宅形運能不疲神行乃
無跡大年十二會小年止於百有形無不壞有
髮無不白若不悟其真此生良可惜

少年何所事黽勉事六經行又向不惑恍惚猶
無成不如且置之待我問五更睡起理巾櫛舒
徐步前庭茉莉花正開好鳥時一鳴此外未或
知聊以適吾情

百場與初下百世興其風君子胡不由哆口謹
時中吾聞惡鄉愿無為徒尚通學步失邯鄲學
箕斯良弓

局又當世士埽井聊自得不讀秋水篇胡由法
所惑吾人有神理而乃自煙塞誰青舍雙睫一
觀化人國始覺吾喪我隱几但默又

金門可以隱碧山可以仕所樂非窮通為仁摠
由已不待曾點言始覺三子耻鏗然舍瑟處便
是唐虞理人生大妄中妄又胡可紀不復夢周

公仲尼所以止捫蝨談時務雄豪焉足恃

陶公天民彥慨世少復真吾真既不復彌縫焉
得淳大哉畧中叟日月萬古新六經罹章句灰
滅甚狂秦所賴故來物耿又絕纖塵耳目各聰
明四體俱能動如何不自識浪子忘其親賴君
有巨筏與我渡迷津歌彼飲酒詩脫我頭上巾
一醉自如又永為羲皇人

丁祀師祠恭紀

依止周豐鎬俎豆我哲人莫此翼又堂奉我同

親親祀事修春秋講會泱靈辰所期敦孝慈共
於雍黎民

明又維我祖皇極何平又憲章者誰氏實惟
盱江賢妙悟默而成與時會人天無人更無我
忘義且忘年

嗟予何弗類掃門自杜歲忽又強以衰何能無
罪悔時又聚天倫加額謝明誨但存平等心可
以陶萬類

有客問師祠又門實易知對彼淇竹園內有雙

雙槐後倚橋門水左有祇樹枝多謝千里朋到
此請勿疑

瑩篌列

令序還選勝良友追歡遊層臺見遠岫垂楊並
清流越見何婉孌吳唱和且柔曲罷將進酒好
鳥如名謳壺漿各殊釀雜俎仍異羞徒倚但取
遠觴酌無勸酬舞雩非燕朋索居義所尤再申
伐木章悃又何所求清言成中扁芝蘭開林幽
杵身承明廬庶務素非道良時共欣賞何必升

丹丘光陰如逝川相樂其忘憂

仙人篇

仙人攬六藉降止太山隅神娥擎香霧五老列
庭除蒼龍繞彩電祥麟啣玉書北極脫樞紐九
州安所如駕言適西周驅彼南宮車徘徊岐豐
側精神游六虛鳳凰來何時徒聞歌接輿迴駕
觀群龍與帝合靈符義文告爻象河洛獻瑞圖
東壁韜榮光文昌掌閤樞秦火徧罷縣日月光
如又爾來三千載晦蝕由蟾蜍正直大明世黃

道開天衢巨靈挽天河又漢流為盱稽首盱上
翁與爾長相須

白馬篇

白馬公孫兒辨才四國馳一遇談天衍屏息無
所施小巫見大巫神氣能不微穴中兩鼠鬪焉
知是與非河伯適東海向若乃自嗤鵬搏九萬
里鷲鳩安可期東父居扶桑西母處咸池列仙
如嬰孩往來恒嬉又更有太乙翁呼吸撮二儀
二儀真灰燼不能損毫絲操舟趙士慄語冰夏

虫疑肉眼本無覩塵心焉可知載籍增障翳空
虛成頑癡君子慎所從自古無常師

名都篇

名都四方極神鼎無窮年閭闔生嗟哦雙闕造
青天甲第連雲起劍履何翩又玉帛來萬國九
州輳才賢歌舞燕趙選美酒斗十千季主開卜
肆長房掛壺天雕虫擅文苑吐氣如雲煙謀士
鄙肉食借筋公卿前車馬摠雜沓人物紛喧填
翟庭可羅雀田門可市廛日入各掉臂朝來更

摩肩日月流光華星辰順其躔太一有常居聖
德常淵又邦畿惟民止萬世常如然

閒雲館為張洪老位

從君起版築論學聖人前四海仰高風壺又二
十年一念慰慈顏屢疏辭細旃孝動皇情允多
子徒留連浩又江漢流蒼又匡廬烟行又望城
闕悠又歸園田慈親在高堂稚子遠膝邊已悟
靜者心不復窺陳編室中地不掃壁上琴無絃
晴川唐虞理浮雲同漠然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新堤二三月春水滿四澤舍弟有書至基址固
如昔一線障波濤幾家安枕席飼雀吾親志度
蟻吾弟德述九暨洪所經理各有力而我但稱
心拊掌笑竟夕何必償目前功深久為得

轉官志感

端居咏伐榲囊粟非所安狗馬初病力謁告歸
就閒荏苒忽五載龜勉趨朝班未幾使河洛脚
命猶未還轉官出望外驚魂忸我顏此職不以

勞儲養義理間不能行也咫使我羞素餐何以
報高深任道庶無患

山中植樹

我本野鹿性十年強衣冠欲報君親恩一念耿
如丹薄軀常負疴夢寐思湖山又間有田疇草
屋八九間四嶺植松竹亦足怡心顏繫身不獲
圖我弟思其艱山上多種松澗多種蘭寒梅
如許樹修竹百千竿春至閱農功采蕨供菽餐
我歸有處所感汝貽我安把袂日造茲為兄共

盤桓奚覺天地廣吾道自為寬十年計樹木光
陰如奔瀾

送唐曙臺

我昔未知學而子為我悲今我稍有知而子為
我疑此悲與此疑何慮更何思我番黃金臺子
還南海湄初謂展燕婉中更成乖離矯又雙龍
劍會合自有時何以酬子心別後時相思願言
各努力億載以為期

送顧涇陽

丹穴雙鶴翔鳴聲何其寥側耳更結心可望不
可招歎此靈瑞德固當應虞韶宣尼豈復嗟吾
道重光昭時振千仞端萬羽同逍遙至德諒不
孤何當共扶搖為君採竹實飛又不辭勞臨岐
多苦調相勗以神交

到任謁廟 丁亥年

忝竊玉堂署樞趨謁 宣聖精誠儼如在稽首
承面命吾道存六經一字是欄柄淵又復浩又
終古難究竟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頃恍惚若

有覺肅穆中自競我亦一丈夫負荷豈不勝永
矢願學心陟降游 帝境宇宙同得一於以了
吾性

送友之建昌

邂逅東山上別來僅瞬息顧我雙髮班看子頭
盡白焉知滄海外桑田幾變易感歎誰能平聞
道庶不惑于今造麻姑端詳問消息鳴鹿得野
草呼朋與共食得訣子勿忘再晤相與悉

送李南鎮丞南雄

羸氏不師古十月為歲首顛倒每如茲吾道復
何有本末誰能陳榛蕪亦已久先達良慙慙衆
星仰樞紐明又惟我祖道與羲皇偶造士二百
年稽古庶不謬于今領青衿勉矣弘薪燠

題貞節李氏卷

氏節世所艱撫孤非已出雖云州官後寒苦不
可述孑身持門戶皓又水霜質漫又如長夜何
時見天日望一孤長漸又孫芽茁一紹儒家
風樹立始宏達舉世謂之艱要以常理說天常
塵世三十載繁華會消歇誰能欺彤管為汝揚
姤節世隙如白駒敢告丈夫傑

答友人王赤岡

玉署無劇務隨意玩篇什忽傳雙鯉至我友遙
相憶我友在何許又楚之澤問我十年來故
心還不易對書忸怩甚展轉深自惕耳常聆宮
商日夜辨白黑於心胡不能情態多迂適近來
頗見心心如赤子赤與君同師門知君久能識

此心苟同然何交不金石

寄弟

我年四十一亦知四十非雙親家萬里亭寐常
依又尚幸我弟賢夙夜侍庭幃我無補衮功祇
以竊祿違自從七月來三命清切司首展經筵
書再纂曹工題復令知制誥代草明光扉備負
立螭何異立仗騎天子本聖明忠臣要防
微秦隴旱為雪東南漵氏饑委非親民職內訐
誠無奇肉食每自媿幾欲抽簪歸尚抱獻納心

終歆有所施不然望舊山歸來慰嚴慈春初種
松竹想已含綠滋未種應為種勿過青春時

李都運惠菊酒梨膏

離親臨歲晚百慮正紛然賴有良朋邇頻將尺
牘傳此來驚贈送不獨叙寒暄膏酒分珍味牲
肴斥俸錢厚施因令節叨受列庭筵拂箸梨膏
妙持杯菊色妍興超雲物外心見伏羲前翰院
冰為署滄洲吏是仙交慚吾報後道擬子登先
既醉陶又意因成十韵篇

借黎文塘兄過滕縣

與子聯鑣行行又入滕里勞又吾何思偉哉鄒
孟子夫人於堯舜性善一而已指畫滕封疆歆
登擊壤理藥雖瞑眩同道實折枝比惜哉悠々
談為仁弗由已甘受齊楚欺深失千古會七篇
炳如丹百世真可俟履地興吾懷緬然發斯紀

謁孟廟

廟貌岩又象還依母氏闢因知亞聖德原是三
遷孫再澄江漢流重揭欽陽輝彼我同丈夫吾

何疑畏哉况今大明時元氣合大回行役不能
去仰止殷徘徊

滕縣

疇昔之京國荒涼見茲縣今我復斯耒甫田悉
為佃頗聞長官仁招集得民便麥秀匝四野牛
羊勿履踐但願風雨時民獲飽梁麩前日江淮
行稍聞趙代旬連年苦旱魃黔首盡離散不覺
投匕筋豈復顧厨饌茲土景物舒舉目皆可怍
天人本相待有備故無患彼豈無父母夫何罹

此變無乃期會繁反令慈惠殄征夫徒駢又憂
喜付聞見

贈蔣蘭居年兄之番都

爍又異珠寶靈蛇讓其光君從何所得懷袖登
我堂望見不待言精采非尋常避席下再拜賀
君福休祥君今有此寶照耀無邊方
事業世所尚名譽衆所欽道尊德之貴魏又太
山岑問君何取舍直下見吾心鉄圍不易破陷
併非難沉我今無所畏賴子為斷余

其帝舊畿神聖啟茲土皇極叙九疇大明照
千古賜也知仲尼學本於文武乾坤十二會于
今正當午群賢慎周旋幸無忘鼻祖

緊畫與慢畫後蛇得其祿誰使爾先成又從為
之足十日塑鬼身五日裝鬼目忽然落鬼鼻半
月空勞碌二事予偶聞一咲寄茲牘

送年友陳啟堂泉州司訓

庠序徧寰宇師儒滿官墻三年不相識一去如
參商君懷瓊海奇振鐸泉山崗模範慎其操令

德播芬香鶴鳴知子和川媚識珠藏此地夙多才行矣幸自強

送年友黃雲崖宿州掌教

前月乘輜車經過睢陽驛慨然思古人入城訪遺跡西去二百里張許今廟食秉彜在人心誰不好懿德君今涉淮流傳經聚逢掖文藝何足云忠孝為標的國家根本地士風景當植丈夫萬世名勉之在一息

石潭告

為周石潭先生作

神龜化為石奇崛造物翫環以驚波濤封以疊嶽嶂空谷罕人跡山靈俟閒放果愜靜者心于焉喜相傍結茅旋栽竹咲傲烟霞上儼若三神山石骨何翫體予亦山水癖聞之心神暢所願未獲酬每又自譙讓

孟雲浦河西務招飲示往年贈我告歸之

作奉答

契闊歡再會乃在河西隅延我醴與飧贈我明月珠珠中有錦字一又知丹書于其騶孟後氣

格與衆殊且家河洛間程門近其居淵源良有
自愛我推所餘鹿鳴知野草呼朋以為娛善哉
子有心媿我柴也愚 聖真方統一盛典崇先
儒學士慶所遭勉矣游康衢駕質不足陳高足
範其驅感于木瓜義歆報無瓊琚

洛河道中

莫嗟八千里悠又半載行但此百里途已為五
日程矯首望雙闕霄漢承金莖魘氛號噫氣零
祭厓 皇誠五年別金馬咫尺泥舠舫安此淺

澁途

柳蹕進情但願桑林及及時濟黎

贈袁了凡

自從曉事來知子海內傑敢以文字知屈在弟
子列茅茹本同根泰拔自連結皇又惟我 祖
開天秉全哲聖道漸休明中天行日月會使鄒
魯傳八轉唐虞轍精衛海可填愚公山可缺如
何悠且久萬物不成設知子抱茲獨我亦不自
潔默又中情乎且喜未孤子綰符雖近縣何由
策蹇勞

寄答鍾羽洞秀才

松柏苦蘿蔓霜標黯然全蹇予寡和調時亦混
倍誼行至澗武涯乃遇鍾期賢遂畢買隣願徘徊
山水間韶石何嶙峋韶音幾千年似欲招鳳
凰從此來翩又一亂江湖心遂成魏闕懸夢斷
知音人魂飛水逕前

中秋積雨歇碧天月皓又故人傳尺素開緘見
儀貌書中亦何言謂我近樞要我本迂儒生通
頭非夙抱故人騏驥足宜騁千里道五十新狀

頭君年尚為少豈為富貴期所期在遠到長歌
對明月同明自相照

侯長德書至答之以詩

有人晉中來云子徙自蜀是人知蜀事咨嗟子
勞鹿二年令捷為強半在山谷勤師征羅方勞
民事芻粟以身為翼蔽豈得顧皮肉事定赤子
還方對長官哭忽傳功賞及相與歡不足從今
賢父母使我兒女育豈意天書下更調之陽曲
百姓徒板轅安能緩其轂驅又萬里途不得避

暑溽茲為都會邑車馬日馳逐鷄鳴出迎謁日
入對案牘忙又何為者自笑問所歆我聞媿閒
適嘆子賢勞獨天意在軻書動恐仁可熟遇錯
必利器歷塊徵駢馬懷此頗久如何由道衷腹
昨日寄書至開緘不可讀

送沈觀瀛先生之湖州

夫子剖符出湖隄勢雄豁今乘五馬車昨乘三
尺法久聞西曹彥出守必超越信道况有餘利
用必不括州人苦昏越幾子未休歇言賦三十

萬蠲除那能活復恐寬政施驕縱生轆轤仲尼
見行事春秋書正月子今牧名州千里不擁闕
堪憐絕學後儒效久踈闊誦詩三百篇授政無
不達道術江湖寬無為响以沫賴子餘光輝吾
將謝嘲聒

送同門聶鳳泉還南城

君到菊未開君歸楓已丹羲御無停轍風霜非
昔顏錦繡登高堂慈雲滿鍾山瑤池在何許王
母安可攀從姑有真言服之勝大還夕馨吾母

膳朝潔家慈飡擬足慎出口庶無愛患干與君
酌美酒談笑舒肺肝君抱風木恨我傷靈椿殘
念此更愛日馬用富琅玕長江浩無際歸帆渺
衝寒珍重為吾道事功非所難

送張見冲年兄叅藩河陽

柳色滿郊原行又逗華軒極目邯鄲道之子出
名藩結髮事明主義重若季昆鶴雛起丹穴
千仞各飛翻分袂即河陽何時奉清言贈處情
非繁行藏道是敦遙聞望嶽樓嵩少簷外躡吟

眺意何極相思同夢魂

李汝弼

此心亘萬古此學迺久湮豈乏先覺咨其如已
識堅雌鷄空剝啄雛鴨自廣緣十日駐京國五
度親寒糗羨子載道噐及茲英妙年歸塗遵大
路道即大路然况有師門在龍湖清且漣願子
勇向往勿被悠又牽

乙未冬杪赴闕過羊城同志集送咸以

此學相期予感而述一時贈處之意

驅車出北門冠蓋何濟又驪駒委僕夫壺榼傾
肴醴群公各稱願勉事 聖天子躋世成唐虞
生光照問里聞言內自忸安能與斯理無已則
有之長途跬步始孤掌何由鳴聚蚤雷可擬願
言各努力敬以修諸已無憚悠久成無厭冲澹
旨常布可佐皇肉食及足鄙平生無寸長結髮
守聖軌徒嗟白滿頭始覺玄尚未多謝誠殷勤
何以報桃李

送別黃元質

所病耘人田所患為人師畏此病與患予維日
孜又正切招捲慕久廢蓼莪詩之子來何所乃
自江之湄百舍固未歇重研亦不辭問于何所
欲為欲求先知我實無所知多謝虛子來為我
且安坐粗糲姑隨時朱明忽已邁金風動涼颺
懷居告別去無以贈臨岐颯又送帆風搖又風
中旗行矣幸自愛何須問所之

南吏部署冬季試掾聞鳩

距春尚七日春鳩已和鳴而我窘吏事聞之怡

吾情嶺表迂書生通籍事 聖明已逾二十載
無補虛時名真有如鳩拙何能卜陰晴顧吾方
默坐汝何為巧聲先春非汝智誨我宜丁寧

哭夏鍾舒先生

歲徃方驚髮翁歸益愴神見聞如夢寐涕泗濕
衣中憶昔來京國居亭與汝鄰詩書知世澤行
誼識清貧把臂牛山頂分携泗水濱剝塵無不
涉今古盡同論又三更歲飄又一第春誰能
忘故舊翻使白頭新佐禮重來日遲迴二十年

登堂敷舊几坐我率天真妻子多亡在孫枝
始一人淒涼感生世談笑間悲辛每誦予文可
朝聞夕可篇叶并欣神辨什誰謂便宜然叶一
盡無多慮千年不復親柳條自榮悴竹色倍傷
神對酒思同酌當歌無故人生涯知有極世量
渺無津舟航湏疾佐無使更因循

贈南大司馬周衛老

金陵根本地所守惟舊賢坦又此君子受知實
纏綿非無微疴積南國仰孚先連章未肯允最

後許暫旋嚴勅耳目臣以時報公痊藹又初春
日浩又春江邊欸又却餞送依又罔流連舉動
自典則老成固無愆灼又桃李花成蹊本何言
九河盛豪傑黃髮參人天東北兵未息中原且
多艱公自愛宗社無為媚林泉不得杯酒別衆
情何由宣稟度於群彥興言寄斯篇

寄家嚴及弟

十世孔宣聖七世王文中根深實乃茂源盛流
斯豐此道自余祖默成隨污滌余父承家學發

熊君有文我所聞寶劍斗牛橫紫氛示我一書
號兵祖讓王說劍徒紛又方今聖明大無外此
書合出吾儒輩曾記羅公夜坐吟殺機自有生
機在

楊太宰致政

紛又車馬出都門共道虞廷儀鳳今孤騫大臣
一身善終始青史百世垂宰孫古人行道借名
位實似浮雲非我貴四時代謝理自然那得功
成不身退猗歟楊公今得之主恩繾綣不可



縻七年正色掌邦治十疏乞骸歸海湄惟公令
德原孝友厥德如淵福如阜一心要回世界還
淳風道率平常令可久救世之利那有全雖云
中正等是偏世界即如推屋壁東倒西推仍倒
邊只有天公善張主陰陽不得長寒暑太皞竣
事祝融來玄冥繼政蓐收去公知此道復能行
鍊身霄漢何冥又晝承三接君恩重年老一朝
臣義明愛身便是愛社稷天下本身以為則宇
宙何人不愛身善與不善存乎識倚歎公全三

達尊此舉可為萬世式國子先生無馬騎不能
出門望行麾憶公高談壯公舉援筆紀事還成
詩

題端銘徐館丈雙壽冊

古稱孝子必愛日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豈謂
溫清及定省裘葛輕細進修腰用力用勞俱有
窮小孝中孝寧知古人愛日之深衷立身行道
為大矣此豈悠又能致功君家雙壽表東海積
慶生兒似元凱五載番君白玉堂夙夜有懷詠

南陔君不見言公渡江造孔庭學道絃歌教武
城吳中賢豪先後雖相望到今只數文學名况
君承明擅著作百僚師又焉不學養志曾參善
守身奚在斑衣始為樂吾親雙白亦遠離與君
不遑同一思長歌祝君且自祝俱享眉壽無窮
祺

鄧將軍行

邑侯鄧仲神仙姿授我乃翁之所遺乃翁乃文
兼乃武將種拔起泉海涓六經三畧總貫徹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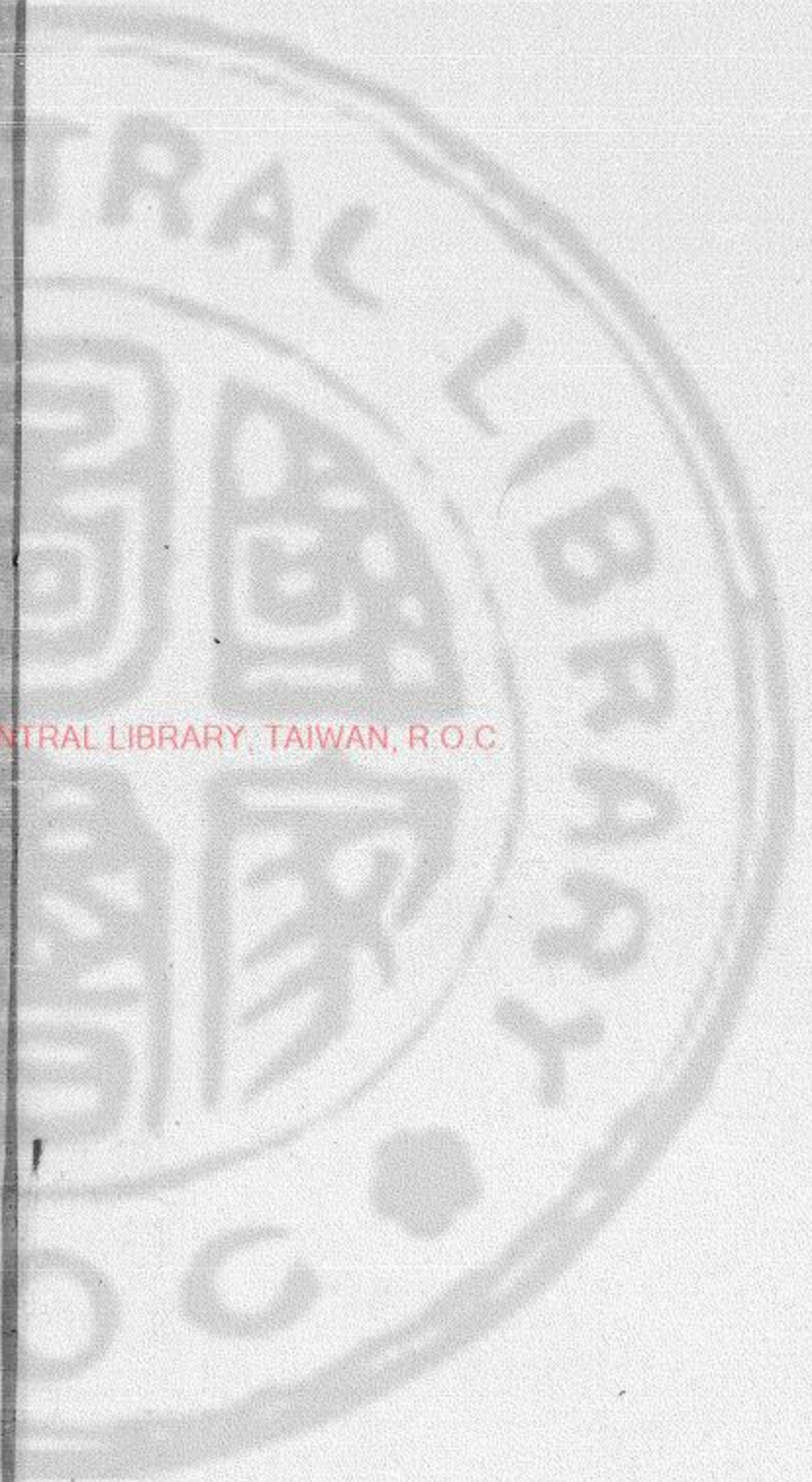




人劍客同襟期揖讓之間中百步倚馬之頃成
千辭八閩選武居第一橫行海上誅鯨鯢氣吞
夷虜自草檄身對賓筵師破圍合佐投戈講藝
主取彼橫槊賦詩兇燕領虎頭人所忌白日青
天世共知歸來腰鎌刈藿葵時復倚槁吟吾伊
有子已能興父業一文一武輪並馳仲子連膺
寄命托季子重編籌海書將軍為將不嗜殺胤
嗣食報俱得時挹彼注茲天所厚立言不朽已
所為將軍久乘白雲去太史今識寒松詩命當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采入世廟功臣傳東南名將孰踰之

發太湖題壁

一日淹留避風雨二日淹留置布絮

布絮足御風雨

寒三日驅馳直北去多謝縣簿誠慇懃願言推
惠及窮民更願天公憐赤子不將風雪勝陽春

景州老輿卒行

北方苦雨坭土湫肩輿欲渡行人愁左支右吾
相柱撐跛躄七日方景州到傳便覈傳舍長選
卒多用丁壯傳一齊聞之掩口笑疾走壁後低

其頭我亦不問乘車出數里穩貼如乘舟他日

欲睡輒驚醒到此軒又慵展眸涉水衝坭俱不

覺上坡下坂良優游久之見是笑者垂鬚髮皓

白皮皴皴摩肩意氣獨酣暢呵叱前後如驅牛

我乃竒之問其齒云是花甲餘春秋無妻無子

一身健衣食只與肩為謀平生無病不知苦度

日如此死即休我再問之不復答使我感慨生

餘羞古之老者不負戴口食梁肉身衣綢漢尚

復美賜爵級寧使負重走道周顧役之法方有

此大造不齊吾何尤前日齊豫人相食凶荒瘥
札填路溝此卒曩竄能自給於天所得良已優
平原門下失毛遂信陵上客夷門侯從來不敢
皮相士以力尚失况德求於嗟乎以力尚失况
德求

寄哭苑馬李文軒先生

歲次在郊閏月中夜靜庭樹飄寒風花將零落
忽值此黯然傷懷淚難已古來仙人多姓李一
謫惠陽將五紀來時海嶠看人龍去日士林摧

札梓生平意氣不可羈萬里之翼千里蹄早攀
南斗戲碧落悅倚北辰司是非塞淵抱獨何人
何人識豁達論交四海知 廟廊有意推梁棟
蒼旻那肯長畱用主馬汧渭 明主恩作記玉
樓天上夢東西兩水今茫 又羅浮半面城輝光
雍門歎息堪氣短李白文章空燄長不必負舟
驚有力人生自是駒驟隙一息之間成古今古
今常然無變易嗟君方死亦方生何用有情淚

沾臆

贈汪生

國家養士二百年不獨文武風雲相後先亦有
賢才委山澤或然挾術遊幽燕如君自是七澤
賢遠談世務高談天或時握手稱太素或時抵
掌掌稱韜鍤修幹廣穎垂虬髯豈不宜食肉乘錦韉
柰何折節公卿前方今才智皆駢肩雖欲奮袂
無黃緣丈夫自食既有策但得俯仰無逋邇疾
夫擁塞數十日喜君造我常流連君術但言隔
月與隔年豈知吾道在目前吾知吾道在目前

不厭君言隔月與隔年儘君談罷與君笑君欲
何之便出門我獨有願叩蒼天願將此身為甫
田盡給天下賢士無寒煙

五言排律

夏至齋宿五言十四韻奉呈膳部楊君儀
部駱君

皇矣我后土至哉物資生儀陽惟靜德配健
協時行赤道輪初返金輝魄始生一陰從此長
萬彙馴茲凝肅穆欽元祀端居助聖明北郊

道鶴列南禮貳宗卿夜宿清魂夢朝看異雨晴
禽聲增寂景樹色露空生列宿分星象含香進
雋英微言窮始復惕志勵寅清月窟為難探天
根豈易升古人胎教義大易履霜情穆又觀無
始熙又識有生心齋如一得永不墮疑城

壽益府殿下二十韻

運適千齡啟疇仍五福駢本支周幹鉅磐石渾
宗綿殿旭旌旂動宮霞彩翠騫地分南嶽近親
比後星偏藻翰鄒枚從璇對象衛肩裾曾當日

曳醴復幾時延弧矢逢花甲貂蟬侍綺筵小山
詞客幸大藥異人傳玉牒丹霄上銀潢紫氣邊
香隨龍節滿雲逐鳳笙旋橐籥聊觀妙希微即
象先青精栽佐膳鴻寶續稱編道合神明極心
函造化全輿情元翁若善頌喜徒然孝友聞於
國絲綸美自天剪圭非共戲舐鼎或俱仙緱鶴
曾餘事莊椿直小年三光將並朗五岳與齊堅
謬忝場苗狎長懷苑樹前金膏如已就為我寄
真詮

五言律

謁閔子祠

古屋臨官道先賢閔子祠
草荒封鬣塚苔剥麗
牲碑尚想廬衣泣
蕪懷費宰辭
征途拜遺像千
載亦吾師

季氏三桓盛當年替子孫
如何一介士廟食到
今存孝德人無間
高風自可尊
有司修祀事百
姓走荒村

芝佛寺為石潭先生作

探竒開勝蹟傍屋結精廬
芝現三身佛龜啣綠
字書不隨僧入定
常怕友來踈
忽契無言處虛
空那得如

送楊臚山之維揚

清時才不盡
醜政用吾儒
驛路相逢處
青燈引
話餘齊人知
管仲吾道只
軻書
黃海非君事
安民是國儲

過定遠

兩辱輜軒使重過定遠城
侍童迎舊客
花卉問

新亭的又知陳迹微又覺有情本來無繫縛明
發信前旌

宿陶冲

郵亭存野意秋後日猶炎山好既堪愛程寬不
用兼玄蟬鳴外樹白鳥過低簷引話偏無極同
心覺未嫌

郊遊和韻

剩有三春色言從陸文招晴原低綠樹耕野逗
華鑣水活蒲爭長花繁鳥歆驕不將棋酒至風

日大無聊

素樹

樹下陰如屋香枝匝地垂吾儕携酒處爾素放
花時有實兒童摘無材匠石知成谿若桃李難
以並幽姿

渡江宿孔壠題壁

孔道通南北頻過豈利名君親千古重夷險一
身輕浪破潯陽闊車驅楚甸平願言賦歸日無
媿柳條青

過北峽関題

何異梅関路惟殊未有梅提封之楚限職貢八
藩諛天險連雲鑱時平帶月開不知関上吏望
氣見誰來

舒城道中遇雨

嶮曲千山過微茫四望低雲連舒子國柳暗令
公蹊谷泛桃花水驕嘶錦障泥無嗟行役苦堪
喜是春犁

呈徐及春大尹

邑宰迎賓出因之為省耕一犁歡雨足百室俟
秋盈妹子漸無補緇衣空復情陽春如可擬流
韻滿舒城

別泗州學正王鄉丈

與子平分粵詞場屬兩雄撤臯真子厚講易愧
純公泗水淮原會江流漢亦宗他鄉正春色不
厭夜深從

別蕭生

文明當盛世何地不英才岳瀆分群望貞元作

合來萬金非貴重一諾絕安排老我思狂簡焉
知所以裁

別泗州王守

不見黃州鶴今從帝里飛古來稱悃悞何可論
黃驪會見文翁化寧專子產慈請看移信日全
在簿書期

別盱眙丁令

草創無城郭崎嶇萬壑中人民移舊縣鷄犬識
新豐小試牛刀割長驅虎穴空知君意高遠不

何眼前慵

別天長徐令

城郭何完美人民自大風天長三楚盡地關五
陵通入境聞絃誦何年可即戎因君問子靜如
會淝之東

石角舖

溪路已熟未覺往來頻稚子知迎我青山款
識人石橋臨斷岸茅屋結疎隣馬首從茲適無
勞更問津

郝園海棠

尋春何處是春在海棠枝色與開尊麗香於入座宜有情供妙賞不語勸深卮共道芬菲正相將來後時

楊年伯太封君壽六十

命服輝潛德幽人自吉貞報君歡有子正倍樂無名愛日巴中遠瞻雲頰上情焉知救饑溺偏勝九霞觥

七言律

論學四首

吾人為學學為人要學為人莫遠人耳目聰明今現在言談抵對更何真此時豈屬修為力當處無勞說夢頻識得便從如此去康衢擊壤做堯民

感慨千年絕學來徒將影響自疑猜懸思妙悟翻成寐更說真修轉屬乖萬里只從跬步去六經都把現前談平又是法無凡聖直向羲皇未盡開

無聖無凡無不同希賢希聖錯施功身心背戾
從茲起夢覺紛紜何處通雲物浮游山自定江
流盪漾月還空半生學道吾何有只是當年未
發蒙

一樣風光處又同誰因彼此自分封既知飛躍
皆吾性部謂愚柔有別功氣質標題原宋語誠
明色目自中庸中庸宋語都推部半夜聲來何
處鍾

壽張湯和先生

菊蕊方收梅未開群陰盡處見陽回兩間竅妙
誰先覺千古真詮屬聖才刪後我漸巴里唱畫
前君見伏羲來慙慙最有衡陽客

壽冊乃先生
門人曹金簡

所多助南山獻壽杯

友人酌罷口號

一樽寒雨擁寒襟笑語今知契分深千古孰論
無畏志萬金難博不疑心空煩鞍馬歸坭滑獨
眺簷鴉下晚林嗣後可能念真率不妨乘興抱
瑤琴

戊子主閩試道宿雄縣

朝辭丹陛出幽燕暮宿天雄易水前
明主千金求駿馬詞臣四牡向炎天
盈疇禾黍忻迎旆滿目流移喜受廛
但得仁賢濟饑溺不妨霖潦泥鞅韉

懷長安同志呈同考如野劉考功

馳驅本為求賢出况有英賢共事行
六月不知炎暑重一身真覺羽翰輕
親聞遠役懽嗟意友在長安離索情
但仗同心得相濟肯教踈淺負

皇明

送張孟奇下第歸羅浮

萬仞羅浮海上山飛雲杳靄有無間
陸沉滂自金門署雙起看君玉笋班
二石樓前雲氣滿四賢祠畔月華殷
年來欲試丹砂訣遲我移舟海石灣

送李宇度年丈之南平掌教

匣中雄氣斗間橫此日天教劍浦行
抱負肯輸周造士衣冠聊對魯諸生
九峰郭外光風碧百

角樓頭霽月明絕學正憐君姓李好將吾道泝
延平

寄林閒雲道學

閒說閒雲好是閒一毫名利不相關聲希點瑟
誰同調樂寄回瓢老未闌濯足懸流迴鳳水振
衣千仞落韓山乾坤隻眼還千古自管尋常破
笑顏

自警八首

猛省吾憂那可寬僅從彌月對君懽沉疴始蓄

三年艾萌蘖猶尋十日寒朱火熾然秋槓改玄
冥瞥爾歲將殘興言欲藉同心力一擬揮戈日
未闌

天地生人果有初眼前無欠亦無餘六經本是
吾家籍大學原非孔氏書莫把陳編求影響須
從感應契鳶魚此鞭不着應難到珍重良朋念
日居

願學由來的有傳吾今安敢負前賢為山只合
無虧簞屨井多因未及泉利欲久拚遺倍累身

心真畏愧蒼天試看列國柄又者豈得凝神便
晏然

宇宙群生各自成何須思慮苦縈又性通形色
原無外誠合天人為有明滂笑玄宗稱絕學休
排禪教說無情請君試把中庸會何事篤恭天
下平

克復為仁不易裁真機渾似地中雷幽陰魑魅
即時盡端正乾坤一旦開好把圖書看論語莫
將原憲佐顏回天根月窟緣何事可是堯夫亦

到來

為學休將奇特觀夜須眠睡晝須餐但圖會裏
訂盟約不要門前豎刹竿又平又皇極理明
明白又善心端畫蛇只恐仍添脚前輩應須盡
手看

天道惟誠不用疑却須人道始誠之欲由人道
歸天道應使先知覺後知赤子良知原不慮聖
人中道即何思此機日用人又是認得真時更
是誰

識得真心不用澄習心封固却多層求方誰誤
醫無妄知過吾憂寡未能眼裏豈容金玉屑心
頭難掛是非藤請君內照時又省若也方人是
病癥

壽陳母八十

君家兄弟各委蛇壽母茲辰獻壽卮樂並塤箎
承綵服恩隆金紫照瑤池堂前稚子將雛戲堦
下繁花筵杖移定愛園林多種竹年來頻看長
孫枝

贈方文坡還青陽

野鶴孤雲何所耽桑弧蓬矢是兒男有身本自
聯冢國無位何嘗缺贊參浩又風塵來冀北飄
飄身世逐江南應知門下多咨決為道真傳不
在談

贈李勿齋之任丹徒掌教

昔年道路曾傾蓋今日過逢是故知身在病中
君屢枉道從盱上我何疑天機浩又言難盡行
色匆又興未移此去應知桃李滿春風京口已

離披

虜叛寇邊大搶鞏昌臨兆官軍不能制

上命貴州巡撫葉公移鎮陝西寄

賀

一自和戎患虜驕曾將封事奏

前朝廿年士論歸先識此日

皇俞下九霄周家獬豸侵方鎬漢世匈奴犯渭

橋

聖主只今隆上策佇看鏡吹入虞韶

飛來寺

峽中真境鬱岩堯帝子何年駐鶴軺萬里風雲

飛梵剎九關虎豹護神幪玉関猿逐畱中宿金

鎖犀沉控海潮便欲訪求方外客相携結屋住

山椒

浪流南下越王臺連峽風煙望不開下界舟航

依石轉上方鍾磬出雲來龍叅靜法來磨角魚

悟慈恩去暴鯁幾度經過憐勝境人間何必訪

逢萊

煙霞四壁斷人寰獨縮通津此一灣閱世長川
千古碧催人短鬢廿年班本心非有何須定大
藥原無不用還是事傷奇聊一笑輕舟已出萬
重山

讀飛來寺誌

當年卜築曲江頭幾傍禪關繫去舟藤蘿外接
諸天近氣色遙連百粵浮掬水旋供雙鶴髮登
臺擬着一羊裘自還魏闕漸無補獨擘圖經憶
舊遊

泝峽嵯峨接大荒百雲呵護自虞蕃南盡海門
浮日月北回天闕下鸞凰祥光繚繞神仙窟虹
氣嶽暉寶玉藏何日登高還欲賦金門將進乞
歸章

贈李克菴楚中開府

聖主垂情四海窮特俞京兆鎮荆中當年箇轄
三邦罕近日流離七澤同江漢西懸流浩又山
陵南望氣蔥又不須更上籌邊策自古安民是
禦戎

曉入龍華訪憨山上人不遇

聞說憨公到寶林朝來乘興一相尋
田間雪積平如掌寺裏鍾稀寂似心
爐藝梅檀香細又園開祇樹宇沉又
由來此法應無住不見空歸義更深

辛卯試筆

為憐病目拋殘簡并歇狂心罷遠人
臘月已隨寒律盡春風應拂柳條新
各米欲問無奇酒至常呼有此儕
四十五年一夢尚堪迷復可

求真

人日寫懷兼送族兄南歸

歸計蹉跎未乞身皇都新歲又逢人
病存馬骨忍離主老共鷄雛思傍親
剡北雲開雙闕曙嶺南花發故園春
那堪心緒無聊極更送將歸益愴神

送鹽經憨公戲偈呈覽博一笑

未須更坐白牛車歎息曹溪道路賒
處又圓又如意寶心又朶又妙蓮花
康衢擊壤無千古舜

日堯天正一家為問牢山老衣鉢但應如是住
煙霞

南華寺

來到師門漫說禪寶林今始識西天蒼又古木
清因地泌又春流帶福田錫水潛通香積裏孟
龍長護法堂前千經一句渾無用使我真漸學
靈編

奉命祭告泗州祖陵感思高皇功德之大恭賦

明又我祖邁羲軒聖德神功豈有前天地
不知高厚極圖書重與洛河詮顯謨已入諸
司掌精蘊還須識大賢典禮微臣何以頌惟勤
稽首祝堯年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聖賢道術卞年在豐芑人文二雅存無說敢當
花雨讚何能不愧雪深門辰居此望真無極泗
水東流亦不言珍重諸賢還久立莫離當處覓
乾坤

當下吟二首示諸兒

學惟當下是真心當下真心不用尋一掬元和
隨物布三更夜氣此時深頓齊聖位通明德不
受人間汚染侵此法是誰相付與端從義畫到
于今

當下真心是謂良不由聞見不思量千層習氣
須臾盡萬卷經書片語長輕可御風超儵忽清
如臨水濯滄浪也無奇特無增長只是孩提愛
應常

中站地名店埧任 寄謝范太守

湯又提封壯郡哉句宣今仗出群才胸藏萬甲
知氛息民憶無孺恨暮來經費素從清德節華
筵備為故人開慚予薄劣無何補空負承筐不
易裁

鳳陽別駕高君文學梁君輩暨諸生會龍
興寺者再別後寄懷

步上高堂望 帝陵鬱蔥佳氣護龍興山川不
改風雲色疆邑猶傳玉帛靈任賦大夫頰式燕

稱詩諸子頌 皇烝愧予無以酬嘉貺握手慙
懃詠鶴鳴

中都鼓樓赴儲司彭晦虛親丈之席別後
寄懷

第一山前第一樓當年締造協神謀萬家闐闐
如鱗合四野風煙似海浮桐栢東來思禹績星
辰北望見 皇州何須更作登樓賦已為司徒
半月留

甘紫亭侍御奉 命按三吳便道歸壽太

夫人六十有一

驄馬驅馳雲正飛 翩又歸去覲慈幃堂前萱草
重花甲郭外南山映繡衣四楚已看霑雨澤東
吳行且借霜威白華之養何如此獨愧能詩束
廣微

天閔講學示諸生

南域精華回嶺海白雲晴色照仙城烘花日暖
薔薇麗掠燕風生楊柳輕定坐已忘塵倍念咏
歌猶決冠童情千年遺範瞻先哲萬古斯文畏

後生

題東莞伯祠

開國勲臣近有祠當年忠順鬼神知
涓埃自匪歸河岳桑梓誰能保
亂離碧甲潮來堪灑淚黃旗峰起
想行師珠簾高棟蔽題主亦有鄰翁
走歲時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臺

萬頃滄浪着此臺金銀樓閣望中開
交疏盡向虛無結登眺都驚妙有裁
文武古今新重地郭

蕭前後濟時才無窮事業看諸子
今日同遊咲舉杯

南步望虎門

堯封南盡滄溟闊極目連山有一門
天設邊關成虎豹我尋奇甸到山村
近傳消息東夷款遠馭機權上策存
濠鏡南頭俱重鎮華夷一統

帝王尊

登禪子崗石碁父老送酒

春風携袖上高崗一望南天正渺茫
蒼海自隨

胸次遠白鷗都與世間忘天開几席星千箇地
走龍蛇木百章父老壺觴堪一醉蓬萊何必問
滄桑

次韻奉答何親丈見賀得子

生辰得子笑顏開驚動高親好句來秋晚枯楊
還發梯月明老蚌果成胎椿萱萬里南瞻斗
獨三旬蚤報祺是日慇懃潔湯餅須攀一醉共
恢台

柳師中秋壽誕

龜石潭頭一草堂中秋明月照滄浪仰觀天宇
何寥廓懽與群英共霽光老去詩懷多活潑重
來花甲倍尋常門生欲為先生祝封寄南山第
五章

越城北郭別友人

自覺迂慵忝昔賢諸公無補負勤倦梅花路上
占春信栢葉樽前送臘年萬里不須愁白髮千
秋端為惜青編古來賢聖皆吾黨何待歸歎嘆
斐然

曲江除夕呈夫人雲樓友人劉肖一

瞬息時光又一年幾何青鬢已皤然無窮宇宙
乘流逝太極陰陽逐磨旋伯玉非從今夕改宣
尼易向詰朝編丈人小子俱安坐聽我狂歌楚
水前

修郡志有佐

官署蕭條坐夜闌目窮陳迹費新刪堯封禹服
原千古風氣人文又一番南海此身同是聖東
吳當日獨非蠻道人不動江山色領取皇風灑

字寰

過螺川有感

天涯孤客重來日淚下螺川不可揮意氣百年
龍劍去淒涼十載馬封顏文雷琬琰餘能幾愛
在桐鄉記者誰強向風前支病骨更堪傷感并
年衰

陪董擴菴沈雷門携酒酌徐覺齋之洗亭

都憐簪合歆言分耐暑過從共細論天為池亭
開世界兩隨談笑列壘樽遶欄葭茨菲又舞薄

暮雲霞故又繁何物是心還用洗只今相視已
忘言

玉笥山人聶道亨自滁渡江遺予丹藥予
形骸元不繫念感其意勉服賦此以志傾
蓋之義

鳳臺
仙子飄又何處來金丹滿把彩霞開病軀何補
人間世玄牝徒勞柱下才天上碧桃君有種杯
中綠酒我無猜了知四大都歸幻為汝狂歌嘯

豫章朱山李敬父早得悟于明德夫子之
門今六十餘矣出游金陵郢還舊隱陽羨
芙蓉山山為龐公叅禪處云

聖代山林有此儒不由文字契詩書早叅龍象
向誰並晚入芙蓉獨自居慧眼雙開金不着剛
腸一付鉄難如他年肯比龐居士祇有榛陰八
里餘

萬曆丁酉孟秋思林丁老師次公子慎思
兄求予所佐墓碑還武陵賦贈

令威仙去幾何年
弟子無知為表汗
道在清時收合浦
碑同明月載江船
一帆西上風烟闊
千里人歸史筆傳
悵望桃岡不可見
送君惟有淚潺湲

丁母張夫人七十壽

海鶴孤鶩竟不來
將雛空母立山隈
蒼松百尺風霜老
月桂三秋雨露裁
地位瑤池開壽域
人同王母照霞杯
悠悠閱世無窮數
南嶽雲烟首

重遊

武安廟會諸友

仰止英祠大丈夫
諸君濟濟亦文儒
羅浮佐命自今古
白鶴遊仙空有無
會有梅花供逸興
那無茅本助狂呼
他年吾黨皆高遠
敢謂迂庸闕聖途

送黎文塘

送君西上發歸舟
三度金陵此勝遊
人物舊京元講肆
風霜晚歲念南州
師門首座誰堪並
藥裹刀圭自可投
最是同心閑去住
都來吾道只

滄洲

送范凝宇太史冊封

渺又金城待漢臣又王節展周親
長卿才大傾梁苑
小范名高靖塞塵
旆轉臯蘭辭薄暮
車迴巴雋度清晨
莫言家慶無多戀
叱馭猶堪過早春

贈王伯台還晉江

朝濟南溟暮象頭
晉安才子不凡流
遠遊豈窘雲霄步
高視寧論荊楚丘
杖履千山隨雨度
古

今雙眼與雲浮
交情正洽分携易
粵水閩山意共悠

和姚西野七十有一韻

鷺城又闕自春秋閱世如翁幾
白頭洛下耆英媿往哲
清時著蔡定人謀
家傳柱史聲名舊業紹
郎君麟鳳洲料得但憐同輩在
春山無伴可相求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求忠於孝古難全
此道梁公率所天
雲謁翠微

親在望日昇湖海國重延立身行道忠之本將
順匡扶壽是原莫笑先生宋儒語唐虞世界只
如然

諸友信現前之學惧其不能深造寄懷
學道先須信現前現前之外更何言就處體仁
惟活潑於中觀禮便凝堅謾揭講章談道錄休
標雜記顯仁編知幾必自全終始君子存心只
闇然

贈楊州趙仁齋先生

淮海維揚一偉人
霜華碧眼照青春
心猶赤子
還誰識道付滄洲
祇自具儘把帝編供歲月時
看匣劍擬心神茫
又宇宙無窮事傾蓋相看白
髮新

壽張翁七十

少日康衢誦古詩
到今擊壤屬龐眉
息機自得
神形聚為善能教
日月遲千朶榴花迎上客一
簾燕語勸深卮
思量誰賜平康福
教子慇懃荅
盛時

至日寫懷

萬國朝入賀，履長自慚多病後。
鶴行敢圖初服，焚魚佩未。前賢製笏囊，藥餌幾經階。
莢換庭闈，遙隔嶺梅香。皇仁自識憐烏鳥，惟待題絨達建章。

唐曙臺惠集杜書懷之作奉答

經句正爾憐同病，一札俄驚惠十行。
佳句未拈原命杜新篇，一出却成唐雕鏤。
是技何嫌巧游，識知君不可當也。知制衣錦從高手，五色還期補。

衮裳

山中和許甸南

思君常在海西頭，幾度裁械泪欲流。
車馬遠來仍減從，蓬蒿深處拜荒丘。
門生相禮人都雅，筆子題詩翠欲浮。
世道須公勤補衮，故人林壑暫優悠。

山中和李正峯

丘壠雲蒸龍竅開，瀟瀟風木思悠哉。
憑君指點眠牛地，羨爾超群倚馬才。
陰德葆真天上去，陽

和還自地中回從來積善生兜率不與浮塵混
劫灰

五言絕句

小赤壁 以下八首為周石潭先生作

寰宇未嘗大赤壁那獨小都在吾目中吾更在
目表

松丘

杖藜過橋西高丘松色碧一路登陟倦暫憇松
下石

耦耕谷

牽牛入谷口雲迷不知處放牛牛自行隨牛行
處去

環竹蓬

淺蓬深隱竹竹影隨日側睡醒日午來覓影不
可得

沙潭

沙際明月上光彩如朝燉良朋適不至獨立無
與論

漁岬

魚樂吾亦樂其如網罟類淵深餌不取百尺虛
垂綸

攬雲洞

渡水西岸去小洞僅容膝仰視天上雲片又洞
口出

柏塢

遙想柏樹下結茅已成宇定有素心人歲晚此
相聚

題天命之謂性示諸兒

歆識天何處虛空摠是天歆知天命理只是自
然然

七言絕句

送李夢卿還杭州 譚長房

仙李人間亦武林朱明白下故來心實來虛返
誰知得寄語蓮池共賞音 蓮池禪者見修於西
湖亦姓李予聞其名
而未之識面故寄聲焉

何龐二先生以湯餅之會路遠預約蚤出

不知予之下榻也詩以荅之云

當年下榻為徐穉今日高賢更倍之寄謝侍兒
休預畏暗塵不逐駿蹄飛

何午臺龐參吾會湯餅後復惠以詩奉荅
誕彌厥月寢之牀引得明珠滿室光莫是此兒
來處異前生曾得侍文昌

會餞別劉承所出貳重慶

祇怪諸君會事頻傳經人要出親民請看贈處
皆真意莫道今人非古人

十月長安雪不飛彤雲照又悵人離寧知我輩
皆同調化佐陽春滿帝畿

謾將仕學論其優壺榼榻將是勝遊未解此時
渾放下應知眼底盡金牛
聖涯無隔不須航百姓無瘡不可傷此別丁寧
唯一語直將杯酒贊黃堂

爐山永暮

篋裡爐山夢裡親白雲長覆護圖中應知涕下
封防後便是東西南北人

風雨駐太湖佐茶池亭記又詩四絕

三春過一尚征途風雨留人宿太湖手記茶池

謝仙令前令王君一鳴黃岡人已丑魯求子記故云 千年棠樹指碑

跌

芭蕉幾樹萎堦楹已遇深春寒未却喜嗟枯

有時雨不妨征憶暫停仁

紫極遙從直北望板輿勞役楚天長八千里路

平分裏不為君親有底忙

昨日臨江走瑞州半途風雪半途休與人凍痺

親念謹視陰晴定去晉

寄謝劉令

合肥赤子合君肥爭怪猶淹柳士師劉以癸未進士刑部

主政降州判我忝近臣能荐否空慚十載與君知

送堪輿周劍川

踏遍芒鞋未肯休為誰尋得卧牛丘秦皇不廢

司空職公等甘為術者流

戊戌春日寫懷

佳麗皇州又早春鍾山佳氣曉氤氳金陵六代

空塵跡 聖祖三才是首君

幾度南州閱歲華和叶吾生回首亦堪嗟叶鏡中

舊日紅顏改頭上新年白髮多

冬白春紅此處無皆吾粵中酒名一般有酒對屠蘇獨

憐雪色凌萱草又見春來听鷓鴣

問友人病

病日一齊都放下好來依舊又憧又若能認取
病中景便是超凡入聖功

氣柔志弱力全微此際綿又祇一知萬慮可思

何所着真心原只是嬰兒

燈下吟四首

平生怙恃是吾天棄我先今只七年蓬萊連根

飛不定雨來空有淚潸潸

不毀今來五十強森又梧梓與山長慈親大事

如襄畢只好番身禮法王

五十年来赤子身不知何假又何真滄溟一葉

飄又去直上天門見二如親

衰又父母我劬勞羞藥雖及慈色若焦愧爾懷間